
高三
LOVERS
那一年
最美好的年纪
寒未生 著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47
第四章 075
第五章 150
第六章 171
第七章 201
第八章 258
第九章 292
第十章 340
第十一章 374
第十二章 416

第一章

正是流火时候，高中的学习生活又这样早早地开始了。方羽收拾好所需东西，顶着炙人的烈日往学校方向匆匆赶去。

学校坐落在一个离县城很远的大镇上，这个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旧时闻名省内的大地主之一就曾经生活在该镇上，在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县府所在地，在当时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这个镇也因此远近闻名。镇上有两处建在同一条街上的建筑很扎眼；一处是镇政府的驻地，那是从前那位地主的豪宅，俗称“曹家大院”，古朴浑重的青砖建筑，在那里高耸威严的清幽雅致，四季繁花似锦的花园；雕梁栋的大堂……。镇的东面是这所高中校园，院子里楼群林立，校园与镇政府机关驻地的大宅院形成鲜明对比。倘若你沿着大街从西往东走犹如是在沿着历史的足迹去解读岁月留给后人的思考。

学校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门，让人看上去

有点像濒临倒闭的工厂。要不是校园里那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单凭校门看，很难相信这是高中校园。也许是开学的日子，那两扇栅栏式的大铁门像一只张大的嘴巴早已被打开了。一进校门在中间路的尽头有一座假山，奇形怪状的石头拼凑而成，突兀起伏的造型，玲珑古怪的岩石给人一种超然绝俗的美感。假山的顶部是一座喷泉。在方羽的记忆中这喷泉不是经常出现的，只有在水池枯水时方觅得一回高山流水的尊容，水池是圆形的，不算大，却也放养了几尾小鱼，里面长满了水藻，把水池蔓延得没有半点儿的空隙，鱼儿有时就在上面晒太阳。

教学楼坐落在学校中心路的北面，是被漆成淡黄色的五层大楼，楼的外观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建筑设计师们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在向他的观瞻者们寓意什么，好在潜意不是多么抽象，让人很容易联想很多。教学楼门前分立着两尊大理石雕塑，棱角分明，雕塑的雕琢是女孩在认真读书，把一块白生生的石头琢磨栩栩如生。是啊，在普通的人物雕塑中，大凡都以年轻的女性为体裁，倘是男性往往是争气或者仇恨的象征，而甜美苗条的女性

便是纯洁和平的寓意了。这想下来方羽就明白了，为什么门口不放一对威猛的狮子，这样一来整体的环境与布局来看来有失和谐。

中心路的南面是办公楼和实验楼，办公楼的建筑式样不算新颖别致，和教学楼的建造分属于不同的年代，风格却如出一辙，像一本被刚刚翻卷过的书。图书实验楼像一管笔筒，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镶着蓝白相间的瓷砖，被夏日的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看上去素洁淡雅，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楼的前面是一片长立形花圃，里面养着各色各样的花草，这个时节月季占尽了风头，一团团一簇簇，甚是泼辣，淡紫的雍容华贵，粉红的含情脉脉，嫩白的清新典雅。方羽再一次看到校园里这熟悉的一切，他很熟悉了。

一转眼已经两年了，我的朋友，你在我心目中的容貌依然那样令人百读不厌。他闷着头心里默念着蹬车向宿舍楼而去。

等方羽汗流浃背，马不停蹄地收拾好一切，已到了晚饭时间，在饭场里吃过晚饭，和着薄暮中难耐的燥热，大汗淋漓地匆匆赶往教室，教室在教学

楼三楼。在高一、高二时，这个班是出了名的乱，以往学校开校会点名批评是家常便饭，学习成绩整体差，纪律乱。后来，校领导忍无可忍，亮出“杀手锏”委任以狠辣闻名的严老师为班主任，从高二下半年接手，老严雷厉风行，狠抓了班里的纪律。经过几个月循序渐进的整治，班风登时好于从前，量化分值和月底评比名次也日甚一日地向上攀升，现在高二·六升格高三·六其前景又如何呢？这是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层所考虑的问题，跟方羽好像没有多大关系，维持这种还算不错局面自然有班主任这座泰山，方羽不是老严的严管对象。班里有个叫方任的，高二以逃课捣乱出洋相闻名班里，在那段日子里，如果能看到他待在教室里安安稳稳上一天课，就足以让他周围的同学惊讶不已。如今是高三了学习备考的气氛一天浓似一天，在这种大的氛围下，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方任的活动市场。这个方任可鬼得很，滑得像泥鳅。学校里和社会上他都有一帮称兄道弟的“铁哥们”，学习却一塌糊涂。

方羽一到教室第一眼看到的是邵静，一身市面流行装束，在班里乃至在学校她一直都引导着时装

潮流，只要有新的款式，那就好了，过不多久她便是这款式的模特儿。因此在班里她显得很扎眼。她个儿不算矮，却处在第二排的黄金位置，所以，不管你从前后哪一个门进教室，都能很容易地发现她。此时她正使劲摇一把布扇，嘴里还不停地嘟哝："也真是的，这大热天，是要命哩，万一真有人中暑背过气去，那就有学校的好日子过了。"说着一边摇扇子一边找赞同这一说法的人。很可惜她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人帮腔。这很令她失望，收拢了顾盼的眼神，垂下眼帘盯着桌子上一本打开的小说，那是琼瑶的本子，装帧得很精美，不用说价格固然不菲了。

她这样的自言自语显然是自找无趣，便把分散的精力投入到小说里面去。却听到了她不愿听到的反对声音："你还说呢，学校还不是为你好，让你多几天学习时间，来年高考可能就轻松一些。你啊，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邵静循声一看，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合上扇子攥在手里假装生气地说："你这死唐芬，一来就跟我作对，我招你还是惹你了，真想把你姐我给气死怎么的。"说着拿着

扇子向那个叫唐芬的女孩靠过去。邵静和唐芬在同一排，中间隔一个位置。唐芬见状，急忙从位子上站起来，嬉笑着逃走。也不知那样巧，正好和进门的方羽撞了个满怀。邵静见状便停下来恣意地张嘴大笑，拿扇子的手不停舞动着，还朝方羽挤眉弄眼。接着慢条斯理地说："好嘛，你这个唐丫头，遭报应了吧！"唐芬用慌乱的眼神看着方羽。一时间方羽也不知所措，红着脸从眉头一路烧到脖根，感觉到浑身的汗孔顷刻间打开了，汗珠像小虫子似的在脸上蠕动，赔着小心吞吞吐吐地说道："对……对不起。"恢复了平静的唐芬了看了看方羽，低下头，如一只小燕轻盈转过身，微微皱起了眉头，噘着小嘴走开了，轻声地嗔怪道："对不起，我才不稀罕你的对不起呢！"

方羽愣在那里，一会傻傻地看着邵静，邵静仍对他莫名其妙地笑，一会扭头看着离去的唐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邵静手一挥说："嗨，犯什么呆啊，给，扇子。"方羽接过扇子，使劲摇了摇，朝自己的位置走去。经过刚才那一紧张已让他大汗淋漓了，却还没忘记这个那个地和同学们打着招呼。

教室被方羽这一搅和，整个像开了锅一样。一个多月未见而形成的淡淡的隔阂和生疏感顷刻烟消云散，有几个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那尴尬的模样，便肆无忌惮地指指戳戳，杨洋凑到他跟前开玩笑说："你可艳福不浅啊，第一天就碰上这等好事，怕是要交桃花运喽，还有我看你这面相，可能要命犯桃花，你得注意点。"他装着没听见。心里美滋滋地走到第四排自己的座位了。一只手伸到桌洞里胡乱地找，嘴也不闲着："这天可真热，真要是死个把人，要让我们的校长大人去蹲班房，你看看我们这种样子就知道缺乏人权。"他的同桌张定国搭腔说："要死人的话，你应该身先士卒做个示范到鬼门关报个到，那样咱们的高校长也不枉去监狱一顾，你倒是看看别人，哪一个像你，一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模样，小小年纪竟敢交谈人权，小心咬了舌头。"方羽听着这样尖刻的讥刺反倒乐了。摆过头用一副极为虔诚的目光盯着张定国，他研读着他一副干瘦的"国"字脸，黑得发亮，像一张牛皮纸蒙在骨架上，鼻梁上擎着一副大大的宽边眼镜，那双镜片后面的黑豆眼闪烁着狡黠聪慧的目光。方羽

一直盯到他显得不知所措的样，然后突然装出大吃一惊的神态嚷道：“怕不是非洲难民来了吧。”张定国一愣，继而明白方羽在嘲笑自己的样子立马反驳说：“你才呢，我看到你就明白中国为什么有些地方老遭受自然灾害，真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说着连头都没抬整理自己的书。没有讨到好气的方羽无趣地摇着扇子。看来他的这位老搭档今天火气也够大的，像吃饱了枪火似的。陆陆续续地到班里的人来得也差不多了。燃烧了一天的太阳变成了一个红彤彤的盘子，向大楼的那边沉下去，夜晚的大幕一点点地拉开，风变得有了几丝凉意，从开头上的窗子里轻拂过来，快到上课时间了。可方羽还是不由得自言自语：“唉，这鬼天气，热死我了。”说着又拼命地摇了几下。正这时，唐芬从外面飘然而至，一张白皙的瓜子脸，像特意看过一层粉似的。犹如晨曦中带露的花蕊让人不禁触摸。轻巧的金丝眼镜后面那双深而亮且略带忧伤的眸子，给人一种楚楚动人的舒服感觉。上身穿天蓝色碎花短袖T恤，微微隆起的前胸，走起路来有节奏地起伏。方羽仔细一打量着实令他吃惊不小。心里暗暗

叫道：“我的妈呀，这是人，还是仙女。”张定国见方羽眼睛直勾勾看着对面待在那里，便用手捅捅他说：“我说，你见没见过长长头发的，你拿镜子照照你副熊样，口水都流出来了。”方羽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作声，但还是忍不住用眼睛的余光瞅着唐芬走到座位上。

唐芬坐在位置上着手整理桌子上的东西，用眼睛不时地看着邵静，邵静一动不动，只是用课本轻轻扇着，用另一只手理额前的刘海。也许，她也在注意着那出水芙蓉般的唐芬，唐芬的穿着在女孩中间是比较普通的，没有刻意地打扮，以自己天生的丽质来展示自己的特有清纯与美丽。唐芬的穿着与自己的一身新潮装束比起来是没法说的，但是总觉得自己比唐芬少一点什么，具体是什么，她一时也想不起来。

方羽把扇子还给邵静，特意在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你带给我抚心的清凉，老同学向你致敬。”邵静看后便扭过头朝他抿嘴一笑，他则猴子望月般扮了个鬼脸。

半个暑假未见面的同学们消除掉那淡淡的陌生

感后便显得倍感亲切起来，来到教室里便三三两两地聊起来，本不平静的教室又嗡嗡嘈杂了，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像一群苍蝇。这样的聊下去早把上课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根本没有人听到那刺耳急促的上课铃声，三五成群你一言我一语热闹之际，突然间吵闹声猛得弱下去了。像滚滚的水面被冷不丁加注冷水迅速地转入平静，最后剩下两个人的争吵声听起来是那样刺耳，众人的目光纷纷投注到说话人的身上“昨天万达客场3：0痛击泰山，你看人家多牛气。”“你瞎说什么啊你，大连万达有外援，泰山将军没有，赢了球又能怎么样。”“外援，外援怎么啦，有什么不好。这样可以带动中国职业球员整体素质提高。”“……”“……”他们在那里你来我往地过招，全然不知晓严老师已冷眼观战多时，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用低沉缓慢带有绝对威严的口气说：“杨洋，方任你们在那里还没胡说完吗？如果想消化食到外面溜去，不要在教室里大吵大闹，要不是今天刚开学，我非给你们点颜色瞧瞧。”正争得面红耳赤的他们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各就各位，大气也不敢出。教室里彻底平静下

来，空气似乎霎时间凝固了，几乎能听到六十多颗躁动不安的心“嘭嘭”地跳动声。教室里太热了，课桌椅似乎也要冒出汗来。有人小心地拿起扇子打算扇上几下，可当偷眼看老严黑锅般的脸像一层霜蒙在上面，他那利剑般的眼睛似乎向人索命，那种念头也顷刻间打消了。他的这副模样足可以让人消暑！

这就是他们的班主任严老师，连说话都有“专制”味道。也许就是凭了他的“铁血政策”高二六的班风方得以匡正。班上很多人私下里都叫他“大独裁者”，话却在今天意外地引起哄堂大笑。因为班主任在训斥他们时嘴角绽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被前排细心的女生发现了，她们先是独自窃喜，继而传染给全班同学，最终造成了释放性的大笑，这笑声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他一米八五的个头，穿着一件灰白色开领衬衫，衣服和他的个头比起似乎不太协调。让人看上去感觉像一根光溜溜的竹竿立在那里。这位昔时的篮球健将现如今已经五十开外了。十几年来一直是学校体育组的主任。平时一脸的严肃不苟言笑，是学混混的克星。历年

来的高中毕业生一提他没有不知道。严厉是严厉了一些，倘是仔细想一想还都不是为学生好。虽然他做些大家一时难以理解的事，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做什么事都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在高二的下半年，学校里风行足球。仅高二六足球迷就有十好几个，一到课外活动时教室里便空无一人，男生们全都到操场上施展拳脚，到后来发展到下课时间也要到楼道里踢上几脚，本来就狭小的楼道更是被这些球迷们围得水泄不通，有时候足球一失控便穿透玻璃而去，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哗哗啦啦的破碎声。这调皮的球似狂吻一下从这儿路过的人更是小菜一碟，随着修补窗户的疲劳不断增加，校领导也注意到这一“不良”迹象，三令五申要求同学们在学习和娱乐之间要保持一个度，因为没有切实具体的执行措施，所以收效甚微。这些学生听惯了那种家长式的谆谆教导，对这些口头的东西变得充耳不闻照样我行我素，可是在一次老严的惊人举动之后，这种风潮还真就压下去了。

那天的晚自习上，班主任例行查班。他在讲台上抽了一支烟，然后用黑板擦轻轻地击了一下讲

桌，同学们都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到讲台上。他用一种极为柔和的口吻让带足球的同学把足球交上来。起初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清楚他葫芦里卖的哪门子药，还真就有两个人把球交了上去。出乎人的意料，他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踢足球的同学说："你们可以回去了。"然后他在衣兜里摸索了一会掏出一把小刀，按着一只足球割起来，一眨眼工夫足球割透了气。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那个教足球的倒霉蛋更是傻了眼，眼睛里泛满了委屈的泪水，班主任把干瘪的球皮从后窗扔进了车棚，二次返回教室，紧绷着包公脸，语言沉缓说："现在我宣布，从今往后谁再敢擅自把球带进教室，下场与此相同。"

他这一举措为其他的班主任开了先河，都纷纷效仿。从此以后足球真就在校园里绝迹了。这是老严出人意料的做法，敢这样做的人不出名才怪呢？就因为有这股子严厉劲，学校里难以管理的班一交到他手上立刻出现转机，他脑子里有一套治乱方案。他对自己的成绩从不掩饰，给自己的学生讲如何把一个乱成一团麻的班治理得井然有序。他还有

一个嗜好喜欢把自己年轻时的苦难经历用心地讲给他的学生。他自然希望学生们能从他的故事中汲取一些什么。这不，今天又可能还要来一场忆苦思甜的训导会，大家摸清了他的脾性，每当学期的开始或者每个星期的周前班会他都要进行一次。今天如果他的心情好，还会把时间延长一些呢！

讲台上他用一种绝对的威严的目光扫视了全班，然后习惯性地双手支撑在桌子上微微向下探着身子，以便能更好地注意下面的反应，语调沉缓，一句一顿地说：“今天，是我们高三学习阶段第一个晚自习，我刚从阶梯教室开完会回来，当我走进教室一看——说实在的，我对同学们现在的状态很失望。说句难听的，大家像一群无头苍蝇，倘若以这种状态进入高三，我们根本没资格和五班竞争。”说完他沉默了一会想了想又接着讲道：“不否认高二那一年我们取得了还算满意的成绩，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赶上并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老对手五班，但我要警告大家不要得意忘形。思想上一时半刻都不能放松，纪律上更不能有半点的懈怠。我希望在以后的一年中大家要切实管好自己，都

十七十八的人了，这点儿明摆着的小事我不说也应该明白。我们要用昂扬的斗志迎接高三的挑战。”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手掌轻拍起了桌子，很明显得有些激动了。

一口气讲这么多话一直是他的一大特色，他停下来喘了口气，静静地看着下面，脑子飞速地转着，回忆刚才所说的话其中是否有用错的字或词。他真不希望这些面似对他恭敬从命的学生背后抓自己的小辫子，因为多年来的班主任经验已让他明白，只要告诉这些学生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就行了。而这一切又要有必须言出必行的绝对权威作保证，他不想也不愿意因为多讲了几句话，其中又有几个错误而削弱这种力度。

正确准确前面的话没有大的纰漏后才开始讲后面的：“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是高三了就对什么都不在乎，恰恰相反，你们越到高三越要注意。”这句话显然为前面的话做一个漂亮的总结，他心里也很满意。不过自己明白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话没有讲，不知为什么如果有那么一点没有说明白，心里便不踏实。他不由得看看手腕上的表，

已快到放学时间了。再看看下面的情形一个个都像晒蔫了茄子无精打采地勉强硬撑着。他打算改变一下教室里的气氛，看看靠南面的窗子早都被打开了，又看看门上的窗子便命令前后挨门近的同学把门上面窗子也打开。又多了两个通风口似乎大家感觉又凉快了些。被这一搅扰班里的气氛有了点生气。抓这个机会又接着讲下去：“学校特别关照我们高三班主任，要求同学们注意身体，高三任务重学习紧张，课外活动时间要加强锻炼，虽然学校体育设施很不尽如人意，体育课的课时也少得可怜，但大家可以到校外的马路上跑跑步什么的。”说到这里下面立刻传来唏嘘声。他看看大家的反应，嘴唇微微抽动了下急忙说：“我承认在高二的时候，对大家娱乐管制得比较严，当时必须那样，因为在高二要打好基础，高三就不同了嘛！现在大家要学会自我调节劳逸结合。”

下面的学生都笑了，有的壮着胆子拿起书呼啦啦扇起风来。他对大家无端地发笑似乎很生气，他绝不能容忍他的门生这样肆无忌惮地发笑，他不能让这种无端的笑声蔓延，便说道：“大家都笑什

么，难道这点苦都不能吃吗？我早年在联中上学的时候条件比起你们现在差远了。别说像你们现在好住好吃，每天都背着菜窝窝、胡萝卜去上学，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一顿粗粮。”他又扯远了，一不小心拉出了自己的老皇历。话说完了自己便也意识到又离题了。他稍稍停顿了片刻聚敛了一下原先的思路打算换一个话题：“我且不讲要你们有太大的抱负，将来出人头地后去报效祖国，现实地讲，如果明年大家都能考上一个好学校，那么在毕业后可能就比较容易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也许大家身处学校还感觉不到社会上就业的压力，就现实的形势看国家的这次社会改革势在必行，首先是国有企业，其次是行政事业单位，当然你们难得看一回电视，如今的电视新闻对这方面的舆论已形成气候，所以大家应丢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真学习。你们现在所学的政治不也是已经涉及了吗？国家已开始对纺织行业动手术，减员增效不久就会实行到各行各业中去。为了明天能有碗饭吃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谁也不为，就为你自己。”

他不厌其烦地一讲又这么许多，联中到底是怎样一所学校好像只有他自己清楚，对他的这帮学生来说好像是比较远。至于学习和考学他们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一点不能说不是一致的；那就是从今天起，就是实实在在的高三了，终究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虽有明年的高考但年轻人何必要活得那样累那样杞人忧天，学习嘛！功夫活，排除智力因素，谁在这上面下的功夫多谁的回报就大，可话又说回来了能从小学到现在又有几人是弱智呢？有人骂教育体制落后，说什么高分低能，但就中国现状，实现教育的良性发展是个现实的问题吗？看来教育行业的改革理应在这次社会改革之列。

老严余下时间的忆苦思甜早课就把他的学生讲得头昏脑涨，加之天又热，刚从家里赶到这里，路途的颠簸疲惫，有的干脆在柔和的灯光下闭目养神等待下晚自习以便赶回宿舍尽快进入睡眠状态，有的像门口的大理石雕塑，一副认真的样子，天知道他的大脑转至何种地方去，兴许回味起了暑期时的奇趣。

下课铃终于响了，这位脾气暴躁的体育老师似

乎心情特好，不温不火。下课铃响过五分钟后方才结束他的即兴演讲。完毕以后便着急地催促大家去休息。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走了。教学楼上最后一盏灯熄了。整座校园沉浸在朦胧的夜色里静静像一艘远航归来的巨轮安详地泊在温暖的港湾；校园路灯发出昏黄的光，那微弱的光芒驱不走这沉沉夜色；校园被清爽的空气包围着，飘逸着月季花的芬芳：中心路两旁花圃和冬青带黑的一片，伴随着清凉的夜风轻轻摇曳着，发出沙沙的响声；路尽头的那座假山似乎倏然间变成了怪物，躲在那里觊觎着校园的一切；水池旁的旗杆上国旗随风摆着，呼啦啦地在夜空中回响。这静谧的夜晚，这徐徐的晚风，这飘荡着花香的空气，哦！时间，不要这样急急地走，你驻足一会儿，让我们共同分享这难忘的仲夏夜！

第二章

紧张的高三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转眼间两个多星期就过去，方羽也像上紧了发条的钟摆，在三点一线上忙碌着。渐渐地淡忘了今夕何日，这是一种忘我的投入，为了学习，为了来年的高考，一天繁忙的学习感觉时间过得很是快，似乎做完早操夕阳便贴近了。不过他晚上老睡不好觉，他这人素来喜静，稍有不如意的地方晚上就失眠，加之高二的那帮小师弟们精力过剩每晚都聊天到很晚才肯罢休，且声音大得像吵架，负责宿舍区纪律的值班老师只顾晚上睡他的觉，要不然就是出去赌牌，很少见他们来巡视。以致一到晚上整座宿舍楼闹哄哄的。方羽觉得大家都住一个楼上抬头不见低头见，加之高二的又是小弟弟自己也是从这一层过来的，也能暂且地忍受住他们的无知，只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良心发现不要老是无用地聊下去使大家的休息受影响，大家都有自己的房间，说话的声音最好不要让别的房间听见。但越往以后看高二的师

弟们玩得越凶。还比当年方羽他们高二时严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羽他们也受过往届高三师哥们的训斥，当时也是不理解，感到委屈。上到高三后才感到学习上的紧张压力不断增大也越发看重休息，深深体会到做一名高三生的艰难。在这个时候在精神上非常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关怀和理解。哪怕是一个不经意的暗示都能给以百倍的信心。

慢慢地方羽对这外部乱哄哄的局面无法容忍。他似乎能感到其他任何一位热衷于学习且看重休息的人都极讨厌这种无休止的局面。掌控这个局面似乎将要成为他的一种责任。每到晚上听到有聊天声震天的房间他就想说上几句，但又觉得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震慑那些小师弟。他寻思着自己宿舍的成员，张定国干瘦矮小，平时只顾学习言语不多，干威吓人的事不在行。还有个袁成，这个家伙又鬼又滑一个标准的笑面虎，也不行。赵伟是高三六的一班之长，按说这事他应该帮忙但对他一直吃不准。杨洋和方任还有另外两个，对他们都不太了解，别看这么长时间的同学，他除了和定国外，和他们几个交往都不太深。方羽想来想去一直下不

了决心。但对这种局面他不相信靠彼此的忍让和理解能达成协议，只能靠武力和铁的手腕迫使另一方屈服。对高二的师弟们虽不至于动辄以拳头相向，但必须让他们感到铁拳的威胁。万一这样的事搞砸了是要遭同学笑话的，传扬了出去别人会说：看！充大头的不是，没那个能耐还硬撑，划得来吗？可是再想想自己整夜睡不成觉便决定冒一次险。毕竟是高三了，无形中有一种优越感，这种高三生的优越感是他这次决定冒险的唯一支撑。下了晚自习便和定国去了厕所，一路上给自己打着气，说话也很少，生怕一张口气就没了以致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定国找了话题见方羽没有反应也只好无趣地回到宿舍。

熄灯铃打过之后，方羽努力使自己进入梦里，他也是实在不愿多找麻烦，他很想一睡了之，耳不闻心不烦。但他哪里又能睡得着，翻来覆去，同宿舍的同学也都见他今天有点和往常不一样，可谁也猜不透他心里想的什么。本来有人打算在熄灯前这段时间里聊点什么，见他早早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也都只好封嘴。再者班主任马上要来查房便早早地

熄了灯。宿舍楼里渐渐进入了平静。各班班主任例检过后便是这帮学生的天下了。不久便听到楼门被来回开关的撞击声，余音在各层楼道里迂绕回响。走廊里散碎的脚步声渐渐近了又远了真有点像空谷回音。短短几分钟的寂静似乎空气也被控制了起来。接着一声咳嗽，一声拉长了调的叹息，有人在扯着破嗓子唱野歌，咿咿呀呀，像敲破的竹筒。有人在窃窃私语，接着小声地争吵，最后干脆敞开喉咙发表演讲一样旁若无人地争论起来。这种嘈杂声越来越多，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这声音越来越大，像一只乌鸦在叫，两只乌鸦叫……。这层层声浪像一把把铁锤敲击到每个人的大脑里。他终于被这种混乱声给嘈得忍无可忍。他满心的恼怒和焦躁，憋足了劲儿从床上一跃而起。毛巾被忽地扔到墙角里，一边骂声不绝一边用脚去找床下的拖鞋，他疯了一样急步门边一把拉开门，冲了出去。

整个二层楼被方羽的吼叫声笼罩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还起到了一定作用。噪乱的声音被压了下去，他长出了一口气，刚才绷紧的神经骤然放松下来，暗自庆幸没有顶茬的。再说他根本就没想得罪

这些小兄弟，能让自己下得来台也就够了，哪怕就给他这一夜安静的面子呢？他得意地刚想转身回宿舍，吵闹声又突然响起，而且比刚才来势更猛，这纯粹是恶意挑衅，有人在故意擂自己宿舍的门，砸得山响，有人捉腔拿调地唱起黄色歌曲，有的干脆骂出声来："哪来的野小子敢管爷，捧他个小舅子。"

方羽忍无可忍便又吼道："哪个小子这样没教养是娘生的吗？"这一声骂可炸了锅反对声不绝于耳。场面越来越难收拾，在这种档口真是进退两难。如果就此罢手退缩，很显然方羽只能自认倒霉，可这心里憋着气啊，就是以后别人不说，自己心里也会结个疙瘩。怎么办？方羽的脑子一片空白，空旷的走廊里站着他自己，走廊里的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单薄，有人打开门上的窗子在探头探脑地向外看呢，他似乎感觉到有点冷，身子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听到有人在说："外面就一个人，这个臭小子胆子可真够大的，咱们出去把这个混蛋给收拾了，走。"完了，方羽想，今天这个洋相可出够了，如果再在这里待下去准会挨一顿揍。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如果明天有人问这是怎么了，我该怎么回答，说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滑下来摔倒？那不行啊，上楼梯只可能摔腿，脸上不会青一块紫一块啊，再说了这件事一旦发生明天就会长了脚似的在学校各个角落里传得纷纷扬扬。唉，这个愣头青可真做值了！不行我不能在这儿干耗着，还是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他也顾不得他们再说什么骂什么了打算抬脚走人。这时214的门又被拉开了，他不用听听门轴转动的声音便知道是自己宿舍的门声，他心里猛地一亮，莫非……。这时又窜出了三个人。打头的是方任，昏黄的灯光下照着他们健壮的身体。方任个头不高，但身上的肌肉块头突兀一看就有牛的蛮劲，杨洋的那一撮八字胡显得特别扎眼，倘若这个时候不怕看不清周围的东西而在鼻梁上挂副宽边墨镜纯粹是个黑社会老大模样。赵伟个头介于方任和杨洋之间，不过他穿着衣服，很令方羽奇怪，心里想还是班长，处在什么时候都是那样周整。他们一出来，方任便厉声骂道：“翻他妈的天了，老子是高三六的叫方任，住在214，哪个不服气出来跟老子遛遛，真他妈的混账。”接着杨洋

也跟着骂起来，杨洋在楼道里边走边说：“哪一个不服气，给我滚出来，如果不想惹事趁早做缩头乌龟，快点，请问谁闲着呢？不是想玩一把吗？”说完随便找了一个关着的门，猛地一脚狠狠踹去，门没被踹开反倒使自己的脚艮得生疼，他捂着自己的脚骂道：“真他妈得硬。”接着又抬起另一只脚向门上再一次踹去。不知道这个房间里的人被吓破了胆还是已经睡觉了，没有任何反应。杨洋表现出无奈的样子，一瘸一拐地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几趟。没有人再敢说什么了，整个楼死一般的静。方羽那颗提拎的心总算落了地。

方羽像得胜的将军，招呼他们回去了。真的奇怪经过这样一阵胡闹，方羽竟然能安然入睡，尽管天很热睡了一身的汗，但非常香。

第二天吃早饭时方羽碰巧遇见杨洋，方羽老远就给他打招呼，杨洋满不在乎地朝他扬扬手，昂着头目不斜视往前走，好像无视方羽的存在。这让方羽感到不舒服，他觉得杨洋架子摆得太大了。自己有意讨好他却碰了一鼻子灰。但不管怎样他能在自己危难之时伸手相助，不愧是哥们，够义气。所以

也不太把这放在心上，人嘛！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们只能去试着适应别人。

学校的露天饭场在学生宿舍楼后边的空地上。全是用水泥板搭建的简易台子，盛夏的早晨饭场里充溢着酸腐的臭味，地面湿漉漉。从教学楼里涌出来吃饭的学生们走进饭场也都加倍小心，唯恐一不留神被滑倒就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一些膀大身宽的学生两人一伙扛着杠子向伙房冲去，两个一伙的女生也拎着篾子向食堂匆匆赶去。当值的同学把大铁桶盛的汤水抬到自己的地盘上，每一班一个大铁桶，抬铁桶是男生义不容辞的工作，抬馒头也是女生理所应当的所做，这种工作轮到谁当值便负责一天。饭台是用水泥空心板搭成的。一字排开有十多列一百多米长。全校绝大多数学生都在这里用餐，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阴天下雨。这些莘莘学子一年到头都在这里吃他们一天的三顿饭。

饭台上散放着各色各样的塑料餐具，这是学校的一大景观。饭台上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是装菜用的，菜是从家里带来的，有自酿的豆瓣酱、鸡蛋、

炒咸菜丝等等，食堂的菜的确不敢让人恭维，菜里难寻一滴油，远不如自己从家里带的腌咸菜好吃，这也难怪一个有两千多人的校办食堂能让大锅菜上档次口感又好，好像是不大可能。再说农村的高中生就是吃苦的命运是很多人的一致观点，大家都默认一个理：只有苦上苦方能甜上甜。再说吃苦对这些学生来说的确算不上什么，都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于吃苦可谓小菜一碟。在这些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家境并不宽裕，自己从来就不曾被娇惯过，家里能支持上到高中已是很幸运了，还在乎什么吃苦！不求什么，就求一个好成绩能考上一个好学校。

夏天的早晨太阳刚一出来便驱走了清晨时的那微微的清凉，让人感到压抑烦躁，那圆圆的太阳发出淡黄的光芒。饭场里没有任何遮拦尽管是早晨也因为忙于吃饭而汗流浃背，没有人去教室里去吃，因为学校有规定，发现有人在教室用餐要罚款的并通报批评，另外还要扣班里的量化分。也就没有人违反规定，其实恐怕不是没人喜欢这样做，从教室到食堂足有一里多路，饭场在食堂和教室的中间，

倘是为了吃一顿饭来回跑上二里多路是不合算的，太浪费时间。

学生食堂建在学校的最东面，那里曾是操场，多年来弃置未用，蒿草丛生。后来学校扩招，学生人数猛增，原有的厕所不够用，为解燃眉之急曾在那里修建过厕所。就因为这排厕所现任校长曾和一位教师打了一场官司，因为校园内可用面积有限厕所紧挨着教师宿舍而建，这下子紧挨厕所的那位教师就倒了大霉，每天都和臭味相伴，冬天还好说可一到夏天厕所里苍蝇肆虐，就是把窗子门关得死死的也挡不住它们的四处乱闯，杀虫剂没少用可就是杀不绝，哪能杀绝！每天女主人从房间里扫出一大堆死苍蝇，最糟糕的是吃饭都不敢在外面，一锅挺好的热粥几只不知趣的小东西在蒸气里瞎转悠一不留神便跌到锅里成了佐料，一向以涵养著称的这位教师终于忍耐不住了几次到校长家里要求调换宿舍，校长不知什么原因拒绝了，一气之下他用碗舀子大粪泼在校长家门口。校长盛怒之下和他打起了官司。这场官司谁输谁赢倒不可知，一到上面要往下拨款进行学校扩建改造，这排厕所首当其冲地被

拆了盖起了食堂，教师和校长之间的官司也不了了之。

因为是上级拨款所以食堂盖得还算气派无奈地方有限只能盖主体伙房和一个配厅，当时学生们听说要建餐每个人心里都美滋滋的，都认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不用再在太阳底下吃饭了可到底还是空欢喜一场，一个小配厅也只有容纳四个班在里面就餐，享受特殊待遇的四个班是两个复读的文科班和复发的理科班、很是让其他班扫兴，扫兴归扫兴饭还得吃功课一点也不能落下。

在去打菜的路上他还遇到了赵伟，不知为什么以前他总觉得和赵伟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自从和他在一个班就有了，也许因为他是班长，也许让他那副冷漠的表情，但从昨天晚上的那件事这种感觉完全扭转了过来，他似乎发现了这位可爱班长的受人尊敬之处，他那冷漠的表情无形中给人一种安全感，人真的是奇怪，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这些优点呢？偏偏在人家帮助了自己以后才发现，唉！人哪。方羽一直为昨晚的事兴奋着，见了赵伟自然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赵伟给他的感觉也很好，他是那

样的谦虚，对方羽投来的笑容也以灿烂的一笑作为回报。好像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无需用语言来表达，这样的一笑什么话都包括在里面了，他们彼此默默地并肩走着，迈着均匀的步子是那样有节奏有力量。

在早晨上课前已经有同学在班里议论昨晚的事了。这使得方羽感觉到有几个要好朋友的重要，如果有几个投味的同学经常在一块无形中增强了一种安全感，他们可以在你需要帮助时扶你一把，像昨晚上那一幕不是他们出手相助很难预料结果会怎样。再说要想长久地震镇住高二的那帮学混子就必须有一个小团体压着他们。说句实话，都两年多的高中了自己还真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一味地埋头学习，在他的感觉里他们三个人好像在专为自己等待成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适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吃过早饭，便匆匆忙忙去厕所，又急急忙忙往教室赶。高中为了考学紧张地忙碌于三点一线，高三学生更不用说了，你随时可以看到脚下如飞的人，他们神色紧张目光直视一心想把走路的速度放

快，以他们的想法最好能把厕所建在教室里，以省去其中走路的麻烦。

方羽赶到教室刚坐定，这时走过来一位白胖胖的女生，她叫刘欣。如果不见她本人单听名字臆想你一定觉得这个女生一定是身材苗条，欣嘛！修长之谓也，也许造物主有意给她开了一个玩笑，她长得又矮又胖无法让你把人和名字联系起来。她一见到方羽便疾步走到他位置旁边极为夸张的语气，神秘兮兮地说：“方羽你知道吗？你已成为高三六的英雄了，大家都在议论你呢？你可给咱们班长脸了，”说着伸出大拇指说：“你是咱班的这个。”说完眼睛眯在一块嘿嘿乐起来。方羽听了一愣，这位喜欢和自己聊上几句座位就在自己前面的女生今天可有点儿特别，继而他又明白了这话中的含义笑了笑说道：“怎么，我做了什么惹得同学们这样大的兴趣。”“啧啧，你还跟我卖关子，”刘欣撇了撇嘴拖着语调说：“听说昨天晚上你们差点把高二的小弟弟们吓破胆，你真英雄，假知我是男生一定学你。”说着扬扬胖乎乎的小拳头。

他没有想到昨晚的事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这

样一来他感觉和他们三人联合起来是多么重要。方羽听刘欣的话真得有点儿陶醉得意了。方羽看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脸儿说：“你可别是个男孩子，那样还有我们过的吗？你知道吗？当时我有多害怕。”“你也害怕，”刘欣瞪着那双小眼睛不相信地问。“当然了，假如当时不是你干哥他们帮我，我可真不知如何收场，倘若他们联合起来揍我一顿也是白挨。”方羽解释说。他觉得这样讲没什么不好意思，事实就是如此，他有必要讲清楚。“方任也参加了，”刘欣感兴趣地问。“当然了。还有赵伟……，”方羽接着说：“什么，还有班长，”刘欣紧追不舍。方羽点了点头接着补充说：“还有杨洋。”“那张定国呢？”刘欣似乎很关切地问。方羽想了想说：“他是大忙人我可不能耽误他。”“噢，”刘欣似乎听明白了说：“你们四个人他们不敢把你们怎么样。”“当然喽，有你干哥在我们怕什么，”方羽打趣地说。刘欣似乎听出了其中的意思急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我是说你们四个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真是珠联璧合。好比是“四大天王”。”

学习上的沉重压力让作为学生的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闲杂的小事，发生在同学之间的事会很快被无意地淡忘掉，大家都需要轻装上阵谁的脑子愿意装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呢？这件事也不例外。一连的几栋宿舍楼里的秩序比平时好多了，也许他们也听说了高三六有个“四大天王”难惹得很，所以那些有意想在宿舍里出风头的人也学乖了。他们四个人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地密切起来一齐在宿舍楼里出出进进，他们四个人并排走在拥挤的楼道里别人都得提早让路，这对他们来说这种感觉很是不错。“四大天王”已初见雏形了。

渐渐地其他班里也都知道高三六的人个个不好惹。这真不知道是本来就不好惹还是借用了“四大天王”的余威让他们个个都有点儿“横”了。班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往日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情形不见了，班里的各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打扫卫生时偷懒耍滑的没有了，负责生活的值日生一呼百应。作为一班之长的赵伟很漂亮地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狠抓了纪律，学习风气越发浓了，班级量化分值也一路攀升，等到月底评选已跃

居全年级第二了。这使得班主任也很吃惊，他未曾料到局面会改观得这样快，他那紫黑色的脸庞上终于展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对班委会得力工作大加赞赏。也许他并不真正了解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他仅仅看到的是学校周前会上所公布的量化分值和他私下里偷偷观察学生在自习课上的表现。但这一切对他来说也就够了，他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眼里，还有他心爱的体育队的队员，他要分出一部分爱关怀给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自己明年的希望。可以说这一切的成绩都是团结的结果，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成绩，真的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学习上成绩的好坏上攀比的时候，我们还怕把学习搞不好？

班主任满意了，从开班会就能看出来，他一改往日发号施令的做法，让学生们分组自由讨论让班级量化分值再进一步提高措施，下一步的目标一定要拿到全年级第一。他心里高兴啊，因为在周前会上校长就特别表扬了高三六班。他心里美啊！没想到这个三乱班能在他手里重新出现奇迹，他当时接这个班时心里也没底，虽然自己是靠严厉出了名

的，可对于差班的管理自己也经常莫名地发怵，终究是烂摊子，如果我弄不清楚根由，弄不明白原因会越整越乱。好在连续几年接三乱班还没有失过手都是接一个“活”一个，这一切成果不仅仅自己资格老，更重要自己还是有能力的。如果明年体育队再给自己长脸真就实实在在地双丰收……。他迫不及待地把学校领导对高三六的看法传达给这些可爱的学生，他一定要让他们来和自己分享这一快乐，更何况这一表扬是全体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确切地说是团结的结果。

其实，细心的同学会发现，近些日子校长主任不断往高三跑，在晨读时猛然抬头发现讲台上站着一个人。有时是校长，有时是某个处的主任，也不长时间待，看看就走了。如果把这些所发生的事综合起来给高三留一个“先进班级”称号也说不准。老严现在心里高兴但不能过多地表露在脸上，这是他多年班主任的经验。他还是严肃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争取下个月拿到第一。也许因为心情好破例没开训导课，也没公开批评哪一位同学，这显然是一次大赦，许多人私下里说老严如果不在班会上让我们

忆苦思甜那是给我们的最大恩惠。方任对此乐不可支，这一段日子方任上课时间极少，大部分时间和社会上一些“痞子”瞎搅和，整日泡在录像厅里。在早晨早操后便不见了人影，早饭时早早地在饭场里看着从楼门里涌出的人流，中午又不见了踪影，吃午饭时又能在饭场里见到他，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很少待在教室里正儿八经地上课，他所谓的上学也仅仅报了一个名而已，但他对这种活法竟然极为满意。有时他开导方羽说别老是闷在教室里昏天黑地地学，要讲求效率，有时间应该出去娱乐娱乐。方羽对他的劝诱不感兴趣，但他倒是想搬到校外去住，自己的数学不好他很想在年前这段时间开开夜车补一补自己的瘸腿学科，只是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所谓合适，租金不能太贵，太贵是租不起的，再看环境也得好一点，这样比较起来就难找了。面对方任的好心自己也不便说什么只是苦笑摇摇头搪塞上几句，说什么自己脑袋瓜子不好用像木头，只能在时间上用功夫。

杨洋和方任倒是经常晚上也不回宿舍。赵伟对此一直很反感，瞅机会就对方羽说：“他们俩也真

不像话，以前杨洋还挺好，如今真是大变样了，你看看我又不好说他们，你这做大哥的倒也好好管管。”是啊，方羽在他们四个人当中年岁最大，可在他们当中说话并不算数，大家都迁就于方任，一件事成不成方任一锤子定音。对于赵伟所说的虽是满口答应也力不从心。说到底他也喜欢玩，对方任的劝告有好几次动了心也想晚上出去玩个通宵，不过又都克制住了。他自感自己的责任重大，父母对他明年的高考寄予了厚望，虽然现在的社会环境并不是说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但对于考大学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也许只有大学毕业后作为人的一生才算是完美的，更主要的他是想走出去，不再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走出农村这块狭小的天地，所以他对学习是倾注了全力的。

如今校园里流行一种情感游戏，一些男生女生出双入对，他避之如洪水猛兽，他不敢用眼睛正视那些情侣同学，唯恐自己受到他人的传染，自己也学着做起来。他像其他看重学习的学生一样有点儿清高有点孤僻，有点儿内向。但这一切并不能影响他真诚帮助其他同学。面对别人的困难他都毫不犹

豫地伸手相助，所以在高三六颇有人缘。

没事的时候方羽就琢磨自己和他三人的关系，是什么原因使得四个人的关系得以维系，是因为自己心存感激一直对他们的迁就，还是本来我们就气味相投，仔细想一想好像又都不是。你看方任吧，自主性强得容不得别人对他说三道四，平时听惯了别人对他的恭维，如果不合他的意有机会就会给人小鞋穿；赵伟倒是跟方任合得来，他们文理没分科前就在一个班，那时方任是团支部书记，赵伟是班长，是经过考验的老搭档了，别看有什么事赵伟不便给他说，实际上跟他讲是最合适不过了，一般他都很规矩地听赵伟的意见；有些他们四个人之间的事让方羽出面说显然是不合适的，方羽和杨洋在分科前并不认识，以前交往也并不多，所以他们俩在赵伟和方任面前显得像外人。杨洋给方羽的第一印象就是够义气但自制力差，容易受别人的鼓动和诱惑，稀里糊涂做了别人的马前卒。杨洋肚子里装了一大堆奇谈怪论，听他的同学刘志说他私下里正在研究《周易》。不过方羽老是觉得他有点儿古怪，至于古怪在什么地方他也一时说不上来。

赵伟对自己嘱托给方羽的事迟迟没能兑现有些不满，他一直老觉得方羽办事拖拉，多少又有点儿圆滑，眼看着杨洋跟方任混下去而无动于衷。心中自然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但他又哪里明白方羽心中的苦衷。

有些想法在赵伟脑子里翻天覆地。作为一班之长很是让他左右为难，一边让他处理这四人的关系又要当班长，还要搞学习，自从上到高三以后觉得力不从心，渐渐地他产生了要辞去班长职务的想法，趁着现在班里局面好，急流勇退并非不是明智之举。退一步讲，自从老严做了班主任以后，班委会一直处在他的监控之下没有一点儿的独立性，几位班委成员在下各司其职，在上直听命于老严，无从谈起互通互助。赵伟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光杆司令。他并不是在乎在班里的位置和权力，有的时候光班级工作就搅得得焦头烂额，更不要说学习了。就是不辞职也得请求班主任为自己增加一名副手以分担一下他的压力。当然他希望前者，如不得已选择后者，他希望老严能让方羽帮助自己。

还有一件让赵伟分散精力的事，就是他的女

友，他自己不认为远方的那位女孩是他的女友，但同学都私下里这样讲，每到星期二他都能准时收到一封来信，是情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接到回信要花一下午的时间挖空心思写回信，从他那认真慎重的样子就知道来的信是多么重要。他很是忌讳别人说他们是“早恋”虽然这种事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他现在仍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是不是早恋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了，但他有意回避这个词，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许是减轻一下思想上的重负，反正星期二的信札对他影响很大，如果在那个时间没收到信立刻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一趟一趟地往收发室里跑。

作为一班之长的他，经常跟方羽谈一些对班里同学的看法，比如刘欣、唐芬和邵静。每谈论唐芬时他总用一种异样的眼神观察方羽的变化，并且时不时地讲自己的女友和唐芬是初中时的好同学，如果谁想和唐芬交朋友的话找他牵线准行。方羽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便冷冷地说：“那当然了，你可以吹枕头风嘛！”赵伟对方羽这个木瓜很是生气把脸一沉说：“去你的，一边看蚂蚁上树去。”方羽便

诈尸似的哈哈大笑。他们还谈到伙食委员袁成，说这小子太狡猾，是那种面前讨好背后插刀的主儿，让方羽以后防着他。方羽自然是感谢赵伟的好心，他所提的这两个人跟他都没什么关系，除了唐芬第一天来的时候跟他不小心撞了个满怀，有一段时间见了她不好意思外但时间长了也不觉得怎样了，渐渐就淡忘了。至于袁成更无从谈起了，只不过每一两个月到他那里订一次饭时才和他说上几句，平时见了面也仅仅是点一下头算是招呼，至于防着他什么，除非神经有毛病。赵伟对方羽嘻嘻哈哈的托辞很是失望，却也无可奈何。议论班里的哪个同学是他俩的事，有时方羽不明赵伟为什么跟他讲这些，是因为出于一种信任还是别的。他和自己女友的事也经常对方羽说，不过只准他听不准他插话，因为他要防备方羽这张鸟嘴拉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侮辱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好在方羽在受了他的几次难堪后也学乖了，不说只听，但听得索然无味，这个耳朵听了另一只耳朵冒了出去。

晚自习后，大家匆匆忙忙回到宿舍，一到宿舍都麻利上床解衣躺下，班主任马上就来查房。有一

条硬性规定，在他来之前洗脸、刷牙之类的事必须做完，宿舍里的灯必须熄掉，不然的话他在狭小的房间里转上一遭总能找出一两件他看不顺眼的事，然后好好地开导开导你，每个人都摸透了了他的脾性，大家都表面上循规蹈矩地遵守他的规定，但等他走了以后还都是该干嘛干嘛，洗脚、洗衣服，反正他来过一次就没有第二次的可能。214宿舍的灯早早地熄了，这是宿舍人员不齐的信号，在这时候其他宿舍的同学就不要来214串门了，这主要不是拒绝同学而是防止班主任来清点人员，按照班主任历来的做法只要宿舍熄了灯他便不再开门进去打扰，也许他认为该宿舍的人都早早地睡了。这帮学生算是把他们的班主任给研究透了，可他们的班主任到底了解他们多少，起码提早熄灯这一做法他是不知内情的。

这时214门前黑影一闪，班主任来了。各位大气不敢出。不久脚步声远了。在昏暗的房间里听到赵伟说话的声音：“方任和杨洋这两个家伙怎么又没来。”接着便听着一阵吱吱呀呀下床的声音。过了一会赵伟突然伏在方羽耳边说：“你怎么啦，让

老严吓破胆了。”“你小声点，别让他给听见，”方羽说着小心地用胳膊支起身子透过门上的窗子向外看了看。“你放心，我早已侦查过了，他走了，”赵伟边说边站起身来。他用手推了推方羽上铺的袁成说：“嗨，老袁睡着了吗？真没想到猩猩也要躺着睡眠，你睡在上铺再合适不过，这正好适合你攀缘上树的本性。”这番话袁成就是真的睡着了也会重新醒来，方羽感到床一阵剧烈地颤动接着听到赵伟“哎哟”一声压住底气的闷叫。即又听到赵伟调侃地说：“你的袁爪挺厉害的嘛，幸亏我躲得快不然要命丧袁手了。”说完又悄悄重新坐到方羽床上，小声地问方羽：“你觉得现在的老师怎么样。”房间里昏暗朦胧，方羽听到这话如坠云里雾里，方羽瞪大眼睛盯着赵伟好奇地问：“什么怎么样。”赵伟沉吟了半刻没直面回答，换了话题说：“我们现在的语文老师曾被往届高三学生轰下讲台。”方羽更加不明白了，他奋力地睁大眼睛想看清赵伟的神色，试图从他的神情中揣测赵伟此句话的意思，很可惜他除了能看到赵伟模样的面部轮廓外什么都看不清。他想听赵伟的下文便急着问：

“为什么？”“当然是水平差喽，”赵伟轻轻地回答。“你想怎么办？”方羽似乎能明白一点眉目了。赵伟思索了片刻下定决心似的说：“为了全班同学的语文成绩，我们决定请求学校换语文老师。”方羽听后张大了嘴巴伸过手去摸着赵伟的额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伟哥你没发烧吧，要不然我领你到校医那里看看去。”“你少来这一套，”赵伟不耐烦地拨开方羽的手说：“这个问题我想很久了，我和班委会同学也讲了，他们一致同意。”方羽诧异地看着赵伟，有点生气地说：“既然是你们班委会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赵伟一声冷笑，没有回答。上铺的袁成突然说话了：“这是征求群众意见，咱们高三六发扬民主。”方羽冷冷地反驳道：“是吗？”他再想往下说时赵伟抢过话头说：“你说你觉得怎样？”方羽没回答赵伟的话而继续刚才的话说：“既然如此你们应该从学习好的到学习差的逐层征求，再说轮到我还差好几级呢？”赵伟接过话茬说：“你别臭美了，你以为你是第一个被征求的吗？我已经问过定国他们了，人家响应号召。”说着嘲弄地看着方羽戏谑地说：

“那你呢？我革命的群众，请你表个态吧！”方羽听后气不打一处来。他对赵伟尖酸刻薄的话非常生气，他盯着赵伟又抬头看了看头上的床板冷冷地说：“我保持沉默。”赵伟一看这阵势无趣地爬上自己的床。接着听见袁成在上面翻身的声音。赵伟下铺的定国已发出均匀的鼻息声。方羽拉过被单蒙上头，可是无法成眠。看来今晚的这场谈话难以让他消受，又要失眠了。

第三章

没能争取到方羽的加盟，这在赵伟心中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结，办事情总觉得不顺当好像缺了一只臂膀似的，但局面已经打开就必须干下去。但也有使他欣慰的事就是每个星期二来自女友的那封信。预定计划经过班委会的推动在全班同学中形成的影响越来越大，隐隐约约成了同学们谈论的话题了。赵伟不希望在计划未做周密之前出现这种情况，转念一想，这样亦可以造成一种无形的声势给犹豫不定的人打一针强心剂，心里也释然了。并预感着方羽可能为他前几日的态度感到后悔主动加入进来。他这样的挂心方羽是有原因的：其一，方羽在班里的人缘不错，有不少人在对待班里的事情上唯他马首是瞻，如果能把方羽争取进来这样可能减少一部分工作阻力；其二，方羽办事果断干练，在事情上很会周全。要不是这些因素就凭赵伟可能会向自己靠拢的想法也有了干劲。他先后几次召集班委成员开会研究办法，此时的班委又出现前所未有

的团结。

袁成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建议最好也能把五班给争取过来。赵伟很欣赏袁成的建议，自己心里感谢袁成，这一段时间因为忙竟把兄弟班级五班给忘了，多亏他提醒，倘是五班也能参加，这些行动的胜算有九成把握了。这条建议同时也得到其他成员的赞同。接着袁成又毛遂自荐去探听五班的虚实，这样一来更使赵伟心里感激不已。袁成不愧是袁成，经过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陈述利害，五班班长和六班班长共同坐在了一起。最后五班班长下了决心和六班联手，接着是紧张的准备工作。此时两个文科班的班委无形中成了焦点，特别是以赵伟为首的六班更是焦点中的焦点，赵伟自然是焦点中的中心。他像一位领袖指挥着各项准备工作。他先让班里的“一支笔”崔圆起草意见书，让其他班委成员在同学们中间发动以造成声势。局面被一步步打开，第一阶段胜利的曙光即将出现。

此时的刘欣对这件事显出极大的兴趣，在和方羽的闲聊中也自然有了关于调换老师的话题，从谈话的语气中方羽感觉到她是想从自己身里挖掘一些

这件事的内部消息。很可惜这个大老粗未看出来方羽根本没参加，每当刘欣讲完套话后她便瞪大眼睛看方羽的下文，每次都让她失望。方羽根本就不知道事情进展如何，这事儿他一直保持沉默。张定国看起来也挺热衷的，并且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一说起这件事也不口吃了，而且是眉飞色舞。方羽呢？作为一个真正的旁观者他有必要清醒。

弹劾老师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两个班的同学都私下里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赵伟他们的工作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当天晚自习每人都收到一份手制表格，开头有说明，要求填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在自己认为应该调换的老师后面打上差号，在认为可以留下的老师下面打钩号。方羽也接到一份，他接过表格边看边嘟哝：“贫下中农也允许诉苦，民主啊！唉，这是胳膊拧大腿啊。”定国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看方羽说：“你说什么呢？发癔症啦。”这时后面有人鼻子里哼了一声，不用看，要是看准会接着冷眼，这是赵伟的杰作。

方羽看着诸位老师熟悉的名字，哪一个他都不愿打差号。这几位老师自从分科以来一直教自己，

已经朝夕相处了一年多了。如果轻易否认哪一位老师的工作他觉得都是极为草率和无情。按照赵伟的说法一个不胜任的老师将耽误我们一生，方羽虽不认同这夸大的观点但也希望有水平更高的老师教自己，使自己的成绩有新得起色。他心里老是有个想法，难道真是老师能力不够？还是学生厌倦了老师原有那种填鸭式的授课。既然学校让他们教高三有他们的理由，当然也不排除锻炼新手的目的。五班的班主任就师专毕业，第一年带高三，他的教龄和我到高中来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年半。赵伟说学校里让这帮人教我们足见对文科生不重视，这样说是对的，也是事实，但是重理轻文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校每年本科上线人数理科生占有绝对多的名额，学校年年先进的荣誉不就是理科生给争来的吗？学校从全局考虑，重理轻文的倾向是自然的。再说现在优秀教师跳槽现象极为普遍，庙小养不了大和尚，一些一线上的教学能手纷纷转进高校使得学校优秀的师资力量非常匮乏，对现有的优秀教师分配理所当然优先考虑理科，方羽想着这些便不经意地在各科老师名字的后面都打了钩。他想既然提

倡民主这样做也没什么过分的。

定国填完表格准备交上去，随便看了方羽的那张吃惊地说：“方羽你真想成为众矢之的吗？”方羽冷冷地笑了笑说：“我有权保持沉默。”然后把表格递给定国一并交了上去。

晚自习课间休息，班里登时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大家互相询问对方的选择。方羽觉得一时间班里的同学都和他陌生起来，就连定国也从位置上站起来转身和别的同学聊天去了。他感到霎时受到了冷落，冷眼看了看乱哄哄的局面，一个人走下楼去到校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正顺阶而下时，方羽看见邵静和唐芬手牵手上楼来，方羽看见邵静便嘴一咧想笑，他就这德性，在初中时他们便无话不谈，他那嘴角时常浮现的笑意邵静就说他是“笑撇子脸”，这一绰号虽然有点侮辱方羽的人格，但从邵静嘴里说出来就不同了，这里面还有褒奖的味道呢！邵静看看方羽快要变形的嘴角又看看唐芬，板着脸没有任何表情。方羽觉得不尴不尬，赶紧收敛了笑容，朝楼梯护栏上贴了贴身子。她们俩好像发了神经似的无视方羽的存在大摇大摆地上楼去了。

方羽茫然地扶着护栏，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嘴角心想：幸亏没有笑出来不然又要被骂是“笑撇子脸”了。他弄不清今天邵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时竟愣在那里，他觉得不会是今晚的选择让她不高兴吧！难道定国刚才说的话这么快就应验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唉，女孩子的心呀真像如今的天捉摸不定。

待方羽回转身体重新下楼时突然听到她们咯咯地笑声。特别是唐芬的笑声像秋天里的风铃听起来让人舒服。邵静的笑声非常刺耳，那是一种不加任何掩饰的放肆大笑。倘是在无人的夜里猛地来上一阵这笑声准让人疑心撞上了鬼。他虽没听过唐芬的笑声但有邵静的笑就能很容易地分辨了。接着听见唐芬说：“你看他多像个木瓜。”不知道邵静轻声地说些什么，唐芬笑着追打邵静：“你这死邵静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你可坏死了。”邵静笑着跑远了。

下楼的时候方羽一直在琢磨说的木瓜是谁，是不是和自己有些关系如果有的话这种被叫木瓜的感觉是很愉悦的，自从那次的碰撞以后唐芬已进入了

方羽的视线，他一遇到她就让他不由得想起那天傍晚的一幕，虽说纯粹是一场巧合却时不时地让他想入非非。他对唐芬一直心存好感，觉得唐芬是位十足的淑女，他荒唐地想假如能跟唐芬谈恋爱那绝对是件浪漫的事，糟糕我这副脑袋怎么又想不到不三不四的事了。真该死，自己还得考大学呢！说实在的就是有一天能这样也不可能去做，自己可输不起。再说邵静跟自己五六年的同学了，别人都说她势利眼可我就怎么没感觉到呢？也许真的就有一些。就因为和她的关系太好了所以爱屋及乌吗！不管怎么说邵静这人对自己挺不错的，像姐姐一样，他实在没有闲心去理会别人对她的看法，何必呢？大家都同学一场，互相琢磨得那样透彻必要吗！但他能明确地感觉到唐芬和邵静根本就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至于她俩怎么会组合在一块倒是令人感兴趣。兴许是性格上的互补吧！方羽的脑子里乱乱的又加之今晚的事让他心烦，那里面快成糨糊了。从外观看今晚她俩对弹劾老师的事挺兴奋且立场鲜明。唉，看来真该到楼下透透气去了，这样的胡思乱想脑子会出毛病的。

小小的校园里已经有了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在路灯下散步谈心以便尽快消除学习上的疲劳投入到下一节课。九月的夜色是美的，天很高很蓝一轮圆月挂在当空，几朵散碎的白云点缀在几颗朦胧的星宿之间，真是秋高气爽啊！清凉的夜风徐徐地吹着，令人感到通体的惬意，秋虫不知疲倦高高低低地鸣唱着。虽然学校的景致依旧是常看常新，在不同的时间相同的地方便有别样的收获，方羽不禁想：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细心地留意这周围的景物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也许更多一些。习惯了忙碌连最近的东西也无暇顾及，更不用说别的人。方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种感觉，也许骨子里就喜欢这个地方吧！这个并未给他一个愉快的开始但希望给他个满意结束的学校。他在这里一直安分守己。他也是“四大天王”的成员，但他始终非常清醒，他很理智地拒绝了方任邀他出去娱乐的劝诱，他需要他们的帮助但能很明智地和他们保持距离，也许他拒绝赵伟的加盟也是那种潜意识的表现。他清楚自己和方任是两条路上的人，自己没法和方任比，方任的老爸是局长，他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

有老爸这棵大树还怕没乘凉的地方。但自己不行，没大树可靠自己唯一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把成绩搞上去。他不想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一直都在努力地做一个上进的学生，好同学，特别是今天的事他觉得这样做更有必要。他想到了在初中的那段日子，学校领导对他嗤之以鼻，搞学习不怎么样领着学生瞎胡闹倒是有一套，有一次学校食堂卖给学生变质发霉的馒头引起了公愤，方羽挺身而出，自己不在学校吃住但为了同学们的利益出面与学校交涉，要求退换发霉的馒头，并带着学生在操场上静坐示威，让校方立下保证，不能再有此类事件的发生，这件事以胜利而告终但在自己档案上也留下了“品质不好难以管教”的评语，致使上到高中后受到了学校政教处，教务处的层层审查，他们对他的资格一直持怀疑态度，觉得一个在初中瞎捣乱的学生怎么能考上高中呢！可他们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根本就差不住方羽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他就是靠自己的真实成绩考上的高中，可接受观察的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啊。教务处的主任是个凶巴巴的老头，冷不丁地窜到教室里把他揪出去问

话，有好几次把自己的课桌抬走威胁他让他说实话，说什么实话！自己就是靠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再说还是那几句：“我是靠分数考上的，我没作弊。”主任为自己问不出什么新鲜东西而发怒，他外表虽然镇定自若，可内心无比地凄楚，天哪！就因为档案上的那句评语自己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吗？其中的冤屈向谁诉说。谁是我的听众？同学的白眼、老师的冷漠。接受审查的漫长一个月，孤独无助的一个月，度日如年。在这一个月里自己失去了许多学习的时间，但仍是咬紧牙关没有被课本的新内容落下，在学期中考时自己仍以不错的成绩展示给别人，后来那位恶煞般的主任不知怎么地就不来找自己了。有时见到他时他还会投来有意的一笑，真不知道这一笑是出于对他过失的歉意还是里面含有冷冷的嘲讽。都让他过去吧！主任我不会记仇的，误解的同学和老师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我知道我是来这里干什么的。跟谁生气我也不会跟知识生气，学会它就是我的，他只可惜那一个月，现在想起来仍旧是不寒而栗，想起来一个月他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邵静，要不是她像姐姐关怀自

己，自己可能真就下去了，凭着自己的性子还不得收拾书包直接回家，是她给自己鼓励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使自己能坦然面对一些同学的白眼和个别老师的冷漠。如今面对赵伟的要求他犹豫了，难道是对个别老师的怜悯抑或敬畏，还是对事情的前后多了一层考虑。以致再想起来连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的做法。

方羽自感在平时是挺热心帮助他人的，他懂得一个有困难的人得到别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是多么重要。两年多来他一直以这种心态对待着有困难的人，所以在同学中间颇有人缘，威信也挺高。大家信任他，他敢于承担责任，这兴许是赵伟执意要自己加入的原因吧！方羽几次都想找赵伟谈谈让他放弃这种做法。但看着赵伟意气风发的样子和事态的发展，他知道自己已无能为力了，学生要求调换老师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可自己又不愿随波逐流，有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觉得自己的选择也是自然而然的。在校园里独自走了一会，估摸上课时间快到了，便转身向教室走去。

教室里还是那种热热闹闹的样子，显然大家都

为这件事而兴奋着，方羽第一眼便看见赵伟阴沉沉的脸色，心里明白他一定在为自己的做法而生气呢？他坐下来又一想也蛮难为情的，想当初他不是为自己解过困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不够义气，心里暗暗叹了口气，邵静这时向这边观望，他报以潇洒一笑，上课铃响了，教室里立刻平静下来。

第二天，各科老师都来教室上过课了，情绪和往常没什么两样，这表明老师可能还没觉察到下面潮水般躁动不安。这五位和他们朝夕相处近两年的老师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这些可爱的学生正在密谋炒自己鱿鱼。外表看起来一切都那样平静，像火山爆发前的涌动，虽还没有明显的端倪但即将狼烟四起。按照原计划，统计结果今天就能出来，晚上便向全班同学公布被炒老师的名单。然后班委会会把这份材料送到校长室，假如校领导对此举不予理睬还有第二步方案，虽然这个方案是谁都不愿意选择的，但真走到这一步只能宣布集体罢课。班委会成员一直马不停蹄，总结核对。袁成跑前跑后霎时成为班里惹人注目的人物，在他那张很有特色的脸上能清楚地看出他对此事那样热衷，那歇鼻在别人

的吹捧逗乐下笑得变了形，一小眼睛骨碌碌乱转，好像有永远出不完的主意和卖不完的力，本来说话声音不高的他此时却放慢了说话的速度，他试图用速度来衬托语音的铿锵有力。是他的努力使得五班的班长才下了决心和六班联手：也因为有了他这件事的影响在一夜间大了起来。方羽对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反感，虽然和他同一个宿舍上下铺，这么长时间跟他说话的次数也少得可怜。也许是不了解他也许是压根就没想了解他，他觉得跟他说话简直是在浪费唾沫和时间，但方羽只是方羽，人家袁成还是袁成，他不能因为爱惜的洗衣粉和肥皂，不愿借给别人而抹杀他的办事干练，不能因为他在订饭过程中大加揩油而损失他在班里的地位，你方羽能把他怎么样？又该把他怎么样？此时的袁成自然是春风得意完全不把方羽放在眼里，又加上方羽敢在赵伟面前冒这样的大不韪，兄弟情面都不顾，更是对他不屑一顾。很是让方羽在意的是他一直向唐芬献计献策，方羽一看到他那张笑成一朵花的脸向唐芬打招呼便想呕吐。心想这种臭皮囊哪配和自己心目中的小天使说话，看着他们聊得热火朝天自己却无

可奈何。但在他清醒的时候心里也不禁吃惊，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莫非自己已经暗恋上她了。乖乖，这样太可怕了。

只要是唐芬和袁成一块闲谈，方羽就无缘无故地在一旁生闷气，但自己没有理由阻止唐芬和别人交往，他没那个权力。出于一种恶意就幸灾乐祸地看着可怜巴巴的王燕，你看她那复杂的眼神和微微上挑的鼻梁便知道她心里特不舒服，当初袁成追王燕时，他们一夜间成了班里的焦点人物，大家议论纷纷，几乎一致的观点是袁成准白忙乎一场，因为无论从长相还是人品袁成都要逊色许多，一副月牙儿脸让人看后很能加深印象。王燕就靓多了，虽然皮肤黑一些，却也是这微黑的皮肤使得在漂亮上占有班里的一席之地，是名副其实的黑牡丹，气质又高雅，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走起路来腰挺得笔直目不斜视，你除了能看到她胸前有节奏的颤动外其他部位都是一体的。对高中阶段的早恋大多数人持冷视的态度，一部分人持羡慕的看法。持冷视态度的人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观点，如果男孩追女孩或是女孩追男孩成功的话就是日后的认可，承认

他们的存在，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免不了要受他们的冷嘲热讽，持羡慕看法的人只有羡慕的份不管面与不成。袁成追王燕可谓辛苦，就凭着执着的锲而不舍和在学习成绩上比较好的优势，不辞劳苦地替王燕打热水打饭。求之不得解答王燕学习上的困惑，可谓无微不至，为能和王燕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他制造了许多巧合。他打通了王燕周围的女生把王燕的各种日常活动掌握在手中，比如说王燕要出去买东西，那么她在大街上准能遇到恭候多时的袁成并且成为她最好的参谋，而这一切王燕都蒙在鼓里，有人说女人傻，漂亮的女人更傻，这句话放在这里最恰当不过了。往后在班里偶尔传一下字条，说说悄悄话。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教室里空缺了两个位置，再见到他俩时已是晚自习快要放学了。这一异常现象在班里哗然，一时间成了爆炸新闻，在一片啧啧声中你能看到一副悠然自得神态的他，他也许是在嫌此事的轰动效应太小呢？但你不得不承认青蛙变成了白马王子，他成功了。以后的日子出双入对，爱河泛舟让一些人羡慕得不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俩的成绩双双

突飞猛进，班级排名遥遥领先于曾和他俩不分上下的几位同学。一向在学习上默默无闻的王燕也成了各科老师眼里的红人。真的撞邪了，拍拖也能促进学习，不可思议。晚自习上，袁成看了看班里的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向赵伟递了一个眼神，赵伟很有风度地微微点点头。袁成迅速地从位置上抽出一条凳子径直向教室门口走去，这种超常规的举动着实给大家一个惊讶。他旁若无人地靠门坐下，然后猫腰地向楼道里前后张望了一阵子。随后朝教室里扬扬手，那些被他捉住注意力的人更加奇怪，有人小声嘀咕："这家伙晚上吃辣椒过了头吧，烧得慌，搞什么鬼"。赵伟看到手势会意，立刻清清嗓子大声喊道："大家请停一下，占用大家一点宝贵时间"。说完停了片刻，因为第一次以这种身份讲话，且是做一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心中不免有点激动。他平缓了一下语气说道："我想大家已经猜到我讲话的目的，对此我也不再绕弯子说废话"。讲到这里时他的声音开始发颤显出明显的激动。可突然转了话题说："我怎么就不明白，我冒这么大风险为同学们请缨，要求学校为我们调换老师，可怎

么就有这么一部分人不理解”。他说完后方才感到没控制住自己，不小心把心中的事给讲了出来，但已经讲到这儿了说出来也无妨。省得在心里淤着难受，说出来也就痛快了。他平息了一下自己过分激动的情绪。接着说：“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件事倘若成功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为了全体同学的利益我得罪几位老师是没有什么的。假如不成功我将不是得罪几位老师的问题，我可能身败名裂，但我还是觉得这没什么。我为多数人利益付出这是值得的，可是……”他语气突然变的愤怒激昂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看看前面的方羽气不打一处来，他真想立马冲上去把说方羽从教室里揪出去让他同自己单挑，但这种念头一闪即逝。他明白现在的处境，便压住心中的怒火说道：“可是……，就有那么几个人拖后腿，竟然不作任何表示，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你们不参加也就罢了，你别浪费我那张表，那是我们手工制作的。可以说你们根本就不配在那张纸上乱涂乱画。我具体说的谁你们自己清楚，好好想想吧！”说完这番话，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不愉快总算发泄出来了，他有一种报复得逞后的

快感，他停顿了一会理了理刚才的思绪极力用一种平缓的语气说：“现在统计结果已经出来，如果不出意外明天我就准备把这份材料送校长室。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五班将同我们联手，他们的统计结果已送过来了，具体情形与我们差不多。最后我还想问一问某些人，你们如此做就真的对吗？好了，我的话讲完了大家学习吧。”赵伟的演说一结束，袁成便拎着凳拿着课本一路小跑回到自己位置上坐好，这时清脆的皮鞋声由远及近，啪啪啪……，五班的班主任从门前一晃而过。袁成盯着门口抹了抹额前的汗扭头朝赵伟嘿嘿一笑，赵伟朝他伸了伸大拇指仿佛在说：“高。”一些不明缘由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为演讲放风的。袁成真不愧赵伟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方羽心里真好比倒了五味瓶，演说的很大一部分明显地针对他的。他没想到竟还有和他同道的，也许是赵伟有意这样讲，也许这样做得实实在在的就自己一个人。他对赵伟的所做作为除了无可奈何外已没有什么可选择了。他多多少少有些恼怒，是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天算是明白这句

话的真意了。今天这个样子算是赵伟在公众面前痛痛快快骂了自己一通，骂就骂吧，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方羽想此时最得意的要数袁成了。杨洋和方任怎样的态度？由赵伟的语气判断一定和他一条线上的，罢罢罢，既然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所幸就让它错到底吧！反正我现在也是破罐子破摔，事情已经做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后悔也晚了。胡乱想了一通方羽冷冷地笑了极力想把心思放在课本上。他漫不经意地向前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袁成竟坐在唐芬的身边，他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冲脑门，精神一阵阵恍惚坐立不安，像穿了带刺的衣服一样令他痛苦难耐。他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不能让魔鬼把自己心目中的小天使夺去，自己有责任把她保护起来。方羽焦躁不安地在位置上如坐针毡。以方羽看来唐芬对袁成的印象不错，此时王燕呢？天晓得。

第二天是星期四，晨读过后是历史课，历史老师的年龄同他的学生差不多，人挺好不过有点儿古怪，在课上冷不丁就发火对学生大发怨言，学生稍有不满行为便以罢教相威胁，讲义使劲往桌上一掼大声吼道：“我不讲了，你们自己看吧。”说完昂

着头摔门就走。不过你不用担心他在外面溜达上五分钟就会悄悄推门回来。重新拿起教本若无其事滔滔不绝。大家对他这一套都习惯了，使得这不自然的现象也容忍了。他的课教得相当不错，引经据典条分析理得水到渠成，无懈可击。他的思想前沿，观点新颖，现在的学生就喜欢敢于在思想里标新立异的老师，哪怕是观点和立场不是很正确，在陈腐的老观念老教条前这些莘莘学子都发疯了急需新鲜的思想和理论灌输。他对时弊的针砭毫不留情，他的学生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学生喜欢他的理论爱听他讲课，历史成绩也自然而然好，真可谓爱屋及乌了。师专毕业就从高一至高三未间断的执教文科历史，这也足见学校对其的信任和重视，他也不负众望，成绩斐然，三所高中同年级的历史联考每次都跃居榜首。一入高三又接管高三的班主任，他学历虽是专科，但在工作能力上却把本科毕业的同龄教师远远抛在后面，从这一方面讲，学历的高低并不能决定能力的大小，这也漂亮得抽了学校里部分只看重学历不看能力的老师的耳光。

上课铃声一响他就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穿一

件白色夹克衫，腋下夹着讲义神采飞扬地走上讲台，学生起立行礼，他微微点头算是还礼。他讲的是中国古代史，用极为标准恰当的语言表达了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及其作用，接着话题一转，讲到秦赵长平之战，说到了赵括的纸上谈兵接着总结出临阵换将的几点危害。他把这两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来回讲了好几遍，下面的学生都听得很纳闷，这样简单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这样来回重复，再说所讲内容也不在考试之列。时间在他的课上过得飞快，临到下课还有几分钟便提前结束讲课，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往常课堂四十五分钟利用得恰到好处，在高兴时还占用课下几分钟，这种情况也不常有，对于占用学生课下时间的行为学校硬性规定是不允许的，为使学生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不允许教师延长或拖延课时，可是今天却提早结束了讲课这对心细的同学来讲有一种预感——有事。

他习惯性地用眼神扫视了一下全体高三·六成员，僵立在讲台上，下面的学生一时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个个都傻乎乎地看着讲台上的他等待着下课。他一只手拿起一支粉笔轻轻敲打着桌面。

低下头沉默了一会然后抬起头用一种平缓的声调说："我最近听说同学们私下里可能有一次大的行动。"说着便嫣然一笑，接着强调说："大家不要问我是怎样得知这一消息的，其他老师，我保证他们还都不知道。"说这句话时他又微微地笑了笑，甭看他这样表现得无所谓的样子对下面的影响可不少，好像平静的水面投进一粒石子激起水波千层，一时间班里的气氛紧张起来，特别是赵伟，脑袋里像放了炸弹一样顿时懵了，他所担心的事到底还是提早来了，他冷眼看着微笑满脸的历史老师，这微笑的后面分明隐藏着无限的杀机，像一根拉满的弹簧随时都可能折断，笑意瞬间被冻结变得像山洪暴发般愤怒叫嚣。

他低头看粉笔敲在教桌上的白点，那粉笔轻微敲打桌面的撞击声像追命的鼓点，无形中又加重了压抑的气氛，大家都竖起耳朵等待他的下文，终于他的头又猛地抬起来，额前的那根头发有节奏地抖动说道："同学们，这样做不是太好吧，如果学校临时撤换老师就会打乱学校全盘教学计划，另外大家也有一个适应新老师教学方法的过程，这样一来



势必要浪费许多时间，这种做法于老师和同学们都无益。”说完停顿了一下勉强笑了笑，他笑得太勉强了，从他那面部肌肉的舒展程度就能看出他今天讲的这几句话是费了多么大的力气给自己鼓了多大的勇气。到现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好呢？自己应该持一种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班和自己年龄相差不太远的学生呢？其实他心里他挺佩服六班的班委会的做法，整个过程很有系统性，保密措施搞得也好，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班委是做不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好巧不巧让我提早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一旦这种事闹到学校领导那里他不能保证其他老师不罢教，而这种结果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学生，通盘考虑他有充分的理由制止这件事。退一步讲，他也不能由这些学生们去，他终究是现实的，三年的教学生涯虽然不是太长，可以说仅仅是起步，可这三年已让他学会了许多，初出茅庐的锋芒渐渐不见了，他所要面对的是现实。自己在这群孩子面前已不是孩子，他是老师，做老师就应该有一个老师的样子，更何况学生要炒老师他有一万个理由警告自己不能和学生搅和在一起，他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再说自己

还不清楚六班统计的黑名单上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此刻同学们恍然大悟：他为什么今天老是讲长平之战，原来如此！他看看下面没什么反应接着又说：“我不知道名单上有没有我的名字，我也不管是否有我的名字，同学们，请你们相信，我，包括教其他科目的老师都是使出浑身的本事来教大家的，他们为了同学们奉献出全部所学，我单听别行业的老师为自己以后有活路而最后留一手，而从未听说这一行业的教师为一道难题的解法留着自己用的。在你遇到不会的难题时他有亲手替你做的心情，唯恐你学不走他的全部所学，可以说在教学中已奉献得一无所有。不过有个事实是存在的，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我，还有他们都是全身心投入高三的教学，从这点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不知怎的他说着说着的时候鼻子就发酸。是的，他何曾不明白讲台下面他的学生是多么需要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啊，他们这样做没什么错，可责任在谁呢？在学校领导吗？谁不想好！可怎样才能好起来？优秀教师匮乏又如何能好起来。就说自己吧，在外人眼

里以为自己本事一定挺大，可是自己最清楚自己，今天这种局面也是学校现状逼出来的，为了学生，为了他们的光明前途他有什么理由不钻研业务，到底自己也是从学生中过来的，他知道做学生的艰辛。

他用一种严肃的神色看着下边，每当他即将发怒的时候便是这副神态。有人在下面咕哝说："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句俏皮话顿时引起了一部分人窃喜，忍不住嘿嗤地笑。果然，讲台上的他提高了嗓门怒气冲冲地大喊："是谁，是谁在那里胡说八道，现在是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竟然说什么暴风雨。噢，对了，你真了不起，气象台怎么没把你请去，让你作预测员就可以省去很多专家对卫星云图的分析，既节省了时间又减轻了劳动量，你未卜先知哟，暴风雨就要来了？！纯粹胡说八道，你语文学得挺不错的，初中课文至今仍念念不忘，真是佩服。容不得你们要求换老师，语文都学好喽，我劝某些同学应三思而后行。"说完他笑了笑，这是他真的笑，一种近似发泄完了的轻松的笑，刚才那个调皮学生说的这句话并不重要，关键

是他借题发挥了，他有必要把自己的态度亮出来，他有必要把愤怒表现出来，他有必要遏制事态再发展下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仅仅是一种，应该冷静下来找一个更稳妥更恰当的方法。他从心里希望刚才遭到训斥的同学不要往心里去，更希望那位同学能设身处地地体谅他的难处。

他又用粉笔敲打着桌面眼睛看着下面说道："同学们，你们要炒老师的鱿鱼，说掏心的话我不反对，不管在被炒老师中有没有我，但我申明我的态度，也不支持。我以一个班主任的身份想说一说我的看法。假如，我是说假如学校同意同学们的建议，可又有哪位老师敢冒险接你们的班，姑且说有吧！首先他有多方面的考虑，他接你们这个班无形中就得罪了前任老师；其次你们能把前任老师赶走，在你们高兴之余会不会把他也赶走呢？他何苦自讨苦吃呢？"说着话锋又一转变得和颜悦色了，说道："我提倡竞争，崇尚适者生存。但同学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不是真空的环境，我妄自说一句，也许我年龄比你们大一些相对你们来讲我是过来人，相比之下我对现实思考得更

多一些，自从师专毕业至今将近三年，我和同学们同时来到这所学校，这些年里我目睹的不平之事、不适之举可谓多矣！但我们又能怎样呢？这些年里我是真正体味到了人微言轻的滋味，但是尽管这样我们就自暴自弃了吗？既然已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那么就应该争取主动，同学们学习也是如此。就目前讲，教师的辅导是重要的，关键还是要塌下心去专心复习，我有一个这么的要求，我劝同学们放弃这个计划，退一万步讲，我觉得也不应该用这种集体请愿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正常的渠道向校领导反映，你们这样瞎胡闹是不会有结果的。”说完他拿起讲义扑打上面的粉尘轻松地说：“再给大家补充一点，我现在宣布，我管理下的高三·五坚决退出，班委会所做的决定无效。”

下课铃一响他夹着讲义大踏步走了，全班的学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愣了，很多人不敢相信这眼前的事实，长时间默默在位置上不知如何是好。教室里鸦雀无声，但楼道里嘈杂声震天了，一些好奇的外班学生不时向教室里探头探脑，他们不明白已到了吃饭时间这些傻瓜们还在这里耗着干什

么。终于有人大着胆子长出一口气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一会便是哗哗啦啦收拾书的声音，有人伸着懒腰大喊肚子饿，叮叮当当餐具的碰撞声。一直像木头一样坐在那里的赵伟“嚯”地站起来，两只眼睛盯着黑板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猛地把课本往桌子上狠狠摔去，大家的注意力又重新聚焦在赵伟身上，教室里顿时又是短暂的平静，接着便是有秩序地乱作一团。此时的方羽心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惋惜。这项计划看起来一定要流产了。

第四章

经过这件事赵伟明显对方羽不那么友好了，有事再也不跟方羽商量，这也是一种必然，关键的时候方羽退缩了。这算哪门子朋友，再加之赵伟心中对这件事的夭折倍感痛心以致他沉默了好一段日子，整日的闷闷不乐。其实方羽心里也有愧疚感，要知道当初要不是他帮忙高二的那帮小兄弟会真的让他下不了台，后来转念又一想，本来那件事班长最应该有责任去做，他的帮忙实在是理所应当。这样一想心中便也略微释怀了，他自欺欺人地宽慰了自己一番，由他去吧！但他总感觉到赵伟一直在想办法孤立自己，本来赵伟和几个人聊天聊得正起兴，方羽一过去凑个热闹场面便立刻冷下来，因为无话可说大家便各自散去，但独留下方羽一个人，很是尴尬。也许他应该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他应该明白赵伟的为人。

不久赵伟向班主任申请的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晚自习上课前赵伟从体育组办公室兴冲冲回

来，一坐到位置上便自言自语说：“成了，成了。”开班会时班主任安排完日常工作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又在过道里来回走了几遭，随意聊天式地轻声问了几个同学学习上的情况，然后才又重新走到讲台上看看下面说道：“大家停一下，放下你手中的笔，我说一件事等我讲完后大家再学习。由于高三学习任务重加之学校和班里的事又多，我们的现任班长有点儿吃力，并提出要求调整一下班委，增加一名副班长。”这时袁成睁大眼睛盯着讲台仔细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不能不对这关心，他一直对这个位置感兴趣，当时开始组建班委时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副班长的位置空缺着，并不是六班没有人才嘛！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自觉自己办事挺干练有办法的，当时任命他做伙食委员时心里还不太情愿，但发现从中有一定的油水可捞后便也勉强凑合了，做伙食委员可以不交汤水钱，每月还可以从每个同学身上抠出一二两饭票，这样积少成多每月也能有十多斤的余头，这十多斤虽然不多可这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是自己聪明的所得。现在又要任命一位副班长自己不能不心动，如果班主

任能让自己做副班长，首先可以在班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其次也说明这一段时间伙食委员的工作有明显的成绩，老严他慧眼识英才，他想着想着脸上不由露出幸福的微笑。但磨刀不误砍柴工应该一字不落地听老严的任命决定。老严似乎有意跟随他较上了劲似的迟迟不抖底，磨磨蹭蹭地不慌不忙。

上句话停了好久一直没有下文，过了好大一会班主任才又接着说："开始，我打算从班委成员中找一个做兼职，但考虑到其他成员都很忙，所以决定从同学们当中直接任命一位。物色人选时我征求过几位同学的意见，为节省时间起见就不进行民主选举了。"袁成听到这里知道没戏了，那颗飘得乎乎悠悠的心也落地了，他落下眼皮再也不听了。班主任做完这样的决定威严地扫视着下边，猛地发现在他讲话时竟敢有人在学习，这让他看了很不舒服，这无疑是对自己所讲内容的蔑视，他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便指名道姓地喊道："杨洋，放下你手中的笔，这会你怎么这么忙，平时干什么去了，好好给我听。"杨洋听后像鸭子凫水一样把头伸了

伸，规矩地放下手中的笔，笔在中指和食指之间打了一个漂亮的转“啪”的一声落在桌子上。老严没有理会，只是眼神犀利地扎了杨洋一下，接着说道：“我根据几位同学的建议，决定让方任来担任副班长，让他具体负责班里的纪律。”此话一出学生顿时哄堂大笑，这笑显然是因为听到了这一意外决定。

方羽此时心里舒服多了，刚说那个“方”字时心里还猛地一紧呢？心想倘若此时做赵伟的助手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继而又是一阵暗暗发笑，被征求意见的同学也真是的，找谁不行，偏让方任，有意思！赵伟和方任也真是有缘分，高一时两个人就是老搭档如今正副班长又让他们给分了，怕这是赵伟有意安排的也说不准。他们在高一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方任为赵伟在高一的工作打开局面出了不少力。赵伟刚一升入高中什么事都不懂什么情况也都不了解。方任作为留级生且家离学校不远为赵伟出面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是他帮助赵伟认识了学生会的同学，在纪律和卫生评比上得到了暗暗的照顾；是他顶住了高二以欺侮新生的压力，才没有损

害赵伟在同学们心中的威信。他对方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他绝不会忍心看着他心目中的大哥这样不学无术下去，他应该想一切办法拯救他。他了解方任，方任之所以有今天这种局面可能一方面来自分到文科班后没捞到一官半职心中有失落感所以自暴自弃，另一方面他缺少责任感和压力。他这种人细致耐心的活做不了，让他干伙食委员他准不干，他也干不了。如果让他指挥、搞管理保准有声有色地干得很漂亮。所以让他做副班长最合适不过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他拴在教室里，学不学习是另一回事，但总比整天在外面瞎混强，这也是他力主联合几个学习好的同学推荐他的原因之一，另外他是本打算推荐方羽做副班长的，他曾经也不止一次地向方羽透过音，但之后方羽的表现太令他失望了，本指望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做自己的膀臂，没想到竟蹲到一边看笑话。他毅然打消了推荐方羽念头，改作推荐方任，他觉得这样决定更有正确性，这样一来可能会拉方任一把，不让他越滑越远。

班主任径直在讲台上讲明方任的职权范围，他吩咐道：“方任，你要把每天的考勤记录交给

我，每个星期要写个班级管理情况的总结交上来。”然后又特意问最后一排的责任：“方任，你听见了吗？”这时方任懒洋洋地站起来慢悠悠地回答：“听见了。”但这一切无法平抑自己心中的激动，怎么说呢？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班里仍有不少人看重他，欣赏他，信任他；再一个是班主任也还对自发自己满意。我这块金子终于又有发光的时候了，不免给自己打气：以后坚决不能再旷课了，再旷课我他妈的是孙子，一定要干好这个副班长。“好了，你先坐下吧，”班主任命令道：“我希望大家以后要遵守纪律，听从副班长的管理，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再创佳绩。好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学习吧。”说完悠闲地拉开门踱着步子出去了。

让方任做助手赵伟如愿以偿，可依据方任独断专行的做法还说不准以后是方任领导自己还是自己领导方任。在高一上半年赵伟对学校里各种情况不熟悉一切事都听命于方任，现在不同了他自己完全有能力独当一面，现在有这个能力反倒没这精力了，但愿方任不跟自己对着干。赵伟想想无奈地苦

笑，回头看看正在出神的主人，把头埋到书本里去了。

下了晚自习方任破天荒地回到宿舍，这一段日子很少见到他在宿舍里过夜，兴许是今天的班会让他兴奋，他有必要拿出个样子让大家看看。他一到，宿舍顿时比平时热闹许多，灯也不提前熄了，非得等老严来催，他东扯葫芦西扯瓢地神侃一通。袁成几次都表示对方任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他不吃他那一套，不管你真生气还是假生气，反正他总是嬉皮笑脸地，让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由他去。他在宿舍那狭小空间里吸着烟踱来踱去，一会扰这个一会搅搅那个不停地大喊大叫。袁成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你也不怕累得慌，省着点劲吧，真够无聊的。”方任瞥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对，我是很无聊，可总比某些人整天挖空心思去讨女孩子的欢心好。”然后拍了拍床上的袁成，吸了一口烟朝他轻轻地喷过去说道：“我说的是吧，袁世凯大哥。”他为自己这个不错的幽默高兴得笑了起来。接着又得意地自嘲道：“是啊，你们看，我是天下最无聊的人，我乞求全

世界的人都来怜悯我，赶明儿我在背后挂一牌子上面写上‘我无聊请给我一点怜悯’。”他说完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袁成冷冷地看了看他不再说什么了，他觉得再跟他斗下去，这个小无赖准会揭自己的老底，他是什么东西？不要皮不要脸的学混子，他那张臭嘴什么不敢说，自己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经过刚才一幕宿舍顿时充满了愉快地氛围。

过了好一会他来到方羽床前，方羽正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他坐在方羽旁边抽了一支烟说道：“哥们，过几天我搬出去，远离这个受人管的鬼地方。”方羽有点奇怪问道：“搬哪里去，在学校住还不都一样。”“当然是校外了，”方任抽了口烟轻松地说。“租房子，”方羽突然感兴趣地问。方任点点头算是回答。“你自己吗？”方羽已表现出明显地兴趣，两个月以前他心中就有这种想法了，今天方任提起这件事他不能不关注，他急迫地只想知道个究竟，等待着方任的下文。“不，杨洋也去，他想晚上开开夜车补英语，而我呢？想多自由的玩，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你说是吧，大海！”他从不喊杨洋这个名字总是很亲切称呼杨洋为大海。

杨洋稀里糊涂地应着声，看样子是快要睡着了。接着又拍了拍方羽说：“对了,哥们，如果以后想看通宵录像你找我，咱有办法，花钱不多开心娱乐嘛，别老是在学校里闷着，长了会闹病的，你没听说五班里又出了个神经病患者，老师在上面讲着课，他在下面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真有意思，你看我精神多正常,我要是有精神病咱们学校得停办。”方任得意地说着。方羽看了看他笑着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他还想说什么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然后想了想又说道：“我也想搬出去补习一下数学只是现在一直没找到房子。”方任一听高兴地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方羽说：“哎，你怎么不早说，我们三个人可以一块走嘛，我明天就去找房子，你们听我的好消息。”说完五音不全地哼起了歌，慢腾腾地爬到自己床上还不忘说睡觉前的最后一句：“这样一来我们可就群英荟萃了，嘻嘻……。”方羽上铺的袁成早就不耐烦了，但又不好发作，只有在上面一次又一次地翻身。

第二天，方任还真就找到了房子，下午课外活

动时间便拉着一伙人去看距学校不远的房子。

这是一座村中的较为普通的独立院落，四周有高高的红砖围墙，大门装修得不错，花色石子漆成的墙面，不过久没有冲洗过了，上面已蒙上了厚厚的尘土。大门和院落之间有一间过堂。迎面是迎客松壁画的迎门墙，从迎门墙一侧稍向右一转绕过它便能看到整个院落的全貌。主体是三间红砖房，院子的一侧有两株粗大的枣树，枣树上的叶子已落得差不多了，那些勉强挂在枝上的也呈枯黄色，没有叶子的枝干直愣愣地直刺天空，有条路直通向房门。赵伟四下里看了看笑着说："你们没搞错吧，这是租的房子吗？这么大的地方负担起房租吗？"听赵伟这么一说大家也都将信将疑地把目光放在方任身上。方任得意地摇摇手中的钥匙说："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到里面看看还会让你们吃惊。"说着他三步并作两步沿着甬路走在前面，麻利地打开房门鱼贯而入，一股直顶脑门的发霉气味迎面袭来。赵伟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不是进到灵堂来了吧，光线怎么这样暗，好像好久没人住过喽。""你说的是什么话。"方任边说边打开了所

有的灯，然后在他的指挥下大家手忙脚乱把能打开的窗子全都打开了。在灯光的映衬下房间里的整体轮廓呈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中间是客厅，其中一室没装门，装门的那间上着锁，这样显得客厅比较狭小。迎面墙上是一幅毛主席指点江山的中堂画，画的下面是枣红色几案，几案前是一张同色的八仙桌。桌子两旁各一把太师椅。靠墙的一边有一张多人坐沙发，不过已经很旧了。他们看着房间里的摆设，定国连连说：“真想不到还别有洞天啊。”杨洋满意地说：“要不是这破旧的沙发我还以为到了民国时代呢。”并不住地说：“不错，真的不错，挺有特色的。”方任走在没装门的那一间说道：“这是我们的卧室，刚好三张床。”大家看完以后也不禁为方羽的能力所折服，转而杨洋不无担心地问方任：“不会很贵吧，贵了我可住不起。”方任把手一摆满不在乎地说：“这个你放心，保准住得起，再说贵了咱们也不租。”“月租金是多少，”方羽问。方任愣了一下说：“这个嘛，我还没跟他们商量，只是让咱们先看看房子再说，不过我敢保证不会很贵。”说着找了一块抹布

打了打沙发上的灰尘招呼说：“来，都快坐下别老是站着，”自己拉过一把太师椅先坐下了。他们依次坐在沙发上，对房子赞不绝口。杨洋说：“如果房租能承受得起那我们就租定了。”方任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方羽说：“你觉得怎么样。”方羽想了想说：“只要价钱过得去为什么不租呢？”方羽说着笑了。“好，”方任一拍桌子说道：“如果这样的话晚上我就把租价定下来，你们等我的消息，不，是好消息。”继而悠闲地说道：“放心吧，不会很贵，这是我朋友的一处老宅，他也怕闲着荒了，有人给他看家才高兴呢？再说我和他交往多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嘛，你们放宽心绝不会让咱们吃亏。”然后抬腕看了看表说：“快到晚饭时间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去找我的朋友。”另外又特意叮嘱赵伟说：“你别忘替我做一下今天晚上的考勤记录，如果老严问我干什么去了，你就说我刚被人叫走，一会儿就回来。”赵伟很爽快地答应着。

他们一行四人走出了院子，定国回头看了看门枕石上的浮雕，疑心地问方任：“你真决定要搬到这里来。”方羽沉吟了片刻说道：“到现在这种地

步好像已没有推脱的理由了。”“是吗，”定国透过眼镜片看着方羽说：“这是个学习的地方吗？”接着摇摇头紧跟着他们向学校赶去。

整个晚自习也没见到方任的影子。杨洋下课几次都往方羽那里跑谈论租房的事，很显然他早已等不及了，但方任好像摸清了他的想法似的，故意吊他的胃口迟迟不肯出现，急得杨洋抱怨不已说道：“这个家伙屁大的事也用这么长时间，这哪里是谈房租啊，他准是又跑到哪里打牌去了，这一段时间没出去混早就把他给闷坏了。”方羽乐着说：“你别着急，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好事多磨嘛，再耐心等等，反正他今晚还到宿舍里去。”“他的事没准，大话不少说，成不成还漂着呢，”杨洋不满地说。晚自习放学后杨洋拉着方羽往宿舍里跑，果然方羽已坐在床上等候了。杨洋急着要听数字，方任卖了个关子说：“我办事你放心，保你能接受。”“行了，甭来这一套，快说价钱，”杨洋急不可待地说。方任慢腾腾地说出了租金，然后非常自豪地看着方羽和杨洋的反应，杨洋听后眉开眼笑一拍大腿说：“你这家伙真行啊，我绝对没意

见。”然后又看着方任问：“咱们什么时候搬过去，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卷着铺盖卷离开。”方任看看方羽问：“你说呢，方羽？”方羽沉默了一会说：“我想那么长时间没人住了，咱们先到那里收拾打扫卫生等过了后天再搬吧。”方任又看看杨洋问：“你说呢？”“行，就照方羽说的办，”杨洋爽快地说。“好，就这么办，我们明天去整理房间后就走人。”方任说着伸伸懒腰打差点使人说：“真他妈的困死我了，今天得好好睡一觉。”说着咯吱吱地爬到床上。上铺的袁成开玩笑说：“方羽这下铺的兄弟，你终于走了，说不定我会想你呢？你一走这栋楼可就是高二的那帮兔崽子们的天下了。”方羽伸长脖子朝上看了看袁成，冷笑着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相信你比我更有办法对待他们，镇压不住求和也不失为坏办法。”袁成听了干笑了几声，他不明白方羽为什么跟自己说话总带着一股子火药味，他不止一次地想自己和方羽的交往过程，没有一次得罪过他啊，开始时还以为他为人就是如此，可观察不是这回事，他跟别人说话挺和气谦虚的，怎么一跟自己说不上半句就上火呢？

真是闹不明白。方羽被袁成这句话还真提醒了。是啊，真要离开这地方反而勾起了他对214的眷恋，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两年了。跟宿舍里的同学也合得来。是一个小集体，每个人的东西几乎都是公用的脸盆、拖鞋、洗衣粉、肥皂，可以逮谁的就用谁的，从来就没分过彼此。在这间宿舍里除了袁成例外，大家好像一个人似的，袁成的东西是从不让别人动的，他的日常用品都锁在壁橱里，整个宿舍八个壁橱就他那一个是上锁的。所以214宿舍里袁成是个不可缺少的外人，没有他便显不出其他人的和谐。他们三个人就这样走了，空出了三张床位会不会引起班主任的注意呢？再说他一直对搬到校外去住的做法极力反对，他们一走班主任肯与他们罢休吗？唉，事已至此听天由命吧！

在搬出来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打发这漫漫长夜，不用担心有谁来催促他们早早睡觉，晚上九点以后的时间全都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这个，思想像脱缰的野马兴奋得怎么都无法入睡，像往常这个时候在宿舍里怕早已进入了梦乡，可现在他们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人。杨洋

问方羽：“你说我们中间谁做老大。”方羽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我不是那块料，再说我也不感兴趣。”他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自从方羽和他们成为哥们后便一直面临着谁在其中说了算的问题。按年龄方羽最大，可他说了并不算。方羽觉得大家能在一块就是投缘，大可不必分伯仲，但杨洋不同，很在乎兄弟间的排位次。方羽能明显地感觉到方任也在乎，且他很想做他们四人中的老大。杨洋见这个话题不能提起方羽的兴趣便不提这事了。他们又谈到邵静、唐芬。当提到刘欣时，方羽好奇地问方任：“对了，我至今也未搞明白你怎么认刘欣，并且还做你干妹的，你们先前并不在一个学校，家离得又那样远。”方任一听来了谈话精神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在高一时我们一个班，因为她家离这儿远，年龄又小，第一出远门没有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显得孤孤单单，我家离这儿近那时候我在班里干团委书记时不时帮她一把，这样一来二去她就认我做哥哥了，没想到分科时我们又分在一个班。”方任说完，得意地猛吸一口烟又轻快地从嘴里吐出来吞进去，动作非常地优雅娴熟。接着仿佛

又想起什么似的锁着眉头继续说道：“唉，我这个干妹啊！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小心眼贪图小便宜，以致她和班里的女生关系也不好。”方羽不太相信地接过话茬说：我怎么看不出来，我觉得邵静和她的关系不错嘛，在班里邵静除了和唐芬经常在一块外就是和刘欣了。“邵静”方任嘴里念着这个名字，又猛吸一口烟抬头看看方羽，蛮有把握地说：我敢断定邵静也不是真和她好，我还是知道一些邵静的为人的，我觉得她大概也是同情刘欣没了父亲吧，她和刘欣在一个宿舍，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可能知道刘欣的一些身世。“你说什么，没了父亲？”方羽吃惊地问。好嘛！都近两年的同学竟然不知道她没了父亲，方任见方羽来了兴致又接着说：“他爸爸得病死了好几年了，兄弟姐妹全都靠她妈妈一人，养活家里很困难，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整年穿着那身学生装，你见她这几日穿的夹克了吗？那还是我让我妹妹给她买的。”听到这里方羽方才认识到自己的浅薄，他对班里的同学了解得太少了，就是刘欣常穿的那套学生装，当时自己好奇地问刘欣为什么老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她很不好意思说市

场上的服装对她都不合身只有这宽松肥大的运动服才适合她，笨蛋啊！还以为她说得在理呢？方羽啊！你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在无意刺痛了别人的自尊吗？你这粗心的家伙就没有注意因为你的问话而让她羞红的脸吗？你还自以为和她关系不错，了解她，跟她是前后位，呸，你到底了解她多少，你配跟人家是同学吗？可悲啊！是什么原因让你们离得这样近却又相互知之甚少。是你们天生就对别人漠不关心吗？不，你们年轻啊！你们是爱的天使，因为爱自己所以爱所有的人，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是什么造成的这种局面？是学习和升学的压力让大家变得有隔阂，谁敢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沟通交流！漫长的三年，匆匆的三年。也许等到毕业的那一天从这里走出去便天各一方。而在三点一线上紧张忙碌，谁还有顾及别人的时间呢？他觉得最了解的是定国，但至今他还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更不用说家里都有什么人了，所谓的了解只是限于他对自己怎么样的一种主观感觉，别的同学呢？那么大教室那么多人，一个学期能在一块说上几句话就不错了，更甚者许多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班里有个男生生

性腼腆且经常在女生那边扎堆，大家都戏称他叫“大妮”，大家都这么叫，自己也跟着喊，但是具体姓甚名谁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有的原本就是同班同学可就是认不准，在外面遇到了看着只是眼熟碰到一块礼貌地打个招呼。方羽自认为在班里挺有知名度的，而他的认识范围只限于周围的二十几位仅占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说别的同学了。同学之间这样近却又隔得那样远，为了实现人生的蜕变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彼此冷漠。

方任突然转了话题打破了方羽的沉思，他饶有兴趣地问方羽：“你说邵静和刘欣关系不错。”方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你怎么知道的？”方任又问。“当然是观察了，我有一双善于洞悉一切的眼睛和勤于思考的大脑，再说我离她们那样近。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她们在同一个宿舍，不排除他们是互相照顾。”方任沉默了一会自言自语说：“也许就是她真的同情刘欣，其实当时我也是出于对她身世的同情才……。”方羽打断了她的话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刘欣还要认个干姐呢？”这时杨洋笑着说：“这哪跟哪啊，准是邵静

对方任有意思。你想一想就邵静那样势利，能屈尊和这位寒酸的胖小姐交朋友吗？不可能，绝不可能，你比我更清楚她的为人。”这一问使得方羽不知该如何回答，心想杨洋这家伙可真能瞎联系，没有的事也说得有鼻子有眼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他希望杨洋就此闭上自己的尊口，说不定他说来说去把自己也搭进去。但杨洋真像是较上了劲似的，又自作主张地说：“这样吧！方任你明天修书一封我替你交给她。”方羽听完杨洋这番话感觉好像被人猛击了一下，他厌恶地看了杨洋一眼没说什么。杨洋还真把自己的话当真了一个劲地催促方任说：“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行，让我们的方羽替你写保准一炮就准。”方羽听后苦笑得一个劲地摇头。方任听着杨洋的话一直沉默不语，悠闲地吸着烟，脸上时不时地浮出浅浅的微笑，诚心他思考这个问题，心里盘算着，邵静值不值自己出击。他有许多顾虑，现在搞这事显然不合时宜，大家都忙得火头火脸，与班里的紧张节奏不合拍。再说了自己现在是副班长，不管当时老严任命自己出于何种目的，事实是摆在那里的，赵伟就因为谈女朋友使

他在班里威信大减，如果自己也如此显然是在赴他的后尘。更何况要把丘比特箭投向本班也挺有影响力的同学，负面效应要比赵伟大得多，同学会说什么？会嘲笑自己“以权谋私。”袁成为什么在班里那样让人看不起？不就因为这吗。这样的事做起来谨慎一点没有坏处。这段时间自己在校园外面游游荡荡的确也是空虚无聊，“够级”的时间长了也是没劲，“恋爱”倒是用来填补精神空虚的好办法。

方任抽完一支烟伸了伸懒腰，一只手伸到裤兜里摸索了一阵子。然后掏出一枚硬币，他向方羽和杨洋晃了晃说：“这样吧，我们用它来卜个卦，假如落下来是正面我就写，如果是反面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你们看怎么样。”杨洋听后嘴里“嗤”的一声，然后不耐烦地急急催促道：“抛吧，快抛吧。”方羽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什么都没说。方任的手猛地一抖，硬币跃到空中划了一个美丽的圆，落在桌子上打起了转转。方羽看着杨洋和方任都睁大眼睛死死盯着，一阵连续摩擦桌面的沙沙声，硬币的转速越来越慢。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洋洋抢先一步俯上去看，接着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

说道：“天意，此乃天意，写，快写，今晚就写，要不让方羽帮你写。明天一大早我就给你送去。”方任看着硬币下了决心似的说：“不用他帮，我就写。”这时钟声已敲过十一下了，方羽提议应该去睡觉了。他说自己今天有点头痛想早一点休息。杨洋和方任似乎余兴未尽，但见方羽如此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同意了。

卧室的房顶是砖木结构，非常潮湿，霉气很重。夜已深了，方羽躺在床上眼睁睁看着房顶困意全无，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邵静的身影浮现在眼前，一会儿是唐芬的身影，一会儿又是袁成令人讨厌的笑脸。对于今天他俩的荒唐决定他不想多说什么，他也能分清方任和邵静谁轻谁重，在他不希望的事情出现之前他会静观变化，他希望邵静在接到信后能慎重考虑。已是深秋的时节，夜静极了也凉多了，不时听到风摇落树叶的声音，卷动着地面沙沙作响。他觉得晾在外面的胳膊有点冷，赶紧紧了紧被子，现在他真觉得有点儿头痛了。

第二天，方羽醒得很早，确切地说他一夜根本就没睡好，匆匆洗漱完毕给还在睡梦中的他俩打了

招呼便往学校赶去。到学校时大门还没开，方羽一个大鹏展翅翻墙而过，教学楼的大门早已被打开了，已有早起的同学在晨读，方羽看到黎明中苦读的场景便激动不已浑身都来劲。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拾级而上向教室走去，教室里亮着灯，方羽轻轻地推开门悄悄地走进去，他发现唐芬在座位上整理东西，见方羽来了对他抿嘴一笑算是打招呼。本来是不想惊动她的，但她这一笑也算找句话说："哟，挺早啊，我原以为我第一个到教室呢？没想到还是有人捷足先登了。"唐芬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总是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做一些自以为是的事嘛。"方羽看着唐芬说话时妩媚的神态不好意思地笑了，甭说，让她莫名其妙挖苦就是挨骂也值，她的话语像一泓春水淙淙流过他的心田，听起来是那样的温柔，百听不厌，他想着想着精神就恍惚起来。在女孩面前他没有更多的话讲，更何况在这样连说话都很有个性的女孩面前。他坐到座位上，由于昨晚没睡好做了一夜噩梦，一平静下来便又回忆起昨夜的残梦，也回了一阵子神，然后从桌面上的书堆里抽出课本，刚打开看时见唐芬似乎也在出

神，并同样像他那样抽出一本书。这使他有点儿吃惊，天晓得是不是她在有意模仿他呢？倘如此，唐芬定是在心里笑他傻吧？

杨洋睡眼惺忪地来了，一进门嘴就不闲着："好嘛！你自己一个人偷偷跑来了，也不叫醒我们，你有什么图谋。"说完不住地打量唐芬。方羽看着略显尴尬的唐芬，笑着对杨洋说："你们睡得死猪，怎样才算叫醒你们。"唐芬听后竟然咯咯地笑出声来，她笑时用手捂着那张小巧的嘴，把头略微地低着转到一边，弄得方羽和杨洋莫名其妙。杨洋走到方羽面前悄声问："怎么，这是你们预先约好了吗，我不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方羽赶忙阻止说："你瞎说什么只是巧合！""巧？不可能吧，竟有这等巧事。"杨洋将信将疑地走到座位上。唐芬好像没听见他俩说什么只是专心地看书。

杨洋的到来倒真的增添了不和谐气氛，他根本无心学习，过了一会他走到邵静位置旁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拿起今天早上要用的书，把字条夹在了邵静的书里。方羽默默看着心里甭提有多烦恼，

对杨洋的举动有些好奇，但更多的是关注，在装着专心看书同时偷偷斜了眼睛瞅着。杨洋做完以后便朝方羽打了个响指，好像在向方羽炫耀说：“怎么样，兵贵神速吧。”方羽看着他那模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心头，转念又一想，算了等等再说吧！要是邵静真的希望如此呢？这样的事是很难说的，弄不好自己会落得里外不是人。

在起床铃未响之前已来了很多人，邵静坐到座位上先是掏取小镜子自我欣赏了一番，然后又用梳子细心梳理在宿舍里没有整好的头发。她这样做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每个课桌上都可能找到一面精致的小镜子和一把漂亮的小梳子，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这些高中生从未有过地开始注重自己外在的形象，在茶余饭后一手持镜一手拿梳自我欣赏一番，有的几乎是上了瘾，下课看自己，上课放在书堆前也偷偷看。对于人的长相自己对自己最满意，自己看自己横竖都顺眼，纵使鼻子长高了，嘴巴裂得大了，牙齿黄了或者是眼睛太小了。这一切的不足之处长在同一张脸上，那么这张脸的持有者，对此也一百个满意，人就是这样奇怪，在镜子

中越看自己就越有优越感，除非你自卑心理特别严重。

唐芬一个劲地盯着邵静看，她俩在同一排，但她又不便直说有个男生在她的书上作了手脚，她一直用期望的眼神盯着那几本书。邵静终于干完了在宿舍里没有收拾利落的活，收起镜子、梳子，看了看一直朝这边张望的唐芬笑着说：唐丫头看什么看，没见过吗！“恰巧刘欣走过来听到邵静数落唐芬，便上前帮腔说：“你看看你，一大清早就不消停。”邵静把脸一沉生气地说：“别狗拿耗子。”弄得刘欣不敢再说什么了，方羽在焦急等待着邵静的反应，他能感觉到此时杨洋在做什么。于是三个人的目光齐刷刷盯在邵静身上。邵静慢腾腾地打开课本从头翻起，一页一页地翻着，书翻得很慢像是在认真研读，杨洋在心里默念着她翻动的页数，心不由主越绷越紧，他能感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着，他清楚地记得字条就夹在书的第五页，可眼看着早已被翻过去了，而邵静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杨洋一个劲地怀疑自己在慌乱之中是否放错了页码，抑或在情急之下放的不是那张字条。一直到上早操

时间，邵静放下书招呼唐芬下楼去，也没见她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但方羽发现在唐芬和邵静一同出去时，邵静脸上漾着一种神秘的笑，他登时感到心里猛地一沉。

下楼时杨洋和赵伟并肩走着，方羽跟在后边，杨洋在赵伟耳边嘀咕了一阵子，赵伟脸上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好啊，好啊，不用担心就等着瞧好吧！我了解邵静，让方任在那儿等着守株待兔吧。"方羽在后面像个尾巴，他此时很不情愿和他们走在一起。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方羽拉上定国和杨洋到校外散步。不是秋收的季节，田野里繁忙一片，勤劳的人们品尝着丰收的喜悦。今年虽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苦雨绵绵，但对农作物的收成影响不是太大，走在路上看到满载庄稼的车辆一台台飞驰而过，农民呵护禾苗的过程是辛苦的，这种辛劳的付出是为了秋的收获，然后再播下希望的种子，企盼明年能是一个丰收年，作为学生不断学习的过程就是一路辛苦地付出，十年磨一剑就是为能在高考那三天放异彩。秋高气爽正是在外面散步的好时候，

三个人走在校园外面的小路上，这条小路正好围绕校园一周，每当放学后这条小路来来往往散步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们谈论着当天发生在校园里的事，久不看电视的他们重提旧日的新闻，一幕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让他们回味不已。如果找不到好的话题就谈中国足球，别看定国平日里学习拼命，就连蹲厕所都要带着课本，关注足球舍得花时间，为了一场球赛电视看不成就听收音机，白天不能听就在晚上放学后躺在被窝里，戴着耳机听体育特别报道，他对中国的职业球队都了如指掌，对各队的队员名字以及奇闻轶事如数家珍，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讲起足球，便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不到唾沫星满天飞，嘴角泛白沫绝不善罢甘休。在学校里像他这种人很多，但像他这样着迷的除了他还没听说有第二个，他喜欢足球，着迷足球，他绝不容忍不懂装懂足球的人亵渎足球。你看方羽他不喜欢足球，但他不敢在他面前枉谈足球，如果他在他面前对中国足球说三道四，就会遭到他毫不顾情面连珠炮般的非难，他就是这样，在一些问题上会立马变得六亲不认。

这种组合看上去是不和谐的，一个铁杆球迷和一个足球门外汉，外加一个具有某种神秘气质的《周易》研究者，在一块难说有共同语言，可也不知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要好，也许就是所谓的投缘吧！不过杨洋是挺喜欢谈足球的一些趣事，所以在他们三人散步时，往往只能听到杨洋和定国关于足球的争论，很少听到方羽插话。他俩一切入正题便海阔天空地神侃一通，整个把方羽晾在一边走闷路，受不住被冷落的感觉，方羽便加入他俩都感兴趣的话题。方羽冷不丁地问杨洋："信是你写的。"杨洋一愣看看定国说："我才不干那事呢？他自己写的。"方羽接着进一步问："写了些什么。"杨洋卖了个关子说："我没注意看，大概是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人等她吧，我记不清了，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定国听了好生奇怪，他俩叽里呱啦地好像在对暗语似的让自己摸不着头脑，便好奇地问："你们俩这是在说什么，好像在秘密接头，写什么啦。"方羽冷笑着说："方任要恋爱了。"定国用手扶了扶镜架笑了说："是吗？耐不住寂寞啦，一定是觉得看录像、打牌不过瘾了。"方羽讽

刺地说：“他想换换口味。”说完三人都不由得笑起来。方羽并没有说错，此时的方任就是想换换口味，当时袁成在追王燕时班里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唯有方任对袁成很佩服，说什么，你看人家袁成要长相没长相，要人缘没人缘，他凭什么？就是一股“敢”的精神，他还责问反对他的人说：“你们敢像袁成那样做吗？你们不敢。既然你们不敢就没资格说人家，看你们一个个挺高尚的，其实都是假清高，是吃不上葡萄硬说葡萄酸。在平息班内舆论中方任无意之中给袁成帮了一定的忙。”

他们在夕阳下慢慢走着，定国不无担心地说：“眼看快到会考了，他怎么还有闲心搞这些东西。”“会考，替他考试的人早就找好了，他还怕什么，他睡着觉就能拿到会考合格证，除了高一地理会考是凭他自己真本事做的，高二时的五科他自己考过一次吗？没有，早有人替他考了，我敢断定这次仍不例外，”杨洋冷冷地说：“你看像他这样的学混子都能拿到合格证而咱们班的刘志、曹磊整天正儿八经地学，就因为在考场上太诚实没跟别人对答案，落得一个生物不及格，一个物理不及格，

如果补考再通不过毕业证就泡汤了。当然明年大学也没戏喽。”“这是他们自找的，会考考场上比平日里开卷考试还轻松，就他们不及格这又能怨谁。我记得在公布高二会考时的成绩时让老严把他们俩臭骂一通。说他俩是属榆木疙瘩的。”方羽沉浸在往事中地陈述着。显然杨洋和方羽的观点是一致的，定国什么都没说只是一个人走，这一点是无论如何和他俩也是不能取得一致的，高二的理化和生物他都是凭自己的能力过关的，考场上他没求助任何人，都是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他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人那样，因为自己选择了文科而再去学习理化而感到是在浪费时间。有一点使他自豪的是，我比和我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学多学了很多东西，至于他俩所提到的曹磊和刘志的确让人同情。方羽和杨洋自顾说话让定国落下了好几步。他俩互相看了一下急忙赶了上去。

这是他们早已熟悉的小路，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正巧围了校园一周的小路上，一路走来把一天学习上的疲劳都消除了，这是他们固定的活动，除非是阴天下雨小路泥泞难走，其余的

时候从不间断。

晚自习以前，赵伟向杨洋伸了伸大拇指又拍了拍方羽的肩膀说：“哥们成了，今晚我跟你住，我一定要让他请客。”方羽苦笑地点点头没说什么，说请客之类的话赵伟跟方任说最恰当不过了，他们是老搭档，又合伙在一块吃饭，两个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从赵伟和方羽上次的矛盾直到现在两个人心里都有疙瘩，可谁也说不出谁的不是来。也没有人从中调和，彼此窝在自己心里，表面上看好像都很大度，让它不了了之，其实心里都对对方有意见，可具体是何种意见谁也说不出个子鼠丑牛。赵伟现在遇到事情总是和方任商量，遇到当时一时无法决定的事，且方任又不在时，还故意当着方羽的面说：“这件事让方任来了再拍板吧！”这让方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在乎事情谁说了算，而是总觉得这是赵伟故意在做给自己看。他没想到自己在那件事上同他唱了反调至今仍耿耿于怀，就算当时自己脑子发昏想出风头，他也不该这么长时间记恨在心，难道他仅仅是因为对自己唱反调而恼怒？怕不是！是因为事情的惨败而迁怒于自己吧！

但愿不是这样！人哪，可真够难琢磨的。

其实，让方任请客之类的话是杨洋最想说的，但总觉得不好意思开口，经过赵伟嘴里说出来，便显得合理多了，这样一来让杨洋对方任和赵伟都心存好感。在这四人的交往中，倘若不被赵伟孤立只能和杨洋搞好关系，杨洋会时不时地拉方羽一把，这样一来赵伟从大局出发不会不顾一切地把方羽晾在一边。

方羽面对着手中的课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下了晚自习按照事先的约定三人一同下楼去。在校门口遇到了迎面而来的方任，杨洋上前一把抓住方任说：“我可替你费了不少的劲，赵伟说让你请客。”赵伟在一旁嚷着说道：“一定得请。”方任挣开杨洋的手说：“你急什么，还怕我跑了不成。”继而转身问赵伟：“今天晚上老严没到班里去吧，有没有缺人。”赵伟冷笑说：当然没缺，除了你和邵静。接着缓和语气说：“有我在你不用担心，考勤记录我早为你做好了。”说着四个人并肩走在一起，方任神采飞扬地谈起今天幽会的情况，他先是一阵得意地狂笑然后说：“这小妮子一开头

就问我怎么就我一个人来的，我说，怎么约会还要叫上几个人么，再说你也没那能耐。”说着又独自笑起来，他自然是觉得自己说话挺有水平的，又幽了一默嘛！这时赵伟插嘴说：“我就知道她会去，她也耐不住寂寞了，你看她打扮得妖里妖气，准知道不是好鸟。”杨洋挺内行地抢着说道：“蝇子不叮无缝的蛋，你让方羽讲讲她初中的英雄事迹，这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方羽一直沉默不语，突然方任问方羽：“你说她开头那句话什么意思。”方羽没有回答，他也不愿回答，不知怎么的他自觉目前的处境令他非常尴尬。他们在他面前大谈特谈邵静的不是令他很是气恼，有时候真的按捺不住骂他们一句：“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对她的不尊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敬。方羽又小心地问方任：“你们后来又谈了些什么？”方任想了想正打算往下说时，已到了住所的门口。杨洋从方羽手中接过钥匙打开门，又把大门关好后忙不迭地打开房门拉着灯。方任这才接着说：“后来她说身体不舒服，想立马走人让我一把拉住了，她说我根本不了解她，我说：‘那当然了一开始都不了解，多几次交往

就会好的，’就这样她才没走。我们一直聊到放学。”说完做了一个放松的动作，整个身体窝在太师椅里，然后又两臂张开双腿挺直，好像被打翻的蛤蟆在那里做挣扎。赵伟在一边听着一边乐着说：“邵静就这个样子，你别光听她嘴上说。”杨洋一旁帮腔说道：“对，对，还是赵伟，终究还是过来人。”赵伟听后满意地笑了，不无谦虚地说：“这是哪里话，我只不过就事论事罢了，再说我也没有追女孩的经验，我跟我女朋友相处，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方任把眼睛一斜，阴阳怪气地说：“这么说来我还不及你了解邵静多了。”赵伟听这话中有话地问，便急忙解释说：“应该是我比你了解的女孩子多，我是班长嘛，要经常做女生的工作，同她们接触的机会多一些。”方任听了站起来踱到方羽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要论了解邵静的还是方羽，初中在一个学校不说，在高一时我就发现你俩经常在一块，我们虽不在一个班，但我早就注意你们了，你说是不是这回事，方羽。”方羽听后茫然地点点头，接着又不由得摇了摇，这句话又让他回想起高一那段难熬的日子，没有朋友没

有人理解，孤独地一个人跑到校外的小树林里一个人大哭一场，在树林里有一条水沟，初冬的树林很是荒凉，白蜡凛冽的衰草迎风摆着，苍黑色的树木像监狱里的窗棂，水沟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要进到树林的中心必须跨过这条水沟，在跳越这条小沟时就在想，如果它够深的话就故意落水死掉算了，还苟活在这冰窟一般的冷世做什么。当有一天，也就是政教处主任叫嚣着把自己的课桌扔到外面的那一天，自己从学校里被赶鸭子般撵了出来，无处可去便迎着刺骨的冷风躲到小村林里去，在几个野坟之间生一堆火既可以挡风又能取暖，还可以躲避认识的人。在他拉开了架势要跨过那条小水沟时有人在后面喊道：“小心掉下去把你淹个半死。”说着便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是个女孩子狂放的笑声，不加任何的掩饰。他很生气地转过身在这个时候他希望能够清静，让他自己一个人待着，他极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有人打扰他，在一个受到不公正的侮辱之后。但他不能不听这笑声也不能不听她说的话，他拉开的架势就真的收拢起来呆住了。他听出这是谁在说话——邵静，是她的声音，绝对不会有错的。

她来这里干什么？难道她也喜欢到这个有点儿阴森的树林吗？再说现在正值上课时间，她是怎么从教室里溜出来的。“你这样下去会把自己搞垮的，现在至少还有一个人在相信你。”泪水，不争气地出来了。“你怎么老是往这儿跑，这么多野坟，阴森可怖，”邵静关心地问。“没什么理由，这儿是坟地，很少有人到这儿来，所以很清静，”方羽止住泪水说道。他不愿跟她说话，确切地说他不愿和任何人说话，似乎现在多说哪怕一句话都将暴露自己性情的懦弱。“我相信你在学习上的实力，也相信这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你可别寻死觅活的，这条小水沟不会淹死你的。对了，你写的那组《野冢林憩语》习作我已替你交上去了。开始我觉得你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跑这里构思的，好了我该回去上课了。”说着她转身跑开了，他什么都没说苦笑着目送着他跑出小树林，在自己视线里消失，以后的几个星期是她陪着自己在小树林里，坐在横倒的断碑上度过了那难熬的日子。期中考试终于来了，他仍以不错的成绩令众人刮目相看，以后的日子主任也不来找了，渐渐

地也有同学敢和自己在一块了，他们一夜之间便感觉到是主任那个老糊涂搞错了，班里的同学又重新接受他。此时的邵静却有意跟他疏远了，这也正中了方羽的下怀，很情愿地默认了。

方任在高一时发现方羽经常和邵静在一起，未必就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这是方羽一直在极力回避的，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令人痛心的往事，他想我跑到这所学校里来是凭自己的实力，虽然没有一个美满的开始但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束，我悄悄地来的也让我悄悄地离去吧。但碰到今天这种事，又能让他如何是好，方任哪里又看得出方羽的心事，以方任现在的状态可能他们谈得还不错，局面让他打开了。方羽试探性地说：“邵静可能真的爱上你了？”“不可能，还没那么快，不过以后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还得请你帮忙哟。”方羽冷冷地说：“我还能帮什么忙，完全多余。”方任完全没看出方羽的变化，把头一摆得意地说；“反正我只不过玩一玩，打发时间，她愿怎么爱就怎么爱。”方羽心里一紧看着灯光下的方任非常令人生厌。方任又接着说：“等我们木已舟之后就找个借

口甩掉。”方羽听着这极不负责任且玩世不恭的话从方任的口中极说出来，既吃惊又痛心，吃惊的是这几个月以来竟未把他的另一面看清楚，原以为他只是学习不好，人品还过得去，今天算是真正领教了，痛心的是邵静不明真相，尽管她有点儿势利却也是个多情的主儿，极易冲动做傻事，要不如此也不会在初中时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和在一起。在初中时他极反感邵静，他们也从不来往，到了高一自己发生的那一档子事。邵静不在意别人地对她说三道四，像大姐一样力所能及地呵护自己，从那天起他也真正地开始了解邵静，初中时自己太年轻也太感情用事，好走极端，初中时的看法是不公正的，也是从那时起才公正地看待邵静。她绝不是像赵伟他们所说的那种轻浮的女孩子，尽管她的外表极让人误以为是轻浮的，但她绝不是那种人。

赵伟听完方任的整个计划说道：“这样做也不过分。”杨洋却没有说什么，只是破例向方任要了一支烟抽起来，这让大家有点儿吃惊，因为他是从不抽烟的。他抬头看着电灯一边慢慢地吐着云雾，方羽冷冷地看看赵伟，又看了看举止反常的杨洋。

赵伟说完那句话后大家都沉默了，房间里烟雾袅袅在昏黄的灯光下，不断地升腾扩散，墙上的挂钟在嚓嚓地走动着，给这种沉默添加了佐料，像在有准备地记录着每个人的心跳。方任吐了一口烟打破这突然出现的僵局说道："既然让我请客，我就放一回血。"说着掏出一些钱扔在桌子上，开始觉得会有人去抢桌子上的钱，可谁都没有反应，他用疑惑的眼神扫了一下，他们三个很令他扫兴，他喜欢看到有人在桌面上抢钱的镜头。这时候他便从椅子里站起来站到他们身后，看着这冷场的情景。最后，他只得对赵伟和杨洋说："去，你们想吃什么就去买吧，快去快回甭让商店关了门。"赵伟一把抓到钱从椅子里站起来说："早该如此了。"说着便招呼杨洋，杨洋摇摇头说："方羽去吧，我有点不舒服。"方羽只好站起来一同去买夜宵去了。

以后的日子方任和邵静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密切了，自习课上也不时见他们纸条来往。渐渐地班里的那些敏感的同学也发现了苗头，开始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看方任，他们对方任和邵静之间暴露的举动感觉有点儿吃不消，就是袁成和王燕从前也没这样

火。不管是出于一种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感觉，还是鄙视，反正对他们这位刚任职不久的副班长多少有点反感。用他们的话说这分明是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他们私下里说什么；班委里没有好人，两个班长都好色，伙食委员既贪财又好色，还有个团支书又懦弱又无能，说话顶放屁。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方任和邵静一齐在班里消失的次数日渐多起来，时间也日趋长起来。有一天方羽看见方任拿着大卷的卫生纸，方羽好奇地问他弄这么多做什么用，方任神秘地一笑说：“有用处。”不久赵伟在方任的枕头底下意外地发现了大量未用的安全套，赵伟对他这次发现在杨洋和方羽面前大加宣扬，拿着一整条像旗帜一样在空中摆来摆去。不用说他们的关系已发展到相当的地步，而对方羽来说事情已到相当严重的关头，他不知道理性的天秤是否必须倾斜。怎么办？

学校一月一次的假期又来了，有的学生进入高三以后对一月两天的假期也利用起来。待在学校里搞学习，有时一连几个月都没时间回家一趟，开学三个月了，方羽也不过回了一次家，那两个月的假

期全都待在学校里度过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便到校外的小树林里坐一坐，他已爱上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能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一走进去便感到身上发冷，他倒不是疑惧那一堆堆荒坟里突然会冒出个活物来，而是他那种痛苦感在踏进林子的顷刻间流遍全身，令他不寒而栗，也是在那片林子里让他开始真正了解邵静，让他至今对她心存感激。他害怕那个地方却又在心里深深地依恋那个地方，他抚摸过那林中的每棵树，他审视过那站着躺着的每一块碑的碑文，他设想过每个坟茔里的那堆枯骨生前曾做过什么，是富有？还是穷困，是啊！他到底是爱那片树林。

这次放假他本打算要回去的，可后来又一想，还是决定留下。放假那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回家了，方羽趁班里乱，从同学那借了两把暖瓶去水房打热水，在去的路上正巧看见唐芬和邵静有说有笑地提着保温瓶走过来。邵静看见方羽便用手拍了拍唐芬说：“你看那个木瓜过来了。”唐芬把头一低红着脸说：“都是你，死耗子，关我什么事。”邵静哈哈笑起来。方羽来到邵

静面前嬉皮笑脸地说："哟，遇到什么让你开心的事了，看你笑得花枝招展的，好像有喜事临门啊。"邵静拖长了声音说："我在路上捡了个大精瓜。""是吗？你运气不错嘛！精瓜在这个时节是紧俏蔬菜，"方羽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说。但邵静和唐芬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并且唐芬还有意加快了脚步渐渐把邵静丢在后面，邵静边往前赶边扭头对方羽说："还是个戴眼镜的呢。"并追着唐芬问："我说的是吧，我的好妹妹。"方羽听得不明不白，他不明白所指"精（京）瓜"确为何物，便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自己并不戴眼镜，方羽看着远走的邵静嘴里嘀咕道："乖乖，看样子方任要如坐春风了。"

方羽回到教室发现里面就剩下唐芬和邵静，心里一阵喜悦，但还是装出浑然不知的样子说："怎么，你们不回家了吗？"邵静抢着说："学校就只许你一个留下呀。""学校好像专为他一人开的似的！"唐芬嘴角挂着笑插嘴说。"就是嘛。"邵静抓住不放地补充道。方羽不知怎的话说得不对头又冒犯了她俩，便不好意思地搓搓手

说：“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不怕家里挂念吗？”“你不怕家里人挂念吗，”唐芬突然抬起头看着方羽问。方羽注意到她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里面好像有说不尽的故事，睫毛一眨一眨会说话似的。就是看了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方羽有意挺了挺胸脯说：“我是男子汉吃饱不想家。”方羽不失时机地幽默了一回，他自觉这个幽默还是比较恰当，比较高明的。“嘻嘻，”邵静轻蔑地笑了说道：“你呀，甭在我面前充好汉，要不要我把你哭鼻子的伟大作风给我的唐芬妹妹说一说，我看你是男子汉大豆腐一块。”接着学着街上卖豆腐的小贩在教室里喊起来：“还有点豆腐谁还要不，卖豆腐的来喽。”说完三个人都不由得笑起来，特别是唐芬笑得双手捂着肚子还在止不住笑。邵静说要揭他的老底这并非妄话，光高一那段往事就够她侃上一通的，说真的他还真就怕揭老底，特别是在一个有好感的女孩子面前，邵静这样不分轻重奚落他，让他很不舒服，但还是把一个大男孩的宽容与大度展示出来让唐芬看到。“谁说的，”方羽止住笑装着生

气的样子说。“你没听见吗？还有块豆腐头谁要不，”唐芬极力学着邵静的语气说。邵静突然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来一碗木瓜炖豆腐，你们说行不行。”说着又一次咯咯笑起来，“你这不已在吃了吗，”唐芬说着已笑得直不起腰，伏在桌子上。

方羽现在是明白了“木瓜”是指的自己了，这分明是她俩合起来在涮自己，看来现在他应该丢掉男孩子的那种宽容生点气了。他用有点儿生硬的语气问：“这是谁这么大胆，竟然给我起上绰号了。”“你没听见吗？唐芬说的，”邵静说着仍旧是笑，她看看虎着脸的方羽，又瞧瞧一时不知所措的唐芬，然后又板着脸问唐芬：“你坦白交代，到底说过没有。”唐芬红了脸，收敛了笑容辩解道：“我是说过，但我不是说他。”邵静更来了劲头说：“不是说他，又是说谁。”说着哈哈大笑起来，她对自己这场自编自导的话剧非常满意。唐芬的脸更红了，像秋天熟透了的苹果，她被邵静有点野蛮的举动弄得有些难堪，她不想被邵静倒打一耙，一时让自己无法招架，竟愣在那里，闷了头一

声也不吭，噘着小嘴伏在桌子上，看来她真的有点生气了。

邵静对自己失态的做法懊悔不已，场面被她搞得冷了下来，她的眼珠一转，朝方羽微微一笑，又急忙走到唐芬身边俯到她肩上，把头伸到她的脸边央求道："好妹妹，生我气啦，你别生气，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的好妹妹。"摸着唐芬的双肩来回荡起来，唐芬直了直身子，拿起一本书打了打桌面上的灰尘，轻轻叹了口气说："谁生气了，我不生气，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嘛！"邵静舒心地笑了，回到自己位置上扭身朝方羽又挤了一眼。

这时，唐芬转过身幽幽地问方羽："你对学生过生日怎么看？"方羽听着这无缘无故的话，用一种审视的眼神凝视着唐芬，他想从她的这句话中判断她的用意何在，以做出合理的回答，好让自己在她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他还发现邵静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了看唐芬，唐芬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没有理会，邵静的眼神很失望地收回去了。方羽思索了片刻说道："我对生日从来都不感冒，我自小长这么大也从来没过过生日，不知怎么的，到了生

日那一天也从来没想起来过，稀里糊涂就长这么大了。”这个有点儿自嘲有点儿幽默的玩笑把唐芬逗乐了。她笑着很爽快地说道：“我和你一样从来都不过。”“好了，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呀！”邵静有点儿不耐烦插话说。“说你不明白的问题，”唐芬的话有点生硬，显然她对邵静这样不礼貌地参与进来有些反感。邵静知趣得不吱声了，唐芬也好像失去了兴趣，转回身看书去了。

此时方羽想起了另一件事，埋藏在心底的那种想法在思想中变得更加强烈起来，他觉得这是一次不可失去的机会。他顷刻间变得躁动不安，他慎重地前后想了想，平抑了一下急剧跳动的心，迅速地写了张字条递给正全神贯注看杂志的邵静。邵静有点儿茫然，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欣然接过纸条，并含着一种奇怪地笑看看唐芬。可没等她看完就把脸迅速地拉了下来，带着明显的怒气回头找方羽，方羽早已从后门溜走了。刚走出教室，迎面撞见了方任，心里猛地一沉，心想：好事怎么都让我给撞上了。方任看到方羽先是不由得一愣，一脸的奇怪，旋即恢复了常态，上前给方羽打招呼道：“怎么，

你今天没回家。”方羽今天意外地碰上他，也着实吃惊不小，放假期间能在学校里看到他真是太阳能从西边出来了，他怕不是来这儿学习吧！方羽想着试探地问道：“你到学校里有事？”方任在门口停住了朝教室里看了看，掏取一支烟说：“今天下午有空吗？”方羽勉强一笑说：“你说话了，没空也得有空。”他打着火机点燃了烟，悠然地吸了一口说：“今天是我生日，我搞了个派对，你也一同来吧。”“我……”方羽支吾起来，他立刻明白了方任今天为什么来这里，他相信自己的感觉准没有错，他准是来请邵静的，他明白了邵静为什么今天没回家。他又想起了刚才那张字条，心里叫苦不迭。这时唐芬和邵静在方任来到之后便嘀嘀咕咕地说笑，方任吸了一口烟说道：“走吧，你们都一起去。”说着他朝教室里招招手，果然邵静和唐芬应招起身。当她俩出来时，方羽吓得赶忙躲到方任身后，他用余波瞅着邵静的表情，头却假装扭过一边似乎在看着窗外。还好，邵静对刚才的事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方羽心里一个劲地犯嘀咕：“怎么办？去还是不去，这真有点赴鸿门宴的味道，还

是找个借口推掉吧！”方羽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我……我有点事，你们先去吧。”方任转过身，好像一眼看透了他的心思，不相信地看看他说道：“你还是不要推辞了。赵伟还在哪里等着我们呢？”方羽听了不免有点儿不舒服，方任的生日聚会并没有把自己计划在内，是啊，他们俩是什么？自己跟他是什么关系？好嘛！赵伟也在那里，看来今天真有点像鸿门宴了。但心里好像要跟谁赌气似的把心一横想：“去就去，怕什么。”但他还是有点不太情愿的样子尾随在她们后面。

邵静和方任并肩走着，有说有笑地谈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似乎方羽刚才的所做对她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唐芬走在当中，方羽断后。

那里早就有人恭候了，赵伟一看到他们便一脸地笑，并学着旧时乡绅接待来造访的客人时的礼仪作揖说：“欢迎光临寒舍，在下这厢有礼了。”随后指着唐芬对邵静说：“好嘛！保镖小姐也来了。欢迎，欢迎。”邵静一看乐了：“我看以后还是少来得好，狼窝一般。”“你可别这么说，你自己做狼也罢了，人家唐芬却不能的。”说完笑着看唐

芬。唐芬把头一低扶了扶眼镜，笑得像朵花，她很喜欢赵伟的这番言辞。

当赵伟看到方羽脸上产生的疑惑，又笑着说："哟，方羽你也没走啊，我打算今天睡你那张床呢？看来是没希望了。"方羽听着带刺的话，尴尬地打着哈哈，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巧了，巧了。"进屋以后按秩序坐下，方任坐在邵静的对面，一番推让后方羽坐到了唐芬的对面，赵伟打横，吃了一会的糖果，谈了一阵闲话，房间里的光线渐渐暗淡了下来，方任朝赵伟使了个眼色，赵伟站起身说道："时间不早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生日派对现在开始，奏乐！"说着自个又忙不迭跑去打开录音机，录音机里立刻传出欢快的生日祝歌。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端上早已备好的菜肴，摆了整整一桌，方任打开葡萄酒，每人斟了满满一杯。

这时，大家像变戏法似的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礼物，邵静的是一块暗红色的心形雨花石，用红绸线串着，用手把它举到桌子中央，那小石块不由得在灯晕里摇来摇去像上了发条的钟摆。唐芬送的是什

么？看不到，是用礼盒装着的，上面还打着一个暗蓝色的蝴蝶结。赵伟则掏出一副墨镜给方任戴上并不住地说：“看看，像不像黑帮老大。”方羽这才意识因为来得仓促什么都没来得准备，在众人面前他显得那样特殊，他感觉到脸上有点儿上火了。他后悔自己不该来这个没有给自己准备位置的聚会，不是杨洋也没来吗？自己冒失地来这里干什么？他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但心里已烦躁不安。

方任发现了方羽的窘态。装着对他们的礼物毫不在意的样子草草地收起来，他端起杯子开始挥洒，方羽也不推辞，一仰脖把那暗红色的葡萄酒送到了肚子里。两个女孩子在酒面前显得有些拘谨，一杯葡萄只微微呷了一小口。这使得方羽心里不禁暗笑，傻姑娘，为什么不喝，反正不花自己的钱，不喝白不喝。接着又连干了两杯，不多久，他觉得肚子像有一股暖流通过，又像燃起了火令他的筋骨渐渐地舒展开来，头变得发胀发轻起来，有一种如醉春风的感觉，一刹那他便飘飘欲仙了。酒一杯一杯地喝着，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的眼里变得模糊了并不住地摆来摆去像刚才邵静手中的心形雨花石那样

不停地摇摆。但他的心还留有一半的清醒：邵静再向他送心呢？自己的好心被别人当成驴肝肺了，也许一开始自己就看错了她了，还把她当成自己心中的姐姐，你配吗？你不配。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欠着你的情，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在高一时给予我的帮助，我也在一直寻找机会回报，现在好了，我应该做的已经做了，我问心无愧我仁至义尽，我们扯平了，随你怎么去干，还给他送心呢？我呸！恶心死我了。

酒还在喝着，他的话开始无法自持了，叽里咕噜地不愿住口，不管其他人爱不爱听，仍一个人说下去，他根本就不打算给别人有说话的机会。不知什么时候，方任已吹熄了生日蜡烛开始切蛋糕了。赵伟出了一个新鲜特别的提议，可以把蛋糕投向你所喜欢的人。如果不投，送给她也行，但必须看着她吃完。赵伟把其中的一小块放到了方羽的手里，方羽朦朦胧胧地看着白花花的奶油蛋糕像一团棉絮在他手里的小盘子里。他模糊地听赵伟问自己："你准备把这块丘比特蛋糕投向谁。"方羽用蒙眬的眼睛看看邵静，嘴角微微地撇了一撇，他想说点

什么，可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让那张早已不听使唤的拙嘴张开，只是喉咙里呜呜地发出短暂的声音，极像即将死去的野狼发出的最后哀鸣。

他又极力睁大那似乎被鼠屎封上的眼睛看看对面的唐芬，他喝醉了，但头脑还不混沌，心中又不禁升起旧日的疑问，像唐芬这样的小天使怎么会和我们这帮人搅在一起。我们是什么？一帮“学棍”。自从搬出来住以后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夜车。每天都神侃海聊到深夜，第二天昏头昏脑地去上课，一到下课便抱着桌子睡大觉。学习，学什么学习呀！还真让定国说对了，这哪里是学习的地方，狼窝，邵静这话恐怕也没说错，咳，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他用一双怜爱的醉眼看着唐芬，他为唐芬的气质着了迷，倘不是要考学的那道心理防线在支撑，他真情愿拜在她的石榴裙下，不管她愿不愿，给她当牛做马也心甘，他又看看邵静，真希望她迷途知返，我是出于报答也才帮帮你呀，他心里在不住地默念着：我要做护花使者，我不容任何人随意玷污她们。他举起蛋糕一把捂在自己脸上，连盘子也粘

在上面，他的手突然松开了，盘子从脸上滑落下来，擦着桌沿掉在地下，“啪”的一声，顿时四分五裂。脸上沾满了白花花的奶油像一位搞笑的小丑。方羽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嘴呢？怎么找不到了。”大家被他的醉态惊呆了，唐芬一脸的绯红，她不明白方羽这奇怪的举动，只当他喝醉了，觉得他既可气又好笑，方任和赵伟相互看了看没有说什么，他们只有无可奈何外，怕是已没得选择了。邵静则是一脸的惊愕，她此时要比其他人想得多得多，特别是那张便条上的内容，很是令她怀疑方羽是否真的喝醉了。生日聚会被方羽搅得失去了情趣，大家不欢而散。

两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邵静和唐芬对方羽昨天愚蠢的举动也没放在心上，有了喝醉作借口自然为他开脱了不少责任。但是自从这次聚会却也发生着某种极其奥妙的变化，比如说唐芬和邵静的关系。

冷清了两天的校园顿时又热闹起来，到处又是忙碌的身影。第一节晚自习，方任和邵静都未在教室。老严主持的班会他们也没有参加。另外还有几

位缺席，也许这是他主政这个班以来缺人最多的一次，很是令他不快。他特别指出，让这些胆敢在老虎头上拔毛的勇敢者明天一早到体育组办公室，他要给他们“开小灶”，不多会，一些迟到者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当有人问及他们为什么来晚时，理由几乎是同出一辙，他们宁愿看他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也不愿今晚当众受他的训斥。这样太丢面子。反正是迟到了，索性晚就晚了吧。

到了晚自习放学的时间还是没见到他俩的影子，方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放学便第一个窜出了教室，拉着杨洋往住所里急走去。

院子里亮着灯，大门敞开着，方羽一个箭步冲到院子里，看到方任正坐在枣树下面的太师椅里抽烟，方羽朝亮灯的房间里看了看笑着说：“怎么了，你们闹别扭了。”杨洋也笑着说：“你一定是想吻人家了。拒绝你了吧，对吧。”方任把烟狠狠地掐死说：“吻她，吻她已他妈的是家常便饭，我想跟她做爱。”方羽心里一颤，疑惑地扭头向房间里看了看，着急地问：“你们做了”方任一听长吁了一口气。刚才那股子狠劲顿时也松弛了下来，像

被刺透的皮球神色颓唐极了。他幽幽地说：“没有，她不肯，她说我对她的感情不真，说我一直在玩弄她的感情。我对她发了毒誓她也不信。她说有人告诉她真相了。”说完丧气地又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他为今晚的美事化成泡影而感到懊恼不已。

方羽那紧绷的神经顿时轻松起来，不管怎么说邵静她还是算冷静的，他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但是又一种忧虑在心底升起，这种忧虑渐渐地变成了担心，他会对今晚的事善罢甘休吗？他不是说邵静知道了他的底细了吗？邵静也真是的，她怎么把底牌也打出去，自己心里有数不就成了，唉，她可真是的。她不由得试探地问方任：“说不定她是蒙你呢？想试探试探你，看看你对她是不是真心。”方任摆了摆手，肯定地说：“不，她说她收到别人给她的一张字条。方羽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下子可完了，邵静把自己给卖了，他开始后悔起来。自己真不该贸然地搅进他们的游戏中去。他抑制住自己的心跳急忙问：“谁给她的？”他问这句话时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如果速度慢一

点怕自己就没胆量问出来，人是多么奇怪，在这样的档口还硬撑着去问自己本来最清楚不过的问题。方任气愤地说：“我问她，她就是不肯说，但她已告诉我字条的内容。”说完他的牙齿咬得咯嘣嘣作响。哈哈，杨洋笑起来说道：”字条上写些什么，说给我们听听。方任狡黠地看了一眼方羽对杨洋说：“你们真想听。”方羽听着方任的话心里开始颤抖，他所吐的每个字对方羽来说都不啻重磅炸弹，他到底是心虚，暗暗大骂自找麻烦，但他还是赔着小心，极力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说：“我们当然想听，你快说。”

方任猛吸一口烟，烟火一明一暗在不停地闪耀，从那烟火的明暗变幻中便能看出吸烟者多么需要这支烟来消解他心中的郁闷与不快，他嘴里哼哼了几声说道：“上面写的是我清楚我身边的人，也知道我清楚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哈哈，文学味挺浓的吗”杨洋不假思索，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这是谁写的”，杨洋表现出明显地感兴趣地接着问，他似乎比谁都想早一点知道谜底。方任默默地摇摇头，又看看方羽，恶狠狠地说：“不知道，最

好他也别让我知道。”

此时的方羽真的蒙了头，像走路时不小心撞到了墙上，特别是方任不停地用那双怀疑的眼睛打量着自己时，浑身像被针刺了一样令他难受，他强作镇静尽量不露半点声色，心里暗暗骂道：“真他妈的狗咬吕洞宾。”又一想，这的的确确是自己过于冒失了，自以为比别人了解她，现在看来也太高地估计这个丫头片子了。幸好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闹明白，她还是不太笨，没把自己的名字给说出来去，倘若她失了口把写字条人的名字告诉了方任，看他今晚这种劲头说不定这家伙要跟自己立马拼个你死我活，他也感到欣慰，很明显这样已完全打乱了方任的整个计划，也促使邵静重新对方任审视定位，今晚对她的那种过分要求必然让她清醒自己与方任的关系，她是真该清醒了。显然现在方任还不知道谁在坏他的好事，但也必定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只不过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罢了。方任恨恨地说他一定要从邵静嘴里套出那个写字条的人是谁。并跟他没完，听他这愤愤之词，方羽自感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妙，这位多少视爱情为自私的主儿绝不

容忍他人拆台搞破坏。

此后，邵静和方任的来往明显少了许多。晚自习上偶尔还有字条来往，而往往是方任在一连写了好几张后才能接到邵静传来的一小张字条，上面也仅仅是稀疏有限的几个字，方任给方羽谈论邵静的时间也少了，也许是没有新鲜的东西可讲，无法让方羽帮助他分析了，彼此之间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既不是明显的敌视，又绝不是友好，也许这是他在找出证据前应有的表现吧，现在的邵静却是在有意躲着方羽，就是迎面相遇邵静也是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似的擦肩而过，让方羽感觉很不是滋味，不过他能理解邵静的做法。如今这种局面方羽的因素很大，虽不说是他一手造成的吧，但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唐芬和邵静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经常看到唐芬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发呆，她在想许多问题，特别是这段时间以来的事。

起初，她一直把邵静看作自己心目中的大姐，因为她什么都懂，对女孩子看来渴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到她的手上就显得那样轻松而易举，她对自己也是多方照顾，自己任性，她就容纳了自己的任性，

使自己离开温暖的家又找到了一个依靠。邵静虽然在学习不如自己，但其他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自己，自己和宿舍里姐妹们有矛盾时还不都是她给打圆场，使自己没有因任性而讨大家的反感。方任生日那天，自己本来是要回家看看的，自己已有几个月不曾回家了，但耐不过邵静的墨迹便去了，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他俩之间充当了什么角色。也许正如赵伟所说的“保镖”，“保镖”，嗤，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才怪呢？她想到这里不由得笑了，扶了扶眼镜，头向窗口边上探了探，她不想让别人看出她此刻正在想事，校园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她一点也没注意，还不都是老样子，早已烂熟于心了。她又想，做她的“保镖”也许是过于夸大其词了，做了邵静的一道保护屏障更为准确些，还有那个方羽，对他的印象还不算坏，特别是当时那好笑的一幕，现在一见到他都让自己从心底发笑，不过他那双看人的眼睛着实令人生厌。她想了许多却一点头绪都没有，算了，不想了，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冬天带着雪花儿来了，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迟，却是温暖得，虽快已临近腊月却没有一点腊月

的味道，水管只结了那薄薄的冰。太阳一露出脸来又是水汪汪一片，教室里人多，六七十号人挤在三间的小教室里，里面的温度自然也高。有人在向阳的窗子上放一盘大蒜，不断地浇水，嫩绿的蒜苗已蹿得老高了，人们普遍对这有活力的绿有感情，因此那盘子里从没有缺过水，有的人就喜欢从楼下捎带一点水来，也就喜欢照看它，看着它一天一天地长高。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方羽也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再也不把以前那些有点乱七八糟的事放在心上。等到九八年元旦来临的时候，按照事先的规定，他们四人要在元旦这天晚上开一个酒会，大家一齐出份子，为了这个酒会几天前就开始准备了。

元旦的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住所，方任逃了课早已在那里恭候了。没有更多的话，一坐下来便开始，喝酒用的大杯子，一斤白酒恰好倒满四杯。方羽先端起了酒杯像一位酒徒似的说起了客套话："今天是九七年的最后一天，也是九八的第一天，来，让我们干了这一杯怎么样？"说着便要举杯先干为敬，赵伟听了吐了吐舌头，呶呶嘴看着他俩

说：“方羽，这一杯可就是二两半啊，你别搞错了。”“不，不，我酒量不行，我看我们还是慢慢喝得好，到天亮还早着呢。”方任也托词说。方羽没辙了，被他们晾了起来。看来自己这种充大头的举措令他俩不快了，是啊，桌子上的这些菜和酒都是方任花了两节晚自习的时间操持的，自己虽然也出了份子但终究是没操心，自己这样不知趣地打了个头阵显然是喧宾夺主。没有人响应他，让他上不好上，下也不好下，总之没有了台阶。

这时杨洋觉出了这种不冷不热的气氛，急忙替方羽解围说：“什么呀！端起来，端起来。”他显得有点不耐烦，说着自个一仰脖“咕咚”一下子，来了个底朝天，紧接着方羽顺势也喝干了，赵伟看了看方任才端起了杯子，方任只是轻轻地呷了一小口，然后又放在桌子上。杨洋从桌底抄出酒瓶，一边倒酒一边极认真地念念有词：“一杯下肚漱漱口，两杯下肚扶墙走，三杯下肚墙走我不走。今天我们就来它个墙走我不走。”然后很关切地问方羽：方羽，你说那个唐丫头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方羽看着杯子里斟满的酒不解地问。“当然

是对你了”，杨洋嘿嘿乐着说。杨洋边说边又给赵伟斟酒。“不知道”，方羽扶着杯子沉默了一会又说：“好了，好了，不要再倒了，这酒金贵着呢。”方羽吃了一惊，连连摆手说：“没有的事，瞎扯什么，你们怎么老往那事想。”

方任一直沉默不语，就是杨洋给他添酒时也没有谦让，这对一直喜欢在什么事上都要唱主角的他来说这种表现显然不正常。方羽明白，每到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他便是抽烟加不说话。赵伟也许是肚子里那二两酒在起作用了便壮着胆子问方任：“这段时间怎么不见你们出去，两口子闹矛盾了。”他在说“两口子”这三个字时特意加重了语气。方任弹了弹烟灰然后又叼在嘴里仰起头，狠狠地扎了一口说：“我跟她黄了，上个星期的事，她说要准备会考，没时间来玩这种感情游戏。”杨洋听了打趣说：“你一定是又吵着和人家做爱吧，也不想想才刚两个多月，便想急着交欢，未免有点猴急了吧，再说感情这东西需要一种磨合，是水到渠成的事，你这样子性急根本就不可能。”杨洋在这里做起了事后诸葛亮，可方任也得听着，突然，他猛地端起

了酒杯，狠狠地灌了一口说道：“做他妈的什么爱啊，自从那天晚上没得手之后连碰都不让碰她一下，一个劲地老躲着我，我真不知道这小娘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方任愤愤地把酒杯“啪”地摔在桌上，酒震得溅了出来。

“算了，为一个邵静生这样大的气不值得，喝酒！”赵伟说着又为方任端着酒杯说：“我说这可是上好的“红太阳”，喝了可不许吐。”“少废话，快点倒上。”方任皱着眉头说道，不胜酒量的他今天可是破例喝这么多，这几天来心里一直都窝着火，邵静看穿了自己的老底无疑是对自己信心的一次不小的打击，他一向对能俘获邵静有十成的把握，没想到自己竟栽了跟头，这几个月来自己苦心经营的计划彻底地破了产，但是在关键时候倒戈的竟是自己相信的人，并且面对面地和他坐在一起喝酒，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每人二两半下肚，不胜酒力的他们已飘飘欲仙了，话顿时也多了起来，酒真是个好东西，它能打开你紧闭的心扉，不是吗？有些对事情守口如瓶的人在酒后也会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把不该说的也

说了，把秘密讲出来了，把积郁在肚子里许久的废话也说出来了，酒能把你的心思都掏干净。酒还能让人显出本来的面目，能让你平时最想做而碍于面子而做不出来的事做得淋漓尽致。赵伟拍着方羽的肩膀说："方羽，赶快进攻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唐芬在班里可是顶呱呱的。"方羽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明白赵伟这话的意思。

这时，对面的主人端起酒杯说："既然方羽带头领一酒，我也领一个。"说着没等他们同意先干为敬了。杨洋看看方任又看看方羽，嗅觉灵敏的他已感到酒场上的气氛起了微妙的变化，平时滴酒不沾的方任今日这样的破戒，苗头不对，他犹豫了一下也接着喝干了，然后就是方羽和赵伟。二斤"红太阳"酒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平均流进了他们的肚子里。它像一股热流像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在他们肚子里四处乱窜，顺着流动的血液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以至每一个毛孔开始起作用了，它像海潮一样一浪一浪地冲击着每个人的大脑，它让每个人的眼睛充血发涨，眼前的事物变得模糊起来，那是一种淡化了的朦胧，一种若有若无的虚幻，这种视觉上

的错觉传递给大脑就产生一切事物都变得不那么重要的印象，包括人。这个时候纵是老严来了，也会有人勇敢跑上去向他敬酒。

杨洋注意着整个场面，这种有些失控的局面在他们四个人中是从来没出现过的，平时都是很爱面子，不可能仅仅有些时日不曾喝过这样度数高的白酒，犯了酒瘾而贪杯吧！他想了想说道："不行，这样不行，太猛了，我们还是一点点地来，不然的话换小号的杯子，还是悠着点。"话虽这么讲，自己还是去开第三瓶。方任对他的话有些生气，带着极冲的酒劲说："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只管倒你的酒便是。"杨洋听了很是生气，心想自己好生劝他，他倒还是有理了，自己这样为他倒酒显然还吃力不讨好，便瞪了方任一眼。方任还不依不饶又想说什么，方羽赶忙劝解说："算了，杨洋快倒酒吧。"方任听了这话借机收住亮开的架势，并恶意地瞟了一眼方羽。

随着时间的推移，酒精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方任酒量本来就有限，且又超量喝了这么多，逐渐地无法自持，舌头根开始发硬，说话变得走调起来。

他用那双充血的眼睛盯着方羽良久，突然问道：“方羽你跟我说句实话，就说一句，多一句也不让你说，你老实告诉我，那字条是不是你写的，你说。”方任这样呜里哇啦地说了这么一通，吐字虽不清晰但大体意思能听得明白。这样的问话对赵伟和杨洋明显是很意外，他俩不解其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又怀疑地盯着方任，他们还真当他是喝醉了，耍起了酒疯。方羽心里有鬼，有道是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短时间的紧张过后，反而坦然了起来，他看着方任没有回答。空气刹那间似乎冰冻，四张不同表情的脸像四张厚度不同的钢板，冰冷冰冷的。这场面似乎是在玩一个深沉的玩笑，但赵伟和杨洋很清醒地明白这绝非在开玩笑。期待着现在能有人站出来缓和一下气氛，这是绝对不可能，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敢，每人所要做的只能眼巴巴看着事态的发展。也许在赵伟和杨洋之间至少有一个人脑子里在想，好戏还在后头。

果然，方任噌得站起来，隔着桌子冷不防紧紧地一把抓住方羽的脖领冷冷地说：“你说，你给我

说，字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声音虽然不高，听起来不太清楚，可每一个字的吐出都包含了无比的愤怒与仇恨，那双猩红怒火冲天的眼睛可以证明他心中那种积郁的愤怒已经太多太久了，如今有了契机还不一股脑地把它发泄出来。方羽面对山洪暴发般的冲击，很平静地拨开方任的手说道：“方任，你想不想听我给你解释。”“解释？事情到这种田地，你还想给我解释，解释还中个屁用，我只想让你回答，字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他显然对方羽的反应很不满意，他重新握住方羽的脖领厉声地吼叫着。方羽对他的那种蛮横无理甚是生气，心想：我又不欠你什么，凭什么这样地侮辱我，在他心中仅有的一点因坏了方任的好事而产生的愧疚感在瞬时间一扫而光。他冷冷地看着方任嘲弄的口气问道：“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我他妈的想揍你，”说着挥拳向方羽脸上打去。真不知道他是真喝醉了还是挥拳的姿势和速度欠妥。方羽的头轻轻一摆，拳落空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一时让两位旁观者手足无措。杨洋大吼一声，一把抓住方任的手说：“大家

有事说事，靠打架能解决问题吗？”赵伟也急忙站起来向方羽身边靠去，防止此时方羽趁机发作。方羽强压住心中不断燃烧的怒火，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极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他似乎已无话可说了，该说的责任不已经说了吗？自己只需再讲一句话：“是，”“不是”。如果说：“是，”那倒省心，只等动手打架便是。说“不是”自己要少不了更多的辩白，再说这样做有必要吗？字条就是自己写的，倘是那样不也显得自己虚伪怯懦吗？不管从理论上还是道义，还是事实上自己的所做没有任何一点错误。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无论方任想怎么玩，方羽都会很情愿地奉陪到底。他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不能让方任去碰邵静一根寒毛，至于方任如何去生气发怒全随他的便。

那边的方任一边要极力挣脱杨洋，一边不住地大喊大叫：“坏我的好事，好个混账东西，你看我不收拾你。”赵伟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似的一个劲地说：“都怎么了，好好地说翻脸就翻脸了。”方羽淡淡地说：“没什么事，他喝醉了。”赵伟听后不满意地说：“我真希望他喝醉。”“你

才喝醉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不知道吗？阴天雨不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还不知道吗？装什么呆卖什么傻，”方任愤怒地喝道。方羽忍无可忍，站了起来，他攥紧了拳头打算一拳把他打倒，可聪明的赵伟急忙拖住他说：“有话好好说，看不见他喝醉了。”方羽急忙挣脱了赵伟冷笑了笑说：“你放开我，我保准没事，让他在这儿静静，我出去走走。”说完方羽大踏步上了房间，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走到方任面前说：“我真不想和你打架，你自己想想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不错，字条是我写的。”方羽说完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快感，这种快感真不知道是源于自己君子风度的褒奖，还是源于自己这最后的一句话对他莫大的嘲弄，但是你一看方任那种在杨洋怀里死命挣扎的劲头，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气恼到极点的方任真恨不得把这个小小的方羽撕成碎片，他后悔当初太过于低估他，信任他了，这真是祸起于肘腋，他当初就不该帮方羽那个忙，不该和方羽成为所谓的朋友。当初真该看着他被高二的那帮小子们把他臭打一顿，万万没想到会栽到自己最信任的人手里。他那双仇恨的眼睛盯

着方羽远走，消失在夜色里。在方羽的身后传来方任歇斯底里骂声：“滚，都给我滚。”好端端一场酒会，不欢而散。

方羽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没有路灯，周围黑漆漆的，夜风冷冷地吹着，但酒的作用让他浑身地燥热。他把手操进裤兜里，他脖子向下缩了缩，试图让羽绒服的领子遮住裸露在外的脖颈，他真准备寒夜中待上一段时间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下，冷静地想一想这段日子所发生的事。“事情怎么如此迅速地沦落到这种地步，”他不由得自言自语，接着便苦笑了笑，“也许是命该如此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他说着仰着头长吁了一口气。天空的星星可真多啊，密密麻麻地像上万只火虫，它们彼此间贴得那样近，各自散发各自的光芒，和睦相处互不相扰。假如这世间的人都像这满天的繁星那样甘守平淡，那这世界就能出现长久的平和，而我们每个人之间也都不会有那么多的你是我非，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消失在星海里，他的心不由得悸动起来，也许普通平凡的人就如这流星吧，短暂的辉煌随急速的泯灭，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高中的三年，在这

个校园里自己也不是一颗流星吗？自己短短的三年能和这校园里的钢筋混凝土的坚固高楼比吗？它们一朝坍塌又能有多少人会记得它，而自己三年的高中又能有谁记起自己，也许仅仅是几个有限的要好同学可今天闹成的这种样子…唉，自己可真就是一颗流星。

不管怎么说，不管他情不情愿，他都要面对今天的现实。现如今自己可体会到里外不同的滋味了，这眼前的一切本来是一幅很完美的山水画，却被人恶意地撕裂成一条一条的，也许发生今晚的事，就因为自己不该和他们交往得那样深，自己未加慎重考虑便搬出来住，把班主任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现在后悔当初不听他老人家的话，也许他为了我搬出去而仍在生气呢？自己应该拿出成绩重新博取班主任的好感。他似乎一夜间大彻大悟一般，明明知道搅和他们之间的事没有好果子吃，却为什么还是身不由己地卷进来？有的时候这人可真够奇怪的，难道仅仅因为邵静是自己初中的同学？还是因为在高一时给予自己那么大的帮助？自己有义务对她这样做。还是因为别的，抑或自己骨子里就喜

欢邵静而横刀夺爱。方羽想来想去，越想脑子越乱，不由得又自言自语起来：“邵静啊，邵静，你可把我害苦喽。”他一边走一边想，去哪里凑合这一夜呢？住所显然去不成了，他想到定国，唉！还是去学校找他吧！

学校大门早已落了锁，校园里的路灯发生昏暗的光，方羽四下看了看，接着一猫腰很麻利地翻过墙头，校园里冷冷清清，远处路旁的木槿树光秃秃地在风中摇曳，学校保卫处值班室漆黑一片，但方羽还是选择从阴暗的角落离灯光远的地方走。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满身酒气得被保卫撞上就惨了。宿舍楼门是不落锁的，楼上的洗手间晚上不开放，如果有夜起的须到楼下操场上的厕所去解决。这样一来给一些晚上睡不着觉的夜猫子们一个很大的便利，不管自己晚上在外面混多久到了学校都能睡上觉。方羽悄悄到二楼十四号房，刚想敲门可手指只轻轻一触竟然顺势开了，方羽心中暗自庆幸——真是天助我也。他侧身进去朝定国的床位摸去。

床是空的，定国不在，摸摸被窝还有余热呢？方羽顿觉有些奇怪，心想他一向睡觉很守时，现在

三更半夜能到哪里去？难道去蹲厕所了？他坐在床上打算等他回来。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仍不见动静，这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趁着酒劲决定到外面去找找看，四层楼都找遍了仍一无所获，二次回到宿舍还是不见踪影，这让他很是好奇。他非要把定国的神秘举动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便和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他，估摸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难以摆脱的困意不断地向他袭来，上眼皮和下眼皮不停地黏合着，正当他实在熬不住了迷迷糊糊时，他突然觉得眼前亮堂堂的且眼睛伴着有轻微的刺感，接着就有人推他，他睁开惺忪的眼睛见定国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书朝他笑呢？并且手中的电筒不停地在他脸上晃动。方羽揉了揉眼睛用胳膊挡住射来的光线，悄声地问：“你干什么去了，夜游吗？”定国神秘地一笑说：“出去看会书。”我怎么没找到你，跑到哪个旮旯里去了藏得这样的严密，方羽奇怪地问。”“看见你了，路摇摇晃晃的，一看你今晚喝得不少，我在洗漱间里为你得招呼我呢，你一声不吭地走了，我也就没吱声，”定国笑着解释说。“是吗？”方羽将信将疑地搔搔头皮说：“我

怎么就没看见呢，奇怪。”他盯着那张黑瘦黑瘦的脸，试图能从他的脸上读出他那句话里到底有多少水分。“睡吧，明天还有考试，”定国说着关上了手电筒在床的另一头出和衣躺下了。

方羽还想跟他再聊点什么，可听着他那答非所问的话语也就知趣地住了口。又睁着眼睛胡思乱想了一会，困意又重新袭来，他守了守被子呼呼地睡去。

第五章

元旦过去了，会考如期而至，这一次冬季会考是高三阶段的最后一次，也是拿到高考通行证的最终考试。会考这一制度也不过是近几年才实行起来的，从为学生减负的目出发实行的会考制度。这一措施在开头的几年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既保证了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又有效地减轻了学生学习上的压力，可有些学校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早地文理分科，本来高三才实行的文理分科在高一的下半年就开始了。分科后有些学校有意减少会考科目课程的比重，这种现象使得一些学生严重偏科也是自然的。在分科后理科生从此不问津历史、政治；文科生不问物理、化学已成为一种现象。会考科目嘛！好像谁多看一眼谁就是大傻瓜，更甚者，竟然出现比着不学的荒唐事。文科生们在物理化学课上学其他科目，有的把它作为补习自己瘸腿学科最佳时间；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干，抱着桌子做白日梦，一节课刚开始时，班里秩序还算井

然，但不到二十分钟，下面呼呼大睡的学生一片一片的，一个七十多人的班睡倒二十多人是平常事，老师见此无不自我解嘲地说：“周公讲的玄经恐怕要比我讲得精彩吧，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学生光顾他，”接着便摇头叹息说：“可惜他再好，他没有本事让你们会考及格。”然而凭他怎么说，下面会意者甚少，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讲下去，老师在上面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在下面睡得昏天黑地酣梦甜甜。无奈何，艰难地挨过四十五分钟赶紧夹着课本走人，要是和他们这些不太懂事的孩子斗气，早就让他们气死过去几百回了，时间一长便也能想开了，自己教的是会计科目，考大学又不考，如果过度地强调自己的课耽误人家考大学怎么办，自己吃力不讨好，何苦去得罪他们。纵使他们会考时一个都不及格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责任，这样一来二去自己心理上反倒平衡，事到如今就由他们去吧！

这几年的会考和开卷考试没什么区别，要说作弊那是大家都在作，整个考场你抄我抄你乱作一团，比开民主会还热闹。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去想考场作弊是不道德的行为，更不用说违反考规考纪

了，反而让人觉得如果在这样如此宽松的环境里还考不及格，才是大大的不道德，不光彩，丢人现眼。其实什么都不用多说，至于你怎么考及格的，不管是抄，还是找别人替考。一句话，只要你会考及格，谁都不会说谁什么，彼此。会考这么轻松使得理科生不知华盛顿为何许人，文科生不懂氯化钠为何物就让人一点儿也不惊讶了。

元旦过后不几天，在晚自习上班主任开了一次特别班会，专门传达了学校的最新精神。在这个时候开班会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八九分，高三会考的日子就要到了。果不其然，班主任就是强调最后一次会考的问题，并透露了今年会考的最新动向，教委决定撤销下面的几处考点变分散会考为集中统考。这实在不是个好消息！自从实行会考制度以来，这所学校一直是一个考点，教师是从其他学校抽调来的。本学校学生在自己学校里考试无疑占尽了天时地利，这样一来学生会考全部顺利过关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学校从自身声誉考虑以及能有效提高升学率，也有意无意地放松考场的严度，给学生以方便有的老师苦于学生太笨，干脆做出答案让学

生抄。这样一来，从外校抽调来的监考们便形同虚设，这样的监考也很轻松，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不敢也不愿监得太严，倘若自己在这个学校监严了自己也不好回去交代，因为在他们启程之前自己的领导已经给了暗示。再说，自己在这所学校监考严格，自己学校有他们的老师，同样也会严，这一严不要紧，要是多几个考不及格的，可能就要失去几个本科苗子，对学生来说，会考科目学得不怎么样不代表其他科目就不好，学生平时不学会考科目，专攻高考科目在许多人眼里看起来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这样使会考不流于一种形式，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似乎也不太可能，可如此一来，学生高考升学率也真就高了上去，这几年学校里考上本科的人数连年攀升，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趋扩大，有不少外地的学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求学。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待教委知晓了下面的伎俩后却也不姑息养奸，毅然决然地撤销了下边的几考点，实行集中统考。方羽所在的这所高中也在裁汰之列。实行三所高中统考混编，这就是老严要讲的会考新动向。这次会考虽然失去了地利这一大优

势，但从为学生鼓劲打气多方面考虑，他很温和地告诉大家：“现在考试不在我们学校考了，可以说失去了地利这一优势，不管说什么讲什么这最后的一次考试一定要顺利过关。倘若其中有一门不及格，在复习期间势必要分散精力去应付补考，浪费精力不说，这实在影响你们的前途。所以说，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把这次考试摆平。”说着他嫣然一笑看了看下边说：“大家可别指望我能帮你们什么，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现在只能靠你们自己喽。”说完他又叹了口气勉强地笑了笑说：“现在大家知道婆婆是娘了吧！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大家平时也要学一点会考科目，不能完全把它们丢置脑后，现在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我敢保证有很大一部分同学理化课本都没有，我真不知道你们将拿什么考，别说不让你看书，就是让你们开卷，你们能找到答案吗？”“哄”的一声大家都笑开了。

老严一愣，把他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一瞪，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无疑是对他最大的冒犯，大不敬，他绝不容许门生对他如此无礼，生气地说：“你们笑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吗？”继而转念一想又笑

了。不好意思地说：“哦，是我搞错了，咱们是高三啦！会考的是数、语、政，对吧！这样看来，我们好像问题不大，不过到时候你们也不要太小气，外校的考生管你们要答案或寻求帮助什么的，能帮就帮他们一把，大环境在那儿摆着呢？作弊又不是我们自己，都是这样。”他似乎觉察到自己说得有一点多了，便急忙打住说：“好了，不耽误大家了，学习吧。”说完踱着步出去了。

他刚一走就有同学窃窃私语：“这个老脑筋，还把我们当作高二呢？朽木不可雕也。”“你不懂，高二时他多威风啊！别忘了他是治理‘三乱’的行家里手，现如今进入高三大家都省事了，我们的严老师失去了市场。我敢说在他有一种潜在的失落感，今天他的所作可能是‘回光返照’吧。”“他还想在管理上出现第二个春天，必须调整思维，了解高三学生状态，才能对症下药，重振雄风。”

元月十七日的会考，这对文科生来说不能算是大事，因为政治和语文是强项，至于数学也不会棘手，倘若数学都不及格那考大学也就没什么指望

了，这次会考简直就是一次小小的练笔，对理科生来说就是另一番样子了，一门政治便让他们头痛不已，特别哲学的辩证法那一部分足以搞得他们焦头烂额，只能怪自己没多生几只眼睛，现在就是玩了命也不能把那几本厚厚的书在有限的几天内看明白吃透。这又有什么办法！

会考这一天终于来了，一大早，天远没有放亮的意思，来拉学生的车早已等得不耐烦。校园里顿时热闹起来，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像赶夜市一样，学校院子里的灯能用得上的无一例外地都亮着，几乎在每一盏路灯下面都停着一辆巴士，旁边围着一群争先恐后的学生，因为外面太冷，谁都想抢先一步躲进车里暖和一会。在高三各班班主任老师有效组织下，校园里因找不到自己的班而四处乱撞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一声长笛，第一辆车驶出了校门，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接着第二辆，第三辆……整座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种平静，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仍在被窝里做着香甜的美梦。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此时天朦朦胧胧的，薄薄的晨雾弥散着四处缠绕游

走，像调皮的孩子随着人转来转去。远处连绵不断的苍黑色的山岭是眼睛的极限。在那苍黑色的背景前面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它们有的在山脚下，有的则在半山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层次极为分明。刚一下车有的便不停地跺着脚搓着手，车里的确是暖和，可那里并非久留之地，车到站后车老板便像赶鸭子似的往下赶人，他们要赶早班为钞票而开始新一天的忙碌，而我们呢，为考试？

天可真冷啊！这些学生们也许从来没受过这么长时间在外面等待考试的礼遇吧！在自己学校里考有多好，早晨可以睡个懒觉，这可是上等的忙里闲哟，然后悠闲地吃完早饭后慢条斯理地走进考场，不用着急也没有人催你。在自己学校里时间总是宽松的。可来到这里，忍冻挨饿不说，还有漫长的等待，在等待中时间过得总是很慢。

会考考点是市里的重点高中，它藏在一个小山坳里。四周环看总给人一种安全温暖的感觉，学校里的建筑都依据山势而来的，整体的布局像一组和谐的音符，校园是山脚下一块很大的平地，中间有五条直通上山的甬路把校园分成操场和花园两个部

分。花园里的石桌、石凳、石凉亭这安放得井然有序，好像天生就该在那里一样。枯黄的草皮上面披着一层薄薄的霜，看上去白蜡凛冽的，但在雾气的调和下显得并不那样刺眼。离开考的时间还早，考场前的空地上到处都是人，站着的，席地而坐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这里等待。漫长的等待很是无聊，天又是那样冷，有些人到操场上用跑步来增加御寒的热量，有的认识不认识的干脆很畅快地聊起天来。

终于等到开考时间，第一场是数学，对方羽来说算不了什么，第二场是政治也是小菜一碟，下午的语文更是他的专长。短短一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大家在回校的途中都激烈地讨论着考场的事，感觉自己考不及格的人很少。到如今这个时候一般都可以松口气了，只要会考全部过关毕业证就是囊中之物了。余下的时间是要正儿八经地对付高考，把自己以后的复习的层次再进一步加深。但现在谁都明白自己现在多多少少面临着一些选择，如果不打算考大学，今天起就可以打点行装回家了。倘若考，那么这一天仅仅是奋斗旅程的一个小小的

加油站，到七月七日，满打满算还有近六个月的时间，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将有三次大的摸底考试，每一次都是向前迈进的一步，是迈向自己心目中大学校门台阶的重要一级，它伴随着枯燥反复的复习和定时训练，回读课本，像老牛拉破车那样一步步艰难向前走。

这几个月是对人精神的一次洗炼，也是对耐力的一次考验。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挺过去，考出一个好成绩，在一定意义上便是鲤鱼跳龙门。这段时期对每一个期望考大学的学子尤为重要，来不得半点的懈怠。艰难就在眼前，成功就在前面。如果在这一阶段稍有松懈，就会被后进者远远地抛在后面。

从会考完那天回来以后，方羽改变了许多，对上高中的目的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高中阶段交朋友。这时期因为没有利益上的冲突，同学之间的关系自然好处，也比较容易建立起深厚纯洁的友谊，交友对学习也有一定的影响，自高三以来放任他们对方羽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应当的所做。但在方羽心目中，那天晚上他们三人能够两肋

插刀便是够义气。心中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看作朋友。可后来所发生一系列的事情才发现这种表面上所谓的朋友是那样的脆弱，根本经不起一丁点儿的挫折，当抛开学习单为友谊付出却又得到了什么？这值得吗？元旦的那场闹剧对方羽的刺激很大，他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他不愿再待在那四人的世界里，他要走出去。

一转眼，年终考试又到了，这也是高考前的第一次摸底考试，对第一轮复习情况大体上的摸底。三天紧张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几天是补课时间。一直从农历的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补完课才算是放假回家过春节。从几天前有的同学就做了回家的准备，大包小包收拾成一大宗码放在床铺的角落里，就等着命令一下，拎包走人，像撒欢的兔子一猛子扎到家里去，补课的这几日纪律很不好，从上一场考试结束，学习上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更何况又有春节诱惑，谁还有心思搞学习，在这里窝着还不如回家了事。于是乎，看闲书便成了学生的一大内容，把平时不怎么看或是因为学习紧张不能看的诸如武侠、言情统统找来或租来昏天黑

地地过上一把精神休闲瘾。这时候老师大都不坐班，讲完自己该讲的东西便退了场，学生便唱了主角，聊天的，讨论题的，班里整个像拉起了“杆子会，”甚是热闹。

也许这种现象是种通病，这种时候班主任们就成了大忙人，一天往班里跑几次去蹲点，给大家这种浮躁的心态降温，其效果当然可想而知——收效甚微。谁都明白，考试一旦结束，紧绷的神立刻就松了弦，不知不觉地心绪涣散起来，聊聊天，看看杂志，这几日硬磨也磨过去了。

方羽也趁这几日的清闲不失时机地向唐芬频频献殷勤，他被她的那种特有的娇弱的文静气质迷住了。他像迷途的羔羊，稀里糊涂地要跨出缺乏理性的第一步，他要从一个护花使者变成追求者，这样一个明摆着的冒险决定令他很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天真地认为，倘若自己喜欢她，她必定也会喜欢自己，也许这是每个单独相思者都具备的逻辑。唐芬并未十分在意方羽，在她心中方羽只是众多普通同学中普通的一位，更谈不上喜欢，心中的好感是有的，好像只要是不怎么讨厌都可称得上好感。再说

她心里考虑的东西除了学习之外远没有方羽那样复杂，有时她都觉得男女同学怎么就不能做朋友，何必想得那样偏激。

有人说，好感可以升为喜欢，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对于同学之间，学习负担如此之重，谁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去想学习以外的问题，所以喜欢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除非他不是来考学的，存心不想把学习搞好才一门心思地去搞旁门左道，卿卿我我。唐芬是个外表文弱，内心强干的女孩子，有远大的目标让她追求，自然不屑于高中阶段的朦胧暧昧关系。从心理上就有一种自然的反感和抵制情绪，但她不排斥真正的男女同学关系，她看重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互助，她用坦诚对待每一个人。她很清醒地把这种关系保持在同学这一层上。如果超越了这一层向她示有别的意思，她会很理智地表示拒绝。

方羽为能打动她的芳心，也颇费一番心思，挖空心思地搜罗尽了这几年所读的几本书的名词名句写了一首诗。为了这首诗几乎调动了他全身的神经，一字一句地认真推敲，务求每一个字、每一句

都融进对她的好感与爱慕，谨慎地抄写好悄悄地送了过去。很可惜，接到字条的唐芬没有任何表示，这让方羽感到坐立不安，他艰难地等待着。很快地一连几天就这样过去了，但对方羽来说这短短的几天时时刻刻都如坐针毡，他一想起此事便揪心难耐。等到学校宣布下午放假唐芬都没一点儿动静。方羽一直处在这种感情的煎熬中，这让他很是失望，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准备回家。当他推自行车时，方才发现车钥匙忘在教室里，便从住所往学校跑。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只见滚滚的尘土从门口往外窜。里面更是尘土飞扬，混混沌沌一片，轰轰隆隆的课桌的碰撞声不绝于耳。里面有人正打扫卫生，方羽迟疑了一会，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冲了进去，打算拿了东西就走，这时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说："哟，真知趣，来帮我们的吧！"这是邵静尖锐的声音。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方羽也懒得理她，她也是有意躲着方羽。这段日子以来没和她说上几句话，今天她主动搭讪，方羽也勉强哂笑着说："那当然，如果有必要。"邵静从桌子下面直

起身来向后面的角落里嚷道：“唐芬，这下可好，有给我们帮忙的啦。”“知道了，”一个声音答应着。灰尘的弥漫模糊了视线，方羽仍能看得清，是唐芬。他感到像针扎一样浑身不自在，想抽身溜走，却想起了那首他苦心营造的情诗，也许早就被人家擦了鼻涕或是做了草稿纸后扔进了垃圾箱。脸不由得红得像秋天的胡萝卜，兀自待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直怪自己多嘴，不分三七二十一地往自己身上揽事，现在倒好，处在如此不尴尬的境地却又如何是好。无奈之下，他一边找工具，一边找着话茬儿说：“你们可真是雷锋转世啊，要不是给我碰上你们可就成了无名英雄了。”“哪里的事啊，”邵静说：“老严来班里时就剩下我们两个冤大头没走，给我俩这等美差，真倒霉透了。”

方羽听后竟不由得笑了，唐芬有些不平地说：“也真是的，什么时候还这样在乎。”方羽冷冷地看了看唐芬说道：“你就知道你回家过年穿新衣戴新帽，别忘了我们的教师也要过年的。再说我们的老严同志一贯对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然后又看

了看外面煞有介事地说；“哟，天都快黑了，你们如果还不走小心追末班车的屁股。”“那你呢，不会也要做长跑冠军吧。”唐芬突然关切地问道：“人家有专车，是不是，”邵静脸上漾着水波一样地笑说。“是，是，”方羽笑着连连回答，他似乎此刻间完全忘却了过去的不快，并且很有意味地补充说：“是有专车，还是不用烧油的纯环保型的。”“专车？”唐芬显然没有听懂他们所说的话，疑惑地看了一眼方羽问。“就是自行车嘛，我的傻妹妹，”邵静绕了一个圈后笑着解释说。“原来是那呀，我也有，”唐芬回答。“是吗？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这样太好了，现在我还有事得马上回家，你们俩干吧，干完一块回家，说不定路上还能写出好诗来呢？”邵静说着便佯装着撂家伙要走。“不要走，你一走丢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啊，”唐芬着急地对邵静说。邵静很满意地笑了。方羽也着急地说：“对呀，你还是不走得好，再说了我也只是一个帮忙的。”邵静重新捡起扫帚对方羽说：“你别美了，你以为我真走呀，给你们开个玩笑，我走了留下唐芬自己才不放

心呢。”说着便得意地看着方羽的情绪变化。

方羽一开始就听出来邵静话里有话，脸一阵红一阵白。解嘲地说：“这是哪里话，这分明在说自己是坏人似的。”邵静听后笑了，说：“你这人才坏呢？坏得让人可怜又可笑，我说是吧，唐芬。”说着便转过眼去眯成一条缝看唐芬，唐芬的脸也像熟透了的大红苹果，她掩饰住内心的不安说道：“不知道。”邵静听了她的回答又乐了，眼睛一转又说道：“你们俩先扫着，我去提水，我们再把地拖一遍就算大功告成了。”说着从墙角里拎起了水桶。

这时，唐芬急忙放下扫帚走到邵静身边说：“咱俩还是一块去吧，我怕你提不动。”唐芬是聪明的，她能不了解邵静的用意？她是故意给方羽创造机会，若是方羽不知趣地问起他的那首诗来该如何是好，要知道那首所谓的诗早被自己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只有粘住邵静方能无虞。方羽见他们如此，心里也明白了几分，放下手中的扫帚说道：“算了算了，你们还是继续扫地吧，这个光荣的使命由我去完成。”说着就向邵静手里硬拿水桶。邵

静“哎哟”了一声说：“你可真狠，把我手弄痛了。”“谁让你不给人家呢？活该。”唐芬笑着圆场说。“好呀，我的好妹妹，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护起来了，”邵静逗起了唐芬。“尽瞎说什么，本来就是嘛，”唐噘起小嘴说。方羽在她们的说笑中高兴地去提水了。邵静看着方羽的背影对唐芬轻声地说：“木瓜和精瓜组成联合阵线了，还不快把你们组织里的核心秘密统统交代出来。”“我打死你，你这个死静子，我打死你，”唐芬追着四处躲藏的邵静说，桌子被撞得哗啦啦乱响。邵静边跑边喘着气向唐芬告饶道：“我的好妹妹你饶我这一回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行吗？”“不行，你得立下保证，”唐芬不依不饶地说。“好好，我如果再说我就是大傻瓜，这样总可以了吧，”邵静笑着说。唐芬这才停下来说道：“饶你一条小命吧。”这时邵静突然做起了深沉说：“其实他就是有那么一点儿憨，这我比谁都清楚，但总比那些流里流气的人好多了。”说着很悠长地叹了口气。唐芬听后冷冷地说：“什么憨呀，流呀，我不感兴趣。”说完便扑打起桌子上的灰尘，尘土被骤然荡起四处弥

散开来，她不由得捂起了鼻子。邵静看着唐芬轻轻又叹了口气，她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本来碰上了这个机会实在得帮方羽一把，可她面前的这位小妹妹并非平常之辈，她似乎早已看透了邵静的心思，让邵静吃了一个不冷不热的闭门羹，她对这种事有自己的原则。

方羽现在舒服多了，心中积淤的愁云消散了，以往对邵静心存的不快也变得不值一提，再者自感和唐芬的关系并不是先前设想的那样糟糕，现在方羽真的喜欢上了唐芬，按自己的逻辑推理，唐芬定然也喜欢上了自己。

教室收拾干净了，三人一同下楼去，临分手时方羽对唐芬说："新年快乐，希望不久再见到你。"唐芬不敢看方羽，只是低头回了方羽的祝福："我也一样。""哟哟，这是在干什么，都说了些什么呀。"走在前面的邵静不满意地说。方羽乐了说："邵静大姐新年快乐，开学时别忘给我带好吃的。""好呀，我看你尽做不赔本的买卖，我实在是懒得祝你新年快乐，"邵静嚷道。黄昏中一辆公交车停在小站旁，学校的大门口便是它的终点

站，学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辆巴士耐心地等待着从这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一个个温暖的家。公交车也是有家的，只不过把过节的愉悦与欢乐送给了大家。方羽把他俩送上车，临走时又叮嘱道：“路上你们注意安全，注意保暖。”唐芬轻声地回答：“知道了。”邵静看着他们很神秘地笑了笑。车子发动了，像撒欢的马驹儿喷着鼻息向落日的方向驶去。一只手伸到窗外向方羽挥手，渐渐地远了。方羽一直就没有看清那双向他挥手告别的手是唐芬的还是邵静的，他一个劲地后悔当时打扫教室怎么就没注意她俩的穿着，他多么希望那是唐芬在向他挥手啊。看着余晖他畅想了很久，内心有一串音符在流动，稍一喘息便唱起歌来，“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聆听你的声音。”这首歌虽

然已过了它流行的黄金时期，但不知怎的就从方羽的嘴里冒出来了。他一遍遍地吟唱着，体味着。这首歌似乎就是单为自己所写，几年前张洪量就为自己设定好了，就在此地此时此刻由着自己由衷地吟唱出来，唱给自己。

第六章

农历的虎年很快就到了。在这短短的假期里。方羽虽没有忘记学习，可心里还有了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事搅扰着他，让他在全神贯注啃书本时，思想不知不觉中又溜了号，像脱笼之鸽遨游万里，待他遐思一番后方知已知发呆许久。他想致函唐芬，想象着她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是不是也躲在房间里看书，是不是也在看书的档口思想溜了号，想着我呢？这种奇妙的相思真的是美，像品一杯茶淡淡中回味一股清香，像扯不断的丝线牵牵连连。

在假期里方羽遇到了几个初中要好的同学，参加了他们的聚会。他们大都是中专在校生，老同学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聊不完的天，不知怎的大家说来说去，话题落在眼前的就业问题上，一个个刚才健谈的嘴像茶壶里煮饺子变得默然无语了。是谁不小心无意中扯上了这个话题，让大家扫兴并不重要，这种对前途无奈的倾诉赋予了酒桌上面的酒，对于酒大家表现了极好的情绪，一连喝倒

了数人，还都嚷着不尽兴。方羽的酒量虽然不错，但喝得酩酊大醉，吐得污秽遍地。他挺看重这些初中的老同学好朋友，彼此间情投意合，虽说不上肝胆相照，却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和他们在一起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么几年了大家离散四处求学深造，希冀能经营出一个不错的未来，然而骤变的社会打破了他们的美梦，让昨天还充满信心的他们几乎一夜间变得找不到了出路。对渺茫的未来虽没有信心却还是有心情聚在一张桌子上共同举杯，是为了寻找一种缘？还是彼此间相同遭遇的相互怜悯和体恤？抖去身上的灰尘，找一个战胜困难的理由，似乎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仍属于自己，振作起疲惫的精神，怕什么！路不就在前面吗？人说没有断交就没有至交，方羽不信这一套，他信奉朋友多了路好走，结交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除去先前的几天在家温习功课外，一连几天都在外面跑。在新年的钟声未敲响之前，他也没忘记和朋友联系，可惜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看来大家都在忙，也只好作罢。假期终究是短暂的，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正月初四下午，高中的学子们顶着烈烈寒风往学校

赶。同学又重聚在一起互道着吉祥的话语，把节日的温馨与余热带到这里，冷落寂寥了一段时日的饭场又重新热闹起来，在熙熙攘攘的过道里抬馒头抬汤的络绎不绝。大家跺着脚双手抱着那里已变冷的馒头啃，“咕咚，”“咕咚，”灌着那可以当镜子照的汤水，夹着带冰凌的咸菜咀嚼着谈笑着，整个饭场在吃饭时间被一种青春的活跃气氛充溢着，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苦，可谁又不承认这样是一种苦，苦中作乐这是青年人应该具有的素质啊！方羽又可以看到熟悉的面孔，特别是又能再一次看到唐芬，心中难免有些激动。

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机制很快运转起来，学校的各项工作又渐渐地步入正轨。年终考试结果也发下来了，方羽一看自己的成绩顿时傻了眼，半天没能缓过神来。他呆呆地看着那三个阿拉伯数字有一种说不出的懊恼，脸上一阵阵地发烧，他挣扎着挤出了人群逃也似的离开了热闹的教室，考试考砸了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是对以往自信彻底的否定，这无疑是在说在考前的那段时日没有认真地学习，偷懒了。事实上是怎样呢！自己最清楚不过了，面对现

在的情形他要彻底地反省。他想到了年前的所作所为，放松懈怠与轻视是成绩下落的主因，学习的时间少了，玩乐的时间多了能考出好的成绩才怪呢！他必须拿出切实的措施改变目前的局面，重新开始，不能再像从前吊儿郎当的模样，不能再待在四个人的世界里，是该走出去的时候了。

晚上，他提前回到住所，心里一直闷闷不乐。方任看了他一眼问道："怎么了，考砸了吗？"方羽无力地点点头，一屁股瘫在椅子里，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从来没砸成这样，今天我算是尝到被别人甩下的滋味了，且落在从来都不如我，从来都不被我放在眼里的人后面。""班主任找你谈话了"，方任关切地问。"还没有，我看不久会有的，我看过成绩表，班里数我落得最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老严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的，说不定还要喝他的'酸辣汤'"，方羽有气无力地回答，话语中包含了对自己的不原谅和让自己恩师失望的无比愧疚。

这时赵伟和杨洋说笑着进来了，杨洋劈头就问："还没下课你就来了，让我们在寒风中好

等。”方羽淡淡地说：“我出去走走，在班里闷得慌。”“出去走走，这大冬天不怕把你冻成冰棍，没想到你挺浪漫的”，杨洋诧异地开玩笑说。方任不耐烦地听他一来就瞎掰和，白了他一眼说：“你就省着点唾沫吧，看你的气色考得不错。”杨洋一听更是来了劲头，眉飞色舞地说：“那当然，从来没这样痛快过，这一次真好比是过五关斩……。”当他再想说下去的时候脚被赵伟狠狠地碾了一下，杨洋这才意识到症结所在，不再说话了。这时方任又问方羽：“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方羽心里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只不过有些话该如何去说，他看了看赵伟说道：“赵伟你明天搬到这里来吧，甭在宿舍里住了，好在这里晚上还能学习。”赵伟看了一眼方羽，他不明白方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说：“搬不搬都一样，跟方任挤在一块挺舒服，人都说狡兔三窟现在我已有两个了，很不错。”“那到了夏天呢，方任那张床虽然大些但到了夏天，两个人是吃不消的”，方羽提醒说。显然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赵伟不作声了。方羽思忖了片刻像作一个大决定似的说：“我明天准

备搬出去，赵伟可以搬来睡我那张床。”杨洋关切地问：“你找到地方了。”方羽点点头说：“一个朋友出面找的房子，这件事对我来说挺突然的，下决定也才是今天下午的事，我朋友说有一处闲房子，问我能不能给找一个租户，我就应承下来了。房子昨天我看过了，离你们不远还在一条街上，我们以后还可以在晚自习后一块聊天的。”

大家都沉默了，他们根本就没料到方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也许他们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不过不这样突然，让人难以接受。由此，四人世界便有了一个缺处，就像一个正常运转的链条上少了一环一样。这是方羽久经思索之后做出的决定，是自愿脱离出去的。如果说在他们交往的初期会令他有一种新鲜刺激感的话，那么后期的如今已变成让他精神备受压抑的桎梏。他不能继续待在这个令他快乐不起来让他疏于学习的环境里。他不想埋怨谁也没有理由去埋怨别人，四人世界的外围气氛是他们共同营造起来的，在这里面有过情感的放纵，有过恣意的玩乐。在玩乐和放纵后有人安然无恙，而有人却在思想上倍受侵染以致学业荒成绩下降。和

方任的矛盾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病，夜里一想起这件事让他夜不能眠，对于这件事他有一百个理由来证明自己没做错什么，他不能让自己心目中的大姐受到任何一点伤害，他时刻铭记着自己初来学校所受的磨难和她无私的帮助，这一切他都刻骨铭心。

外人看来他们四个人关系那样好，好得几乎合穿一条裤子，但有谁知道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如今的局面只不过是大家在勉强地维持罢了。那次他俩之间的争吵也许只是他们四人关系并不牢固的一种激烈的表现罢了，也许仅仅是裂痕的起始，事情过去之后谁都不愿再提那个敏感的问题，大家都试图努力地淡漠掉，可这又不可能做到。

方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邵静了，他也怕见到她。放假前的那段日子里自己很少在教室里呆，怕邵静那双多少有些愤怒有些怨恨的眼神，这种眼神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也许错就错在自己过早的非分之想上以致引起了链式反应。现在好了，因为自己的错误使得方羽也最终离去，他不相信方羽仅仅是这次考砸了而搬出去。凭方羽的实力在下次考试中定能赶上去，如果听方

羽说自己考得不好要搬出去安心学习而相信他的话那想得也过于简单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但谁都不愿意说出来。方任多少是了解方羽的，在班主任任命他为纪律班长时曾单独和方任谈过话，让他讲一讲对班里同学的看法，当谈及方羽时班主任曾对他说像方羽这样的人适合在压力下学习，不能让他有过度的放松，时刻让他有一种缺憾感和危机感，他的性情就和他的成绩一样变幻无常飘浮不定。那次谈话他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始终相信方羽这次搬出去绝不是因为考试考砸了。

方羽看了看大家说："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休息吧，明天还有功课呢！"话说完了可谁也都没有动，都默默地坐着，场面一时间僵住了，方任清了清嗓子打破了持久的沉默，他对方羽说："有件事我一直想说。"方羽听了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地看向赵伟和杨洋，他俩疑惑的眼神聚焦在方任身上，在等待他的下文。他停顿了一会像是在思索之后才说："年前的事我一直很抱歉，我实在是喝多了，你们也知道我酒量一直不行。"方羽听后心里猛地一动，他一直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今天方任又

重新提出来是出于何种用意？方羽笑笑模棱两可地说：“说实在的我几乎都忘记了，我昏了头，那纸条的确是我写的。”当他说出真相后又后悔了，他觉得这样说太冒失了，但他看了看周围的反应还是和刚才差不多也就放了心，显然他们早已知道了真相，多新鲜呀！其实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实了，他早应该想到方任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自己，凭自己和邵静的多年关系，并且他听别人风言风语说邵静和自己高一时的关系就说不清道不明，不怀疑自己才怪呢？真没想到自己凭着自我欺骗挺到现在，自己也着实为自己的沉着冷静满意起来。

方任听完笑了，抽了一口烟说：“她告诉过我了，并说她绝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孩子，也绝非势利之人，她只是没有过多地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罢了。后来我发现她来真的，说实话我很害怕，我还没能力去接受别人对我的爱，你们也知道一开始我只想玩玩而已，可我必须面对现实，断绝关系是我提出来的，那天她哭了，哭得很伤心，真的希望她能原谅我。”当方羽听方任一口气讲完后感到非常吃惊，他重新审视着方任，竟有好几次怀疑自己是

不是听觉出了问题，且不管他的这些话里有多少是真的，但就这种真诚也足以让方羽感动不已。今天方任的一席话可谓是对症下药，方羽心中的病也是药到病除。待在一旁的杨洋和赵伟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不禁暗暗佩服方任倒真有两下子。

尽管事情稍稍有了转机，但也阻止不了方羽搬出去，只不过在方羽心里多少有点安慰罢了，在别人以真诚向他坦露心迹时他也会以真诚回报。在以后他们三人有用着他的地方他绝不推辞。搬出来以后他重新又以一种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日常的学习中去，但对唐芬心理上的牵挂却也一天重似一天，这种心绪像中了魔咒似的在心中不断积累。年轻人是多么的奇怪，多么地摇摆不定，极力从一种罗网中解脱出来却又不自觉陷入另一种罗网里，他们设想自己身边什么事都不要有，最好能把自己隔绝起来，幻想自己为一个奋斗目标宁愿成为植物人，这是多么的不可能啊！唐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方羽的心，她的每一个暧昧的动作都能让他想入非非。

前段时间学校禁止学生往教室里放暖瓶，为了这项措施学校下了不少的力气，政教处主任亲自披挂上阵来查往教室提暖瓶的学生，当众收缴，这在校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心惶惶怨声迭起。有的干脆提着昨天被主任摔碎的暖瓶皮，晃晃悠悠地在主任视线范围内走动，向他无声地示威。一向紧张的热水这下子可充裕起来，可接热水却又成了更艰难麻烦的事，热水房前整个人山人海，用缸子接的那一丁点儿的热水当挤出人群时早已洒得所剩无几，在那人堆里凑热闹的人多多少少身上都会落个或大或小的地图，你挤我拥不知道谁的水就泼到谁身上。经过这一管制大家又回到了没有保温瓶的日子，其中产生的诸多不便是很明显的。其实往教室里提暖瓶由来已久，成了大家的一种习惯。学校人多，食堂热水供应严重不足，每到开饭时间热水管前就排起长龙，一些学生苦于等待和拥挤的麻烦用保温瓶预先打满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用水的高峰期，更免于那种在水管前你抢我挤的尴尬与烦恼。于是乎学校住校生几乎每人一个暖瓶，一到下课时间就能看到提着各色暖瓶的学生往

热水房跑，成为学校里的一大景观。开始时，学校对学生往教室里提暖水瓶还能接受和容忍，可后来不行了，班里有了热水，课桌上便出现了水杯，普通杯、高档杯一应俱全，再高级一点的还有茶叶。下了课倒上一杯热水沏上一杯茶，那种悠闲与惬意就甭提了，讲课的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行为怎么看怎么就不顺眼，不断向校领导反映学生的这种过火的做法严重影响课程。并且有足够的理由说他们当年上高中时从没有如此奢侈过，要求学校下大力气管一管。起初学校的反应是谨慎的，再说单凭表面地说一说明显起不到作用，更何况学校领导对学生的这种做法更多是默许。

现在的学生胆子可大得多，事情再往下发展，有些学生上着课也旁若无人地品茶，赶巧的时候教室里暖水瓶还闹革命似的接二连三大爆炸，爆炸声过后便是汪洋一片，讲得起兴的老师在讲台上顿时目瞪口呆，惊吓过后便是愤怒。几十位老师联名告到了校长室，对此校长召开了专门会议，措施被很快制订出来各班班主任也马不停蹄传达学校精神。正如学生最初所预料的那样校会班会虽都已专门申

明了这一点，但学生们还照样我行我素。无奈之下校委会责令政教处把这件事作为重要任务来处理。政教办主任领了精神，掂量出它的分量，亲自出马指挥。不定时地全方位突击检查，对那些胆敢顶风而上的绝不留情。校方一来真的学生们也就怕了，一时间在教学楼里一只暖瓶也寻不到了，不过还是有人偷偷地提上去。

唐芬便是其中一位，她这样做并非胆子大只是出于无奈，她有鼻炎症要定时吃药，所吃的药又都是冲剂，离开热水是不行的，尽管学校里那阵子严查，她还是壮着胆子把暖瓶提上去巧妙地避开学校不定时排查。一时间她成了班里的焦点人物被誉为“地下交通员。”她的那把红色暖瓶成了茶君子的宝贝，有时政教处干事从天而降，红色暖瓶便暗暗地在同学之间传递，没有任何理由，只要是接到暗号你就往座位下面伸手接过它，停放一会看看干事的动向，等干事向这边走过来然后就从位置底下传给其他任何一个同学。从干事的表情来看他只是发现学生对她到来反应古古怪怪，但找不出更充分的证据说明这班里有暖瓶，只好带着满腹的狐疑悻悻

离去。最后那把红色暖瓶又重新神不知鬼不觉传到唐芬手里，不过水要少去许多，自然是被那些瘾君子们途中截留了，但她也心满意足，只要留够她吃药就行。有了大家的默契配合这把红暖瓶躲过了数次学校的集中“清剿”行动，数次劫难之后它仍然安然无恙。

渐渐地随着措施初见成效学校放松了检查力度，慢慢地大家也放松了警惕，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除了当值的同学都出去了。学校政教处的干事突然到来，随即发现了那只红暖瓶，他的那种得意就甭提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扫荡在教学楼上已不容易看到暖瓶了，这一意外的收获自然令他喜不自胜。唐芬散步回来听在场的人一陈述自然没了主意。看样子老想往下掉眼泪，她倒不是心痛那暖瓶，在乎的是班主任来严厉苛刻的目光，上次班会刚刚强调要切实响应学校的号召，不要顶迎而上，如果谁在这方面漏气就后果自负。这种漏网之鱼竟在一个以严厉出名的人手底下出现，他能轻易放过吗？唐芬越想越担心，晚饭都没吃顺当，吃吃停停心里一个劲打鼓，事情还未发生已经开始设想班主

任批评她的情形了。她实是不愿惹班主任生气，从入到这个班以来自己一直是一个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遵守纪律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优秀生。更希望班主任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要不是自己有鼻炎也不会顶风作案。

唐芬回到教室后伏在课桌上发呆，她的那些好姐妹看她这样都好言相慰，但无济于事。唐芬这边生闷气可也急坏了方羽，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恨不得一下子闯进政教处把那臭干事痛打一顿，再抽他两耳光，这自然是他情急之下的幻想，解决唐芬现在的担心才是正经事。他不愿看她无助伤心，觉得她不高兴便是别人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有人跟她过不去便是跟自己过不去。他想了很多解除她思想重负的方法又逐一否定。最后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气写了一张字条传了过去，上面写着：班主任不是傻瓜，他会为你设身处地着想，甭忘了你是好学生。唐芬接过字条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感到莫名其妙。她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扭头看了看如坐针毡的方羽，冷冷地苦笑了一下。她觉得方羽这人是不是有毛病，也许是她热心过度。我自己的事他来

瞎掺和什么，她又仔细一想，特别是想起了年前的那首歪诗不觉脸已绯红。她极力抑制住那突如其来的内心躁动，用理性不断告诫自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可能自己也不会被迷惑，要努力学习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能三心二意，只有把学习搞好才是最根本的。她也听说过学生中有人过早地介入此事，也只是听说而已，自己对此事的存在一直持怀疑态度，如今她切实感觉到了它的真实性。她不由得看了看王燕和袁成，心里想，她们之间算什么？这种关系发展到极致的典型，还是一种儿童游戏，正如小时候的“过家家。”鼻子里不由得哼了一声，揉了揉因为胡思乱想而变烫的脸，然后把方羽传过来的字条撕得粉碎，把碎纸屑不动声色地塞到了桌洞里。很不幸，方羽的两次的煞费苦心都受到了如此礼遇，但这个大傻瓜并未感觉到，或许他还为自己的创举而自鸣得意呢？

她的心被方羽的字条一搅显得更乱了，这下子倒好，完全理不出了头绪，她不断地提醒自己：决不能把自己的情绪波动过多地显现出来，要克制，要不然有人会自作多情，不就是一把暖瓶吗？不就

是班主任的训斥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想着脸上展现出心平如镜的神态，还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方羽看到她的脸上的愁云感到浑身舒服，心里如吃了蜜一般，没想到自己的一张字条竟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对她的追求在心理上变得急不可耐起来。但令方羽匪夷所思的是唐芬和自己总是若即若离怎么也无法摸清她的想法。在这种风雨飘摇之中令他苦恼不已，老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害了单相思。

晚自习上日光灯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在这里仅仅能听到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和呼啦啦翻动书面的声音，谁都不愿也不敢打破这种静，一种约定俗成的宁静。

月底的一次回家方羽和邵静通了电话，谈了自己和唐芬的事，电话那边的邵静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你真的想追她吗？方羽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了。”“那你只能白费力气了。”邵静很肯定说。“为什么”，方羽不解地追问。“没有为什么，只是凭我的感觉”，邵静干脆地说。“那就这样算了吗？我有点舍不得。”方羽失望地说。邵静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才略微迟疑地说：“不是说绝

对没有希望，比如说有我的帮助还有你加倍努力，说不定就有一定起色呢？”这样一句调侃味十足的话竟然让方羽听后喜出望外，连连说着感谢。最后邵静告诫说：“唐芬这个人特在意生活小事，而你这个人做事又是个大马哈，小心在这事上会吃苦头的。以后你一定要注意，在你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放在她身上可能是天大的，要多在小事上为她着想。”这个电话的确没白打，他从心眼里感激邵静。一席话说得方羽茅塞顿开心里亮堂起来，他大体上知道了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可具体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谁知道唐芬看重生活中的哪些小事呢？不到火急火燎的份上方羽不想做无头苍蝇，少走弯路只能向别人寻求帮助，但邵静又将如何帮他呢？真有点病急乱投医了。

尽管方羽按照邵静的指点去做了，但收效不大。唐芬对此总是冷不热，这些天来方羽反而感觉到唐芬和邵静的关系不如从前那样密切了，他哪里知道就因为自己，邵静把唐芬给得罪了，所以看不见邵静帮自己的迹象。对方羽来说唐芬显得那样扑朔迷离，其实唐芬对事情的考虑上远不如邵静那样

周全和复杂，她只是觉得什么事应该顺其自然地好，学习上的繁重与紧张让她没有更多时间和心思去琢磨别人心里想什么。就是和邵静的关系也任其自然，从不做刻意的修补，好的坏的都随心情。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确实也让她内心忐忑，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成绩而不是去交朋友。她对方羽的暧昧表示只是一味地躲避，她不想让方羽难堪也不想让他有任何可乘之机。这样一来邵静也无从向唐芬靠近，终究自己是有目的，心里多少有点发虚，她也担心唐芬一旦动摇而耽误学习，将来因高考落榜把自己当作祸魁。

方羽整天为自己的所做茫然不知所措，他一直处在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反复中。不知不觉中春天悄悄地来了，早春的郊外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青青麦苗，路边的杨柳也舒展了枝条，枝条上附着着一层嫩黄的绿，微风拂来，池塘里的鸭子在深绿色的水里扎起了圈子，欢快地呱呱乱叫，路边蜡白的枯草丛中也星星点点地点的透着扎眼的绿。闻到了，闻到了春的气息。春天来了。

当方羽在迷惑中挣扎的时候，杨洋也为他着急

但使不上劲，在他们三人一起出去散步的空档聊了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方羽很自信地对他俩说：“我相信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然后自我满意地看着他们。杨洋听了摇了摇头冷笑着调侃道：“缘分，那当然是有的，却都是些文学书里的浪漫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喜欢一个人应该看对她采取怎样的行动，以及由这种行动又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真正的爱是为了得到她，这也是所有的行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行动不乏两种结果——得到和失去。我觉得把所有的行动和结果统一起来相加便是爱的全部，这样一来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效果有必要使用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只有如此方才有希望。”他说完看了看他俩的反应，方羽一直沉默不语似乎在认真谛听而定国不时地留意周围并若有所思。他觉得这是给方羽上政治课的好机会，便不失时机地又说：“你所说的缘分当然是有的，但这只是我上面所讲的一小部分，却是其中较为特殊的。如果你喜欢唐芬不能只单单信守缘分，还应该使用缘分以外的手段。有些人专为爱情总结了三条必要规则你想听听吗？”杨

洋卖了个关子打住不往下说了。在一旁左顾右盼的定国一脸讥笑说：“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蛮多嘛，哪里学来的奇谈怪论有点儿耸人听闻。”杨洋对他的挖苦充耳不闻反而得意地说：“哥们，你学着点吧，论学习我远不如你但这方面嘛，你要逊我一筹喽。”

方羽表现也感兴趣的样子等待下文便插话说：“你说的爱情三规则是什么？”“其实也没什么。”杨洋说：“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第三条是最主要的也是关键中的关键。”“行了，行了，甭啰唆了。”方羽急不可待地催促说。“第三条就是不要脸。”杨洋笑着说着但语气很肯定没有半点的故弄玄虚。定国听完乐了大笑说：“好个恋爱三规则，那杨洋你麾下的情人有一个连了吧。”杨洋没在意定国有意地挖苦，而是看着方羽说：“你这人太爱面子了，也太在乎别人对你说三道四，所以你失去了很多足以让唐芬心动的机会，你难道看不出唐芬也爱面子。说句不中听的话，唐芬的关键不在于别人对她怎么样而在于她自己内心有没有这档子事，但我看你一直都在打外围战，给她

各种暗示，这是远远不够的，纵使她明白你的苦心但绝不会领情。这一点你要多向袁成学学，你看人家把那不要脸的技法表演得真叫绝了。他现在是苦尽甘来，整日的优哉游哉。”定国听着杨洋侃侃而谈欲笑无声，他看着方羽的神色凝重地说：“你甭听杨洋瞎白话，现在要分清孰轻孰重不要颠倒黑白昏了头脑，别忘了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方羽一直没吱声只是不住地点头，真不知道他是听信了杨洋的话而点头还是为了定国中肯的忠告而点头。

方羽现在猛然觉得他俩才是自己要交的朋友，自己在他俩面前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开心扉互吐心声，苦恼时为自己诚心解忧愁，有时候可能起不到作用，但当遇到解不开的疙瘩，有人在一旁为你鼓劲不要懈怠时，这就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资助。有时候遇到苦恼时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却没有听众，这将又是怎样的令人遗憾。有朋友是幸福的，有好朋友更是如此，他突然觉得现在对他俩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并非仅仅来自他俩今天所说的话，而是由来已久，自从与定国和杨洋熟识起一直对他们很留心。定国更不用说了彼此都能猜透对方

的心思，像他俩之所以关系搞得那样好是因为都能接受对方的缺点，容忍对方的缺陷。他俩在一起搞事情时总能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定国的那种对学习的韧劲和执着一直令方羽钦佩不已，要不是元旦那天晚上跑到宿舍里找他借宿决不会发现他还要开夜车，怪不得第一名的铁交椅坐得那样稳，人家实实在在地付出了，哪像自己今天高明天低漂浮不定，对学习保持不了三分钟热度。

他的那股子直爽劲，对于一件事的对错与否不像其他人藏头露尾地说，而且是什么就是什么。上次密谋炒老师的鱿鱼，他的态度很明确，还对方羽的所做表现明显的不满，方羽也就喜欢这种胸怀坦荡的人。对于杨洋，方羽也是了解他的，当初他们四人在一块时杨洋没少给自己打圆场，后来方羽搬出去时杨洋还显得非常遗憾。在方羽的印象中杨洋是一个张飞似得人物——粗中有细。生活上不拘小节，他吃饭用的家伙诸如餐杯、勺子之类用上一两次便不知去向，经常在用三块空心板砌成的条形饭台上就餐，他就端着它四处打游击。等吃饱喝足了随手一丢走人，下次吃饭再回去找时哪里还有踪

影，加之校园外的人也经常来学校里收集学生的残汤剩饭，平时又兼做些鸡零狗碎的苟且之事，他就是煞费心机地寻找一番也是无果而终，不得在别人已开始吃饭时跑去买新的，所以他的餐具总是新的。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东西从来没有机会先尝一口便被别人夺去只抢而光，自己却跟在别人后面吃。他就是这样似乎从来不与别人计较什么，有时候他的话很是耸人听闻很难让人理解，有时他亲口叮嘱别人的事自己却转身忘了，可他对学习又是那样认真，没有半点的马虎，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得不错，口才也说得过去，读了不少书，从艳闻野史到逸闻轶事，从天文地理到风土人情，古往今来无所不知。他用他那条三寸不烂舌云山雾里的给你娓娓道来，精辟的综述任他其中夹杂的胡说八道都让人听得不厌其烦。别人说他匪气十足，他灿烂地一笑说：“那岂不更好以后有机会做了土匪就不用整天为考试而发愁，见了我们班主任也不用像老鼠见猫那样恐惧了。”并掏出钢笔含在嘴里做土匪抽烟的架势，装模作样地吟出一首不知从哪本书上讨来的土匪诗：“天上忽有一火链，想必玉帝要抽烟。如

果玉帝不抽烟，为何出现一火链。”

今天又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就是你不愿听他也会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斟字酌句说给你听。从他的那种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中让人感到他的谈兴越来越刹不住车，杨洋很认真地对方羽说：“你想把唐芬抓在手里必须不温不火，火候到了才能瓜熟蒂落。”接着又做了一个更生动的比喻：“如果你想烹熟一只活着的青蛙，你是立刻把它放到滚沸的水中呢？还是放在适合它活动的温水中慢慢加热呢？”方羽笑着说：“我看先把它宰了再煮最安全。”“不，不，我不是说的那个意思，你听我说，这样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出现，青蛙冷不丁接触到热水会拼命逃脱，而在适宜温度的水中青蛙会淡忘眼前的危险，然后再慢慢加热，到它能意识到小命不保时已没有了逃生的机会。对于爱情只有后一种选择”，杨洋费了不少的劲总算给方羽解释清楚了。方羽听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想了好一会才喃喃地说：“太残酷了吧！难道就没捷径可走？”杨洋疑惑地看方羽道：“你说什么？残酷？这也叫残酷？”方羽没有回答他的问话，也许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刚

才的那句话本来是在心里默念得没想到从齿缝里漏了出来，说出了声。久已没搭腔的定国突然说：“我怎么老听着你的爱情规则越来越像屠场，你如果恋爱的话一定会箭无虚发了，说不定还是情场上一等一的刽子手呢？”杨洋耐着性子听完后一脸严肃地说：“我绝不会做这方面的高手，说实在的我这人对感情挺专一，并且准备一辈子只对一个人付出。我非常讨厌玩弄别人感情寻找肉体刺激的家伙，有的时候真想一刀劈了他们。再说我这只不过是干瘪的理论没有实践，假如真的去干我也干不出来。”方羽忽然诡秘地一笑说：“你为何不试一试，我看校门口书店老板的妹妹对你有意思。”杨洋听了急忙辩解说：“哪有的事呀，我只不过常去那里借书故比较熟悉，我保证绝没那个意思，你们可也不要瞎说，坏了我的声誉。”这时定国看了看极欲掩饰的杨洋说：“那小老板的妹妹叫什么来着，她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住，我经常见老板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带着她回家。”“摩托车，你说摩托车让我想起一件事。前些日子方任向他借了几次车都未能借出来，方任跟我说找机会给他点厉害瞧

瞧”，杨洋接过话茬说。方羽轻蔑地笑了笑说：“那方任怎么给他厉害看。”杨洋不加隐瞒地说：“他约我晚上去砸他店里的玻璃。”“那你打算加入了？”方羽咄咄逼人地问。“我能那样干吗？太幼稚了，我想教训他就预先给他下战书与他单挑，等他地口服心服后不怕他不借车”，杨洋自以为大气地说。“那老板的妹妹叫什么来着？”杨洋刚说完定国便不失时机地问。方羽会意脱口就说：“你这人真是孤陋寡闻连她都不晓得，不就是茜茜嘛！”说完向定国一笑，定国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对，是叫茜茜来着，她可是五班的班花，我们的历史教师是位最合适的护花使者。”

杨洋看着他俩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不由得愣住了，不好意思地说：“她叫王茜这谁都知道，你们就不用再说了，闹腾得像超级新闻似的。”即尔话题一转又说：“你们说这个王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他俩异口同声地问。杨洋得意地笑了说：“我觉得她走路的姿势最有特点，像弱柳扶风。”说着竟情不自禁地挪着步子学起来，边学边说：“哎，看到了吗？就这样像宫廷中的西

施吃过大餐后独自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方羽和定国被他那笨拙的姿态逗乐了，定国说：“人家像弱柳扶风而你却像鸭子上架。”杨洋停住了步子等他们赶上来，接着叹了口气说：“可惜认识她太晚了，假如现在是高二的话我真想……不过现在我可没精力搞这一套，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第三次摸底考试顺利的话我便放纵一下自己。”定国听了抢白道：“你昏头啦，刀都架脖子上都什么时候了，说真心话方羽这样做我都感到不舒服，真担心你们迷失自我。”

方羽和杨洋都盯着定国看，似乎怀疑这句话是从定国嘴里说出来的。定国扶了扶眼镜奇怪地看着他俩不解地说：“看什么呢？你们当我是唐芬和王茜呀？再说你们也不敢这样，恐怕早就老鼠撞上了猫。”说着说着三人竟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起来，引得过路人每每侧目，以为是学校里的三个疯子。

一圈的路程感觉总是很短，不知不觉中又来到教室门口，杨洋提议到书店里转转，顺便打听一下三月份的《读者》来了没有，没什么说的欣然应允。其实《读者》在书店里出现的时间大家都晓

得，要到这月的五六号，今天才是三月的第二天。所谓的买书仅仅是借口而已，最终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书店里转了一圈，里面挤满了借书买书的，只好退出来回教室。

他们绕过大理石雕塑，沿着花圃的边沿向楼厅走去。花圃里的月季花树已生出点点的紫红色芽苞子，也许过不多久在一夜春风过后便能看到嫩嫩的叶子。来到楼梯口时，一个苗条的身影从上面飘然而至，好像天女下凡一般让他们不由得停住了拾级而上的脚步。来人穿一件粉红色毛衣，外套一条水洗白的紧身牛仔裤，脚穿棕红色平底女式皮鞋，白皙的面颊上一双水汪汪的眸子，那双会说话的秋水脉脉含情，两条弯弯的柳眉淡雅清恬像名家的工笔画中的仕女，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瀑布一样拥在肩上，她款款顺阶而不像风中摇曳的芙蓉，她的步子很有节奏感像跳跃的鼓点。他们则像列迎圣女一样情不自禁地为她让开了一条路。

定国笑着用手捅了捅杨洋问：“这人是谁呀，不怕招蜂引蝶啊。”“你跟我装什么蒜，”杨洋推搡着定国说。“我发现你眼睛都看直了，来，转过

身来让我看看你眼睛还会不会动，对了，我们现在回去买书吧，她准是帮她哥打理书店去了。”定国说着就佯装拉杨洋。杨洋登了几级台阶说：“算了算了，《读者》还不是没来吗！改天吧。”说着三步并作两步走在他俩前头。定国对杨洋喊道：“你看看你，见了她立刻猛虎变绵羊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有几分姿色吗？你告诉她就说‘我爱你’。”杨洋听了回头笑着说：“你可别不涮我呀，你倒是为方羽想想办法。他可是走进沼泽地里去了。真是情爱无边何处是岸噢。”说着独自先走了。

第七章

进入三月份后，班里紧张气氛变得越来越浓。已经能够闻到高考的火药味，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把“高考”二字挂在了嘴边，在这一时期它出现和使用的频率最高。同学之间在学习上的竞争越来越趋于白热化，谁都害怕在这个时候松劲，稍微掉以轻心就极有可能在下一次的考试中被别人超过。老师的教学计划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他们逐渐地把精力集中放在了优秀生身上，特别注重优秀生对所授知识接受情况，在教学上一些简单的基础性问题只是一提即过。

进入三月份便到了第二阶段的复习，这一时期优等生特别受青睐，一些学习差且又不遵守纪律的“学混混”渐渐失去了在教室里的活动空间，课上课下靠出个洋相博人眼球，靠说几句耸人听闻的怪话来证明自己存在，他们已经没有人在意并给予关注了。那些认为自己今年有望考上的都加紧地赶时间，一个个变得少言寡语神情凝重，除非是在讨论

问题的解法方能听到他们久违的声音。他们黯然神伤地退出这个令他们失去快乐变得压抑的学习空间，昏天黑地地泡在录像厅里挨着那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这种孤单寂寞的环境里他们是否有过后悔，在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世界里是否曾怀恋过初来时为实现心中人生理想的信誓旦旦。可怜的进取心在自我放纵中慢慢消磨了。他们晚上跑出去看通宵录像，白天在教室里抱着桌子睡大觉，除此之外和其他学生没什么不同，按时到饭场吃饭，按时到寝室里走上一遭，但他们终究和其他人不一样了，人家的心在剧烈燃烧神经在绷紧忘我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人家的情绪随着对知识的吸收情况而波动，随着老师的授课进度而波动，而他们呢？神情木然情绪低落。对他们而言白天与黑夜没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也仅仅是抱着桌做白日梦与躺在床上相差真是太远了。他们的心如死灰般冰冷，看录像睡大觉就是一天的全部，高考既然已没了指望也只好痴迷地追逐虚幻的梦境。

他们当中方任是不能缺少的，这种无聊乏味的日子过了没几个星期突然都从教室里失踪了，不多

不少教室里很明显地空出了五个位置。这几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却也没有谁感到奇怪和意外。就连老师在内也没感到有什么异常，从感觉上少了他们讲起课来似乎更起劲。班主任也不再关心他们的行踪，并且在他们失踪一天后的班会上特别声明：只要他们不在社会上给我惹事在班里不捣乱，全由他们去吧！我对他们这些卖狗皮膏药的人彻底失去了信心，干了二十多年班主任从没见过这么多不可调教的东西。话语中的激愤与绝望令在座的学生深受触动。

几天后他们一同回来了，一脸的疲惫，风尘仆仆的样子。好事者一打听方知他们去泰山踏青去了，多么好的兴致！泰山回来后以方任为首的“学混混”们便整日地粘在一起。在班里很难见到他们，也没有谁奇怪包括老师在内，兴许几天前老严班会上那番话起到了作用，由此大家也见怪不怪了。不在班里他们又能去哪里呢？无非是在方任的住所里打牌、睡觉。杨洋时不时对方羽说自己当初真该学你果断地搬出去，那里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没一处干净地方，烟头、瓜子皮床上地下扔的到处

都是，狼藉得像个猪窝，我不愿说他们，也知道说了等于白说，一个个脸皮厚的用刨子都剐不出血来。方羽能说些什么呢？也许他真的在心里庆幸自己明智的选择，说实在这又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呢？他很淡然地劝杨洋：“这兴许是他们的必然选择，看开点吧！”

从老师的角度讲，对优等生的判断无非是根据平时学习上的表现，作业是否干净认真，回答课堂问题是否踊跃积极，再就是最重要一点平时考试成绩是否高且稳妥。由于袁成年终考试发挥出色加之平时和老师关系搞得比较好，经常在课上课下请教一些问题，从班主任到一般的授课老师对他的印象都挺好，在班上还干着伙食委员，也算班里的知名人物。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他的名字在班里出现频率比较高，也看不出和其他同学有什么明显矛盾。

这段日子赵伟和袁成的关系看起来不错，袁成老是跟在赵伟屁股后面转。吃饭时赵伟嬉笑着说：“老袁去打份好菜来。”袁成很恭顺得忙不迭去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袁成有求于赵伟，要么是袁成的小辫子被赵伟抓住了。要不然袁成不会心甘情

愿受赵伟驱使，更何况这样做完全是赔本的买卖。

晚自习上课前，班里的人大都还没来。赵伟一进教室便径直坐到杨洋位置旁随便操起一本书胡乱地翻起来，杨洋看得出来赵伟的用意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等赵伟先开腔。赵伟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何打破这种沉默。杨洋的装聋卖傻不得不让他重新考虑如何去说。又一段时间的沉默和胡乱地翻书后才慢慢地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杨洋微微地笑了做感兴趣的样子说道："什么事这样让你劳师动众。"赵伟停顿了片刻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兴趣看通宵录像，有人要请客。""谁呀，这么大方，请我们？"杨洋不无奇怪地问。他当然没有料到赵伟讲出的是这件事："袁成。"赵伟终于让这个在自己肚里转了很多圈的名字脱口出来。"袁成，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觉得他不会平白无故请我们吧"，杨洋将信将疑地说。赵伟本来想和杨洋心平气和地讲，但听他话语中这样多刺只好挑明了说道："袁成今晚要用我们的房子，他出钱让我们看录像，我说我不同意做不了主。可这小子整日里跟我死缠硬磨，你说怎么办。""噢……"杨

洋明白了又不无担心地说："那方任怎么办，虽然这些日子不在那里，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会出现。如果碰巧撞上他们岂不尴尬，别忘了他进院子从来都不走门的，再说借一次两次行，次数多了这太不道德了，我们拿房租却整日在外面流浪。"赵伟听着事情有眉目便下保证说："方任那边没问题，我去找他。我也跟袁成说了只借这一次不会有下回了，你就放心吧。"尽管赵伟如此说但杨洋还是不放心继而很诡秘一笑伏在赵伟耳边嘀咕了一阵，赵伟登时变了脸色很勉强地笑了笑，杨洋说完拍了拍赵伟的肩膀说："你看怎么样。"赵伟见他主意已定无可奈何地说道："你就看着办吧。"接着又不放心地叮嘱道："你千万可要把握好分寸，不要闹过了头。"杨洋笑了说道："我做事你放心，就等着瞧好吧，准能搞到第一手新闻。"

晚自习放学以后，方羽独自一个人跑到校门外面去等赵伟和杨洋。熙熙攘攘的人流从校门涌向大街。路灯很亮能很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从路灯下经过的匆匆行人。方羽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等他俩，打算给他们一个惊吓。令他惊奇的是看见王燕挺着胸昂

着头怀里抱着一摞书从校门里走出来，路灯下那苗条的身段很是惹眼，穿一条背带式的连身裤，一头齐短发随着有节律的步子不停挪动。很长时间没等到他俩方羽便打算一个人先回去，另一个又进入了他的视野——袁成，在人群中他不停地四处张望，等他发现了王燕时便加快脚步跟了上去，两个人并肩走在一起，走不多远便拐进一条胡同，那胡同是通向杨洋他们住处的。这令方羽很是奇怪，脑子飞速地转着。他闹不明白袁成和王燕双双出来做什么，他俩都是住学生宿舍的，这么晚了一同跑出来到哪里去。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被人狠狠地拽了一把，接着听到杨洋不满地说：“你怎么躲在这里让我好找。”说着不容分说拉起方羽急急就走，嘴里还不停地说：“今晚我去你那里睡。不管晚到什么时候都得给我留着门，千万别忘了。”说着便丢下方羽说：“来不及了，我有事先走了，记住别忘留门。”话未说完已经跑出去很远了，一转眼便消失在漆黑的胡同里。方羽为他的反常更是奇怪让他感到今晚将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发生，猛得他又发觉赵伟也不在，回头望了望。街上已没有了行人，在

路灯的照射下空荡荡一片，心中顿时升起了疑团，出什么事了？！

袁成和王燕是在往杨洋他们的住所去，袁成这几日在赵伟身上所做的努力没白费，终于让他磨来一夜，花俩钱打发他们看录像去了。今晚这所宅子的主人就是他们。他从外面看着那高高的围墙像一道连天的幕帐，那高挑的门楼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心中不禁暗喜。今晚这里就是他们的伊甸园，王燕在离大门不远处站住了，袁成快步走向前很麻利地打开大门，向王燕挥了挥手臂，王燕会意便紧走两步跟了上去一同进了院子。恰巧方羽从这里路过时看到袁成关门，虽是在晚上，他能断定那绝不是赵伟或杨洋更不用说方任，仅从那个又圆又小且又东张西望的小脑袋也确定是他无疑。方羽心中的疑惑更大了，他来来回回想了个遍，一种预感爬上他的心头，难道今晚袁成和王燕……心中有点不寒而栗。

房间里亮了灯，王燕一股脑把书扔在桌子上说道：“还让我抱这么多书，累死我了。”袁成走到她身边一笑说：“这叫掩人耳目减少别人的注

意，这样一来除了你宿舍的人知道你不在其他人不会起怀疑的，明天一早你就到宿舍里跟她们撒个谎。”“不会有事的，我来时跟邵静打招呼了，她会为我周全。”王燕平静地说，袁成亲昵得拥抱王燕，她一转身轻盈地躲开了。在房间里转了转说：“这房子挺不错，租金一定很贵吧。”“谁知道呢，”袁成对王燕的回避显然有点生气。王燕回头对他娇媚一笑说：“我也想在外面租间房子，你觉得怎么样？”说着进了卧室。袁成眼睛一亮急忙冲了上去，一把紧紧搂住王燕按在床上激动地说：“你刚才说得是真的。”王燕幸福地闭着眼睛点了点头。袁成松开她高兴地说：“这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死皮赖脸地求这几个混蛋了，还让我搭上看录像的钱。”

王燕似乎发现了什么站起身走到窗前，四处看了看说道：“这样的天又不热怎么开着窗子。”“兴许是嫌太潮湿了换换空气，你难道没闻到这里霉味挺重。”袁成推测说。他信步里外间走了走说道：“这房子确实不错，可让他们那些人给住了实在可惜，一群不学无术的东西霸占着简直就

是糟蹋。”他在房间里又来回踱了几圈，随手把门关上了并上了锁，进到卧室“嘭”的一声又关上了那扇不知什么时候被打开的窗户。眯起他那双小眼睛仔细欣赏着灯晕里的王燕，灯火的朦胧激起了他压抑了许久的欲望，他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蹑手蹑脚地走到王燕身边轻轻把她拉到身边紧紧拥在怀里，王燕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依偎在他的胸前地喘息着。没有语言，两只眼睛久久地对视着，袁成把头深深埋在那两座高高的山峰之间似乎在刻意感知她的心跳。他呓语般地说：“我又想要了。”王燕轻轻地挣扎着幽幽地说：“不行，我没准备。再说，说好了不来那个的。”“我想要。”袁成的声音急促地颤抖着，把她搂抱得更紧了。“不可以，真的不可以，例假刚过去还没过危险期呢。”王燕奋力挣扎着说。在袁成稍有犹豫时一下子挣脱了，跑到客厅里坐到椅子上微喘着理顺额前的乱发。桌子上散放着书，堆积得像座小山，袁成跟了过来坐在八仙桌的另一边的太师椅里。书堆得太高彼此不能容易看到对方的表情。袁成的头像焖熟了的烧鸡一样向下耷拉着，他沉思了片刻说：“没什么，都

怪我没早点说，再说也不止这两天，过些时候我去找房子。”袁成沉默不语，王燕见袁成没有反应便站起身来看着他，她发现袁成正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看着自己，但这种乞求似乎又掺杂着几许无奈，袁成又失望地埋下头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怄气。

王燕走到他身边温柔地把手递给他，他像抓一把救命的稻草似的攀住她的手“忽”地站起来说：“今年我有能力考上个好学校，到时候我一定到你家提亲，你还担心什么。”说着发疯似的抱着王燕狂吻起来，从额头到粉颈，他的双唇像挖掘机的机械手四处搜索与撕咬，王燕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上身不住地后倾着嘶哑的呻吟，她已失去了反抗只剩下微弱颤抖的声音：“我不是担心，可，可这真的不可以，不……不……不可以……。”“不，我就要。”袁成说着一弯腰她的整个身体已被平衡托起，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轻轻地移动着进了卧室。

灯熄了，房间里一片黑暗，整个院子沉浸在宁静之中，但这一切终究是不宁静了，急促的喘息声呻吟声，这世界似乎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晚，杨洋才回到方羽那里，方羽睡意蒙眬地蒙眬地问他做什么去了，杨洋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说：“袁成这小子该千刀万剐。”方羽实在是困极了也没多加理会又重新睡去。

按理说王燕是个挺不错的女孩，懂得体谅别人且又乐于助人，不过她的那股小脾气使得和别的女孩子不太一样，也让男生们对她望而却步。一些和她同桌过的男生一提到她便抱怨不断；真受不了，整天让你干这干那，跟她同桌就像她雇佣的仆人一般，让你没工夫闲着。更甚者她从家里捎来好吃的东西自己不给袁成送去而是遮遮掩掩让别人送去，谁还不知道他们的事，真是的，整日尽是事，桌子擦得不够干净啦，看过的书不准乱放啦，暖瓶放得不是地方啦，只要稍一不合她的意，不管爱不爱听她就唠叨，真是受不了趁早走人。也许就因为如此，她的同桌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半都待不了两个月就败北。但话又说回来了，和她同桌的男生也没少受她的帮助，不论是借钱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只要自己有毫不含糊，特别是女孩子爱吃零食，凭她那样大气那些男生定会受惠不少。

她和别的男生可以任性但在袁成面前便乖多了，她自认欠袁成太多，一直把她看作自己学习上的依靠，是他在考试时把备好的答案传过来，才使自己的试卷屡有高分。在外人看来自己是个好学生，在这种靠别人的帮助得来的试卷成绩已使她欲罢不能。可怕的虚荣心让她不甘接受成绩大起大落的礼遇。她好害怕别人那幸灾乐祸的目光，因此她也一次又一次失去了靠自己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的机会。其实她自己非常清楚的知识要想在学习上做得好做得出色没有专心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是办不到的，单靠别人考试时递答案来提高试卷的分数不会长久，迟早会露出马脚，但她却像吸鸦片上了瘾。

原先王燕的学习成绩并不怎么突出，只能说一般，但后来的考试成绩却呈直线上升，要保持这种成绩谈何容易？一次好成绩的取得无非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自己经过不懈的努力；其二，巧合，考前所预习的题目都考到了；其三，考场上作弊。王燕的成绩属于最后一种情形，她也只有这最后一种选择。这样一来她把袁成看得更重要了，把他当

作自己保持成绩的救星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可也就是这种一味地百依百顺多少也纵容了袁成的花心，让他变得非常不安分起来。袁成有时就觉得为了王燕自己付出得太多，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想把她一脚踹了却又舍不得。当他一看到王燕昔日的好友唐芬时心里就痒痒地慌，他真想体味一下不同女孩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渐渐地他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唐芬身上。

其实袁成对唐芬的关注已经很久了，只不过外人没有注意罢了。年前高三会考时，因为走得匆忙唐芬把钱包忘在了教室里，车走到半路要检票才发现自己分文未带。当她处在如此尴尬的境地时只要其中每一个同学抬手便会轻松解此燃眉，但因为方羽也在这辆车上有些人便顾虑起来了，大家的目光都放在方羽身上看他如何反应，有些人则想借此窥探一下他俩进展得如何了，是不是与自己猜想相吻合，方羽当然也理解这种刻意的冷场。壮了壮胆子满心欢喜地掏钱时，不知袁成从哪里冒了出来先方羽一步为唐芬垫了钱，这让方羽很不舒服，更令一些人失望。诚然谁也不会说这种小事多想，会有什

么值得让人大惊小怪，但在那种场合下也多少有点让人怀疑。怎么说呢？只能怪袁成太不识趣，事后有人偷偷跟方羽开玩笑说：“可们你小心别戴了绿帽子。”“绿帽子？”方羽虽还不能清楚理解这个词确切含义但已让他的自尊心大受刺激，他固执地认为袁成此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此心昭然若揭。对此方羽也无可奈何，他没有资格不让唐芬借袁成的钱，也没有必要当众抢着为她垫钱而让别人看笑话。再说同学之间，谁没有相扰谁的时候，想到这一层方羽多少也就释然了。

有了一次教训方羽变得敏感多了。他渐渐地发现袁成和唐芬的同学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密切，密切到快要超越这层关系。这让方羽很是难堪，他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唐芬小把戏中的一部分，当唐芬感觉到方羽在追求自己时这是躲避他的必然反应。可方羽呢？早就像喝了迷魂汤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因由，老是自己跟自己生气。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经常看到俩在一块热烈地讨论。你们讨论也就讨论吧，一到方羽来了唐芬便找个借口走开了。她自是想让他醋意大发直至彻底放弃。在这方面她比方羽

更理性更聪明。她知道自己最的任务，现在不应该过早地涉入这种镜中花水中月的儿女私情。退一步讲，就是两相情愿又怎样呢？高三一毕业大家各奔东西，上大学的上大学，回家的回家，有几个人会留恋旧情，这方面唐芬要比方羽现实得多。但方羽根本就不想这些，他一看到唐芬和袁成在一块气就不打一处来。更何况他信奉爱是自私的，他不能容忍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讨厌的人在一起片刻，再说那家伙心怀鬼胎，他一直认为袁成居心不良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

袁成极力表现也一切无所谓的样子，但还是小心留意方羽，确切地说他对方羽多少有点惧怕，在外人看来他要落个“第三者插足”的名声，但有王燕作掩护也消除了许多影响。当方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多半是袁成灰溜溜地走开，方羽看到他那邋遢的模样就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心里就不明白：唐芬这样的小天使怎么就容忍这个丧门星呢？方羽的这种反应让唐芬很失望，起码有种不被理解的失落感。方羽更无法明白她的苦心，这反而让唐芬为难起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袁成的投其所好多

少产生了兴趣，她根本的想法是让方羽尽快放弃自己，把精力转到学习中去，但这样却起了反面效果，更激起了方羽的醋意。人说好花可能结出恶果来，你信吗？

方羽在这场无声无息的拉锯战中消磨着，不知不觉中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在课堂上听着听着思想便走了神，对此没少接老师恶狠狠投来的粉笔头。他不知道自己在走神时都想了些什么，就是痴痴发呆。他有过把心事全都痛痛快快说给她看她如何反应的想法，并大声地说那句在心中埋藏了很久的话。按理说他有很多机会，邵静也为他创造了许多机会，上个月放假的那两天三个人不是整天地待在教室里吗？邵静总是借故出去给他时间，他俩此间虽然说了很多话但一句没往正题上扯，邵静看着方羽的样子也只有叹气的份了。方羽毕竟是方羽，他是慎重的，他不愿也不想轻易地许下自己的诺言；他也是现实的，只是他的现实建立在自己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他不明白唐芬的根本意图，他考虑的却是对爱的持久力。他知道为爱许下的诺言不是画报，随便贴哪就贴哪。假如真的去爱就应负起这个

责任。他觉得唐芬像一只天生喜欢做梦的蝴蝶儿想追求一种浪漫的情调。方羽所想的一切所谓的现实是在唐芬心中从未出现过的。当然他的这些现实在她眼中一文不值。一个在追，一个在躲，这矛盾的双方难免又要生出矛盾的事来。

那天晚饭前，方羽下楼去打饭，在走到二楼的平台时发现唐芬从另一楼梯道来到平台上，方羽无意中便一愣，直直地看着唐芬，唐芬猛地发现方羽便想抽身回去。在平台上犹豫了片刻两人都愣在那里谁都不肯说话，方羽本想和唐芬一同下楼，但看到她那不理不睬的样子就打消了念头独自往下走。快到楼厅时有人突然拍他的肩膀，他吃了一惊，扭头一看是袁成便勉强笑笑说："老袁有事吗？""好嘛，没事就不许碰你了"，袁成讽刺地说。方羽冷冷地笑了笑说道："哪里话，你老袁是何等级别人物，你就是把我拍摔得稀巴烂我也高兴。""你说什么呢？"袁成歉意地笑着说，他拉起方羽的手使劲地握在手心里攥了攥。方羽冷笑说："你老袁今非昔比呀，后劲挺足的。""谁说的，还是老样子。"袁成哂笑说，他觉得说得还不

够明白，又补充说：“再强也比不过方羽你呀。”方羽冷冷地说：“你过谦了，我方羽哪是你老袁的对手，你道行深着呢，都修炼了几十万年了。”袁成听后笑成了一朵花，但当他一揣摩后面的话时又不由得把那张苦瓜脸拉了下来，半阴半晴地朝方羽冷笑。方羽厌恶地白了他一眼，正好看见一直缀在后面的唐芬，她紧锁着眉头，小嘴翘得老高，袁成也紧接着往后观看，继而说道：“我们彼此彼此。”“是吗！”方羽冷冷地反问。他俩明枪暗箭了一通，两人的感觉都比较好。对方羽来讲怎么也算出了口恶气，心里很是舒畅。对袁成来讲无疑在向唐芬显示方羽并不怎么可怕，我不把他放在眼里。

吃过饭方羽慢慢悠悠地走进教室，第一眼便看见唐芬正伏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地发呆。她是把他俩的谈话放在心上了，如果说以前唐芬对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不屑一顾甚至鄙视的话，如今却开始对这一坚定的信念疑惑起来。以前躲避方羽的努力似乎也都变成了对方羽试探和考验的借口。很明显她已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可又不敢面对，她仍旧是理智的

并希冀方羽能猛然从这种沉醉中警醒，大家还像从前那样做要好的同学多好！大家还是在假期里一块学习一块讨论杂志上的好文章。这些日子以来邵静老是在自己面前说方羽初中时的这优点那优点，有时自己不耐烦地回敬她：你那么了解她那你跟他“谈”算了，干吗来烦扰我。跟她在一起总有种被出卖的感觉。自己已下了决心，以后她再在我面前提及方羽我就跟她翻脸，退一万步讲就是我想跟方羽谈也轮不到她来掺和呀！唐芬来回想着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她把头埋到书堆里像在刻意闻书本的腐朽之气，她不想看到光亮，那如白昼的教室会令她的脑子更乱。袁成就坐在唐芬的后面正局促不安地左顾右盼，那里并不是他的位置所以要不时注意从门口进来的人是不是位置的主人。但更令他不安的是唐芬的异常反应，他从未见过她这样的反常表现。方羽看了看班里的状况没什么异样便坐到自己位置上学习，但唐芬后面的袁成让他看起来很不舒服，像眼中的一个钉子，当自己抬头往前方看时便觉得难受，那不是他的位置，他的位置还要在方羽的后面一排右下方。他坐到唐芬后面恐怕不仅仅是

觉得好玩吧，方羽一看他贼眉鼠眼左顾右盼，气便不打一处来，心想不给这小子点颜色看他绝不会老实。年前的时候就想修理他不过被赵伟给拦住了，说什么袁成再不老实也还没到让方羽出面的地步，有自己在足可以把他镇住。有了他这番话方羽再怎么气也只能忍着，只好作罢。但这些天来发生的一些事很是让方羽难堪，联想今天晚饭前的事，这小子分明有挑衅的味道。他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那种念头——修理修理他，可到哪找恰当的借口呢？

直到上晚自习唐芬一直都伏在桌子上未动，和她同一排的同学见她那副模样便知道有事，又由不由得朝方羽这边不时瞧几眼，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绕路过去到自己的位置上。袁成所坐位置的主人终于来了，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开。方羽现在有些想通了，她这不是在有意躲着袁成吗？她也许不想让我伤心。

这时，历史老师手里拎着一个电炉走进来，他走上讲台放下炉子便笑着说：“我昨天看报纸上说又来了流感，不知道你们班里有没有人感冒。”继而吩咐说：“赵伟，你到商店里买瓶醋来，给你们

教室里消消毒。”说着便不停地咳嗽起来。教室里立刻起了一阵骚动，赵伟起身出去了，历史老师把电炉电源接好了看了一会接着才打开开关，炉丝瞬间变红了。他转过眼看看班里交头接耳的学生便莞尔一笑，打算和这些可爱的学生们聊上几句：“班里有很多人患上了感冒，昨天晚自习上刚给他们消了毒。”下面立刻就有人壮着胆子唏嘘起来，有些人也立刻明白了昨天晚上为什么楼道里充斥着一股刺鼻的怪味。他们所唏嘘的无非是对这位历史老师善举的大惑不解。停了片刻他又说道：“五班里竟有人说是我把病菌传染给他们的。”然后又不停地咳嗽起来，好大一会才止住，下面有人在偷偷发笑。他叹了口气说道：“反过来正过来做老师的没一点儿好，有人竟然说是我把病传给他们的，有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既然那么容易受感染，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却怎么也不能把我的所学都感染。真的就不明白，对坏的东西就那么敏感，知风便觉雨，几乎是无师自通。对好的有用的东西就那么迟钝，手把手一遍两遍地教都学不会，一个个像榆木疙瘩。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真不可思



议。”“我们班没人感冒。”有人壮着胆子悄声说。“就是说嘛！六班比五班成绩好，大家抵抗不良东西的能力比五班强。”他笑着夸奖说。这时下面很多人都得意地笑了。突然他觉着嗓子眼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动又忍不住咳嗽起来。他一边咳一边自言自语说：“有什么都好可就是别有病，这感冒病毒也真是的就喜欢欺侮善良人。”说着又是一通咳嗽，渐渐地止住了又叹了口气接着和学生们神侃：“现在上面不给学校开除学生的权利了，假如班主任有权开除学生我一定把班里那几个害群之马开出去。”然后猛地提高嗓门像跟别人吵架似的说：“自己不学习也搅和别人不能学，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图财害命，我看比图财害命更甚，简直是居心叵测。这些缺德少才的东西要之何用，趁早让他们滚蛋。”

他这突如其来的激动让很多人愕然了，幸亏大家对他冷不丁发脾气多少有些习惯了才没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加之这些话都是在一种轻松快活的氛围里说出来的也没有必要人人自危，都当他又在开灰色幽默，但他以后的话似乎就不那么有幽默味了。

他觉得刚才的话生硬了一些便调理了下情绪说道：“最近，我发现我们五班的某些人，心开始浮动，企图卿卿我我地谈情说爱，我不知道六班有没有，我给五班的同学讲了，查处一起处理一起，绝不心慈手软。”这些话在说的过程中他就不由得笑了，他在笑什么呢？是由此话让自己想起了往昔做学生时情形，还是自己竟不知不觉中现身说法起来。显然他已涉及了当前最为敏感的问题。既然这一问题已被他提出来便想和这些学生深入一点剖析一下，尽管他自己讲都有犯忌讳的感觉，现在有必要讲清楚，说道：“现在就考虑终身大事还为时过早，小小年纪便醉心于风花雪月中，还不到时候。说真的，现在我发现同学们都过于早熟。”然后又独自摇摇头说：“这样不好，不过这也不怪你们，尼采说过‘公众是受引导的，只有被引导才变成可见。’我们在受错误舆论的误导，现在你只要打开电视都是整集整集情呀爱呀的东西充斥其中，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被硬生生揉进你死我活的情感纠葛，这是导演才能平庸的表现，也是剧作家情感弱化的暴露。现实是残酷的，历史是无情的，有些无

聊的文人受利益驱使，把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和逃避思想写进他的作品里，用虚幻不切实际的爱情‘乌托邦’来麻痹自己，却无意中粉饰太平，其用心之险恶，贻害之无穷不是在这方寸讲台上所能讲清的。”他一口气讲了这么多，仍有未停歇的意思，看样子今天这位历史老师定是心情不错，方能耐着性子慷慨激昂地把这滔滔大论讲给他的学生。

讲完之后便又是不断地咳嗽，他的咳嗽声很响亮，似乎整个楼层都能听到他喉咙的杰作。教室里鸦雀无声，均匀的呼吸声几乎都能被听到，有的已沉浸在他的高论中，这些高论像新鲜的血液在每个接受他的同学血脉中静静流淌，他们从未听到过这种理论，其他老师也从未传授过，这些话也许根本称不上什么理论，仅仅是出自他的肺腑罢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都喜欢听，愿意接受。这位与他们年龄相去不远的历史老师和他们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听着如此激越痛快，淋漓的言辞怎么不让他们心神荡漾呢?

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下面洗耳恭听的氛围，顿时又来了精神，因身体而引起的不舒服感觉被这种精

神压倒了，他现在感觉不是在向他们说教而是一种交流，一种极为默契的交流，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有一种成就感，产生的这种成就感反过来又左右着他讲话的兴致。他理了理自己的思路接着往下讲：“现在的情感电视剧我一概不看，被媒体和书商们炒的书一概不读，倘若是看的话，只要看一看内容提要就足够了，因为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一个路子，看它做什么用？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在此，我也劝同学们以后少看情感剧，少读那些言情小说，特别是港台的一些情感作家的小说，他们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有些此类作家写作模式的变化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从民国写到现代，从现代又写回古代，最终还是爱情神话，“三角恋”不过瘾来个“四角恋”“五角恋”，一些粗糙的构思绝妙的巧合，自感无伤大雅。我看到有些学生，特别是女生读他们的书，气立刻就不打一处来。我就始终不明白，上了那么多年的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心中多少总该有点数吧，怎么就没有一点儿的鉴赏能力呢？把一些无用的东西当宝贝，真是不可思议。”说着连连摇头，似乎像真想不明白似的。

他的话多少引起了下面女生的不满，有些女生在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他看看下面眯着眼睛笑了，解释道：“我把矛头指向女生，我们的女生同学怕有些不满吧！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这里是泛指，不过你看的话也就有你的份了。”“男生还看武侠小说呢，”下面有个女生说。“对，男生不爱看言情小说倒挺钟情武侠，这我也发现了，前阵子我在五班就收缴了好几套此类书。发现一套撕一套，我决不会让这精神垃圾在五班留有一席之地。读一些杂志我不反对，你比如《读者》《青年文摘》，只要你不在正课上读，课下或自己课上我一般也不管，不过这要看我心情好坏。”说着说着竟禁不住自己先笑起来，这一笑又是一阵咳嗽，每当他一咳嗽前排的女生便纷纷把头埋下，生怕沾上他的唾沫染上感冒，也许离得太近的缘故他似乎并未发现这一异常的举动。

他一股脑把自己心中想说的东西都倒了出来一时间竟找不到了恰当的话题，这些话在他心里埋藏了许久，讲出来后便有如释重负之感，他总觉得在六班与在五班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也许是五班班主

任的缘故，总觉得有些话不便出口，完全不像在六班那样说话自由随便。就拿今天所讲的来说，这些话是绝对讲不出口的，就怕身为一个班主任在班里如此口出狂言会误导学生，在六班就不同了，他明白自己如此煞有介事地讲没有多少会当作正儿八经的事去办。有很多人听这只是因为好奇，有些是因为好玩，再有一些可能是这个耳朵眼听另一个耳朵冒，所以这样一路讲来顾及很少，自己讲得起兴学生听得也津津有味，何乐而不为呢？

历史老师一时间找不到话题便期待着赵伟能早一点买醋回来，向门口不时地张望，回头再看看学生一个个都好像没听够的意思期待他继续往下讲，那种期待的模样似乎你破口大骂他都会乐意接受。历史老师也许是真的讲累了，长长吁了一口气，晃晃悠悠地走下讲台，边走边四下地看看学生们在做什么，他随便捡起一位同学的书随便翻了翻又放下了向下走，边走边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现在要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要杞人忧天无事生非，你说现在吧！你们就应该抓紧时间一心一意搞学习，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努力学习便是你力所能及

的，既然力所能及为什么不及呢？搞那些不现实的感情游戏有什么好处，不过我看我们六班比较正常，这全有赖于严老师治班有方，我觉得学校应该把你们严老师的治班方略推广。”说着边走边朝门口看，心里一个劲犯嘀咕，这赵伟买瓶醋怎么这么难。

随着他讲话的逐步深入，学生们的情绪也被拨动了，有些同学则开始大胆地讲话，有人轻声地说：“如果都像我们这样不成了明朝的厂务机构了吗？”他一听这句衔接巧妙的俏皮话便乐了，看着那个说话的学生说道：“你不愧是我的学生，我的努力确实也没白费，但我觉得你引证得不恰当，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讲人权，你没听说现在美国正拿中国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吗？你这话让克林顿听了管保有用，聘你为中国人权问题特别顾问也不无可能，可我一贯认为，在人权和主权上，人权决不能凌驾于主权之上，倘如此就失去了国家存在的意义，中国现正致力于健全正规的法律体系，你就是想过厂务机构的生活也不会再有了。”他这段诙谐地言辞让同学们又笑了起来。

话头扯远了话题就多了起来，正待有学生大胆牵个话头海阔天空议论一番时，赵伟拎着醋进来了，一见到他便埋怨不已：“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害得我讲了许多空话，你不知道我得病了吗？医生不让多说话，现在倒好我嗓子都快哑了。”说着快步走上讲台，赵伟被他这一顿埋怨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劲地直觉委屈，当然因为他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总觉得自己跑那么老远没有功劳也得有苦劳吧！到头来竟讨到一身指责，他哪里知道这是历史老师说话说顺溜了，没有注意赵伟的感觉，其实他心里根本就不在意他来早来晚，对他埋怨兴许就是因为他是班长。

他走到讲台上伸手去接赵伟手中的瓶子时突然又感到嗓子发痒，伸出的手竟忘了撤回来捂掩，没加任何遮拦地大声咳嗽起来，下面的女生猝不及防有的脸上挂了花，有的赶紧把脸埋在桌面上，但觉得还不安全，用手打开一本书盖在头上，他一阵爽快地咳嗽过后很满意地掏出手绢抹了抹嘴，又看了看下面，方接过那瓶醋，边拧醋瓶的盖子边说：“你看前排的女同学多么的小心谨慎，怕我传

染给他们流感都加强了防护措施，头都不敢抬起来。”“那是让你的唾沫压的。”有人竟放肆地揭起了他的短，“哄”的一声大家都笑开了，哄笑之余纷纷都投向说话之人——方任，啧，他今天怎么来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家又都无趣地回过头。

历史老师没在意他说的话，只是让赵伟找一口搪瓷缸来。赵伟把缸子拿过来放在炉子上一边轻声地说：“学校小卖部没有了，这是我跑到街上买的。”他似乎对赵伟的解释并不感兴趣，只是专注地看着那宝石红的液体缓缓地流进缸子里，他不由得捂住了鼻子，这刺鼻的酸味似乎也能诱发他那没有预约的咳嗽。“行了，办妥了，你先回去吧。”他吩咐赵伟说。赵伟有点不高兴地回到位置，临走前还不满意地看了历史老师两眼。历史老师又在讲台上踱了几圈，下面的同学还一直盯着他，看他还是不是要讲下去。今晚的一席话使大部分学生深感快活，他们好久没有在精神上放松过了，他看了看下面说道：“好了，好了，别再六神无主地看了，一个炉子有什么好看的，学习吧！”然后又特意叮

嘱赵伟说："用完炉子不要忘了给我送家去，它可是我个人的非公共财物。"赵伟答应着，他又走下讲台在过道里来回走了几圈后迈着步子昂着头拉门出去了。

历史老师出去以后，班里又议论开了。"大独裁者，国家交到这种人手里准全乱套"。"光有理论没有实践，一个小小的五班都管不了还跑到这里来胡吹呢？"班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眼看着便人声鼎沸。这时方任干咳了几声阴阳怪气地说："学习的学习，看书的看书，睡觉的睡觉，大家就是不要乱讲话，懂吗？"说完打了一个哈欠，双臂伸直，把头放在桌面上做了一个古怪的睡觉姿势。大家都突然想起来了，他原来还是纪律班长，好久违的声音哟。他的话一说完，班里又进入了沉寂的世界，那笔尖在纸张上滑动的声音像春蚕咀嚼桑叶，那呼啦啦翻书的声音像微风拂过树林，这才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啊！

一节晚自习被老师占去了一半，下一半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方羽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对他内心触动很大，犹如一瓢凉水泼在头上让他激灵灵直打

冷战。他愣了好大一会才回过神来，抬头看看前面的唐芬还是老样子，似乎老师的讲话和下课的铃声对她未起任何作用，一直伏在桌子上手里拨弄着圆珠笔。教桌上的醋早已被煮沸了，白白的蒸气升腾逸散，发出浓重的呛人酸味。

第二节晚自习，随着铃声响过大家又投入到忘我地学习中去，也许是这位历史老师的话所起的作用吧！似乎都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境地。醋蒸发的咝咝声成了教室里的最大噪音，按班主任的要求，假如一个盲人来到这里，让他误以为这里空无一人才算达到了要求。班主任期望的虽不容易达到，但有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嘭”的一声门被关上了，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引到门上，很明显没有谁喜欢这种打乱人思绪的声音，用讨厌的眼神看着出门之人，方羽也是抱着如此心态。但当向唐芬位置上看时已经空了。方羽向后看了看在那里出神的袁成，袁成发现方羽注意自己时急忙恢复了用功学习的样子。显然是唐芬出去了，方羽心里翻开了锅胡思乱想一通，他从各方面判断，断定唐芬的情绪不对头，似乎一直都为什么事而生气。他转身向后门

看了看，恰巧开着呢？嘴角由此掠过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他用双手捂了捂脸，平抑了一下急剧躁动不安的心绪，从位置上悄悄站起来然后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

他定了定神思考着她可能去的地方，终是理不出个头绪，便在整个楼里漫无目地找开了，他从三楼跑到四楼五楼仍不见踪影，片刻已累得气喘吁吁，在喘口气时他猛地一拍脑门自骂道："妈的，我可真昏了头，给她天大的胆也不敢往楼上去，现在不正在上课吗？"说着又马不停蹄地向下冲去。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楼门厅里寻到了正要上楼的她。方羽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劲劈头就问："今天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方羽的突然降临的确让唐芬吃惊不小，心中油然升起那种微妙复杂的感情，心理防线像洪水淘蚀堤岸慢慢地溃却着，眼神是那样的复杂而相当的深情注视着略有局促不安的方羽，嗫嚅地说："我……我被醋熏得有点头痛，出来透透气。"方羽一看她那偷偷四处张望的眼睛便猜出她撒了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方羽有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一时不知该说

什么才算妥帖，只是木讷地说：“去看过医生了吗？”“不碍事的，一会儿就好。”唐芬感激地轻声说道，眼睛还是有些慌乱地向两边的楼道里张望，她想尽快逃离这孤男寡女的尴尬境地，楼道里是经常有人走动的地方，特别是上课时间说不定哪位老师就会从这里经过，纵使他们不说什么就是那种怪怪的眼神不住地回头张望也足以像芒刺一样扎人，这个地方太危险了，绝非久留之地。

方羽没有话说了，他似乎也觉得这地方不太安全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傻愣愣站在那里僵持了好一会。唐芬打破了这种局面轻轻地说：“你先回去吧，不然别人会起疑心的。”话语相当的轻柔像暖风让方羽陶醉，这是一种美妙的声音啊！饱含了感激之情的柔声呢喃。此时的方羽真是个木脑袋，既然叫你先回去你就乖乖地回去吧！难道还听不出她的话语中已经领你的情了，可他却愚蠢固执地邀唐芬去散步，好个方羽！唐芬毫不犹豫地独自上楼去了，心里暗暗地想道：叫他“木瓜”真的抬举他了，纯粹是个傻瓜，不，是愚蠢得透顶。可方羽却觉得邀她去散步没什么不对，既然是被醋熏得

透透气总可以吧，出去散步不就是透透气吗？唉，这个唐芬呀，真难琢磨。散步，还散个大头鬼啊，方羽你这个智障够蠢的，有心情你自己去消受去吧，反正人家是回教室了，方羽怎么也想不通，刚才还是和风细雨得让人陶醉怎么转眼间便冷着脸子走人了呢？他失望地呆立在门厅里，望着上楼连头都不回的唐芬，茫然不知所措。

他漫无目的游走在校园的操场上，等待着下课。微微的南风送来春的温柔，悄悄地在面颊上片刻停留，感觉点儿清冷，几颗时隐时现的星星眨着狡黠的眼睛，让你难辨是因为风吹动了他们还是本身就有如此喜好。他伫立在篮球架下遥望着星空脑子里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下课铃终于响了，他觉得现在不能立马回教室，那样会让人起疑心，索性再溜达溜达吧！进入三月份以来天气阴多晴少，三天两头下雨，中午又刚刚落过雨，校园的水泥地面还湿漉漉的，加之天气还不算暖和夜晚校园里的人不多，大都窝在教室里高谈阔论，从外面透过窗户看每个教室里都有杂乱晃动的人影。高一的教室里还有人互相四处追打。他在校园里走着，心里有一

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的心已被唐芬占得满满的，他承认自己确实喜欢上了她，他想如果他们只是一般的同学关系，仅仅是在一块谈论对一篇文章的看法或是一道习题的做法，他能做出这样超常举动吗？方羽觉得她情绪的反常可能是因为晚饭前和袁成的那次谈话，而令她心乱如麻。更令他肯定的是唐芬一直很在意自己，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可是，小可人儿，你就不会胆子再大一点，少一点多余的担心和多余的躲避，勇敢地竖起爱的靶心，要知道男孩追女孩隔着一座山。女孩追男孩就挡着一层纸啊。在意归在意，唐芬也不可能做出惊人的举动，像今天晚上这样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方羽这次又猜错了。方羽在这种情感关系上称得上智障，他根本不了解个中的微妙，前一段时间所做的一切可以完全都是他瞎闹腾，像杨洋所说的是他一直都在打外围战。今天和袁成的那番较量和今晚的举动才算有那么一点切中要害。这样一来触及了唐芬本身，对她震动很大，打破了她原先用别人做挡箭牌让方羽知难而退的计划，这也是唐芬在方羽身所做努力的彻底失败。方羽的这种傻乎乎

的执着劲多少也让唐芬感动，但她不能放弃自己的学习，倘若心里一松劲那将是得不偿失的。人不是无情物，她害怕方羽过多地为自己伤心，却又不敢接受这不现实的青苹果。怎么办？唐芬现在进退两难。邵静呢？怎么她也不露头了，关键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回到教室定国问方羽："你今天怎么啦，发什么神经，上着课也敢溜出去，让老板逮着小心整你。"方羽尴尬地笑笑撒谎说："我拉肚子去看医生了。""可能吗？"定国看着方羽不信任地说："你说自己感冒了我还可能相信。再说你体格如此健壮也会得病？看来历史老师的善举是白费了，他老想找一个感冒的，有了一个却是个拉肚子。"说完向讲台望了望冒着白气的醋后又埋头学习去了。方羽看了看唐芬和别的女孩子说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苦笑着摇摇头心想：女孩子的心思，唉，真像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难捉摸。他看到邵静正坐在位置上发呆，双手托着面颊似乎在想心事。这时，方羽的桌子被人剧烈地晃动起来，不用说又是刘欣要找方羽有事了，她总是这种样子，把手倒背

过来拉住桌沿上天摇地动般地晃动。方羽会意了，刚想问这位胖小姐有何贵干，刘欣只是向前呶了努嘴什么也没有说。方羽循着她的指引望去只见邵静满脸堆笑地向他开口说话：“喂，方羽你有墨镜吗？”方羽有点大惑不解问道：“你要墨镜做什么。”“有用，说吧！有还是没有。”说着眨了眨眼睛看方羽，那神态真的是妩媚，令他心里直发痒，但不知为什么还是不由害羞地避开了她的眼神。他不知道这位大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模棱两可地说：“我没有但我可以借到，但你必须告诉我借墨镜做什么用。”“借就借，不借就拉倒。”说着假装生气地转过身去。方羽看着她那样子无趣地笑了笑，他看了看唐芬，他心中的这个小可人又恢复了原先的样子，闷闷不乐的。

这时，袁成走到唐芬身边请教问题，唐芬立刻来了兴致和袁成有说有笑，好像是在向谁显示什么。方羽的课桌又晃动起来，这次不是用手拉了而是刘欣的后背顶的，方羽赶紧按住桌子说：“喂，我说小姐，求求你文明一点好不好，你脸上的那张嘴做什么用，光用来吃东西呀，有事你倒是说话

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地震呢！”刘欣一脸憨态可掬的样子朝方羽神秘地一笑说道：“她呀，见你昨天那张戴墨镜的照片，说你像黑帮老大，她也想戴着墨镜照一张。”方羽感激地朝刘欣一笑顿感刚才自己的嘴太贱了，以这样的消息传过来把课桌掀翻自己也一定会乐得屁颠屁颠的。久未和方羽闲聊的赵伟突然捅了捅方羽的后背悄声地对方羽说：“老兄这几日你注意没有，唐芬老偷偷盯着你看。”方羽一脸的疑惑将信将疑地看着赵伟说：“是吗？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赵伟乐了说：“谁让你当局者迷了呢？”然后把声音压得很低贴着方羽的耳根说：“用不用给她惠书一封，我给你做信使保证一发即中。”方羽听了很是得意地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以后再说吧。”赵伟无趣地回到位置上，方羽看了看身旁的定国，还是先前的样子，没有任何反应，人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第二天，方羽便去借墨镜。方羽照相时用的是方任的，但等到找他时却又不见了踪影。他又找了几人都说没有，怎么办，等邵静问及此事自己要舔

着脸说没借到？那也太显自己没能力，就连一件小玩意都搞不到太丢面子。思想再三决定到眼镜店买一副。

中午上课前，方羽急乎乎从眼镜店赶到教室，刚喘了口气便让刘欣递了过去，邵静接过眼镜自然是一阵惊喜，回过身来忙不迭地向方羽连连感谢。方羽开玩笑说："眼镜可是我费了很大劲才借到的，你可要好好给我爱护。"邵静毫不在乎地说："不就是副墨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坏了我赔你俩新的。"她边说边摩挲着镜架的纹理，仔细斟酌了一番突然又说："哎呀，这眼镜怎么这么新啊，好像是刚买来的。"方羽见她看出了破绽，脸一红辩解道："是吗？你有那么幸运？不太可能吧！"邵静嫣然一笑说道："这眼镜真好玩，我一定好好爱护它，坏了我可赔不起。"说完朝方羽深情一笑。这分明是话里有话，方羽看看伏在桌子上的唐芬（在方羽的印象中只要她有不开心的事准是这种姿势）心里矛盾极了。邵静拿着墨镜向唐芬展示说："你不是老想做大姐大吗？这不，道具有了。"说着便试图朝唐芬脸上戴，唐芬勉强伸了伸

腰躲开了，然后又重新伏在桌子上。真的，她不知道邵静的心里在想什么，总觉得用自己的心去度她的心太难了，她们在思考问题的程度上相去太远，唐芬简直望其项背。当自己需要她的帮助时她却没有了明确的反应，这让唐芬非常失望，现在总觉得自己一直被别人利用，做了跳板，从自己以往邵静的交往总觉得她这人表面是一套，心里又是一套，她并不是想去干涉别人的处事方式，但她觉得邵静可能就是在利用自己。

这一时期的方羽一直神经兮兮的，感觉非常的敏感，他能听出邵静刚才所说话的真实含义，他还感觉到邵静和唐芬的关系大不如从前，发现她们在一块说说话都显得勉强，唐芬似乎在躲避邵静，这不能不让方羽纳闷，起初以为是袁成瞎搅和的缘故，但后来发现不是那回事，他琢磨着问题可能出在自己和邵静身上。他应该学着去体谅女孩子的感受了，可现在他知道自己应如何去做吗？

课外活动时间，方羽、杨洋和定国照例要到外面转上一圈。春天的郊外空气异常清新，伴着泥土的芳香，小草已发芽并开始茁壮成长，坡地、沟



边、路旁披了一层淡淡浅浅的绿，远处的雾像一层轻纱笼罩在那星星点点的绿上，又像一条丝带缠绕着深黄泛绿的枝条，几只乖巧的鸟儿舞动着伶俐的双翼轻灵地落在柔枝上鸣唱，人来了便跳跃着向它树飞去，冲开了雾霭露出了一片罅隙。这也算一次仲春踏青吧，尽管他们每天都这样做，但有时心情好时大自然看起来也格外地舒服亲切。

杨洋不时地问方羽和唐芬的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方羽自己也无法说清到底怎样一种情况，没有作正面回答，杨洋对方羽不信任地笑了笑，他自是不满意方羽的答复。其实，现在方羽的确很矛盾，他已经开始后悔不该进到这样的罗网中来，他羡慕定国淡泊明志的状态。哲人说过，精神的专注是排除外界纷扰的最可行方法，可现在呢？说句掏心话，他真就喜欢唐芬，如果说她不相信自己宁愿把心掏出来给她看。甭看他这张鸟嘴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好像对什么都不着调的样子，全然一个大傻子，其实他的感觉是非常细腻的，情感上稍微的风吹草动都能让他很敏锐地觉察到。袁成和唐芬，唐芬和邵静，邵静与自己。他甚至能体味到杨

洋和王茜之间，杨洋应有的感觉。他明白杨洋是被王茜那种少女青春高雅的气质迷住了，按杨洋的话说王茜这个小精灵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也许他就抱着“读这本书”的心态无所顾忌地当着许多人的面谈论她的长处，别人对他这种做法的嘲笑和挖苦也都一笑置之并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你们是什么？还不是群乌合之众凡夫俗子，懂得什么叫美吗？”

有时他也对着窗子不由得发呆想心事，邵静是个精明的女孩子，每看到他如此便悄悄走到杨洋身边，把他从浮想联翩中唤回，打趣说：“杨洋想什么呢？一块到书店转转吧，我买书打七折的。”他则回转过身腼腆地一笑说：“你说我在想什么？我看车棚里面破旧自行车在那里风吹雨淋地锈着多可惜，不如偷出去卖了换两喝酒的钱。”“哟，美死你了，你肚子里那点儿花花肠子骗谁呢，”邵静用纤细的手指戳着杨洋的鼻子笑着说，是呀，他骗不过谁，他也不想骗谁，他着迷王茜，六班里这都知道，说不出骗与不骗。他一有时间便收集关于王茜的各方面信息，他甚至对曾追求过王茜的那些人也

了如指掌。对王茜的单相思可谓登峰造极，可是就是没有向她表白的勇气，并不时地给自己找借口说：“人应该追求一种朦胧美，不要雾里看花，过于真实就没什么意思了。”他说得头头是道，可在行动上连方羽都不如，人家方羽还在一番相思之后东拼西凑了首情诗给唐芬，可他呢？连正眼瞧过王茜没有都令人怀疑。他也说自己曾对王茜表白过，有一次他一个人恰巧在街上看到她也独自一人，俩相遇了，他便鼓了十二分的勇气问王茜是否认识自己。也许是他整日里心怀目的在书店里瞎转悠，而对他有那么一点印象，便只是说眼熟，又妩媚地摇摇头说似曾相识。这很令他失望，他大声地告诉她，自己是高三六的杨洋，王茜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但下一次杨洋到书店借书时王茜硬没把他认出来，还把名字给写错了。

当然这都是他自己当作笑话说出来的，至于他有没有这样做只有他和王茜最清楚。信与不信自取于听者，把他所说当作吹牛或是放屁皆可，不过你在听他讲时一定被逗乐了，于此他便知足了。

方羽想到如今进退两难的境地杨洋自然无法理

解，也许这样是剪不断理还乱吧。他希望杨洋不要进入这种无休无止罗网中来，他觉得自己现在很好笑，他想起一年前和赵伟讨论早恋问题这件事，想起了会考结束时对自己的重新定位，今天落到这种境地很是让他迷惑，冥冥感觉到人的未来是那样的难以预知，命运的难以把握，性情的不容易控制。

人是多么的善变啊，往往是朝令夕改，脑子里想着这样的事手底下却做着那样的事，自己本打算退却了可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前迈去，人生啊！怎样的一种样子才是你本来的面目，你怎样才能使落魄者不落志，失败者不气馁，得意者不骄奢，胜利者不狂傲。

面对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既不想彻底放弃，却也没能力快刀斩乱麻，特别是那个袁成又搅进来更令他难以招架，邵静对自己的反常举动让他在这种局面前不知如何是好。他有时竟暗自祈祷，希望袁成不要再在他们当中瞎搅和，希望邵静能够明智一些不要再添不必要的乱子，这种对自己来说乱糟糟的局面，为了耳目清静甚至起了逃学的念头。这就是方羽的苦恼，他真像走进了沼泽地找不到退路

也看不到彼岸。可他竟然在这时候有逃学的念头，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想法啊。有时他自己安慰说眼不见心不烦，但当再一次看到袁成那副嘴脸时就又打消了那种念头，就为这小子自己也得挺下去，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讨厌，更使方羽可气的是这几日的一件事。

前些天，方羽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照相留念，眼看快要毕业的样子便相约提前照几张照片。学校是禁止高三毕业生在学校里拍照的，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真实原因，有的说怕学生浪费多余的钱，有的说担心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但这只是传闻，既没听到班主任的口头通知，也没看到校方对此事大张旗鼓地抓，大家有了禁止拍片时的先见之诫都学乖了，不让明着照只能找准机会暗中进行。凑吃饭时间或者在能躲过值勤耳目的恰当时机。方羽在给其他同学拍得正酣时，他意外发现刘欣正领着数学老师的大公子在校园里玩，这小家伙也不过四五岁光景，天真可爱，是数学老师夫妇的掌上宝贝。

关于这个小家伙方羽他们并不陌生，他刚来到世上时令全家喜不自禁，三口之家更是温馨无比，

数学老师的丈夫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师，教高二数学，夫妻关系非常融洽，经常见他们在一起研究问题。听知情的人讲他们在大学时代就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对，当时追求我们数学老师的有一大帮，她很明智地选择了现任丈夫并与他喜结连理，现在提倡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命运宽爱了这对有情人让他们喜得贵子。孩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招人喜欢，特别是六班的女生们，只要看到数学老师领着孩子在外面玩准跑过去一把从她手里夺过来，抱到教室里让大伙逗小家伙乐，他的那些爱吃零食的大姐姐们把糖块瓜子之类的塞得衣兜里全都鼓鼓的。这小东西甭看人小，小嘴特甜，满口姐姐长姐姐短喊个不停，直乐得那些女生们前仰后合满嘴白牙，教室里整个像开联欢会一样。最后玩足吃够了才交给后脚跟来的数学老师。夫妇俩都教数学，在课时安排上经常撞车，有时午饭都来不及做，五班和六班的女生就干起了义务保姆，吃完午饭的那段时间便到老师那里领过孩子去玩，让他们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交流，做午饭。刘欣是义务保姆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靠谱的，她好像特喜欢这小家伙。

刘欣见方羽他们在照相便也过来凑热闹，方羽看着小家伙活泼调皮的模样便调准镜头按下了快门，给小家伙拍了张照片。底片冲出来以后效果还不错。方羽便让定国交给老师，方羽之所以不直接给数学老师他是有想法的，现在的成绩大战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如果此时能多让老师注意说不定能“吃上小灶”，方羽的数学不怎么样，定国的数学比较好倘再让老师指点岂不更好，这样一来方羽自己也成了间接的受益者。如果方羽自己给她，说不定让旁人嘲笑自己“拍马屁”，而定国是最佳人选。定国未能领会方羽的意思，也许他根本就不喜欢这样做，这张照片在刘欣要过去后也没想着讨回，但不知怎么的照片就落到袁成手里了，当时方羽并不知道，几天过后，在中午第四节数学自习课上，袁成把这张照片交给了数学老师。她看后自然非常高兴，这令她太感意外了，对袁成十分感谢，并在课堂上当众高兴地说她那个傻儿子还真是像，谁都能听出来这是在夸袁成的摄影技术好。他这样白捡的便宜让方羽气愤不已，怎么也无法控制自己，数学老师前脚刚走便气急败坏地当众嚷开了，

但他没有同袁成撕开脸皮，只是想让全班同学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件事，都来看看袁成是怎样一个人。但大家会按照方羽的想法去想吗？这段时间袁成和唐芬之间暧昧交往早已让王燕醋意十足，频频向袁成发起感情消耗战，让袁成变得猴急起来，方羽是有眼睛的不会看不到这些吧！谁能保证他这一次不是借题发挥给王燕看的呢？从来不对定国抱怨的方羽在班里一个劲地埋怨他不谙世故，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定国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让方羽哭笑不得，便愤愤地唱高调说："你知道吗？小人得志乱天下。"定国立刻反驳说："你不用太在意，你知道吗？泥鳅翻不了大浪，要欲擒故纵。"方羽听后冷冷地看着袁成，他品着定国的话，谁是泥鳅，袁成这小子是泥鳅吗？他是猴子呀，什么是欲擒故纵，擒谁又纵谁啊。他狠狠地咬了咬嘴唇，真的咽不下这口恶气。

最近，袁成和王燕的关系出现了小小的波折，王燕的那张俏脸便是他们关系好坏的晴雨表。她是个不善掩饰的女孩，她不像唐芬那样深藏不露也不像邵静那样老练地收放自如，还不像刘欣那样稚气

十足满嘴孩子腔。她应属于“女强人”那一种，有几分自信几分高傲几分泼辣，她平时走路头昂得很高目不斜视挺着胸脯，走起路来极富节奏感。按方任的话说：“抬头娘儿们低头汉，王燕这人难惹着呢？也就是袁成玩得转她，但也少费不了心思。”他说得没错，王燕一向视感情为至上，她不会对袁成的所作所为坐视不理任袁成为所欲为。更何况自己和他已非简单的恋爱关系，袁成已是她生活学习的一部分。

仔细算来王燕已在校外住了好一阵子了，每晚和袁成的缠绵悱恻自不待言，但凭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能体察到袁成对她不如以往那样用心了。她暗暗寻找着原因，她的直觉又一次告诉她他又喜欢上别人，倘若真如她所料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后来她明白了缘由，她放心了，因为她相信唐芬会让袁成碰壁南墙，她了解这位初中的好同学清高自傲，不说别的就清高这一项也足以让袁成败下阵来跑到自己这里跪地求得原谅，所以开始时她有耐心地冷眼旁观。她和唐芬在初中时虽不在一个班，但志趣相投也称得上朋友，上到高中后王燕谈起了恋爱，

也许是自己“重色轻友”冷淡了她，也许是因为志趣变得不同，关系便疏远起来。唐芬对事情原则性极强且心性又高，就连王燕自己有时都觉得袁成这人趣味低下粗俗，倘是人生再来一回的话她绝不会轻易跳进袁成的圈套里去，一步走错步步错，如今已无法走出袁成的影子。她只求两人能平平静静相安无事，但他却极不安分，竟打起了唐芬的主意。她对唐芬的反应也甚是不满意，安全不是自己所预料的那样，随着事态的发展，她觉得方羽会站出来让袁成难堪，可方羽的表现更令她失望，走投无路了只好亲自出马。

一连几天地对袁成不理不睬让他急得抓耳挠腮，这法子起初还管用，特别是晚上急得团团转，没有王燕的特别招呼袁成是不能贸然去她那里，一则房东见了不会愿意，男女生同居有损他在街坊邻居中的形象。二则他也没有钥匙，别看表面上她对袁成百依百顺，背地里她对袁成看管得严呢！她不会把闺房中的钥匙给别人包括袁成。于是袁成教室里跑一趟，宿舍里遛一圈，然后再跑到教室里打上一遭以期待晚上在教室里加班学习的王燕给一个暗

示，让他去温香暖玉。王燕这回是憋足了气要好好地整整他，对他焦急难耐的举动暗暗乐不可支，看到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她心里美极了。在这几日里袁成的精神备受了煎熬之苦，上课时思想老是走神，历史课上数次被点名批评，因为摸不着王燕的门路而惶惶不可终日。等品出王燕的做法后，开始反制。他很长一段时间，晚上既不去找她白天也不搭理她，反而让王燕整日地不自在起来，心中的壁垒开始松动，袁成巧妙抓住时机，递了几句悄悄话便搞定了。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算是又扯平了，但袁成待王燕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又旧病复发，王燕那个气呀，想想上次的方法已不能起作用了又绞尽脑汁想别的主意，她的怀柔政策就是力求投袁成所好，她太了解袁成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让她知晓其中的真意。放月假回家捎来的好东西必然要分给袁成一半，然后再把剩下一半的二分之一分给周围其他同学，袁成自然乐不可支但并未表现在脸上，他连王燕最宝贵的东西都得到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她经常到理发店做头发，发型修整得和唐芬一模一样，就连衣服也是极为相似，如果说唐芬今天穿学

生装那她也是一身学生装。就是早晨来校时不是这身装束，看到唐芬的穿着也立马回去换成相似的，外人看来她们俩极向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她主动修补和唐芬的关系。她觉得所做的这一切挺应该，能拴住袁成的心让她做什么都值得。但这样做值得吗？天才知道！

生活在梦一般的少男少女应洁身自好，走好自己脚下的人生路。现在虽然世风日下道德遭到践踏，但我们更应该懂得在逆境中奋起。年轻人看什么都觉新鲜，对什么都有一股子好奇劲，无论什么都想接触一下，学上一学，可我们又怎能容忍坏的思想言论，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的侵蚀。我们应该和生活中积极因素同步，因为年轻所以是这世间开得最靓丽的花朵，也是因为年轻，树立远大的奋斗目标不跟庸俗低级趣味搅在一起是多么必要。担当祖国未来的建设重任，年轻人应该追求个性解放，但这种解放应建立在现存社会基础之上，倘不如此那只能是空中楼阁，沙滩上造屋。每一个有志青年都会知道自己应如何去做，处在认识混沌状态中的方羽、袁成、王燕……他们又怎样去区分孰轻孰重

的？在现实中渐渐迷失自己。

王燕努力为袁成做着一切，这一切并不能使袁成满足，他有更大的野心更强的欲望，这种野心和欲望已使他身不由己。袁成的所做深深地伤害一个人—方羽。王燕和唐芬的重修旧好为袁成提供了更多接触唐芬的机会变得越发的肆无忌惮。唐芬的处境很是尴尬，在她打算接受方羽时却不见了方羽的影子，让她面临孤立之境，但她不可能让袁成难堪，袁成对她什么都没做，他们之间仅仅停留在一般同学这一层关系上，虽然如此她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对自己不利的风言风语。尽管是风言风语可她又能做些什么？为了不让自己更孤立，只有迎合王燕的交好，可这样也让她舒畅不起来。在外人的眼里方羽会更加难受与难堪。

痛苦之余的方羽和邵静的关系搞得很好，也许是老同学情结吧，又让他重温高一那段艰难时日的旧梦，他很怀恋过去，怀恋过去自己所受的苦，怀恋她对自己无私的帮助，当时没有她出现也许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样子，没有她的鼓励自己能从容面对种种刁难吗？终究是她在帮助了自己方使更为可

怕的事情没有出现。他深深地感激她，暗暗地把她看作心目中的大姐，但邵静也会如方羽所认识的那样吗？把他看成自己的弟弟吗？方羽会时不时地在自己桌洞里发现瓜子和糖块，邵静的这种关心让他非常感激，但他喜欢的是唐芬。爱情没有试验田，这话放在王燕和方羽两人任何一位身上都极为恰当。

再说王燕，设想一下，她忍受了怎样一种痛苦委曲求全，这种以一方倾力付出是有限度的，她终于和袁成大吵一架，怨愤之余的王燕只重复一句话："袁成，我看错你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能清醒地明白这泪因何而流吗？仅仅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抑或欺骗而不高兴地哭泣？王燕呀王燕，你如何轻易地付出自己的一切，你又是那样沉醉于短暂的而最终承受不尽的痛苦。噢，王燕到现在你想通了吗？你能全怪罪于你那位负心郎的花心与薄情吗？袁成起初企图还用老法来弥补这种情感上的裂痕，但王燕脾气这下子真上来了任他什么花言巧语都不管用，王燕已心灰意冷，他们这次真的闹僵了。

虽然这样，他对唐芬殷勤却时刻不减，几乎是与日俱增，袁成对唐芬过热的举动让杨洋极为不满，他劝方羽采取必要之措施并且许诺，只要方羽说：“同意”两个字便让袁成立马吃上拳头，赵伟也逐渐地改变了往日的看法并极为气愤地说：“他最近在班里越来越放肆，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劲头，是应该修理修理他的时候了。”方羽听着他们的所说痛苦摇了摇脑袋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我的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我相信缘分。”他就是这样固执地信守缘分，他让一颗心空为他等待，美丽从身边渐渐出现，又看着她慢慢走远。人呀，就是这等奇怪，不信是不行的。

第八章

从那次班里煮醋方任露了一回脸，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还真让方羽有点挂念，便向杨洋打听他的消息。当问及杨洋时他一脸的不屑说："咱们整日地在一起我上哪儿知道他的情况，再说马上就进行第二次摸底，我才没心思去理会他。"方羽不相信地问道："那他晚上也不回去。""偶尔见一回，也只是偶尔。当我睡醒一觉出去撒尿的时候发现他在床上躺着呢！早晨一醒来我便急急往学校赶根本没时间和他说话，再说早晨那个时候他睡得正香，像头死猪。一天就见他那一次谁知道他去哪儿，他根本就没固定去的地方，就是有也都是无聊的所在我根本没兴趣去问。你如果真关心他问问班里那几个"学混子"兴许能探听到点消息。"方羽不再说什么，他相信杨洋说的是真的。

说实在的像杨洋、赵伟、方羽、定国，这些人的确没少给方任帮助，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最大限度地给予他资助，用各种方式劝勉，希望他

能在学习上多用点心改变一下眼前的状况。自从和邵静那档子事他在同学之间的口碑一直不佳，说什么的都有。这一段时间又不见他待在教室里，以赵伟的话说“方任已脱离学校这个外壳而去了，像蚕蛹破茧成蝶了。”他的话没有错。方任可谓五毒俱全，有人私下议论他家里有个做官的好老爸，前程问题是不用他自己操心的。考上考不上大学都一样，年龄到了以后自然有一份收入高且清闲的工作等着他，他有什么问题可发愁呢？真的如他们所说一切得到仅仅是小菜一碟，顺理成章吗？就现在这种社会形势每人都应具有危机感，经济不景气，东南亚经济风暴席卷全球，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日子好过得又有多少呢？现在有幸碰上了国家进行社会改革，一些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下一步就要对行政事业单位调整，把社会改革向纵深推进。现在大家似乎做了一场梦，如今该是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在没进行社会改革前大家都高枕无忧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觉得这个社会大集体也没什么毛病，可这一改革呢？被人为掩盖起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被无情地暴露出来。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并

接受这一严酷之事实。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无情地告诉我们倘若再对这个矛盾逃避下去，迟早要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长痛不如短痛，既然病在皮肤里就不应再让它入腠里以致养痈为患，在这些矛盾还未触及体制的时候斩断病源方能有效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这个时候的人们都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经济面临困难，社会进行困难时期改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勒紧裤腰带过这段苦日子。改革让人们产生疑惑、迷茫是无可避免的，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靠自己摸索。邓小平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确就是这样，“大家”都出了问题“小家”就更不必说了，大家的问题可以看作小家问题之和。尽管方任有一个好老爸，但想使他这个宝贝儿子有好日子过看来还得靠方任自己，做老子的充其量给做小的铺好未来的人生路，具体这路怎样走还得靠自己，老的不可能带小的走一辈子。

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方任所谓的能力，学习是不行的，可学校所在的那条街面上的商店、饭馆、卡拉OK厅的老板没有一个不跟他熟稔的，从

他们那里赊东西都是一句话。方任曾经说他欠那条街面上所有老板的钱足可以买辆漂亮的摩托车了。当时方羽就问他如何还这笔数目可观的钱，他满不在乎地说：“有钱就还一点，没钱就欠着，反正是债多不压身。”他和其他成绩不好的人一样也有一帮社会上的狐朋狗友，且经常来找他。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来了无非就是打“够级”，一玩就是一夜，杨洋经常被他们挤出来，弄得有家不能回，对此他背地里没少破口大骂。方任的所作所为如果按一个社会青年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实在算不上什么，不过就是一个小社会混混，可要用学生的标准来衡量，这样做无疑是一种沦丧，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为了他，他的老父一次次赶到学校来了解他的情况，对他那些过火的行为悉心教导，苦口婆心地劝说，生怕他误入歧途，这一切是无法挽回他那颗放荡成性的心的，老父亲在跟前时老实得像只小绵羊，可待老爹前脚刚走便张狂得像匹恶狼。班主任和他老爸是同学，对于这位世侄也用尽了办法，对于能提高他学习积极性的办法都试过了，再看看人家，照样我行我素。老严在一次对他大发雷

霆之后绝地望地说：“我干了二十多年的班主任各种各样的坏孩子我见多了，可你像茅坑里的石头还是第一次。”这样类似的话曾在班里公开说过。这次又单独把他臭骂一顿，但方任竟以此为“褒奖”大肆张扬一番说什么：“老严好久没对我发过火了，今天终于又被我气恼了，真不容易。”是不容易吗？他哪里知道在他们偷偷去泰山时老严就在班上把他给骂了，这一次骂已是第二次，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以后他将面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可以想象，倘若一个人失去了追求目标，他的精神将变成怎样一种状态，在这种思想认识错位的情况下又会干出怎样的事来。但是有一天终于又听到了方任的消息。

那是星期天的下午，是属学生自由支配时间。下午的三节课全都自习，老师是不被允许来指导的，班级纪律靠大家自觉遵守。这个时候对学生来讲是一星期中最轻松的时刻，可以小声讨论问题也可以几个人在一起低语聊天，政教处值班干事会时不时过来巡视打分，不过他们不进教室只是隔着门上的玻璃看看教室里的秩序怎么样，然后在一个文

件夹上画上几笔便匆匆过去。杨洋无事闲着和他的同桌刘志胡扯变种的《周易》，他拉着刘志的手装模作样地仔细审视一番，嘴里“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地念念有词。刘志开玩说：“你看我像不像大富大贵之人。”见他感兴趣便又煞有介事地研究了一阵子说：“看你手纹的事业线和爱情线都还可以，可惜生命线就是有点短，从手相上推知你事业必有惊人的辉煌，爱情也会幸福美满，只可惜岁数活不太大，这叫自古才子多薄命啊！哥们认命吧。”让他这么一胡侃刘志憨厚地笑着骂道：“去你的，尽胡说八道，走江湖的算命先生说我可以活到八十八岁呢。”“你能信他们吗？那一帮蠢材，我这叫科学算命，不信你可以上问上帝嘛。”杨洋此语一出逗得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这时，门被推开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赵伟神色慌张，急匆匆进来了。一进来劈头就说杨洋：“你还有心思逗乐。”杨洋听后愣住了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啦？”赵伟阴沉着脸向方羽的位置上方看了看问道：“方羽呢？他没在这里吗？”杨洋说着站了起来看看唐芬又看看方羽的位

置摇摇头又说：“不知道。”赵伟这才重新伏在杨洋桌子上轻声地说：“今天方任差点跟人家打起仗来，他现在在住所里你不去看看吗？”杨洋一听把拳头往桌子一擂旁若无人地骂道：“哪个班里的野小子这么胆大，看我不好好收拾他。”说着拉起赵伟就走。赵伟急忙拦住他说：“你听我的，这样吧，你去找方羽，然后我们到校外书店门前集合，你看怎么样。”杨洋又是一愣迟疑了一会猜测说：“怕不是跟书店老板吧。”赵伟点点头急急催促说：“是的，你快去吧。”杨洋叹了口气说道：“这方任也真会找事，人家不借给你车子也至于跟人家反目呀。”说着有点不情愿地走出教室。

平静的教室被他们这一搅和变得不平静起来，大家好奇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贯以沉稳老练著称的班长脸上露出慌张的神色是不多见的。他一来就跑到杨洋位置上和他又商量些什么更是让他们好奇。等到杨洋失态地擂桌子有些人就已明白几分。他们由好奇转而变成了殷切的关注。这个以同学团结而闻名的高三六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同学受别人欺侮的，在他俩走出教室时紧接着有十几位男

生也不约而同地跟了出来，呼呼噜噜搅得教室一团糟，整个楼道里站满了六班的男子汉。杨洋很奇怪地看了看他们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想去看热闹吗？”“你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给你们壮胆，”有人说。“壮胆，我的哥哥们，你说咱们能去打架吗，不会有事的，就是有事我们四个人也能办，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你们就是不能去。”杨洋高兴地说。“你们回去上课吧，不会有什么事。”赵伟朝他们挥挥手说。说着他们一道下楼去了，楼道里嘈杂声一片。

正当这群人吵闹得正劲的时候，一个人从楼道尽头突然出现了，并慢慢向这边走来，有人眼尖仔细一看便慌乱地往教室里跑，又是乱哄哄片，好大一会才平静下来，来人是英语老师。他走到教室门口便停了下来，伸长了脖子往里面看，像找人似的在门口张望了好一阵子，然后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门口的学生“这里是高三六吧，我没有走错，是吗？”那学生奇怪地看着他，点了点头。“噢，没错，那现在大家可能没事了吧，”他向里看了，征询地问，没有人应答，他这才从门口迈着匀称的方

步款款向讲台走去。

星期天下午没安排老师上辅导课，再说这事让学校知道了也不会愿意，但他今天却破天荒地来了。这位连正常课都经常缺的英语老师今天发了哪门子慈悲，难道要发扬雷锋风格？他走上讲台一脸堆笑，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凹下看了看，下面的同学们都一脸的惊愕与迷惑，继而又发出一阵无名的笑声。他待了好一会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这么突然而来同学们也许以为我过糊涂了吧，对不起同学们，除了中午喝了点酒有那么一点影响外，我现在是异常的清醒。”“哄”的一声大家都笑开了。他没有笑，一脸的平静，也没有制止同学们笑的表示，一直安静地看着大家，等待大声过后才又接着说：“我明天点私事所以明天的正课上自习，今天我不得已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希望大家见谅，实在是不好意思。”听明白了，原来如此，都开始呼呼啦啦地换书。班里乱作一团，趁着这个乱劲他在讲台上悠闲地踱起了步子，等待重新安静下来，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间安排表又抬腕看看表说道：“现在大概已过上课时间了吧。”下面鸦雀无声没人应

答，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假如墙上的那张表没有印刷错误，我手腕上的表不出现走时误差，我想早已过了上课时间。”然后又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是呀，我表的时间不会错呀，来时我刚对过北京时间，”然后又问前排女生说：“到上课时间了吧。”那女生点了点头，“噢，”他意味深长地说：“既然已过上课时间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同学们，我不知道刚才门口挤了那么多人在干什么，且个个是魁梧的男士，说真的，当时我见到那阵势很害怕，我以为是同学们先知先觉要占用大家的时间而阻止我进教室呢？这样一来为安全起见，我开始走得很慢，但后来我一观察，不对，怎么我一来大家都进教室里去了，据我的经验大家的动作很慌乱，我又想，很有可能同学们知道我要来上课特意欢迎我呢？所以我又走得很快，但是呢？当我还未来得及接受你们的欢迎时却都回到位置上去了，所以我又一想，这可能不是欢迎我的，我可能走错了教室。我在教室门口观看了一会也没想出同学们到底在干什么，哪一位同学能给我一把打开你们心灵的钥匙，我也好搞清你们在做什么以满足我

的好奇心。”他气也不喘一口叽里咕噜地一下子把他想说的都倒了出来。班里显得异常平静，尽管这番话诙谐味十足但没有人敢笑，也没人敢接“话茬儿。”他看了看手表又说道：“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么多人缺席，”说着自己认真地数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好，现在有四位同学在上课期间未到，大家举手表决一下，我们是不是不等他们而开始上课呀，说着微笑着看看大家，没人举手，“同学们都非常仁慈这我理解……”他话还未说完下面又一次爆发出笑声。“理解归理解，但时间是公正而严明的，我们不能再等待了”，说着慢慢腾腾地一件件从工作包里拿东西。先掏出一支圆珠笔仔细观赏一番，接着一本教案，一本练习题，最后是一把老板杯，他把这些东西都一一按顺序摆放在桌子上。这时前排的一位女生提起身边的暖瓶打算往他杯里添些热水，他莞尔一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借给你一杯水啊。”说着端起杯子就要拧盖子，大家又乐了，他拧开盖子呷了一口水平静地看着大家开心地笑，那位打算做好事的女生也伏在桌子上笑个不停，并且有点不好意思呢？

待大家都高兴得都差不多了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并说起了英文：“现在开始上课，同学们（原文应为英文）。”大家都拖着长长的调子说：“下午好，先生（原文应为英文）。”他抿嘴一笑却发现没人喊“起立（原文应为英文）”也没有一位同学打算站起来行礼都端坐着回答，他略显尴尬看看班里的同学习惯地说：“坐下（原文应为英文）。”大家又笑了。

他一来便不断地制造笑料给同学们提供了不少帮助，首先，让人很快从刚才所学的科目中迅速解脱出来尽快投入英语环境中去。其次，大大缓和了大家对他突然到来而产生的不愉快情绪让你不知不觉进入了状态。

这位教师挺有特点，如果拿他给历史老师相比应该算是两极。他们的教学水平是没有任何值得怀疑，年龄也差不多，历史老师脾气如烈火，动不动就惹火上身，这期间谁有稍微让他看不顺眼的小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先训斥一通，他的思想激进，意气风发具有极强的历史责任感。他总是埋怨学生脑子反应慢太懒惰。可英语教师呢？什么事都不瘟不

火，从不见在课堂上生气，似乎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呢？记得在寒假里补课期间，上午该他的课，由于都刚从家里赶来大家有说有笑，见他进来了也都不理他这一茬。他也不生气一直就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地看着大家说笑，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最后他突然说：“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今天值新佳节之际向诸位拜个晚年。我们的茶话会就开到这里吧！”好嘛，就这一句话班里顿时安静下来，很多人根本没弄清怎么一回事，等明白过来时他已开始讲课了。他对什么都似乎显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从来不见他对学校的分房、奖金等各种福利发表意见和看法，只是一门心思地教课，他的课极为精彩，学生们都是极为投入地去听，在作业的布置是和同学们商量着完成，不像政治老师那样强硬地压押给你，并还声明说如果完不成要受到惩罚，我们的这位英语教师一直和学生们进行交流，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重。

据说，这位老师刚分来时竟一时间成了学校里的焦点。他第一天来上班时剃了个光头，尤其惹人注目，不过那时方羽还没考到这里来，方羽对他有

印象是在高一的一次期中考试，他作为监考员，大热天留着齐肩的长发，穿着一件深紫色的蝙蝠衫，开考铃打响了他一只脚踩着讲桌，一只手捋一只胳膊上的短袖说道：“好啦，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快把磨刀石都收起来。”当时就引得考场上笑声一片。从那一次方羽对他印象特深，他是不在学校住的，从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好了鸟枪换炮骑上了摩托车，这样一来他对时间掐得特准，以前骑自行车时要提前十多分钟赶到学校，歇一会早一点去教室，现在可好，时间用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边打上课铃，他的摩托车停在教学楼下熄火，铃声落了地也在教室门口出现了。

星期天下午的三节课，第一节课已上了过半，按两节英语课时算等他布置完作业时已是第三节课的中间了。他走后大家还是进行自习，英语教师前脚刚走方羽他们便后脚跟着进来了，一坐下来便免不了问情况，又搅得班里乱糟糟一片。定国关切地问方任的情况：“他怎么了，又跟人家打架了。”方羽叹了口气说：“他啊，人家不借给他摩托车，他就想找茬揍人家。”定国强睁大眼睛惊奇地问：

“是吗？那你们打起来了。”“能打吗？是咱理亏”，方羽说。“我看也不能，这都哪跟哪的事呀”，定国说着不明白地摇摇头看英语去了。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他们相约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在路上所谈论的话题就是今天下午关于方任的事，走了一段路，方羽突然说：“今天我请客咱们去吃水饺怎么样。”他俩自然欣然应允，就是这样杨洋还不时地说：“以后你就是多请我们几次也应该，我们替你出谋划策脑子也用着多呢？”他们顺着大街并排走着，迎面走来了袁成，袁成看到他们堆笑近前打招呼，方羽不冷不热地回应了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方羽意外发现袁成手中拿着一件东西，用礼盒装着，方羽打趣地说：“袁成又送女朋友吗？”袁成得意地一笑说道：“哪里哪里，这东西唐芬让我给她捎的。”自讨没趣的方羽听后心像锥子戳过一样痛楚，脸瞬时胀得像紫茄子，他勉强一笑，袁成早就看在眼里心满意足地大模大样走了。

方羽彻底地愤怒了，他有一种被别人甩了的感觉，这种感觉积淤在心中一点点扩散，他真想痛快地哭上一通，完全没有打牙祭的那种兴致了，他觉

得自己像是在河边散步时被别人恶意地冷不防踹下水，因为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挣扎，却又被狠狠猛踢一脚使自己快靠岸的身体又到了水中央。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唯一的想法是尽快解脱出去，他觉得自己很可怜，像一块旧桌布依据别人的需要换掉了，自己并不想怨谁也不恨谁，只怪自己对别人关心不够，体量不够。

来到那所早已熟悉的小饭铺，老板一见他们的面便热情地打招呼，并大声地喊给老板娘：“三个兄弟来了，快给他们准备饭，一碗半水饭。”老板娘笑得脸像一朵花看着他们，然后嗔怪地对老板说：“你尽给三兄弟做主张，也不问问兄弟们今天到底想吃什么。”“还用问吗，都老主顾了，不用问。”老板信心十足地说，然后又看看方羽征询地问：“你说是不是，这个兄弟。”方羽听了点点头说：“另外给我来几瓶啤酒。”老板娘用眼睛一扫老板嘴角抽出一丝微笑说：“我说是吧，这位三兄弟今天高兴要喝酒哩，你不如我了解这几位兄弟。”说完笑着拿酒去了。

定国扯了扯方羽的衣襟小声说：“再有一个星

期要第二次摸底考试，你还喝酒。”杨洋摆摆手制止定国说：“你不懂，让他喝。”“什么我不懂，这几天班里的情形我也看到了，哪有十全十美的，告诉你吧！得这头失那头，邵静这人挺不错的，说句掏心话，我就不明白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啊。到现在了还有心思搞这东西。”定国很不服气地把杨洋和方羽数落一通。方羽不作声独自打开盖子嘴“吹”起来，他的心很疼，自己也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供他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哪一个。这正是爱我的我不爱，我爱的不爱我，人往往是这样。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唐芬充其量只不过是同学关系，唐芬只不过对自己有点好感罢了。方羽信守的诺言好像是正确的。“无缘对面不相识”嘛！到现如今他感觉所做一切都是徒劳，倒不如看淡了，努力一些把学习搞好一点。

但是现在的唐芬呢？她对方羽那次晚上的举动后便没有了动静而感到疑惑，她不明白为什么方羽对自己不那么热心了，使她那颗平静的心变得躁动不安起来。那天晚上她做得并不过分，没有让他难堪也没有让他占到什么便宜，可谓恰到好处。难道

是仅仅那一次方羽就知难而退了吗？要不是这样那又是什么原因，她想弄清原因，但找谁合适呢？邵静是不行的，总觉得邵静在方羽面前太过于表现自我，致使自己处于从属的配角，但她不愿做配角。邵静她都不相信已没有可信之人，只有找机会自己去做，她对自己很有信心，她有把握方羽很在乎她。

她没有猜错，方羽的确很在乎她，就是因为在乎她，今天下午是喝了不少酒，回到班里时仍晕乎乎的。吃饭花去了很多时间，回到教室时已快上课了，定国看着他微醉的样子便给他沏上了一杯浓茶，以尽快让他醒酒，并不住地埋怨他不该这样的不明智，在这个时候喝酒，方羽朝他只是傻傻地笑，他知道定国不会明白他的感受。

晚自习上，班里静悄悄的，头顶上的吊灯发出轻微的咝咝声，像烧开水的水壶发出的警告。“咣”的一声巨响门被用力踹开了，急速转动的门撞到后面的墙上又反弹回来，第二次巨响中夹着玻璃破碎的声音，沉浸在学习中的学生们被惊呆了，一双双眼睛惊恐地望着外面，这一切似乎早就在他

们意料中似的，但说是意料确实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短暂的惊吓转而变成一种内心的愤怒和暗骂，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敢冒昧地出声。

门不再来回转动了像疲惫了似的慢慢地停在了半虚掩状态，晃晃荡荡地走进一个人，挟裹着一股子浓重的酒气迎面扑来，从来者的猪肝脸和浓浓的酒味判断这小子肯定喝醉了。他又高又瘦，头发乱蓬蓬地像个鸟窝，眼皮向下耷拉着像只病鸡。他霸道十足地在教室里来回走了几圈不时地俯在一个同学的书桌上阴冷地问谁是方任。被询问的人都下意识地向后看看在那里早已坐立不安的方任，又惊恐地瞅瞅那张猪肝脸，陪着十二分的小心摇摇头，一脸失望的醉汉很无奈地摇晃着身子直立起来，伸出一根手指指着那位同学的头说：“你可别说瞎话，等到把他找出来，小心你的脑袋。”说着张开大手在他的头上乱摸一通。接着又用同样的方式去问另一个人，女生也不例外，不过少去了摸头和恫吓。大家一时间似乎都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来者非善辈。他要找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醉态倒是十足，

但看样子这小子脑子还没浑。

他经过一番努力也没弄出所以然来，接着又在教室的过道里来回走了几圈，最后把脚步放慢在教室里的后半部，他那颗猪脑袋经过一番思索发现了端倪。终于把前面撇开停在了后边，这下子恰巧走到方任的书桌旁，方任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方任不能说不认识他，这是镇上一个有名的无赖，是个不折不扣的痞子，但方任只是听人言传过他的大名一直无缘见面，今晚算让他开了眼，人家自动找上门来了，这小子今晚来这里肯定和白天的事有关，他过于低估书店老板了，没想到他会让这小子来摆平这件事。

醉汉走到方任书桌旁同样也伏在他的桌子上把脸凑过去，喷着混着口臭的酒气说："你知道方任在哪里吗？哥们给我说说咋样。"好汉不吃眼前亏，方任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不知道，他今天没来"，说着又站起来故作姿态地向下看了看。"没来，别蒙我了"，说着嘿嘿地怪笑。"真的没来，不信你去问问别人"，方任平静地说。"操，你以为我真喝醉了，你们班里人都来齐了。当我是

盲人。”“不信你别问。”方任不耐烦地说。“怎么啦，伙计我看你的牙根子咋在外面，是不是想挨揍。”，醉汉耍起了酒疯：“狗日的，我看你就是方任”，说着就想动手。方任“嚯”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亮了个手势说道：“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伙计，我想揍你。”说着整个身子向方任靠了过去。

四周的同学都把身子扭过去看着即将发生一幕，一时间大家都不知所措，不知道此刻应该做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帮手。自从那醉小子和方任搭上话，方羽就再也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心中的血液在沸腾着，加之酒精的作用让他觉得脸滚烫滚烫的，他不停地揉搓着，心怦怦跳地厉害，接着拿笔的手也开始不停地颤抖，当方任从座位上站起来时他便做好了从桌子上跨过去的准备，尽管他俩离得很远，他想用最迅捷的方式冲上前去。果不其然，片刻方任和那家伙抓到了一块，方羽“嗵”地跃上桌子，沿着桌子朝方任跑过去，沿途桌子上的书被他趟的呼啦啦掉了一地，他跳到醉汉的身后一把扳住他的肩膀用力扯了过来，

边扯边说：“大家有话慢慢说何必动武呢？”紧接着赵伟和杨洋也都以最快的方式窜了过来一同把那小子给牢牢地困住了，让他行动不得。

那小子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而是把头扭过来环视了一下他们三人，平静地说：“你们三个熊东西给我滚开。”说完又企图把手重新伸出去抓方任，杨洋给方羽和赵伟使了个眼色。杨洋迅速地抱紧了醉汉的腰贴着他的耳根说：“大哥，你消消气，有事好商量嘛，何必生这么大的气，气病了还得吃药，你说是不是，我看太不划算了。”赵伟朝早已在座位上坐得不耐烦的男生们一挥手说：“把他打出去。”轰隆隆地震一般，敲桌子、摇板凳都朝后面汇集过来，一刹那过道里被挤满了，方羽趁机用膝盖使劲地顶了那醉汉一通。教室里的灯突然间灭了，女生们都惊叫着腾出位置向外面跑去，过下可好男生回击得更多了。一个个叫喊着，噼里啪啦地把那小子乱打一通，黑灯瞎火之中方羽身上也白挨了几次重拳，他故意跟着大伙乱喊乱叫：“别打了，别再打了，要出人命的。”“打死他，打死他，看他以后还来耍酒疯。”“一板凳砸死他算

了。”“打110送他到派出所吃电棍。”“把他抬起来扔到楼下面去。”这时方羽感到被人紧紧抱住了，他仔细一看心里乐了，这小子怎么吓成了这个样子，八成还尿裤子了呢？使劲地抱住方羽像抓一把救命的稻草不住地说：“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差不多了赵伟又喊道：“打开灯让他滚蛋。”灯被打开了，教室里顿时又如同白昼，在灯光的照耀下有不少人散去了，收拾狼藉一片的教室。方羽还被那家伙给死死地抱住，看着他那狼狈样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一边用力分开他的手，一边说道：“哥们，回去吧，这里没你要找的责任，你准是走错地方了。”说着又四下看了看，方任早已在混乱之际被杨洋拖走了，一颗心总算落了地。赵伟招呼了几个同学挽着那双腿仍在发抖的醉汉走出了教室。

那家伙一出门，教室里的女生们顿时不约而同地拍起了手，刘欣一边拍手一边高声喊道：“高三·六英雄，高三·六万岁。”接着班里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被一种团结感染着。赵伟和方羽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上，那颗怦怦跳的心怎么这么平静

呢？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楼道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外班同学，那醉汉一出教室都自动让出来一条通道，大家用嘲笑的眼神目送他狼狈而去。“啧啧，你看人家高三·六多团结，社会痞子都让他们办了。”“唉，团结的力量真是大啊，你再看看我们一个个都是熊包，怨不得人家都把我们班当柿子捏。”“这回高三·六可捅了个大马蜂窝，以后有得好看呢。”“叮铃铃。”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把拥挤的人群驱散了，上课了，大家自由地四散而去，这堂课过得可真快，短短四十五分钟的一场话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短暂的紧张、兴奋和激动，方羽又坠入了多愁善感的精神状态中去。他想自己刚才的表现唐芬满不满意呢？她是不是也在为自己提心吊胆呢？唉，如果能当面问问她有多好。可一想到今天下午的事又让他心里堵得慌，他用轻蔑的眼神余光瞄了瞄袁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紧紧地闭上双眼，这一切真的让他头痛。

看，这一切我多像在捉迷藏，如果说谁猜透对方的心思那真是太难了，所谓的理解仅仅是找彼此

都能接受的共同点罢了，方羽和唐芬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共同点，当然也谈不上理解。方羽的所作所为时而让人匪夷所思，时而又觉得理所当然，在这样面临考大学的时候他突然有心思搞这些东西的确让人匪夷所思。但他的自我感觉实在太正常了，也许正如他所言，就是那些目标明确意志坚强之人仍不能摆脱外界的诱惑，让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偏离航向，只不过自己严重一些罢了，把最初的单相思付诸了现实的行动。高中这一阶段不乏像方羽这样的例子，明智的人把单相思的美丽深埋在心中，随着毕业而永远地带走，而方羽呢？就免不了走艰难之路。

对唐芬的不了解，仅凭一时的冲动追求得一厢情愿，他要是不被别人晾在一边，那人不成为疯就傻。青年人长于幻想，老是幻想自己没有七情六欲变成超人多好，那样一来就能安心地搞学业了，其实超人在人类社会中只能成为一种永久的虚幻，每个人类中的个体都无法成为公众的完美。而这种对完美的认识是受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意识和观众以及评价尺度的限制，是一种不能超脱现实之外，深深

植根于人类群体的那种完美。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成为一种公众的完美，那么就应该努力营造在群体意识之内的那种自我完美，这让我们自然而然谈到“自我修养”的问题。

“自我修养”在自我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它是我们良好心理素质的先导，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在社会上是否具有可行性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其次，它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工作中顺利性的基础，人作为社会这部机器中具有流动性的能源，人的不断繁衍生息轮回，方使得这部机器正常运作，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个体只是这一能源的微小一分子，只有正常的流动才能发挥个体的作用，为社会力所能及地作出贡献。像方羽这个年龄段的人显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年轻，处在一种对自身认识的迷茫混沌状态，但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平凡，要脱胎换骨这也是一个必经阶段，正如神学中所阐扬的要从地狱升入天堂要经受炼狱方能成正果。

第二次摸底考试方羽感到考得更糟，考场上精神老是不集中，最后一场历史下来已使他疲惫不

堪。在住所里休息了片刻，心里很乱有点神不守舍，火烧火燎一般让他坐立不宁，他觉得有一件什么事必须做似的，但具体是什么也想不明白。他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卧室好像这种无法名状的感觉在这里并不强烈，便急急往学校赶。

因为刚考完试，学校里显得空荡荡的，这些学子大都成群结伙地逛街去了，另一部分也都躲到那难得开放的宿舍里洗衣服或是神侃胡聊地瞎吹一通，放下心中的思想压力好好地放松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考试过后又要绷紧神经去题海鏖战，教学楼里静悄悄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发出清脆的回响，一两声呼朋引伴的叫喊声如空谷足音久久地绕梁回旋，此刻的教学楼暂时没有了喧嚣和热闹，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幽静寂寥，它也需要静下来休息一会，它也累了。

教室的门关着没有上锁，他推门进去了，里面显得很空旷，往日课桌上成堆如山的书都不见了，课桌在那狭窄的空间里整齐摆放着显得静穆安详，他一眼就发现唐芬坐在位置上发呆，他想抽身退出去，因为心里虚，这段日子实在怕见她，心里有个

让他解不开的疙瘩，但转念又一想，何必呢？既来之则安之，便旁若无人地大模大样走到自己位置上。他不愿也不好意思给唐芬打招呼，多多少少还有点恨在里面。他静下心来仔细想自己来这里干什么，便从桌洞里摸出一本书漫无目的乱翻。这时唐芬说："嗨，你往前看。"方羽抬起头往四下里看了看，确认是招呼的自己后才冷冷地说："看什么？""看黑板呗，还看什么。"唐芬柔声细语且略带责备。

这一幕是方羽所不曾预料到的，好久没和唐芬说过话了吧！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方羽不由得遵其所言看了看黑板，并没发现什么，接着问："黑板怎么了，我没发现什么异样，只不过有几个字在上面。"唐芬忽然捂着小嘴笑了说道："你近视得真厉害呀！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读那些与学习无关的书。黑板上写的是考试完毕后不要走开，要开班会，唉，你也真是的。"这句话方羽听后像触电了一般让他的心感到震颤，唐芬从来都不曾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话。不论是语调还是话语本身都让方羽感到那样受用，他的焦躁感也顿时化为乌有，他有

点陶醉了，徜徉在幸福的海洋里。其实他也看到了那则通知，只是不明白什么时候写上去的又在什么时间开班会，他笑着说："是吗？教室里却怎么就剩下我们俩了，开什么会呀。"说完很舒服地笑着。他小心地瞄了一眼唐芬，她今天竟是格外的漂亮，穿着开蓝色的学生装显得清纯秀丽，整整齐齐的学生发型，把一个纯洁美丽的少女映衬得恰到好处。

她听完方羽的这句话后扭过头对他抿嘴一笑，接着又情不自禁地笑了一阵子，她是被方羽这憨态可掬的德性逗乐了，今天才发现原来方羽还有这方面的优点，以前自己老是回避他为什么不多了解他一些呢？有的时候他的确让人觉得可爱。她很畅快地笑了一阵子。这种惬意的笑消融了这些时日以来对他产生的偏见，心情越发开朗起来。舒服地笑完了对方羽解释说："什么呀。会开完了大家都走了，班里就你缺席。"说完又咯咯地笑个不停，方羽听后搔搔头怀疑地看着唐芬问道："你别骗我了，你准是在骗我。""骗你是小狗。"唐芬一不小心发起誓言来，她的脸红了，像是晨曦中的一抹

朝霞，她知道自己失态了，但却也是她所要做的。不知为什么，有方羽在身边就觉得情绪好，很快乐，她很遗憾自己怎么没早注意这一点呢？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唉，你连我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呢？”方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竖起了耳朵听着她每说的一个字，让她恍如进入了梦境，几天以来的怨气都一股脑儿烟消云散了，他深情地望着唐芬，一点点地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唐芬感到了背后那火热般的目光，羞赧地垂下眼帘深深低下头。空气在刹那间凝固了，呼吸停止了，时间也有意放慢了。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唐芬想改善一下有点窘迫的气氛，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面颊透过窗子看外面的景色。又过了一会，唐芬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班主任说明天放假，你明天还回去吗？”此时方羽自觉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时也弄不清她话里的真正意思，吞吞吐吐说得不清不白，模棱两可地说：“到时再说吧。”唐芬听后轻轻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天灰蒙蒙得阴得厉害，下午又突然落

起了雨，这给要打道回府的学子们出了难题，这对回家多少是个考验，各种要在这有限的假日里实施的计划也被这场雨浇黄了。方羽一直对唐芬昨天的话放在心上便从住所赶往学校，问问她是否愿不愿意和自己一道结伴回去，这样的鬼天气在路上倘要有个闪失也好有个照应。因为心急出门连伞都没顾上带，毛毛细雨如丝如缕，不急不缓，却也足使人懊恼，在不知不觉中打湿了衣服，让头发像洗过一样，带着雨珠，全身潮乎乎的难受。

刚到学校门口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他，他停下来四处看了看，校门口的几辆公交车旁挤满了要回家的人，那么多嘈杂声以为自己走神听错了，满不在意地继续往前走，他留意着从校门口出现的每一位女生。在一辆公交车上探出了一个脑袋，方羽走上前去一打量见是袁成，袁成满脸堆笑地说：“你这是想干什么，是接受圣雨的洗礼吗？这样虔诚，我大声喊你都没听到。”方羽抱歉地笑笑：“人兽殊途嘛，我怎么能听懂你的语言。”说着朝他扮了个鬼脸。袁成把脸一沉，旋即又冷笑着说：“今天还回不回去？”方羽不想过多浪费口舌，一边心不

在焉地听着，一边往车里随便看了看。这一看不得了，犹如飞来一把利剑刺穿了眼睛，他竟然看到唐芬坐在袁成的身旁并且挨得那样近。唐芬看见方羽，一脸的通红，很不自然地挪了挪身体，这样看起来彼此间的距离拉远了，但这无疑对方羽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木然地看着车内很失态地傻笑了笑，袁成以后又跟他说了些什么他一点都未听清，只是极为狠狠地说了一声："不走了。"撇开他们往前走去。

雨下得大起来，雨滴像断了线的珠子溅落在地上迸裂成一朵朵的水花，冰凉的雨珠顺着他那温软的头发滑进脖领内被体温蒸发着，他冷得厉害，风吹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公交车塞满了人后喘着粗气喷着黑烟一辆接一辆消失在密密的雨幕里。热闹的校园立刻冷清起来，他呆若木鸡回转身，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看着那长长的被雨幕罩起来的街道，偶尔地有几个撑伞的人在雨中踌躇徘徊，踩着柏油路上的积水发生"啪""啪"的轻响，那声音像黑夜中敲击的檀板又像大树上送终的木鱼。他颓然萎靡地走在学校的中间路上，天浑浊得厉

害，路尽头的那座假山猛地变成了擎天柱勉强支撑着那摇摇欲坠的天，花圃里的花儿也似乎遇上了伤心事饱含了满满的泪水，一切都是那样冷森森的，眼前的雨帘像一道厚厚的障壁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眼睛模糊了。

他想，还往前走干什么？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冒着雨来学校来干什么？不就是来找唐芬吗？不是想和她一同回去好找一个机会和她单独谈谈吗？他慢慢地走着，想着，猛得回转身发疯似的跑出了学校。雨又大了起来，刚才的一幕在他脑海里不停浮现，他仿佛又看了袁成那副得意的嘴脸，那举动分明是对自己恶意的嘲弄。

很晚，他才满身泥水回到了住所，房间里光线很暗，没有灯，他脸色苍白，眼睛像凝固住了呆呆地看着窗外，兀立了很久后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里。还能说什么呢？面对现实吗！自己和唐芬前天说的话重新又在耳畔响起，这能怨谁呢？谁的错？谁能说清楚。方羽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是唐芬刻意地安排，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她也许是想看一看两个男生围着她转的情景吧。他脑子里一团乱麻，膨

胀得快让它爆炸了，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先前的一幕像驱不走的幽灵，狰狞地向他走来，把他的心一点一点地撕碎咀嚼慢慢吞噬，为了驱走让他难受的想法，他瞪大了眼睛发疯似的用拳头捶打着身边的墙，粉白的墙面上有了几个殷红的拳印，他号叫着像一头临宰前的猪，又像一匹饥肠辘辘的狼。折腾累了不由得喃喃自语："随她去吧。"精神恍惚地挪到床上和衣睡去。睡梦中感觉自己坐上了回家的汽车，一路上和唐芬有说有笑……。

几天之后，第二次摸底考试结果公布了，正如方羽所预料又是一塌糊涂。

第九章

考试一次不如一次的方羽，现在确实应该收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思想上缺少压力的他已把学习的重要性抛置脑后，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应该啊，大家都在快马加鞭的时候，他却快马加鞭地误入了歧途。

刘欣还是那个样子，在她与别人的闲聊中多半是与高考有关的事了，她说什么似乎都那样认真，不管是道听途说还是随心所想。她甚至有时问方羽是不是在大学毕业后选择新疆或西藏，方羽听后笑笑说："还很遥远，不知道。"不给她正面回答，刘欣也不管方羽愿不愿听仍饶有兴趣地接着说下去："他们那里经济欠发达，那里一定需要我这样甘愿奉献青春的人才。我倘若有一天去了说不定能得到重视呢？再者说西藏环境好，空气清新。水没有被污染，时时能面对巍峨的群山，皑皑的白雪，辽阔的草原和广袤无垠的沙漠。"说着双手不由得握在一起放在胸前做了一个优美的陶醉动作。

方羽看着她那神态，心里一个劲地乐，说：“还适合减肥呢？”“真的吗？”刘欣一脸认真地问。方羽以为她能听出来这是在打笑她呢？原来是冥顽不化，只得又说：“当然了，高原雪水是上好的减肥饮料，可以让你的肠胃‘革命’嘛！”这回她听出来了，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说：“你尽瞎说，小心闪了你的舌头。”方羽转而认真地说：“像我这次考的那点成绩连大学的门都摸不着，还想去西藏，真是白日做梦，我才不愿给咱山东人丢脸呢。”

刘欣听着，沉默了片刻说：“前天邵静还向我问过你的成绩来着，她考得也不好，闷在寝室里还哭了呢？”刘欣这样认真地讲，方羽听了倒不觉什么，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说：“说你们女孩子是水做得偏还不承认……”方羽还想继续说下去，刘欣扭头看了看小心地说：“你可别把这事给别人讲，她要是知道是我泄露的秘密准会骂我的。”继而神秘一笑快意地说：“两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她哭呢？”说来说去方羽心里只感到好笑，但是把前几天的事联系起来又觉得自己好苦好没劲，这都哪

儿跟哪儿的事呀！也无怪乎刘欣是个多嘴的丫头片子，受别人的奚落纯粹是自找的。从她探听别人秘密的本事看，说不定她把多少和方羽有关的男生们的隐私传递给她的师姐师妹呢？但愿她还不知道自己在雨中淋得像只落汤鸡似的那件事。她倘若知道了也足够对方羽神秘兮兮几天，让自己完全摸不清她的来路。所以这些日子以来，方羽一直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痛楚，竭力不让别人看出自己为了唐芬而显得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来。

刘欣这个女孩心里没什么秘密，心地善良且天真，往往说出自己心里装不下的秘密时稍作担心，让你一定要替她保密，鬼才在意她附加的条件呢？班里像她这样的女生还真不少，像李琪和娜……她们的性格虽是各有千秋。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若凑在一起，不是对别人说长道短就是相互怄气，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便一连几天互不搭理。女孩子嘛！心眼儿小，等事情过去了也就不记在心上，虽是有点睚眦必报但也只限此时此地，事过境迁也便烟消云散。不过刘欣还有个小小的例外，她是经常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记在心上的，使得

班里一些女生都不太愿意和她交往，还有让其他女生反感的事，就是太贪吃，按理说这也没什么，可有时不吱一声地把别人的也偷偷拿来吃了。如果同宿舍里谁发现自己好吃的东西少了一些，在她那里十有八九能寻到残留的东西，大家拿她也没办法，大都知道她过去不幸的身世多少还是同情和容忍，但还是自觉不自觉地疏远她。

疏远归疏远，高中生嘛，谁没有点儿缺点。再说这些缺点到不了非要绝交的地步，同学之间又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纯粹是一种君子之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又算得了什么呢？高中时期同学交往是交心的过程，世风日下的今天，每个人都感到人际关系的难以协调和处理，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疲于奔命的人们惊奇地发现，有两种关系是较为牢靠和易于协调处理的，一是军队里的战友关系，二就是高中时期的同学关系。地位名誉和金钱在这两种关系面前多少显得有点苍白无力。也许这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把人际关系只有建立在非利益的基础上才显得可靠。进一步说，这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不可能的。

别看刘欣在女生中吃不开，在男生中颇有人缘，一些别有用心的男生把她当作与自己心目中的女孩交往的中介，让她充当灯泡的事时有发生，但更多的是因为她有孩子气，和她交往能开心，能快乐。她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也许是和定国离得近的原因，她和定国较为合得来，经常在一块讨论题，评说从社会上听来的新闻，定国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有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脸涨得通红，口吃得厉害，手胡乱地比画一通更让人弄不清他到底想说什么，刘欣这时便做了他的翻译，一边点头表示明白，一边补充解释，他好不容易说完了，但旁听的人早就没了兴致，方羽有时就埋怨定国说："你也好好练一练你的嘴皮子功夫，老是靠别人替你翻译还成。"他抱歉地笑笑说："那我就聘刘欣做我的专职翻译好了。"刘欣一听乐了说道："行倒是行，你得保证让我的考试成绩上个档次。不然一切都免谈。"这自然是刘欣在开玩笑了，不过定国倒挺认真地说："你以为学习上档次是那样简单呀，这要付出辛勤的汗水。"然后似有所指地接着说："学习上首先要有恒心，不能

三心二意，这些我们都知道，谁都懂，而就是这样最容易懂得道理却最难做到，学习光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考前搞突击侥幸碰题是行不通的。”他这一通话说得可顺溜了，竟然没有口吃。刘欣连连点头地听着并不时地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方羽。他似乎能听出这话并不是单讲给自己的。刘欣比较信奉定国的话，一直把他所讲的当作权威来四处张扬，一道题的解法从定国那里学来了，再介绍给别人时总忘不了说上一句：“这是定国解出来的，管保没错。”

像定国和刘欣这样固守学习阵地的人从不见有什么烦恼的事上身，纵使有也定是考试成绩不理想，抑或在学习上遇到了死角。他们按部就班地来往于三点一线，像独行侠，外表看来他们是孤独的，但避开了班里的人事纷扰有一颗淡泊的心，在这平静的心海里从不轻易起涟漪，这就是一种意境，一种高三冲刺阶段就达到的状态，可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又有多少呢？

有平静恬然的世外桃源就有纷繁熙攘的世俗群体，人对自己秉承自己灵魂的选择方式不同，所投

身的交往圈子也不同，整个高三·六形成了两个性质不同的“圈子”，两个“圈子”之间演绎着冲突，在这个时候可能什么事都能碰上，不管你能不能看顺眼，能不能接受，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让人无可奈何。

在班里学习上坐第二把铁交椅的是陈步然，放弃了专科学校的复读生，志存高远非一类本科而不去，一个人独来独往，少言寡语，除非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从不见他在班上说话，从这一点他是容易被同学遗忘的，但他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压得别人抬不起头来，可就是这样的人也招致女生的青睐，并且对他是穷追不舍。他是刘淇学习上的崇拜对象，就凭他放弃专科学校就已说明了他实力的存在，他不把专科文凭放在眼里。

刘淇在班里也是小有名气的，人不但长得漂亮，学习上也不错，每次不管大考小考都能占个上中等，她性格泼辣大度，就因为她模样好看班里有不少男生对她仰慕不已，找机会便套近乎，他非常明白一些男生的醉翁之意，都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但凡事总有一个例外，当她面对李杰的时候却芳颜

大怒了，李杰是倾慕最久的一位，所以她的那种不明不白的相思也最深，有时他在一夜间一口气能连写好几封情书向她坦露心迹。终于有一天一连几封情书发出去以后捅了马蜂窝，在那天的晚上，他心中女神给他导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她让人叫出了李杰，当李杰满心欢喜庆幸自己不懈努力有结果而马上要面对她时。刘淇扬了扬手中那一沓写给她的信，冷笑着看着李杰，什么都没说，“嚓”“嚓”全都撕了个粉碎，一把把的碎纸屑在他们中间轻轻地飘落，李杰羞愧难当竟一时木然地呆立在那里，信被她一封一封地撕完了，她才挖苦地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以后甭再做白日梦了。”说完昂着头怒气冲冲地回到教室，她说话的声音很高，加之晚上楼道里回音很重，致使相邻的几间教室都能清晰听到。“刘淇也真是的，唯恐别人不知道有人在追她，这样的放肆。”事后有人为李杰鸣不平说：“李杰也真够可怜的，明明不可为而极力为之，他不受奚落谁受奚落。”有人也如此说：“他的精神真是可嘉，但却是太笨了，难道真的看不出来人家心早有所属。”这句话一语中的，

说到了点子上。面对这如此惨败的局面，李杰狼狈不堪地黯然退出。

刘淇的行为给女生们掌了脸，开了先河在女生中间瞬时成了风云人物，在威信上也呈压倒邵静之势，如此看来，作为女生中的一个形象她应该好好地保持住，虽然她的过激做法在许多人的心中有待商榷，一时间也无碍于她成为众人的崇拜对象，可事实总不是按众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在她以后所做的事中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她竟然喜欢上了陈步然，这是班里的众口一词，在外人看来她却是向陈步然频频开弓放箭，对方呢？自然是一副心如止水，专心搞学习的样子，她对刘淇的暗示漠不关心，但也不能说他一点也不动心，就任刘淇那脸蛋和身材足以让许多人为之倾倒，难道他是铁打铜铸得不成，一点儿无动于衷？有好几次都让他忘乎所以，几乎坦然面对，但他的压力是大的，自己不去读专科，赌着气回来复读不就是希望考上个好学校吗？倘若今年因为面对此事连专科都捞不到话岂不让人耻笑，自己的前途多半也会因这一次失误而葬送，对他来讲他有什么理由

去冒这个险。

他不呆也不傻，对刘淇的暗示只有躲避，他的冷漠反而激起了她的韧劲，经过自己的多方努力竟然把位置和他调在一起，一有自己模糊不懂的问题便旁若无人地向他请教，她那种大胆吓得陈步然在解释问题时声音压低得不能再低了，眼睛还不时地惶惑不安地向四周看看周围的同学是不是在冷眼注视他们。这样一来无疑加大了他的精神负担，成绩也曾一度不明不白地下降。他在成绩中表现得异常被各科老师反映到了班主任那里。对此老严自然不敢怠慢，这样的一类本科苗子不仅是关乎于班主任自身，而是关乎班级、学校的荣誉问题，成绩出现不稳定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有理由把成绩下降的问题搞清楚，经过一番明察暗访真正原因便了然于心。

他对班里的这几位优等生没少费心思，尽一切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最佳学习环境，但教室就这么一片地方再折腾总不能每人一壁一个小房间或是包厢之类的吧！他也有自己的办法，第二次摸底以后，对班里学生座位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把上次成绩

突出的调在一起，位置在教室中间的黄金位置，实行所谓的“强强联合”，优势学科互补，促导他们赶快修补瘸腿学科。他这样大张旗鼓的做法也遇到了不小阻力，在调位时怨声四起，一时间那些优等生们也一个个变得不好意思起来，终究普通的学生是占班里的绝大多数，受到如此明显的歧视都很自然地团结起来对抗优等生，中间那片黄金位置俨然成了一座孤岛，说他们对此漠然置之那是假的，好在个个都喜欢学习，外围没人搭理自己便把兴致埋进书本，显得很是落寞，老严发现了这样的负面效应也不掩饰什么。在班会上挑明了说：“大家可能对我调位有意见，我在此申明一下，你们谁如果看不习惯，或者有意见，看不习惯也得看，有意见保留，如果眼馋好位置下次把成绩提上去。”他话中的最终本意不难让人理解，但那出口像硬邦邦的冷铁的话却也是让人觉得不近情理。成绩问题是个不争的事实，到现在这个时候还能说什么呢？那座孤岛还是继续让它“孤”下去吧！

也许是刘淇太贸然地进入了这座孤岛，也许是对不经过自己的许诺而擅自调动座位的一种迁怒，

老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不是最佳的组合而重新强行把他们拆开。可刘淇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豁出去了，班主任前脚刚走她后脚又把位置换回去了，老严这段日子因为忙着给他的体育队充电而疏于到班里来，刘淇有一个多星期都安然无恙。经过这样一段波折他俩又能在一块了，陈步然面对刘淇像着了魔的举动顿时傻了眼，一时手足无措，碍于班主任的面子主动和其他同学换了位避开了她。他们这种举动对班里的每个同学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大都拭目以待看以后将要发生的热闹。

果不出所料，面对在全班同学面前丢面子的尴尬，一气之下在晚自习还没下课便走了，没人知道她去哪里，宿舍里也没她的踪影，同宿舍的姐妹们不得不放学后四下寻找，一直到午夜，大家把她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仍一无所获。谁知第二天一大早便见头发乱蓬蓬，上面还挂着几根乱草，满脸的泪痕，一副憔悴到极点的样子，没有人敢问她昨夜去什么地方了，但她同室的姐妹最是气不过，昨夜半宿的辛苦不说，你看看人家不是安安全全地又稳坐在班里了吗？说是吃力不讨好也好，说是大惊小

怪也好，说不定她昨晚并不孤单呢？他俩一前一后的到来印证了班里一些人的猜想，更何况早上陈步然的精神状态一直都不佳，脸脏兮兮的都没洗，更是牢固了他们心中的想法。他俩昨夜准是在一块，并且是一个前脚先走，一个后脚立马追上，这就让一些人颇感遗憾，他们怎么那么糊涂竟然在昨晚没有注意陈步然的动向，这实在是他们丰富想象中缺失的最重要一环，因为缺少昨晚陈步然的动向，推理和猜想总是自觉站不住脚，有造谣生非的嫌疑。倘是昨晚真的在一块，那么他俩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只能开动脑筋自己去东拼西凑来满足那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了。

刘淇昨夜不明不白地未归，令她宿舍里的姐妹们忙开了锅，一夜地瞎折腾，回到宿舍又交流讨论了一番也没什么结果，刚一合眼便被急促的起床铃声叫醒了，一个个哈欠连天忙乱不已，穿错袜子的，蹬错裤腿的，到后来都把怨气往她身上撒，对她埋怨不已。刘欣和刘淇虽不在一个宿舍，但也在找人之列，晚上睡眠严重不足，清晨精神很是低落，一进教室便打了一个哈欠，迫不及待地告诉方

羽昨晚的事，方羽不明白刘欣是对自己的信任还是她自己的嘴守得不严，把整个过程都一五一十地倒给了方羽，方羽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他一向到教室里都挺早，刘淇和陈步然的那副模样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了，他俩就是一前一后进的教室，并且一进教室陈步然立马把自己的书和刘琪的放在一起。他看到他俩如此多少让他愕然，他那匮乏的想象力怎么也无法让他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刘欣无意中的指迷解惑让他茅塞顿开，他明白其中原因了。

不知为什么，当方羽知道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让他感到很是失落，他对刘淇并不陌生，和她熟悉起来也是很巧合的一次机会。

几个月前，是在九八年的农历小年的时候，学校放了两天的节假日，当时也是假期补课的一个结尾，邵静和唐芬都回家过节去了，方羽没有走，他打算留下来修补落下的功课。晚上，镇上举办元宵节烟火晚会，方羽耐不住孤灯苦守的寂寞也出去凑热闹，在街上溜达时意外地见到了刘淇。这让他颇感意外，当问及她怎么没有回家时，她告诉他，她

的一位姑妈就住在这个镇上，是刻意留她看今晚的节日烟火的，她对方羽在这时候留下来复习功课很是钦佩，说自己明天一早也去学校陪方羽一块学习。

那一夜是方羽过得最惬意最轻松的一夜，看完烟火后他们还到卡拉OK厅去唱歌，老板一见他俩急忙把方羽拉到一边，神秘地一笑，悄声问："你女朋友？"方羽看看刘淇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老板用一种不相信的眼神盯着方羽，他当然是不相信，按照他的推理，要不是女朋友怎么会和方羽在晚上满街跑，这怎么讲都有点让人想不通，当时刘淇只是专心地唱哪能注意其中的奥妙，出于善意，老板还特意免费送了两支歌，第二天果真她就来学校了。那一天因为她在，时间过得很是快，不知不觉便时近黄昏，一块在小饭馆里吃过饭，她要回到姑妈那里，在她将要走时方羽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刘淇走时告诉方羽她明天不能来了，怕被返校的同学看见，孤男寡女待在教室里而生出闲话来，方羽一脸的理解，看着她走近黄昏，拐了一个弯便不见了，他很失落地回到教室，教室和心都空荡荡的。

时间过得真够快的，一晃几个月就这么混过来了。方羽未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任凭它在自己心底渐渐淡漠，他自觉人应该有许多朋友，不必被世俗所左右，虽然他也怕流言蜚语，也怕无意中的闲话，也在乎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但人总应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和班里女生的关系都挺好，如果说他是否钟情一个女孩子，那就是他眼里出众的唐芬。方羽觉得唐芬也许以为自己对谁都是一个老样子，所以在上一次回家时有意做出点事来气气自己，让自己对她多用点心思，别忘了，女孩子都希望被追，她在前面跑，不让你轻易追到。当你精疲力竭的时候却又故意停下来给你打气向你暗示，只要再努把力便可以追到。这样的追逐就像跑起了马拉松，这是方羽自从介入进来以后对此事的理解，他能想到这一点还算他悟性可以，但他的大男子汉主义地自以为是在这场拉锯战中是要吃苦头，更何况不想和做又是明显的两码事，具体做起来又何其的难。

方羽自认和刘淇是自己正常的交往，可以慢慢疏远这种交往，但对之于袁成和唐芬呢？可不可以

以同样心态对之？不可能，他绝不可能用一种平衡的心态对待，也就是说，他能允许自己如此，绝不容忍别人也如此，他的这种狭隘的认识使得他陷入庸人自扰的泥淖，纯粹无可避免的必然。处在这种境地的方羽有必要把这种朦胧的寄托（不管方羽在这方面曾做过什么，他的所做仅能称作情感寄托）重新定位。他应该学着用当前应该做的事冲淡这种情感错位带来的烦恼，他不应该丢掉自己的梦想，忘却自己的诺言，偏离自己追求的目标。也许只有在他走过这段日子以后才会明白，抑制一时的冲动专心地投入到应该做的事中去是多么必要，才会意识到追求那暂时的精神愉悦和快乐是浅薄的、自私的、得不偿失的。要想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只能不懈追求。古语云：锲而不舍，金石可开，即。

在高中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大，生理和身体器官的逐渐成熟，产生对异性的向往是自然而然的，但这种向往和好奇并非就是洪水猛兽，关键是要防微杜渐合理引导，但话又说回来，说这些对方羽还管用吗？

那段时期方羽和刘琪的交往尽在落在邵静的眼

中，元宵节那次还给了方羽几天的白眼，他自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但当他听了刘欣讲刘琪昨晚出去的事后就再也无所谓不起来了。“没想到刘淇还挺有个性的，姑且这么说吧！自己以往就怎么没注意呢？”他很遗憾地如此想：“没想到人家早就跟陈步然有那个……”是啊，他早就应该看出来的，不过现在看出来也不算晚，看来陈步然真的也是豁出去了，竟然自己主动和她去同桌，这下可好，反而扫兴，昨天晚上的那场戏不仅没看到，今天早上却意外地草草收场，有些人也许心里不甘，期待着老严再从天而降，像白蛇传中的法海，把他们再一次拆散，可班主任现在在哪里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光顾高三·六了呢！

前些阵子学校组织高三各科老师到外地参观了一所成绩突出的学校，向他们取经，回来后，政治老师便不断地向她的弟子们大发感慨，说人家的校风是如何如何的好，学生的生活是怎样的俭朴，教学质量又是如何的高，说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人家，看来政治老师这一趟是没有白去，搬回来这些东西给她的学生，后来又知道，那次老师们参观的

地方和这里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差距，经济的相对落后，学生生活与这里相较自然要苦一些，再说这里的学生生活也并不怎么好，要学他们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精神可以，如果一味地地模仿也未免可笑，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倘若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相比我们当然又是小巫见大巫，相差老鼻子了。这老师也真是的。

身体较小戴高度近视镜的女政治老师老是嫌她的学生太笨，不听话，学习不用功，布置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动辄便讲自己求学时艰苦奋斗史，昏暗的煤油灯下啃黑馒头就烂咸菜之类的往事。每当她讲着这些辛酸的往事时便激动不已，眼镜从鼻梁上往下不住地滑，不得不说上半句便去扶眼镜架，乍一看上去还让人以为在抹眼泪呢？学生们背地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埋怨她不了解现状，虽然口头上自诩自己如何顺应历史潮流，顺乎时代发展，可是一旦真要做起来，她才不愿抛弃老传统，忘却自己黑馒头烂咸菜的艰难记忆。就是有一天心里愿意，做起来也是无比的难。

大的环境而言，就目前老的教育体制，陈旧的

教学方法，保守的传统思想，是很难理解现在学生的所作所为的，有些老师总是感到今不如昔，其实呢？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又何尝站在青年人的立场上去想青年人来着！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选择，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梦想。他们现在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再单纯地迷信一种思想一套理论，在精神空间里也不再只有一种信仰，对于传统的思想有自己的取舍分寸，不再唯父母命是从，不再唯老师命是从，面对世俗他们大胆怀疑，敢于标新立异，也许只有具备了这些才是一个青年人的追求，难怪有些人抱怨说：“现在的小青年越来越不守规矩，不听前辈人教诲，自作主张独断行事，越来越不像话。”这样讲也许是有合理的成分，但剔除他们思想中的情绪因素，这能不算作青年人的一大进步吗？因为他们年轻，年轻就是他们最大的资本。年青就应该勇于去尝试，年青就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拿刘淇这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来说，很是让有些老师们费解和不齿，设想一下，他们那个年代断然杀了自己也不敢如此，现在的青年却做出来了，先不说这件事是否恰当，就这件事引出了许多

让人思考的问题。管理学生的各种规章制度怎样才能跟上学生的思想发展？什么样的管理措施才能对学生实施有效的引导？等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我们埋怨教育体制落后也好，埋怨管理措施跟不上时代发展也好，埋怨现在年轻人过于早熟也好，合理解决眼前的问题才是最根本，所谓合理解决，就是让这些问题尽量处在一个良性的范围内，使之好花结出好果，严峻的现实不是事事都水到渠成，要做到多数人满意还需要一个过程。

尽管现在紧张而忙乱，但仍可以忙里偷闲和定国神侃胡聊上一阵子，也还照样能招致刘欣的侧耳倾听。定国是刘欣学习上的崇拜者，他在学习上的所做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刘欣的复习方法同样也是从定国那里搬来的。上次发生在雨中的事浇透了方羽的心，他打算彻底放弃，这种舍弃应该是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双重的，他应该静下心来打理一下学习上的问题，不能再想入非非了，有时偶尔无意中回忆起来心也还是隐隐作痛，他怕回忆那一幕，那一幕像小虫子似的在脑子里慢慢地爬，一点一点咬噬着他的灵魂，性情也大不如以前那般开朗豪爽，

唐芬的存在变得像个阴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有时真想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找一个清静的所在区好好地宣泄一番，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逃避别的是没得选择的，对于那件事自己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无可奈何的沉默，他再也不愿玩这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游戏了。

唐芬和袁成还是老样子，看不见有什么新的进展，不过从唐芬的眉宇之间可见她的阴郁气色，她笑时已不是从前那样用手捂着小嘴咯咯地笑了，每次想笑时却又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戛然止住了，默默望着窗外沉思着。方羽的反常使她从躁动中平静下来，她知道因为什么，上次回家自己何尝愿意和袁成同乘一辆车，只不过是恰巧遇上罢了，至于又鬼使神差地坐到一起纯粹出于无奈呀，车上就剩下那么一个空位置，谁知道旁边竟然是袁成呢？她没想到方羽竟是如此的小肚鸡肠，这事怪谁呢？怪他吗？他确实也够呆的，叫他呆瓜没有委屈了他，走的前一天我不是给他明确的暗示了吗？这个猪脑袋难道没听过来？唉，还是怨自己吧！那天为什么就没挑明地说要他陪自己回家，是自己一时的矜

持？还是担心那样有失贤淑？想着想着眼泪不觉已充盈了眼眶，她告诉自己不能流眼泪，这样的眼泪是没有价值的。她冷眼观察着邵静，邵静一直都在利用自己令她深信不疑，在自己需要她的帮助时却对自己冷漠起来，在她准备接受方羽里她却又硬搅进来让自己乱了方寸，虽然还不知道邵静是居何用心，但从此以后她是真正的清醒了，完全的冷静下来。任谁，何事都不会再让她的心底起波澜了，自己的眼中只有学习，学习之外的一切免谈。

她和邵静彻底疏远了，见面也只是礼貌地打打招呼而已，方羽也跟邵静的交往少了许多，可以说方羽在有意躲着她。

消闲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几句不经意的闲聊似乎已浪费了不少时间，在这里时间应该用星期来计的，一天中的中午和下午应该用刻来计，在你一大早从床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跑到教室里不知怎么地就到了早饭时间了，从饭场里匆匆赶往教室好像刚坐下不久又到了午饭时间，于是乎又该吃晚饭了，教室里该掌灯了，猛然间听到一阵急促的铃声又该催你去睡觉了，于是你再一次从那张似乎刚爬

下来不久的床上又要辛苦地爬上。拉过一条被子合上早已疲惫的眼睛，一场美梦还未做完刺耳的铃声又把你吵醒，于是……也许高三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也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心中有没有怨言？感觉上是不是不太适应？有啊，这一切都有啊，可谁还有时间理会这些，谁还有心情理会这些，“哎哟，你看不到我忙得要死吗？我哪有时间顾及闲事。”这是在教室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大家似乎都跑上了高速公路，踏死了油门，拼了老命似的向前冲刺。

方羽用心地搞复习，剩下的日子毕竟不多了，再有一个月便要进行第三次摸底考试，这也是高考前最后一次大的模拟练兵。上次的失利他有许多自慰的借口，这一次怕是不能有了，也不该有了。有资深的老师这样讲，高考的成绩与考前三次摸底考试成绩总和的平均值相差不远。真的这样吗？那真是让人可怕！他非常感激定国在学习上对他的鼎力相助，定国为他制定了一段时期内详细复习计划，对方羽向他讨教的问题不管难易一律耐心细致地解答。定国这个人诚实守信很值得交，方羽很愿意和

他建立更深层的友谊，但有过上次的交友教训他慎重多了，但定国确确实实就是那种可交之人。

他稳坐着班里的第一把交椅，学习上那样的优秀却从未见过他有任何骄傲情绪的表露，对任何人都是那样热情，只要你有困难向他求助，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困难他从不拒绝，力所能及地去办，所以他的学习极佳人缘更好。他是班里最有希望得到市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的唯一一位。他和方羽是同桌，本来他也该调走加入强强联合阵线中去的，后来他要求班主任把他留下来仍和方羽同桌。当方羽问他为什么不去那座“宝岛”时，他淡淡地说：“在哪儿还不都一样，我觉得和你在一块挺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带动后劲的嘛。”这一席话让方羽感动万分，对定国的人格钦佩不已，要知道那“孤岛”是许多人都想进去的呀？在那个小环境里有良好的学习氛围，有优势学习的相互补益，许多中等生想进去都不可能，只能在外围擦边，但能擦上边也是不简单的了。方羽是个大老粗，经常忘记钢笔之类的学习用具放在什么地方，定国给他提供了坚实后盾，方羽花钱大手大脚免不

了出现经济危机。定国便慷慨相助，等方羽手头宽容裕坚持要还钱时他手一摆手毫不在乎地说：“你先替我存着，我什么时候需要再跟你要。”只要他说了这话，凭方羽怎么蘑菇也都无济于事。他也有生气的时候，为一个问题同他争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同你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满天飞，他说话不太流利，你稍一抵赖他便毫不留情地说你顽固不化不再理你，不出一天，如果还是同样的问题又争论起来，直到你俯首认输，承认他的观点正确才肯罢休。

方羽摸清了他的脾气，每当开始辩论时先是油嘴滑舌地同他耍嘴皮子，一看他就要火了便来个紧急刹车急忙偃旗息鼓不再说话了，他便显得很高兴说：“既然知道理亏就不要再跟我争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嘛。”这对方羽来说不是存心玩弄手段，他觉得朋友之间应该有这种默契，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就是能互相接纳对方的缺点，在同学当中方羽和定国关系最好最能合得来。定国痛恨那些品德不端却又喜欢耍小聪明的人，从来都不和那些人主动说一句话，他对方羽说：“像袁成这样的人可以给他

定性了，别指望他以后能做出什么善意的举动来，这样的人应该从我们的意识中抹去但我们不能阻止他在我们眼前晃动。”定国的话很受方羽感动，自始至终定国和自己一个立场，对自己默默支持。

方羽眼里的张定国可称得上一大怪人，但怪得实在，那次谋划炒老师的鱿鱼，方羽曾征询过他的意见，他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这简洁的话语让方羽琢磨良久。方羽问他为什么平时上课时对不胜任的老师没有反感情绪，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明显地表露出来呢？他略加思索地说：“我尊重每一位老师所付出的劳动。”这就是张定国，在替考风盛行的今天，他应班主任之召去替班主任朋友的儿子参加成人高考，成绩出来后他心安理得地收取了酬金，并说这是自己应有的劳动所得。也许张定国在方羽心里永远是个谜，猜也猜不透，琢磨也琢磨不清，但有一个方羽放心的是他这种人绝对可交。

好久没能坐下和邵静谈谈了，虽然自己有意躲着她，在学习之余便能想到她，更何况她一直默默对自己关怀，这种关怀方羽是不敢拒绝的，怕因此

伤了她的心，也让自己由此背上沉重的感情包袱，这也许就是方羽所信守的缘分吧！面对这一缘分他将如何处理？

中午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方羽和邵静并肩而行，他们步调一致地走成一齐不时地引得别人回头注目，方羽轻声地告诉邵静："我在校门口等你。"邵静听了用眼睛注视着方羽，绯红的脸像晨曦中的云霞，她柔声细语地问："有什么事吗？"方羽点点头算是回答。方羽草草吃完午饭往学校门口赶去，邵静已经等在那里了，方羽抱歉地说："挺早啊。"邵静看着方羽低下了头说："走吧，出去走走吧。"

暮春的天气，前些日子的阴雨绵绵总算好转了一些，路边的野草在茁壮地生长，蒲公英绽放着淡黄的花蕊在风中轻轻摇曳。在向路人热情地招手，也许过不了多久，它们便要各自撑一把毛茸茸的小伞，任风把他们吹散而四处天涯了。高三的学生们极像这蒲公英，高考一结束像蒲公英的种子漂泊四处。

他们顺着校园外的小路走着，谁也不开口说第

一句话，这也许是一种习惯吧！他俩在初中就是同学，关系一般，上到高中来又恰巧一个班，彼此都很熟悉了，似乎语言在这个时候是一种多余，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能让对方猜透在想什么又想干什么。过了好一会方羽打破了僵局，他问邵静：“毕业后有什么打算。”邵静抬头看了看前方，若有所思地说：“能有什么打算，大学的希望很渺茫了，我希望能读民办大学，这年头高中的水平怎么能应付。”“不是吧，不见得大学毕业就能做出什么成就，你看看现在的私企老板有多少是大学文凭。”方羽说。“听你的语气上不上大学无所谓了，那你想怎么样！考上大学也不去读？”邵静笑着问他。“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是人非得读完大学就是完美的，就算成功，其实社会又何尝不是一所大学，我就挺佩服你爸的，十多年前就敢毅然辞职下海，并且做成功了。应该说他的人生相对应该是完美的，”方羽笑着说道。“你说我爸爸？”邵静摇摇头说：“他也算成功？可你知道我们曾为此受了多少苦……好了，好了，扯远了不说他了，不过我倒希望他到时候能资助我一笔钱去读书。”

话题似乎真的被扯远了，邵静说完了方羽也没有去接下面的话，于是两人又默默走在一起。中午的时候小路上没有一个人，静悄悄地，枝头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在树叶丛中叫着。方羽看着她！仔仔细细地像观赏一幅艺术品，他的胆量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有，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刻意地关注邵静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邵静早就注意到了那跳跃不已的眼神，这眼神令她心里一阵阵地发烧，她低下头，用纤细的手指卷着衣襟，来回的几次衣襟被打成了筒状，方羽看着她的这种动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和她这么多年的同学了见惯了她那孙二娘式的泼辣作风，他算是看到邵静温柔的一面了。特别是用手指缠衣襟的动作，其中包含了几分持重几分羞赧，让方羽看着入了迷浮想联翩。全身的神经像浸过了酒精轻飘飘晕乎乎，此情此景他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一股无尽的冲动激荡他的全身。他真想紧紧地把她拥抱，让她紧贴在自己胸前感觉那剧烈的心跳。晚春的太阳照在身上有点火辣辣的热，但有风吹来也微感清爽。“我们去同一所大学读书吧！”方羽突然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邵静惊异

地抬起头用疑惑的眼神打量了他一番，即尔不无叹息地说：“如果真有那一天就好了。”她的声音轻悠悠地像一阵风落在琴弦上。

不知不觉他们已走离学校很远，前面就是他们早已熟悉的小树林。看到了这个小树林两年前的辛酸一幕又重新浮现在眼前，他不知道邵静看到它是什么感觉，看着她那发呆的模样似乎也若有所思。两年前就在这个小树林里有过自己痛苦的泪水，有过和邵静共同在一起的难忘时光，他一直对这片小树林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的记忆中这里是他的避难所，把自己的痛苦和泪水留在了里面，走出树林自己就变得很坚强。两年过去了，里面的树木已长得高大粗壮，树叶荫郁遮日，地上的野草也一年比一年繁盛，现在这里是一个避阳的好去处。

方羽拉了拉发呆的邵静说：“你还记得两年前的事吧，我可这一辈子也不会忘了。”邵静听他这么一说自然是心领神会，方羽两年前那幼稚可笑的一幕又浮现在脑际，是啊。方羽那时还是个小初中生呀，自己虽然也是但要比方羽老成许多，这两年他变得也够快的，一眨眼就成了大男孩了。她沉浸

在往事的回忆中，方羽这么拉她也有点让她无动于衷，方羽似笑非笑地对她说：“到里面避避太阳吧！”邵静点了点头，跟在方羽后面进了小树林。方羽拿出一张报纸，撕开一半铺在了地上，随后把另一半递给邵静，邵静接过来在方羽旁边不远的地方也铺了，他们就这样保持着一段距离，那一段空白地带任谁都不想超越的。

风轻轻地摇着树叶沙沙作响，地上斑斑点点随风在草叶上不断跳跃，喜鹊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欢快地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不时地有一两片被它们碰掉的叶子飘飘荡荡地落下来，轻轻地悄无声息地落在他们身旁。正值中午，远处的路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更不用说这个荒僻的树林了，这里除了鸟叫、风声就是静寂，静寂的呼吸声几乎都能听到。片刻的沉默，邵静看着方羽问：“你今天有什么事，害得我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方羽一听吃了一惊，心想：怪不得她去得那么早，自己吃饭的速度向来数一数二，但还是被她领先了，原来是没吃饭就去那里等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事，说有事只不过是借口，再说自己并未把这事太放在心

上，总觉得邵静并不一定就听自己的“调遣”，可事实正与他预料的相反，她不但真就去校门口去等了且是连饭也都没顾得上吃，当邵静问他有什么事时竟让她一时语塞。

说真的，他还真有点事，他闹不明白邵静和唐芬为什么这样形同陌路，他又仔细一考虑，在这种环境中问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在那里支支吾吾僵持了片刻，方羽不由得向邵静那边挪挪身子，一把抓住邵静的手轻轻一拉，邵静差一点就躺在他的怀里，但她把持住了，嗔怪地说：“我就知道你没什么事，刻意骗我出来的。”“谁说的。”方羽企图狡辩，说着又要硬拉邵静的手，邵静急忙慌乱地挣开了向相反的方向移动着身体，这样一来离方羽更远了。

她的心跳动得厉害，当时方任也是这样对她的，这些男生，甭看刚才还都授受不亲古板地和你说话，可说来真的就来真的，显得那样粗鲁和毛手毛脚。她理了理头发，搓了搓发烫的脸，脸庞荡起了红晕，此刻他何尝不明白方羽的意思，但理智一次再一次告诉她绝不可以如此，自己老是觉得方羽

和唐芬之间有这么多波折就可能因为自己，唐芬不搭理自己可能就是自己和方羽的关系走得太近了，可这又有什么呢？自己和方羽是初中时同学，关系自然比别人要好许多，其实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方羽是个多情种，是因风而飘荡于空际的羽毛，他会因风而起逐风而栖。对于异性之间的关系就喜欢胡思乱想，狐疑重重。邵静深深后悔自己不该搅进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来，不该替自己最了解的人做这样的事。现如今，连方羽都觉得自己对他有那个意思。方羽你这个糊涂虫！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帮他清醒清醒，她思索了片刻说道："还记得你写给我的一张字条吗？"方羽听了一愣问："什么字条？""就是去年方任生日那天，"邵静提醒他说。

也许是时间太长了，也许是自己故作糊涂，他竟有模有样地思索起来，邵静接着解释说："其实，方任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你就是不提早告诉我他的意图，我也知道就如何去做，后来，那张字条夹在书里不见了，我想可能是让人拿走了，在以后日子里你没遇到麻烦吧？"说完用一种复杂的眼

神打量着方羽。现在方羽听出来邵静的最终意思了，至于那件时过境迁的往事现在看起来的确没什么了，他尴尬地向邵静笑了笑，深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差一点又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急忙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下午是语文课，教授语文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他进教室时里面正乱翻了天，好像只要是他的课大家便快活得不得了，个个犹如脱笼之鸽，好一阵放肆，看着如乱草一般的局面他搬了把椅子坐在讲台上平静地看着下面的人说话，上课铃敲过很长时间了说话声还没完全停下来，他慢腾腾地抹抹桌上的灰尘垂着眼帘不紧不慢地问："同学们是否仍还有兴趣聊下去？如果有，那么我宣布说话时间再延长五分钟。"说完用眼睛扫了一遍继续说："如果没有，那我现在宣布上课，记住，我讲课时你不要说话，如果谁想说，对不起，请出去。"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他的话刚说完下面立刻唏嘘声，干咳声不断，但这不能算说话，气得他翻翻白眼把恼怒压住了。他让学生打开练习题开始和同学们核对练习题答

案。头一句便来了个开门红，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唐·韩愈的《早春》中的一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他把“草色遥看”念成了“遥看草色”，同学们借此不断在下面乱揭他的伤疤，有人在下面偷偷喊道：“括（恬）不知耻”，“市会（侩）”，他一看学生起哄很是生气，把书擎在手里放远了一些仔细看了看后连连说道：“噢，是‘草色遥看’，是‘草色遥看’。”旋即改了过来，这位把“早有蜻蜓立上头”念成“早上蜻蜓趴上头”的语文教师感情今天心情特好，竟然屈尊认了一回错。方任曾经收集过他念错的字和搞错的历史人名整理后说给同学们听，竟被大家当作饭后的消遣佐料，在开玩笑时总忘不了说上一句：“你这纨跨（绔）子弟加市会（侩）分子，真是括（恬）不知耻”，说来真是让大伙百笑不厌。

别看他年岁挺大，课却讲得不敢让人恭维，一点儿也勾不起学生们的兴趣，上他的课没有几个正儿八经听他讲的，大部分都在忙自己的，看看杂志或是用他的课扫除其他科的作业尾巴。在他课上也

较为自由，可以小声谈论，可以抱着桌子睡大觉，只要不十分搅扰让他把课进行下去便一概不管，真要是下面乱得超过了他的忍耐限度他会停下来喝上一句“没有教养”之类的话，然后接着再讲。他也有让人意料不到的时候，前几天他就玩过一次。

不知是谁起的头，老师们都习惯拎上一杯沏得很酽的茶去上课，在讲课的空闲呷上一口，看起来很是惬意，老师们用的杯子大都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不锈钢老板杯，语文老师那天进到教室里时手里平托着一个小酒葫芦，像观世音托着圣水瓶一般，他站到讲台上便说：“现在我发现我的同事们都好这个，我也附庸风雅很流行，可惜的是我买不起和他们一样好的茶杯，只好找来我从前装酒用的瓷葫芦来充充数。”说着很得意地仰脖咕咚灌了一口，品了片刻说道：“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如果老师们都如我一样岂不节省一笔不菲的开支，唉，现在人就是这样的想不开，用不锈钢的茶杯有啥意思，还不如我这瓷葫芦呢？”说着又喝了一口。等水流到肚里后便把那葫芦往桌上一墩说道：“现在上课。”这可能自从执鞭高三·六以来最为得意的一次，他

不仅在学生面前大大露了一回脸，而且在他的同行中也标新立异了一回，谁说他老顽固、老脑筋？他用事实证明自己前卫着呢？是的，他拿着瓷葫芦当老板杯用可能是除他之外任何老师都不敢做的。更何况他托着那玩意从办公室到教室要走很远一段路，不但全校的学生都能看到，就连其他老师们也能饱一回眼福。

不知怎的，方羽一看到他便不由得把他和数学老师扯到一起，心里定是要比较一番，论年岁他俩可称为父女，方羽这种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执教高三的老师中他俩的关系最融洽，有时语文老师有事需要调课多半都是和她对调，数学老师有事同样也与他调换，听同学们私下里讲数学老师的确与他有点沾亲带故，于是方羽就想他们既然有亲戚关系定有一般人看不出来的相似之处，但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俩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数学老师相当严厉，加之她讲课跳跃性比较免费，如果在课上稍一走神就可能跟不上她的思路。她不能容忍在她课上不学习的行为，并常为一两个这样的学生大发雷霆，文科生有个缺点，相对来讲数学是弱势学科，

但想在她手下学好数学是不难的，她为人热情，如果谁有问题请教。她耐心地讲到你点头明白为止，一遍不行就讲两遍，你永远看不到她因为你听不懂而显出不耐烦的情绪。而语文老师呢？年岁大了一些，非常有韧性，对学生也很热情但肚子里的东西实在有限，讲不出多少新鲜玩意，加之教课方法陈旧老套唤不起学生的兴致，学生对学习语文的看法有误解，所以语文成绩文科班也不理想。文科生都学不好语文就更不用说理科生了。据教师讲，历年的全国高考，语文在各科成绩中原始分数最低，这也许真就应了那句话：学语文容易，学好语文难。当然要是把责任都推到教授语文老师的身上显然是错误的，要改变这种语文成绩不力局面，一方面要有高素质的老师，二是要有恰当的教学方法方能改变这种容易学却不容易学好的局面。

要说在他的课上起哄，方羽也是个挺活跃的家伙，但他不想把这位老先生赶下台，去年的那次密谋炒老师的鱿鱼，看到他老人家的名字也毫不犹豫地打了括号。他觉得语文老师很可怜，年岁又大了还给学校拼死拼活地干，很是辛苦，再说自己的语

文成绩还不错，虽然觉得他教的课不怎么样，但对自己的成绩也起不到负面作用。整个下午方羽都在愉快中度过，但没能使自己阴谋得逞，因而有那么一点淡淡的失望和遗憾，但这也影响不了年轻人乐观的情绪，更何况是在语文老师的课上。他不时地看邵静，他觉得她比以前又漂亮了许多，长长的秀发，苗条的身段，合适的衣服，白皙的皮肤，红润的面颊，他还发现邵静整个下午都在出神，一会儿似听非听地看着老师，一会又桌上发呆，脸不时地潮红。邵静在想些什么，你方羽能猜到吗？你了解女孩子的心思吗？这个傻瓜！

课外活动时间，杨洋和定国他们还照例到外面去散步，校园外的小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结伙成队的学生，他们并排一齐慢慢地走着，并时不时地谈论一些学校里新近发生的一些事。如果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绕过方羽中午去过的那片小树林再往下走一段不远的路是一处上百亩的果树园，一般的人走不了那么远，大都走到小树林边上便折回往回走，再说那树林深处的孤坟断碑对一向胆小的女生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加之又是傍晚时分，树林

里光线昏暗阴森，很少有人在那里面驻足流连，本来杨洋是建议要在树林里一块躺下的碑上坐一会的，因为方羽中午来过这个地方有抵触情绪，便极力要求继续往前走下去，没办法，杨洋刚一屁股坐到石碑上又不得不唉声叹气站起身来，说道："方羽你对这坟墓里面的人有仇呀，怎么我们一到这里来就迫不及待要走，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呀？"方羽看了看他苦笑了笑，没说什么，是啊，有仇虽谈不上，但他太熟悉了，两年前就早早地认识了它，当时自己落难时那坟墓里的主人说不定对自己的软弱可欺而暗暗地大加嘲笑呢？如今他确实怕在这林子里待了，也许太让人触景生情，也许为了今天中午那尴尬的局面油然生起了内疚。

林子里不能待了，他们继续往前走，能坚持走到这边的人已经很少了，偶尔看到一两个气喘吁吁坚持锻炼身体，他们也是沿着小路往果园方向跑下去，然后绕果园一圈再跑回学校这样跑上一圈，晚上的课上便能保证精力充沛。方羽他们虽然不做跑步那样剧烈的运动，这样轻松地遛上一圈也蛮好，不过时间要用得稍长一些，回到学校时差不多也到

了晚饭时间，简单地收拾一下桌面的东西，书翻不到两页便又要下楼去。

他们走出树林，百亩果树园便呈现在他们面前了，用灌木围成的绿墙像条绿绸带把整个果园捆了起来，映进眼帘的是满眼的绿意。果树园里清一色年轻的苹果树，蹿出灌木绿墙很高，远远地看去像一幅层次分明的山水画，薄暮中的果树园笼罩在袅袅的炊烟中，让人觉得那里是雾霭升起的地方。不一会他们已漫步在园子了，看来今年是个丰收年，乒乓球大小的苹果缀满了枝头像朗夜里的繁星，因为果子还远未到成熟可食的日子，所以还没有看园子的人，只有一两处破烂的屋棚搭建在树腰，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样子，屋棚纵使看上去孤零破烂但此时此刻却显得几分雅致飘逸，给人以超脱于世俗尘嚣之外，置身于世外桃源之感。一进到这个园子里他们三个人的谈话兴致顿时浓了许多，不知怎么地就讲起来陶渊明和林逋，似乎这两位古人的诗词言论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适合讨论，才值得讨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似乎恍如昨日，“梅妻鹤子”竟然距离他们如此之近，他们竟然不知不

觉陶醉于诗词的讨论转而沉默不语了。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方羽又看到了灌木绿墙，已经走到园子的另一头了，方羽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以后真该多到这里来走走，走了一遭，我的灵魂像被净化了一般。”“多到这里来走走？怕是来把几次，等果子一大看园子的会带着狗四处巡逻喽”，定国插话说。“现在果子才多大呀，要到看园子的时候早着呢”，杨洋说道。“早不了多少了，这些果树品种都是早熟的‘红富士’一天一个模样，你看着它们还是发涩的青苹果，到了五月中下旬便能上市了”，定国很是在行地说道。“青苹果”，杨洋重复着定国的话，扭头看看那如粒粒珍珠般的苹果说道：“我听说人家把‘早恋’都叫青苹果之恋，是有这回事吧”，说到又扭过脸去问定国。定国略有思索地说：“可能是吧，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情歌中有过关于苹果与爱情的歌咏，不过我把词给忘了，印象中那词写得很美。”说着断断续续哼起了那支年代久远的曲子。至于他哼得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把印象中的歌曲说出个子鼠丑牛来，方羽和杨洋只有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弥补

他介绍中的缺憾，但从定国哼曲子的投入劲能看出那歌曲一定很不错，至少定国是这样认为。于是方羽和杨洋也在他五音不全的哼哼中渐渐陶醉了。

灌木绿墙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眼见着就要穿过这个园子，杨洋相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方羽：“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邵静偷偷对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去‘打牙祭’不要忘了叫上她。”说完不解地自言自语说：“现在的女生也真是的，胆子可够壮的。”“这有什么，邵静是什么人，交际广着呢。”定国不无揶揄地说。方羽只是笑笑扭头回望那片来时的小树林，四处横生的树丫早把来时的路给遮掩了，目之所及的只有毛茸茸的叶子和青碧碧的苹果蛋蛋。他觉得他俩这样地对邵静大加评论，自己怎么也都不容易插话，干脆换个话题让他们从关于邵静的话语中游离出去。他问杨洋：“怎么样？茜茜的事搞定了没有。”杨洋看着他摇了摇头说：“今年家里对我考大学期望很大，现在我在学习上都有点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时间？再说人家男朋友多得还不得一个排吗？我可不愿因为我的介入而不断有人找我决斗，你们甭忘了家里就我这

一根独苗。”说着自己不由得笑起来，接着又说：“七步之内必有芳草，何必要挤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们说是吧！”“你听，你听，他都说了些什么，好像王茜是他的衣服，追到她好像如探囊取物似的，昨天我还见你往书店里跑呢？”定国毫不留情地揭短说。“昨天我去买五月份的《读者》了”，杨洋辩解说。“《读者》书呢？我怎么现在还没看到”，定国将他说。杨洋搔了搔头皮，支支吾吾说：“这……这个嘛！在我桌子上呢，回去我拿给你。”“别逗了，你根本没买书。”定国不依不饶地又揭他。杨洋脸一红，知道没辙了，不再说下去。

这时，杨洋转了话题问方羽：“你手中还有没有饭票。”方羽一愣问：“做什么用？”杨洋说：“学校伙食部回收饭票，再有两个月就高考，你还拿着它做什么，回来复读用呀？”“学校也真够黑的，他们回收每斤价格要比市场低一角多钱呢！”定国愤愤地说。“那又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当废纸扔了吧！好歹能换回些钱，挨宰就让他们宰最后一次吧。”杨洋无奈地说。方羽一听急忙问道：“什

么时候换的，我怎么不知道，我手上还有一百多斤呢？”杨洋看了看他说：“今天吃过中午饭，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四处找你也没找到。”方羽红了脸说：“有事上街了。”接着又问：“找谁去兑换？”“还有谁，自然是伙食委员。”杨洋不屑地说。“噢。”方羽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散步回来，方羽便去找袁成，可惜不在，他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去哪里了。有些同学都以为出了什么事，他们觉得从不轻易在班里兴师动众找人的方羽今天是中了哪门子邪，更何况班里不少人知道，他俩正为唐芬闹得正僵。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唐芬没有出去，不安地坐在位置不时回头看着方羽。他没有理会唐芬的关注，他并不明白此刻的唐芬是多了一层考虑的，她一直都在担心方羽有一天因为自己而冲动做出傻事，以方羽的个头和身板足以把袁成硬生生举起来。

快到晚饭时间了，袁成才和他的那几位好友回来，方羽急忙迎了上去，待袁成坐定后强挤了一丝笑说：“袁成，我找你有点事。”“是吗？方大侠也有事有求于我，真是三生有幸，荣幸之至。”袁

成冷冷地说。方羽听了非常的不舒服，但也说不出别的只得继续说：“我想烦劳你给我兑换一下饭票，你看怎么样。”袁成“噢”的一声笑了笑，惋惜地说：“你来晚了，我刚从伙食部回来，跟他们已经结完账了，对了，你中午哪里去了？”然后用一种探询的目光看着方羽。“中午……中午我有点事，”方羽不好意思地掩饰说。“说不定到哪里逍遥去了吧，”袁成说这话时突然提高了嗓门。“你别再给我添乱子了，”方羽几乎是恳求他说，他非常地愤怒，真想把这小子一拳打倒在地，此时邵静和唐芬都在教室里，方羽为了结束这种局面急急走开了，袁成在后面冷冷地说：“你自己可以去伙食部呀，以方大侠的能力还有办不了的事吗？”

方羽很失望，自己还得亲自去一趟，没办法去就去吧！吃过晚饭他就去了。其实也没什么难办的手续，把饭票的斤数折合成钱就是了，伙食长自然对方羽的到来乐不可支。他的算盘一拨拉就赚了十多块钱。方羽出门走时伙食长竟意外地把他送到门外，他拿了钱便往教室赶，一进教室就看见几个女生围在袁成身旁，袁成脸笑成一朵花般和她们侃侃

而谈，开始方羽并未注意，像袁成这种能说会道的人身边少不了有女孩子，这也是他的嗜好，别人无权干涉，但等坐到位置上不经意一听让他愤怒异常。

一位女生说：“伙食部也真够黑心的，兑换得这么贱，这要比市场价低一角多钱呢？”袁成嬉皮笑脸地说：“这事实在怨不得我，我也想贵一点，怎奈得就是这个价，愿换不换！”“不换能成吗？等一毕业就成废纸了。”另一位女生说。“怎么就成废纸了，你来复读时不就派上用场了吗，”袁成打笑她说。“你才来复读呢，让你老窝蹲算了。”那女生装着生气的样子说。听到里方羽气不打一处来，这分明是在和她们开兑换手续啊！好呀！你个袁成可真有两下子，他忍住气没吱声，只是恶狠狠地看了袁成两眼，袁成接住了方羽的目光，尴尬地向他笑了笑，方羽却又像无事的样子拿起了书本，他这个气啊，没料到袁成还真有一手。

第十章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第三次摸底考试到了，这一月方羽沉下了心，认真仔细地复习，除了和他俩去透气和高兴时到饭馆里打打牙祭外便是学习，邵静和往常一样一直都显得那样沉稳老练，什么事都做得滴水不漏，又是那样游刃有余，她在班里的女生中有不容置疑的声望，是无可争议的大姐大，有的时候她还是会留给方羽一些好吃的东西，如今班里的情形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在同学之间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交友选择的志趣性和好恶性，以往同学之间被掩盖起来的矛盾也被暴露出来，这有点像大结局的前奏，剧作家把开始时的一个个包袱逐一解开，使剧情向高潮递进，然后突然抛出来结束的暗示，不知不觉中让观众在思想上躁动起来。

老严所带领的学校体育队的训练也到了最终冲刺阶段，一连几天的强化训练后要出征专业考试。高三体育队分走了他绝大部分精力，去六班的次数自然少许多，偶尔去上一次也像是蜻蜓点水，他的

那帮学生们见他则像遇到了外星人似的新鲜，这显得他对这班学生不够关心。其实一般到了这种时候，如果说班主任放弃对六班的管理那是假的，但还要像高三刚开始那种劲头也是不可能。多年的高三班主任经验让他懂得，在这个时候已是鞭长莫及了，就是他不希望如此，努力把心思分到六班去也是力不从心。目前的体育队对他来说更重要一些，历年来高三体育生在专业考核中屡屡败绩，学校办了这么几十年，考上体育专业的学生屈指可数。虽然近几年来加大了对体育教育的资金投入，但体育专业学生的升学率一直在低谷中徘徊。这对有极强责任心的体育组主任老严来说，自感负有大部分责任，几年的艰苦努力，不断地查找原因，科学地改进训练方法，可成效仍旧是不明显，但这一切都无碍于他的追求和自信，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执着的敬业精神。每天，他是起得最早的，然后逐个叫醒仍沉在酣梦中的徒弟们，顶着满天的繁星集合队伍进行早晨的热身训练，当学校的起床铃响过之后他们的训练已告一段落。他就陪着他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队员训练过程中除了不时地给他们规范一

些动作外就是给他们看着衣服。在队员身上他所付出的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可前几年辛劳的付出却没得到相应的回报，学校教师圈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老严只会让学生玩命训练，光靠硬拼，训练方法不科学，根本就不可能出人才。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无法反驳，没出人才这是铁的事实。

但是现在他觉得欣慰多了，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这一茬人素质从来未有过的好，文化底子也坚实，这无疑重新点燃起他心中的希望，对学生的训练更严格，自己也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与时间，他明显地预感到今年在体育这一科上定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再说，眼看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他有责任把那几位年轻的体育教师带动起来，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执着敬业精神也多多少少是做给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的，似乎在无声地告诉他们：你们最好也能像我这样，想在体育上也好成绩不打拼，靠投机取巧是不行的。如果今年体育上出现好成绩，自己所管理的文科班再多走几个本科，今年就是双丰收，如此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光荣退居

二线而不留遗憾了。当务之急是把体育队的士气提上去，等专业考试回来后再集中精力搞高三·六最后阶段的工作。五月六日，他带队出征了。

高三·六的学生听说班主任出差了，班里顿时出现了少有的轻松气氛。

此时方羽萌生要写一部小说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杨洋，杨洋一拍胸脯说："我帮你。"方羽笑笑说："你当写小说是打架啊！我打不过你帮一下手。""哪里话，写小说你不就要素材吗？我明天保准给你制造出几个来。"杨洋满腔豪气地说。方羽一听愣了，问道："你又有什么惊人举动？我明白，怕不是又要向茜茜说你自己姓甚名谁在几班吧。"方羽紧接着又不放心地说："算了吧！你就省点心思搞复习吧！你还没看到我的狼狈相。"杨洋不作声了，他能看不见吗？正值方羽陷入这种困顿时，杨洋还曾写诗打笑他："强欢颜，却把谁来骗，左右顾盼，泪花眼里尽嗔怒。误入歧途，难找回头岸，空落寞，孑身挑孤灯。方悟然，有情苦，最苦是思恋。"他不会忘记这首诗吧！当时他写出来时方羽也并不怎么看重，现在每回味起

来，的确有历经沧桑的味道。他倘要介入到茜茜的圈子里去，虽不至于落得像方羽这样惨，但也不会太顺利，他到底有多少胜算？再说考学的日子在一天天迫近，再来这一摊子事，那一定不会好过，所以渐渐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方羽现在的经历够得上写一部小说了，别看他对女孩子的心思老是猜不透、猜错，写写文章总还是可以，他自觉在高一高二所经历的事加起来也不及高三半个学期多。整个高中三年的各种感受都在这个时候品透了味，猛然间顿悟了，高一时刚进校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只顾埋首学习，这个时间学习成绩也好。刘欣只要是和自己聊天便都是夸方羽过去如何的辉煌，如何的上进，但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了高三就走下坡路了呢？也许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她眼里优秀的方羽为什么走了下坡路，这也许是因为人类视角的不同而看问题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有时方羽并不认为自己在走下坡路，而是经历一次人生的过程，方羽把这种看法讲给刘欣听时，她只是一个劲摇头，显然她是不认同这种看法，起码是觉得方羽说得优点言过其实，人为什

么要经历这种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过程呢？也许这也是刘欣为什么坠入到这样罗网中的一个原因吧！

高二的时候逐渐地懂了一些，知道了一些学校内部的事，但主要还是学习，这些道听途说或目睹的是是非非大都与自己无关，也对自己起不了多大影响，如果照此推理下去高三更应该努力。可事情却未按预想的轨迹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无可预知的变化，唐芬在突然之间闯入了方羽的视野，是方羽太过于多情，还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在情感消耗中备受煎熬。也许在人生的历程中非理性占着主导，因而才出现了那么多的阴差阳错。在方羽由一个最初的“护花使者”蜕变成追求者时，唐芬冷漠地躲开了。当唐芬停下来试探着接纳方羽时，却是方羽下决心要放弃的时候，一阵子瞎折腾后唐芬彻底冷静下来，方羽却又躁动不安起来。

几天以后的外出散步，杨洋突然问方羽：“你跟邵静怎么了？”方羽被问得不明不白反问道：“什么怎么了。”杨洋瞪大眼睛显也惊讶的神色说：“怎么，你还不知道，你和邵静的关系在班里

搞得纷纷扬扬。”方羽听后吃了一惊问道：“我确实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杨洋支吾起来，搔搔头皮说：“具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继而转身问定国，定国摇摇头说：“没在意，好像没说什么吧。只是说有人看见你俩在校外的小树林里待过。”方羽既吃惊又愤怒，忙问：“你听谁说的？”定国看了看方羽的脸色笑笑说：“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去惹事啊。”方羽强忍着愤怒冷笑着说：“你说吧，我保证不发火。”定国犹豫了一会才接着说：“前两天，我在班里听袁成说给他那几个哥们的，听话音是无意中说出来的。”方羽又忙问：“那当时唐芬也在教室里？”定国想了想说：“好像在吧，这个我倒没太在意。”

方羽已愤怒到了极点，他把拳头紧紧地握着，他真恨不得一拳把那小子揍扁。他气的并非别人揭了他的隐私，他气的是袁成卑劣的所作所为，这分明是有目的的，怪不得唐芬这两天对自己挑鼻子竖眼，原来如此！袁成啊，袁成，你想追唐芬你就追，犯不着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方羽心里乱成一团麻。杨洋看了看方羽

说：“算了，别跟这样的小人一般见识。”停了一会又说：“这种无耻小人，要是从前让我给遇上我非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不可，我看他也必定是狍咬肥皂泡——空欢喜一场，唐芬不是王燕，她那么聪明定能看透袁成的心思。”接着他又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愤愤说道：“他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记得那天晚上我向你借宿吗？那晚他和王燕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里，当时这小子竟把我也骂了，气得我真想从床底下钻出来揍他一顿，让他那晚干不成好事！”

听杨洋这么一说他明白了，他所指的那天晚上方羽是知道的，就是袁成向赵伟借房子那天，怪不得杨洋很晚回去时嘴里还嘟哝着，袁成这小子该杀，感情他提早躲到床底下窥看他俩的秘密去了，他定是看到了他不该看到的一幕！这家伙的嘴也真够严的，今天才抖底，要不是方羽遇上了麻烦这件事可能就烂在他心里了。方羽明白他说出这件事的原因，也许仅仅是想替方羽消消气，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方羽对袁成的厌恶，更让他觉得唐芬此刻处境的危险。但他还是从心底感谢杨洋对他的关心，

苦笑着说道：“你们看，事情都到了这步田地我还能说什么，还嫌丢人没丢够吗？”然后仰天一声长叹道：“也许一开始这一切都是错的，错的……”

散步挺没劲的，大家不欢而散，闷闷不乐地回到学校。

在上楼的时候，方羽看见唐芬提着暖水瓶下楼而来，方羽直直地盯着她忘记了迈步，唐芬见是方羽便把头低下去从他面前悄然走过。透过她的眼镜看见她默默垂着眼，像是方羽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他一直目送着唐芬走出门厅忘记了上楼。这时，有两个男生拎着暖瓶说说笑笑下楼来，方羽看了看他们，不认识，但不知怎的，情急之下竟毫不犹豫一把夺过其中一个男生的暖瓶一边往外跑一边说：“哥们，借你暖瓶用一下，我替你去打热水。”说着跑出门厅向唐芬追去。那男生看着眼前一幕，喃喃自语道：“乖乖，雷锋转世了。”

方羽一直在后面紧追着，他想借此和她谈谈，不在乎谈什么，只要彼此能消除误会就行，但要是说他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误会，方羽也说不清，但他总觉得有些事必须得她当面说清，走出没多远

的唐芬发现了方羽追了上来，便加快了脚步，眼看就跟上了，她一转身躲进了饭场旁边的女生宿舍。方羽愣愣地站在离宿舍不远的地方，等了好一会也不见她出来，无可奈何地把暖瓶还给了那尾随而来的男生，并抱歉地向那人笑了笑，那男生被弄得莫名其妙，接过暖瓶悻悻地走了。

方羽讨了个无趣没精打采地回到教室，坐在位置上发呆，脑袋嗡嗡作响，理不出一点儿头绪，他不知所措在这种矛盾中拼命挣扎，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失态的举动？是因为今天下午杨洋的一席话吗？还是因为袁成对自己的暗算更趋于表面化，使得自己为加强自我保护而做的自然之举？更或许仅仅是自己一时兴起，心血来潮想对唐芬再一次剖露心迹？但不管怎么说，杨洋今天下午讲的那些绝少人知道的话起了很大的作用，让他觉得唐芬处在危险的边缘，这是怎样一种想法啊！这是他杞人忧天吗？不，这是他心里仍在惦记着她呀！

没过多久，唐芬提着热水进来了，一放下暖瓶便走到袁成位置旁说：“那道题目的解法，我想到了，我看你的解法挺麻烦的。”袁成把眼睛眯成一

条缝笑着看看唐芬，他那张不堪入目的脸活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大猩猩的脸，哭丧着，他说话的声音像懒蚕咀嚼桑叶，轻轻地沙沙的，又像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人向世人留下最后的遗嘱："是吗？那你给我写写看，还能比我的解法更简单，真少见。"袁成似乎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句话说完。唐芬的脸灿烂地笑开了说道："看你，又在自以为是了不是，我写出来准让你大吃一惊。"说着从袁成手中拿过笔，拉过一张纸给他写起来。方羽在旁边冷笑了笑站起身来，夸张式地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把屁股下的凳子一脚狠狠地踢到桌子下面，然后又故意把他周围的桌凳碰得哗哗啦啦响作一片。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方羽这小子发了哪门子神经？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模大样出去了，出去后还没忘把门"咣"的一声带过来，于是大伙的眼光从方羽身上转移到门上，然后最终又都落在唐芬的身上。

唐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方羽离去的背影。好一会才缓过神来继续写她的简单方法。方羽走出教室长出一

口气，一种重重的失落感袭上他的心头，疲惫地倚在楼道的窗台上，虚空极了，感觉自己大脑中贮存的那一点责任感似乎被人一下子掏空了，仅留下一个空壳，一抹夕阳从窗子里投射进来洒下一片金黄，大家都在教室里待着，楼道里没有人，如果有人走动便能清晰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方羽踩着那金黄色的锦缎走着，有一首词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浮出，那是一首谁作的词？是一位古人吧，年代早已久远，记忆也已尘封，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明年天气旧这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多美妙的词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小声地默念着，它本身就有着跳动的音律美，那淡淡的伤感，那依依的深情，那浓浓的思恋不都在其中吗？这多么像为自己写的啊，是啊，人家晏殊在几百年前就把你方羽的感受都感受到了，应该冠之他为先哲，不为过吧！

方羽，你只是一心地从这种罗网中解脱过去，你真的就没考虑过别人吗？难道只允许你赌气别人，就不许别人赌气你吗？方羽，你难道还看不出

其中的因由？你应该失去的已经失去，不该失去的你也把它丢掉了。

半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严教师带队的体育生的专业考试也是捷报频传，专业考试非常理想，每个队员都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成绩，高考时文化科再过关，体育院校的通知书便会安然到手。这是建校以来体育这一块出现的最好成绩，对老严来说他的凯旋之日就是第一个目标实现之时，也是第二个打算实施之际。他一回到学校不顾鞍马劳顿，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高·六转了一圈，看一看他不在的这段日子里班里的情况有没有改变，大家从他那悠闲的神态判断出，他还是对现状感到十分满意。

不久，随着第三次摸底考试的到来，如箭在弦，该意气风发的风发，该神情沮丧的沮丧，教室里完全没有了那祥和平缓的气氛，多了几分焦躁不安和魂不守舍，这时期的学子是浮躁的，有好几位成绩不错的学生向班主任提交了申请，要搬着书回家去搞复习，说是无法承受这日渐压抑的气氛，有的同学在外面偷偷租了房子，除了回学校吃饭外其余时间都在那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也许历届的高

三生都这样，校方早预知了这种不良苗头，千方百计地给躁动不安的学生降温，说什么要牢记去年高考的教训，务必要戒骄戒躁，心平气和，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最后的决战——高考，还说什么由于这一时期因为骄傲自满，随便马虎以致高考时大意失荆州，阴沟里翻船的例子不胜枚举。

尽管校方和班主任尽了多努力，但收效不大，这对绝大多数高三学子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多多少少有些好奇，向往和畏惧，这种复杂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不浮躁，心平气和那才叫怪呢？方羽为这次考试也摩拳擦掌，以报上两次失利的一箭之仇，他对这次最后模拟考试做了充分准备，他也想让一些人看一看，因为上两次的失败已经有很多人对他评头论足了，他有心要在这次考试中好好表现一下。

因为人们都在一心应付考试无心找一些鸡蛋咸鱼的事，所以班里显得较为太平，看起来还是那样有条不紊。

考试前一天晚上，老严手里拿着一叠材料推门进来，嘴里叼着纸烟，穿一件绿灰色开领短袖衬

衫，紫黑色的脸膛，头发白多黑少却一根根都直直竖立着，很容易让人想到随时防备攻击的刺猬，他不住地咳嗽着走上讲台，把材料放在桌上，用锐利的目光缓缓扫视了班里的学生，咳嗽了一声那抑扬的声调传送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好啦，同学们停下来，我把这次考试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说完停顿了一会儿重新扫视了全班才接着又说："根据学校安排，还和上两次考试一样，我们班分到了四个考场，这四个考场是和五班混编的，现在我把各考场上的人员名单念一个，大家都注意听一下自己的考场和考号，注意，我就念一遍。"接着掏取老视镜小心翼翼地戴上，拿起一沓纸念起来："第一考场，张定国，考号29029536001……"很自然第一考场都是五班六班的优等生，学校考场安排是以成绩高低为标准，他一口气念完了，看看下面说："大家都记住了吧！谁还没听清楚，现在询问还来得及。"下面没有任何反应，他摘下眼镜，双手支在讲桌上，上身微微向前探俯，昂着头目光炯炯地注意着下面的情况。

教室里鸦雀无声，有的在把自己的考场和考号

记在纸上，有的则茫然四顾不知该做些什么好。老严看了看接着又说道：“这是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希望大家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要作弊，规规矩矩答题，会多少做多少，就现在来讲就是让你作弊你也不能那样干，道理很简单，这不是高考，你靠作弊得到高分又能怎样，在高考考场作弊不被捉住才是本事，这次考试只是检验你这一段时期的复习情况，做到对最后一个多月的复习心里要有数。”他抬手看了看表说：“好了，又占用了大家不少时间，学习吧，同学们。”说完收拾东西拉门出去了。

第二天，上考场了，方羽在第二场，方任是最后一场。

三天的考试像被剥了一层皮似的，它对人的精神是一次大的考验，又经受了一次洗礼，使自己的精神逐渐地向高考的状态靠近。这场考试方羽感觉还不错，预计不会很差，三次模拟考试至今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余下的月末时间便是强化训练和重新回读课本，检阅自己对基础知识的记忆情况。往往在考试时出现这样的事，对中等难度以上题能够

比较轻松地解答出来，可对一些比较简单的基础性题，一条基本的定理，一句比较重要的话却茫然不知所措，待提及时却又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那样惊奇，好像是自己从未学过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回读课本所能起到的弥补作用。

现在的定国倒是出现了少有的闲情逸致，他每天中午吃过饭便同方羽去方羽的住所。定国告诉方羽他要练习毛笔字，方羽听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定国在和他开玩笑，定国真的就拿着笔墨纸砚来了。方羽对他这种举动一时大惑不解，以为他可能只是心血来潮，三分钟热度，可谁知道他一练便是一个多星期，学校规定的两小时的午休他一天也没有睡过，有时真的支撑不住了便躺在椅子里闭上眼静养一会，快到上课时间便叫醒睡眼蒙眬的方羽去赶下午的课，渐渐地方羽明白了定国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练字来平抑心中的焦躁，看看班里的同学，哪一个心里是平静的？那位曾在班里风云一时的刘琪已很少在教室里出现了，据说她在外面临时租了一所小房子复习呢？看来每个人都希望能避开班里浮躁忙乱的学习环境以求在心里营造一

片宁静的世界。

高考前的体检第一道程序——血检到了，学校两天前就广播了这条消息，并提醒注意事项。血检头一天晚上，班主任又特意重复传达了这则通知，告知同学们晚上回到宿舍不要吃东西，不要喝水，明天早晨起来后也应如此，以免血检呈现异常，并还硬生生扔下一句话：谁不听忠告，其中出了纰漏后果自负。

第二天，说是早晨七点便开始工作的检验人员等了他们一个早晨也不见踪影，定好的血检工作被无限时地推迟了，自然早饭时间也被推迟了，这下子把伙房的那帮人忙得不轻，吃饭要分成两拨，高一高二的按时开饭，高三的只有等待血检全部结束。大家耐心等待着时间好不容易挨到中午十点，工作人员乘坐的专车方姗姗迟来，大家都饿坏了，抱怨不已，终于轮到高三·六了，排着长长的队伍依次向实验室里走去，这有点像殡仪馆的遗体告别仪式，因为你可以看到女生们个个都懊丧着脸，夹在队伍中走走停停，极不愿意又不得不如此走进临时成立的血检处，验血是要被扎针的，扎针当然要

疼，还要眼睁睁看着汩汩的血液被抽出来，扎针、抽血对女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紧张不安的神色，眼里包含了晶莹的泪花，一脸的绯红，可是没有人掉下眼泪来，也许那样做太有失淑女风范吧！

恰巧邵静排在方羽后面，邵静拽了拽方羽的衣服说："早晨我吃过感冒药了。怎么办，不会查出来有异常吧！"方羽一愣，抱怨说道："怎么，你把班主任的话当成耳旁风啦，那有什么办法，只能找一个女生替你。""能行吗？"邵静不把握地问。"没事的，又不查血型只看看有没有其他传染性病菌"，方羽安慰着邵静便要挤出人群去找人，邵静一把拉住方羽嬉笑着说："没事的，刚才我骗你的。""你说什么？"方羽有点生气不再理她，一心排队。不一会又觉得有人在拽他的衣襟，不用看还是邵静。这时听邵静在他背后说："今天你吃错药啦，这么大火气。"方羽扭过头说："吃错了，吃了一大堆感冒药。""我很害怕，心跳得厉害，"邵静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说着的当儿便该方羽了，邵静双手把脸一捂不敢看了。

方羽进去了。其实很简单，也不费时间，真让人怀疑这群工作人员来这么晚的最终目的。取完血样，方羽到外面的餐馆里大嚼一顿后才去上课。吃完所谓的早饭回到教室，班主任已恭候多时，过了一会，看着学生来得差不多了便从学生的座位上站起来在教室里溜达开来，边走边说：“血检结果明天就能拿到，大家给我安心地上好自习，不到下课时间不要随便在教室里走动。”说完夹着纸烟悠然地吸着出去了，在楼道里不时地听到他朝来晚的学生大声嚷嚷：“吃饭吃这么慢，上课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才来。”“还不快点走，不知道已经上课了吗。”他一出去教室里顿时乱开了锅，说笑的，打闹的，而更多的还是讨论血检时的感受。

方羽看着唐芬一动不动地坐在位置上，习惯地双手托着下颌似乎在想什么，他憋了一肚子话想说给唐芬，急于想解释清其中的一些原因，不用说邵静和唐芬之间这种令人费解的僵局也定是因为自己才造成的，不管怎么说，他应该找个机会给她解释一番，彼此坦诚，像高三开始时的那种真挚。

教室里的人仍没来齐，靠南面的窗子旁还有许

多空位子，火辣的阳光照下来，那边的光线不错，唐芬朝窗子那边看了看，过一会儿她拿着一本书走到靠窗子最近的一个位置坐下来向外看着校园的风景，校园的一草一木都尽收眼底，方羽也假装找人在唐芬身旁逗留下来，在她后面找了一个位置轻轻地坐下。方羽的确想找机会和她谈谈，他趁班里乱哄哄的局面闹中取静，他也假惺惺地看着校园的风景，这样一来更容易看到唐芬的脸颊和眼睛，那是一双饱含着忧伤的眼睛，一脸的沉思，像在专注地看着什么，又像在思考什么，一泓秋水似乎凝固了，方羽一走过来她就知道，她最初的想法是想躲开他，等方羽在自己后边一坐下便立马起身就走，后来一想，如果这样做会让方羽的面子丢尽的，也显得自己没有涵养，又让班里的一些妄加臆测自己跟他又怎么样了，班里的闲言碎语比刀子还厉害，这样想来想去便打消了离开的念头。现在她不想听方羽的任何解释，只希望过去的一切都当作没发生过，让自己有个平静的心境安安稳稳地过这段剩不多的高中时光，至于她和方羽的那段情感插曲她更愿意深埋于心底，化作永恒的美丽，她不愿再提及

他，自己和邵静比起来邵静有更大的优势，他俩是初中时的好同学，更何况自己根本就无心卷入进来，起初只是觉得对方羽的苦苦追求而有些过意不去罢了！压根就没想跟方羽交什么朋友，以往假日里留下来在这里加班补课也是因着邵静，也就是那时才对方羽多了解。对于他与其他同学相比只是多知晓一点他的小秘密罢了，现在看来假日里在学校里同邵静一起加班是错误的，她和自己在一块是有目的。现在好了，自己已找了心理上的平衡点，不用再为方羽的追求而有半点的不安和内疚，她有更多的事实更充分的理由证明拒绝他是相当正确明智的，倘若方羽还心存侥幸，还想发展下去，只能是他一厢情愿，与我没有任何干系。

方羽看着校园里郁郁葱葱的树木像一把把大伞把整个校园遮掩起来，楼前的月季花正泼辣地开放。校园里到处可见匆匆行人，从一个楼门里出来又走进另一个楼门，那座假山像盆景，又像一盘佳肴，那山的顶部正喷着主干的水柱，水从山石上滑落下来，悦耳的捶击声阵阵传来，被水浸润过的山石让视觉更加柔和，整座山也一下子朗润起来。水

池里的水藻也生长得正欢，把空隙的水面也蔓延满了，满眼的墨绿。方羽想，也许有一天这座突兀怪状的假山在水的浸润下会轰然倒地，碎石块把小小的水池填满，把水中的鱼儿挤出去，让那小生命因为没有水干渴而死，真正地晒晒太阳。

他在思考着如何和唐芬开场，他打算开始就问："你在看什么。"然后再见机切入正题。他清了清嗓子刚要开口，门被撞开了，进来的是袁成，怀里抱着一大摞书，满头大汗，把书摔在讲桌上大口喘气。大伙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愣了，暂时停止了喧闹好奇看着上面，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又是复习资料。唐芬的目光也被吸引过去了，不过很快又转移到窗外，大家对发资料都习以为常了，于是又很快恢复了热闹。遇上这事方羽不好再开口，只好无趣地回到自己位置上，唐芬过了片刻也回去了，回去后用书本使劲打打桌面上的灰尘，那课桌不是被她早就抹过了吗？难道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还是那上面真就又沾上了尘埃？方羽失望地看了一眼唐芬，又冷冷看了看讲台上因为呼吸不畅而憋得脸色红得发紫的袁成，心里顿时有一种不可言

状的快感，在和定国说话也有意地捉腔拿调。下午课外活动三人从外面遛弯回来，走到三楼时杨洋用手捅了捅方羽又指了指走廊尽头夕阳余晖包围着的一个人，方羽迷惑地问：“干什么？”杨洋俯在方羽耳边说：“你看唐芬在那里，你还不快去。”方羽愕然了，又一想今天中午的事喏喏地说：“这样行吗？合适吗？”“什么合适不合适，去了再说。”杨洋一边催促一边推搡着方羽，说实在的方羽真想去但又怕丢丑，想了想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往前挪，杨洋打了个响指，扳着定国的肩膀哼着走了，定国一个劲地抱怨说：“你小心点，快把我给压扁了。”又听杨洋哈哈大笑说：“没事，你走，我在意着呢？”

方羽一步一步乞挪着，沉浸在金色海洋中的唐芬穿一件黑色长袖T恤，外套玉兰花图案的粉白色马甲，齐耳的短发上面像撒了一层金粉，双肘支在窗台上，手托着面颊注视着夕阳，像一尊雕塑。听到脚步声，她挺了挺身子但没有动。方羽走到她旁边轻声地问：“在看什么？”唐芬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一会，才淡淡地说道：“没看什么。”方羽

还想往下说可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来，显然刚才那条谈话路线被她掐断了。只能再说别的，他后悔自己中午就想了这么一句半生不熟的话来。方羽站在她身旁像围着一团火焰似的他手脚直冒汗，“这夕阳不错，让人感到温馨沉静。”方羽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是不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芬看着方羽冷冷地重复着。然后又淡淡一笑生硬地说：“可我不喜欢夕阳。”本来刚想庆幸谈话快要步入正轨的方羽又被她这冰冷的话给砸蒙了，暗自想：没想到这丫头片子还挺逗的，还会来反手锏，自感已无法把话茬引入正题了便开始漫无目的谈起了今天血检的事，他本想一开始就把那些女生的胆小害怕揶揄一顿也好引起唐芬的兴致展开一番讨论然后再引向正题，可唐芬却没迎合他，等方羽神侃胡说一通之后，唐芬却说：“你说来说去到底是在为谁担心呀，我告诉你，我是没什么的，恐怕有人要有事。”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就走，方羽一个人被晾在那里，一种受羞辱的感觉涌上心头，起初本想伸手一把挡住她，可伸出的手却搁在了空地里，像根干草很无奈地摆了摆，看着她

头也不回远去的背影，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子邪劲，于是狠狠地向铁窗砸去，玻璃被震得嗡嗡作响。

第二天，血检结果出来了，有几位同学被通知去医院做复检，其中便有邵静，这有点让她“如愿以偿。”邵静一脸的沮丧，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无助地自言自语：“真的倒霉透了，喝凉水都塞牙，可谁和我一同去医院呢？”刘欣在后面拾茬道：“班里有好几个人呢？你们可以一同去嘛！”“他们都是些男生，我才不和他们一块去呢。”邵静说着扭转过身子又央求道：“那你陪我去行吗？我的好妹妹。”刘欣为自己的多嘴伸了伸舌头摇头说道：“不行，我有好几份模拟题还没做完呢，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接着眼珠一转，扭头看看全神贯注搞学习的方羽，脸上漾起了神秘的笑。然后转过头半站立起来把嘴凑到邵静耳根嘀咕了一阵子，邵静没等她把话说完，脸已经像一颗秋天的红苹果，手捞着刘欣的衣服说：“死丫头，打死你，打死你。”刘欣嘿嘿地笑了，理理额前的短发说：“你看你，人家这样辛辛苦苦为你出主意竟如此编排我。真是

作孽呀，唉……”说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做她的模拟题了。

不知道方羽是听到了她们的耳语还是觉察到了刘欣的那副神秘的表情，竟然写了张纸条让刘欣传了过去，随后抽身走出了教室。大约十分多钟后，方羽在校门口的书店里见到了气喘呼呼的邵静，她见到方羽便埋怨开了：“我在教室里白待了十几分钟，让你在这里干等。”方羽笑笑说：“我怕别人起疑心，有些人舌头上简直长了腿，说三道四麻利着呢？”“你去医院有事？你并未接到通知吗？”邵静似乎对方羽的异常举动有些疑惑。“陪你去医院就是我的事，走吧”，方羽说着拉起邵静就走。医院和学校在一条街上，不过学校坐落在街的东边，医院位于街的西边，镇政府就在街的当中，这有点有一张天平上的两边地摸摸，镇政府是个中点。公交车打这里路过，在大街上驶上一阵子然后朝南拐一个弯便开上通往县城的路，医院就在拐弯处。在路上邵静关切地问：“你练习题做完了？”“没呢。”方羽漫不经心地回答。“那，因为我又要耽搁你一个上午的。”邵静心怀歉意：

“天天发那么多不同类型的练习题谁能做得过来！再说，想把它们统统做完还不把人给活活累死，我觉得考大学不在练习题多少，当然有些题是必须做的，现在实行标准分，我的策略是保持各科成绩均衡，并猛突一门，所以呢？对练习题要有选择，按照一两套反复做，对所选择的练习题一定要把题型吃透，理解并且消化，哪像你那位傻妹妹只知道天天做题，整日像木头人似的。”方羽又发挥了他特有的演说特长有点不失时机地吹了起来，公交车因为绕过前面的坑坎司机猛然朝左打了一把方向接着又向右猛打了几把，整个车像喝醉了似的走开了八字线，方羽只顾自己说话就势差一点从座椅上滑下来，他猛然抓紧扶手并关心地看了看邵静，邵静靠里面坐着有方羽挡着没什么不妥，她把头扭向窗外，看着外面一带而过的建筑物，她似乎并没有多么在意方羽的滔滔大论。

这时，她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处宅院可真大啊，把它建立起来又花多少钱啊！”“什么？”方羽就势向外望去，公交车已到镇政府，车到站牌旁三三两两地又上来几个人，小小的公交车

显得拥挤起来，片刻的停留车又启动了。再也看不到那浑重古朴的青砖建筑了邵静才又扭转回头搭眼看了看车里才又说道：“好学生不都是做题磨出来的吗？你看你的同桌不也是整日做题，就你跟别人不一样。”一段时间的不搭腔她竟然冒出来这样几句话，这有点让方羽颇感意外，邵静以前和他说话不是这样的，但他又觉得邵静的这话也不无道理就顺势又往下说道：“其实，对学习都有属于自己的方法，假如也要我像他们那样，说不定早把我累疯了。”方羽辩解说，“我觉得你还是多做点题才好。”邵静轻声地劝勉。“知道了。”方羽懒懒地答应着。

这种谈话的语气和方式令方羽感到很奇怪，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邵静的语气好像是在不放心地唠叨他，而他自己的回答多少有点像在任性耍脾气。在这样的氛围下方羽难以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了，彼此间没有了共同的话题便沉默下去了。车快到医院了，邵静突然问方羽：“你说我的血检是不是真有问题。”方羽果断地说：“怎么会呢，你那么健康，准是你没听班主任的话，吃药造成的，这

次只要注意保证没问题，你就放心吧。”接着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担心地问：“你今天可没再吃药什么的吧。”“哪会呢？前天血检后我一直很担心，晚上和今天早上到现在一直水米未进，亏得班主任一早就宣布了，要不然今天又办不成了。”方羽听完不由得叹了口气说道：“你要是听我的找个人替你不就没这档子事了吗？你也真是的。”邵静点了点头不吱声了，现在她需要有人给她下保证，以给自己心理上支撑。车戛然停住了，医院到了。

从医院回来以后，方羽让邵静先回教室。自己再和书店老板聊了一节课的时间方才回到教室，方羽到教室时已是中午的最后一节课了，一坐下定国就问：“你又跑到哪里去了，老师又赐给你几张试卷。”方羽苦笑了笑叹了口气说：“唉，这革命的小题天天做啊。”说着把试卷揉成一团塞到桌洞里。停了一会又文绉绉地说：“漫漫长夜兮，何时旦。”定国听了讥刺道：“你不用着急，再有一个月就旦了，到那时彻底地放你大假。”“放什么大假？”方羽故作惊讶地说：“我还得去念大学呢！大学里缺我这位高才生，他们哪个敢开学。”“哎

哟，咱们快走，”刘欣眯着眼睛便扯定国的胳膊。“走什么走，要来地震啦！”方羽笑着问，刘欣看了看方羽一脸的庄重说：“地震倒是没有，我怕你台风招来，把楼给抬跑了，”说完大伙都笑起来。方羽也为刚才的吹牛而笑了，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最舒心的一次笑。他虽然未能向唐芬解释什么，但他又觉得就因为没有解释才是对的，如果解释起来也许麻烦越解释越大，索性这样下去好了。对邵静他也尽到了一个老同学应尽的责任，他觉得这也是这两年来她对自己的帮助的一次回报，历经一场波折是该停下来舒服舒服了。

方羽渐渐看出来，唐芬和袁成之间的局面也是因为自己，他应该早就看出因为有一个王燕夹在中间便决定了一切。杨洋的预料是对的，但具体的又正确到何种程度呢？方羽和唐芬的关系冷下去以后，唐芬和袁成之间也骤然冷淡了，他们在一块说说笑笑的时候没有了，但这种变故并没有给袁成带来多少的尴尬和落寞，他对任何一位有求于他的女生还是那样殷勤备至，脸上时时堆灿烂的云彩，这样一来更突显着方羽的狼狈，他也思索着是不是自

己一开始就小题大做疑神疑鬼了。袁成平静的外表让方羽觉得他越发地神秘起来，他那木脑袋实在猜不透其中的因由。

袁成在王燕那里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多，几乎每天晚上方羽在回住所的路上碰到他俩并肩走在一起。袁成遇到方羽也不再掩饰的和他打招呼，有时王燕独自在前面走，他俩则断后聊上一路，不多远王燕和袁成便折进另一条胡同，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方羽有时也挺为他们这种关系而担心，他们的这种关系极像在这黑夜胡同里行走，没有灯光没有人指引，说不定哪一天就走进一条死胡同了，很难让人看到前面等待他们要走的路是坎坷还是坦途。

说到底这一切都是方羽的错误判断造成的。一开始方羽拼了命地追唐芬，把唐芬推向了台前，这让她猝不及防难以下台，逼迫着唐芬有意做出难堪给方羽，但她自己是做不出让方羽难堪的事的，再说她也没有刘淇那种泼辣的魄力去当面羞辱方羽，情急之下袁成成了她的挡箭牌，这实在不是聪明举措，但袁成却情愿做了唐芬的棋子却也让唐芬深感意外。就袁成的为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高

三·六除了王燕能欣赏他之外恐怕再也难找第二人了。他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看得习惯，怎奈他就这副德性，别人能如何？他自以为聪明，手段耍得也高明，由此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小字辈，但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借房和王燕浪漫的那一夜，有一个叫杨洋的正藏在床底下窥视着他们所干的一切。据杨洋后来说，本来是想和他俩开个玩笑，没想到一进屋就来了真的，窘得自己窝在床底下不敢现身。事后他也很愧疚，他不希望除了定国和方羽之外的任何人知道，谁都知道这样的事是不能乱说的？何苦呢？大家都两年半的同学了，那么多日子都过了，还有一个月熬也熬过去了，但就说这件事，任何自以为自己聪明的人都是可怜的，更何况在众人眼里袁成并不那么聪明呢？在别人眼里他除了奸就是滑。

现在班里同学关系趋向表面的集中化，保持一团和气，在空虚时候没有必要伤害彼此的感情，邵静更希望能修补和唐芬的关系，她自感方羽实在没有什么，没什么可自责的。邵静在暗暗地做着努力，但是要想到那种最初的亲密关系是不可能了，

已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充其量不带遗憾毕业罢了。

正如方羽预想的那样，他和定国成了铁杆朋友，这也许是一种必然，方羽如果在毕业之前和定国的关系没有任何一点起色的话那将是他最大的憾事。他和赵伟、方任的关系还远达不到自己所希望的地步。就方羽看来，自己和他们的性格差异太大，要再试着深交已没有可能，只不过比一般同学关系深一点罢了。应该说方羽和班里各位同学关系都不错，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缘故，他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别人，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别人，这也许是恰当处理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在班里他非常乐于助人，人也勤快，所以他的口碑一直不错。因为唐芬的事让他消沉了好一段日子，但班里对他形成的看法影响并不大。在班里同学之间互赠照片时，他几乎收到了全班所有同学的照片，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自己赶紧去照相馆加洗了自己形象气质佳的照片送给别人。这种互赠照片的现象历经几个月未衰，真是热火朝天，大家都谑称这种现象为“礼尚往来。”

第十一章

已是六月天了，感谢上苍赐福，天不是酷热难耐，偶尔有一两天的高温天气，但也只是偶尔，接着便来了一场雨，天登时又变得凉爽了，对于这种对学习千载难逢的好天气，政治教师常常在她的课上大声疾呼，敦促学生借如此好的天时抓紧时间复习，切莫去搞与学习无关的事，现在的宗旨应该是一切都为了高考，她不断地讲这一届学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去年这个时候教室里热得让人待不下去了，今年这个时候还凉凉爽爽的。再说这一茬的学生文化课基础特好，素质相比于往届也高也许多，这样一来起点就相应地高，在这三次的模拟考试中，对考试成绩的总体考察后发现还有几高，单科分数高、总分高、预计上线人数也会比去年高。一向名不见经传的文科在这三次考试后显现的优良成绩让学校领导喜不自禁，各种迹象表明今年将是个少有的丰收年。但说归说，高兴归高兴，学生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一笔账，也明白当前的严峻社

会形势，失业无形中给学生造成一种压力，这些耳闻目睹的事情不会不给这些莘莘学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势必也将促使一部分人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要想考得一个好成绩，争取进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这最后阶段的攻坚战必须打好，只要是感觉今年差不多能考上的谁还敢懈怠，大家都像上紧了发条的钟摆不停围绕着三点一线转着。

鉴于现阶段的形势，各科老师也都下了最后一把劲，一边在帮助学生处理堆积如山的练习题，一边百讲不厌教学生们如何迅速掌握复习要旨，告诫学生们不要在这段时间开夜车，一定要调配好营养，不要因为营养不良而耽误了复习以致影响在高考场上的考试质量。要把自身的生物钟调整到与今年高考时间安排同步，不要按时作息又要适度锻炼，总之事无巨细该讲的都一遍一遍地讲过了，至于学生们能不能记住那是他们的事，老师们是没有什么责任了，再说他们也不敢说："只要你们如果按照我讲的去做了保证你们个个都上大学。"这样的大话恐怕没谁敢说，因为什么事都有例外。在营养调配方面就是老师们不讲，这帮学生们知道应该

如何去做。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谁都舍得拼老本，就连平时吃菜都节省的同学也都大包小包地买营养品，来补充这最后阶段过度的脑力消耗。这段时期也是意外事件频发的阶段。今天和明天你都可能碰上或遇到意想不到的事。

三天两头的有高三学生因疲劳过度而导致晕倒休克，一位午休据说从未到过宿舍的学生，每天中午都耗在教室里学习，在他拎着保温瓶到水房打热水时，晕倒在半路上，保温瓶摔破了搁置在一边，幸好被过路的同学发现，找来班主任才送往医院，经检查属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隔三岔五这样类似的消息又从别的教室里传来，不是这个晕倒了就是那个休克了，严重的还有精神失常的。据定国前天讲，晚上睡觉时在宿舍楼里就发作了一位，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好几个小伙子都按不住他，整个宿舍楼闹得像杀猪场一般，好不容易才把他稳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就用校长的专车送回家去了，原本精神失常的方羽也是见过的，别看这个小小的高三·六，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位同学精神失常，头一位是位第一排靠墙的女生，因为离黑板太近斜视得很厉害，

好几次找过班主任调位置，但一直都未能如愿，从未见她笑过，瓜子脸又黄又瘦戴着深度近视镜，整日凄凄惶惶的。在一天晚自习课上她竟咯咯地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在那样安静的环境突然来这么一阵子怪笑着实让人恐怖，笑了足足好几分钟却仍未有要停歇的意思。方羽明白她神经有问题，几个健壮的女生自告奋勇一手一脚地把她拖出了教室，在走廊里她仍然凄惨地大笑，那笑声着实疼人。另一位是位男生，他不像前者发作时那样暴露，他整日的面带微笑很是乐于助人，他除了说话时毫不着边际外没什么明显的缺点。就因为他说话不着边际老师不愿提问他，他对此一直很苦恼，在班里他理应属于默默无闻的一族，倘是他这样做的话谁也不会发现他神经有问题，也不会没到毕业便被赶出学校，他偏是那种不甘寂寞的人，冷不丁地就来个冷门，在自习课上大家都在静心地学习，他突然出现在讲台上，学着老师的样子让同学放下手中的活来听他朗读自己最近写过的一篇文章，起初大家没把他的意图弄清楚也都耐着性子欣赏他的朗诵，他的大作念到不到一半就有人不耐烦了，喝着把他赶下

了讲台，可他好像根本就不长记性，几天过后自己又大着胆子跑到讲台上给大家念自己写的另一篇文章，他这一次没有上一次幸运，在一遍责骂和恫吓下狼狈走下讲台，嘴里却还说六班的学生素质真差劲，并说没有人懂文学。也许他说的话并没有错，六班除了他之外没人懂文学，实在是自己的行为有辱文学。大家在一个饭台上吃饭他老是说有人将在菜里和汤里下毒药毒死他，所以那段日子早晨从来都不喝汤，自己把饭盒在水龙头前来回冲刷数十遍，然后用纸巾抹干净到水房里打白开水并说这才是最安全的，菜是从外面饭铺里自己亲自买来的，倘若吃的是菠菜他定然给他的邻居讲解一番说什么，青菜要论营养都在菜根上呢，至于梗啦叶啦都不值得吃的，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单拣菠菜根吃，他吃饭很细很慢据他说这样能品出菜饭里是否有毒药，往往是饭场里的人都吃完走光了他还在那里细嚼慢咽呢？

这边打完预备铃他准时在教室门口出现，拎着他吃饭的家当，叮铃铛啷得像个卖货郎，他把上次吃不了的剩菜剩馒头都一股脑儿塞到桌洞里，里面

像个仓库又似个垃圾站，但他只要是放进去了便不会再拿出来了，他的书上、衣服上时常有一股浓浓的菜味，要么就是人闻人皱眉头的臭豆腐味，不知怎么的他有一天就跟自己的同桌打起来。他俩从教室里打到屋外，难分难解，但少有人拉架，就是那些拉的也是推推搡搡般惺惺去拉，这无疑起了扇风助火的作用，这时一位老师来劝架，正和同位打得红眼的他竟然对老师破口大骂，这一骂可闯了大祸，旋即受到了劝其退学的处分。他黯然地卷起铺盖回家了，永远地和他的文学和菜根分别了。

这是方羽所见的两例出现在六班的神经病患者，他们因何而抑郁至此？是因为学习上不顺利？还是因为家庭中出现变故而受了严重的刺激？这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知道。但有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学校发的病，排除他们曾经的病史，学校应负一定的责任，毋庸置疑，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上沉重的压力致使他们犯病。方羽听了定国的描述，想想前位先例让他不寒而栗。他庆幸这样的事未发生在自己身上，倘若自己也像前几天晚上的那位同学似的实在也是罪有应得，谁让自己去搅和那档子事。

这几天里邵静的脸色越发地不对劲，苍白的脸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方羽便悄悄地问刘欣是不是邵静最近得病了，刘欣对方羽的问话用不无钦佩的语气说："邵静每天晚上点蜡烛到十二点呢。"方羽听了一脸的惊讶，自言自语地说："乖乖，这样能行吗？白天她能撑得住？"刘欣对方羽的吃惊反应甚是奇怪说道："怎么受不了，中午不是有午休吗？"方羽鼻子哼了一声笑着说："还午休呢，我晚上再加上中午那两个钟头，外加班空里十多分钟静养小瞳，一分钟不浪费地用在睡觉上仍旧是睡不醒还难保证在课堂上不打盹呢，你不见在数学课上老吃她的粉笔头吗？""那是你太贪睡，意志不够坚强。"刘欣说。"是吗？"方羽笑着反问。

几天过去了，方羽越来越发现邵静的脸色不对头，走路也软绵绵地有气无力，也不爱说笑了，眼睛时常慵懒地眯着，在课堂上似乎是在打瞌睡了却又勉强地张开着，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呀？但愿她能把所复习的东西能够记住。终于有一天她出事了。

那天中午，方羽被闹钟从睡梦中惊醒，定国不来这里的时候他只有靠时钟来约束自己，他急急下了床用冷水抹了把脸，拎起衬衫边走边穿，匆匆赶往学校，走出很远了猛然间想起房间的门未上锁，他用手掌猛拍自己的脑门骂道："真他妈的昏头了，定国不再怎么显得这样忙乱。"二次返回锁上门便撒开腿一溜小跑，登时身上便汗涔涔了，这也难怪，他往往在定时时为了贪睡五分钟把时间定得分毫不差，午睡过后慢悠悠赶往学校正好打预备铃，不紧也不慢，今天二次返回锁门耽搁了不少时间，要想预备铃前赶到学校必须小跑一段路，方能把那段时间赶回来。

他风风火火地赶到教室时发现还没来多少人，也许天气有点太热的原因，没有人乱吵乱闹，偌大的教室里静悄悄，都规规矩矩静静等待那乏味的常规考前训练。定国见方羽一坐下便神神秘秘地告诉方羽："你知道吗？我通报你一条爆炸性新闻。""是校方要取消这无用的考前训练吗？"方羽漠不关心地说，不住地用手抹着额前的汗水。"嗨，不想听呀，班里又有人晕倒了是被抬出去

的，”定国看着方羽说，他希望能从他脸上捕捉到感兴趣的神色来。“是吗？谁呀，这样的幸运！”方羽带点幸灾乐祸的口气向教室里四下看了看，接着又说“那些空着位置的难道都晕倒了，还是都跟着去医院了。”“差不多都跟着去医院了吧，我来得晚一点没能看到，也是刚才听别人说的，”定国说。“谁呀，这样有人缘，去了这么多人，”他还是改不了那种油腔滑调，显出感兴趣地调侃说。“邵静！”定国加重了语气道出了两个字，他死死地盯住方羽看，他想看一看方羽的这阵子表演待听到这两个字后会怎样的一种反应。

方羽听到邵静这两个字，心里着实一惊，脸不由地抽搐了一下，但马上又平静下来，他一直有一种预感，一直在为邵静的健康担心，看来这回让他给猜着了，他极力平抑那颗紧张不安的心，刚才的那通胡言乱语像巴掌一样漂亮地抽在自己脸上，幸亏班里的人不多，知道这件事的人也许会更少，所以刚才的那番胡说八道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并往心里去。他看了看定国尴尬地笑了笑，淡淡地说：“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定国冷冷笑了笑轻声说

道：“据同学们私下议论，她的血样还真出了问题。”“不可能，你别听他们那些人瞎造谣，”方羽自信地否定说：“这纯属一种巧合，再说血检已过了很长时间了，要是有问题早就有了，真是无事生非。”方羽辩解说，接着又问：“她现在去哪里了。”定国推了他一把说：“你急糊涂了。当然是在医院了。”方羽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对，对，你看我这脑袋，跟木头似的。”说着憨模憨样地对定国笑开了。

不一会，刘欣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闯教室，一屁股歪在座凳上，脸因为呼吸不畅而憋得通红，随手抄起一本书，翻开便呼啦啦地扇起来，经过大家的相互通气，绝大多数人知道了今天发生的事，都不由得把目光聚焦在这位知情者身上，希望她带来了最新消息，但这位大小姐也许早已注意到了周围的一切，反而卖起了关子，自从她坐稳以后竟然一言未发。缄口不语只顾扇个不停，从她身上没发掘出来什么新鲜东西，很多人失去了兴致便埋头看书。方羽想急于知道邵静的近况便情不自禁地捅了捅刘欣肉墩墩的后背。刘欣扯了扯黏在后背的衣服表现

出不耐烦的样子，不情愿地回过头，皱着眉头打算说上一句：“你想干什么呀，看不到我热得要命嘛！”刚想开口把方羽数落一番，政治老师抱着卷子进来了。方羽只好无趣地准备考具，他猛地想起自己只顾往这里匆匆赶连厕所也没顾得上去，但看看老师那冷漠的面孔，根本就没有勇气提出来。看来一个下午都甭想走出教室半步，定时训练题又在笑盈盈招手了。

政治老师进来的同时，陆陆续续来了几位同学，其中有唐芬，也是满口大汗，招呼都未打，径直闯进教室，政治老师生气地盯着那些迟到的学生，一个劲直翻白眼珠，厉声说道：“到这个时候了竟然还迟到，都干什么去了，拖拖拉拉，这都不是正常现象，懂吗？不正常。”然后轻蔑地用眼睛余光斜了斜那几位晚来的同学，刘欣在下面抱不平地嘟哝道：“我们去医院了，也不分青红皂白。”老师狠狠看了她一眼，生硬地说：“现在发卷，未到的没有。”

一个下午的政治练习手都写字写麻木了，脑子里乱哄哄地只想出去走走，在现在这个时候文科班

教室里往往空无一人，而理科班呢？课外活动时间仍和正常上课没什么两样，这也是文理科的一大明显区别，这似乎是历届学子们的习惯，有人说文科生贪玩，其实并非如此，理科生需要做大量的练习题以保证，不同型同质的题见多了自然会对公式定理的运用得心应手，这属于一种聚敛性思维模式。所以没有一个严密的推理头脑是不行的，而大量的练习题是强化这一严密程度的基础，这就要求理科生要平心静气，不急不躁，一心一意地算题。而文科生呢！属于发散性思维，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不可，文字表达的通顺来自思路的畅达，而思路的清晰非有心情的愉快是不行的，这就要保证有一个充分休息的大脑，要使大脑不至于疲劳迟钝最好不要过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换换环境很是有帮助。如此说来可勉强成为文理科现状不同的一个佐证吧！

方羽和他俩照例出去溜达散心，没有预先的约定，只要是课外活动时间三个人准能聚在一块。六月天气还说不上太热，一件短袖衬衫一条长裤正合适，远远地望去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海洋，夏日的

暖风拂来麦浪起伏。一路上扬洋和定国有说有笑，他们在谈论前段时间去过的那块果园，想必现在早熟的苹果挂在枝头等人摘了吧？定国曾提议是不是再到那里走上一遭，杨洋摇摇头说：“那地方去不得了，你没听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吗？现在那地方已成为是非之地喽。”“怕什么，我们又不进去，只在外围转悠？那有什么意思，再说那甜甜的果子还不把大牙给馋掉呀！眼不见，心方安之。”杨洋说。定国不再坚持看看方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帮他说说话。倘若现在方羽也说到那里看上一圈，二比一，杨洋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可方羽今天有心事，一路走来好像一个鲁肃进曹营——一言不发，他一直在想邵静现在怎么样了，此时很想回到教室向刘欣打听情况，他们俩也许看透了方羽的心事不再争执便草草结束散步，早早地回去了。

教室里，刘欣正和赵伟聊天，一听就知道他们在谈论关于邵静的事。方羽一声不响地坐到位置上他俩说话。刘欣问赵伟：“班主任通知她爸爸妈妈了吗？”“通知了吧！这样大的事，说不定她爸妈

早已到医院了，”赵伟说道。邵静的父母，方羽是知道一二的，他们是做服装生意的，前几年干这行的少，她爸爸便辞职下了海，着实挣了不少的钱，这两年干得多了虽不是像前几年那样利润丰厚，但有基础还是能够经营得下去。邵静家有钱这是大家皆知的事实，她经常穿流行款式的衣服别人也无可厚非，谁让人家有钱呢！在班里像她家这样有钱的并不多，绝大多数还都是农村子弟，经济上的来源一半是地里的收成，一半是父母兄长外出打工挣来的血汗钱。所以无论在吃喝穿戴上都不及邵静，好在人家邵静并不以家庭富有自居，经常救济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同学，比如说刘欣就是她的受惠者，在生活上邵静曾经帮助她多少回，恐怕说也说不清了。方羽一边想着一边聆听他们谈话。刘欣又问赵伟：“你猜猜谁会来照料她？”“嗤，这我怎么知道，你问这干什么，没劲，”赵伟轻蔑地说。“不干什么，我只是说说，要我想准是她姐来。”刘欣蛮有把握地说。赵伟看着刘欣那神态心里一个劲地好笑，他还是略觉好奇地说：“为什么？”“因为她爸妈都忙于生意，根本就顾不上，再说她姐姐今

年刚从棉纺厂光荣下岗在家没事做。”刘欣略感得意地说。赵伟冷冷一舌讥刺说：“就你能，能的你吃不了，人家下岗在家并不一定有时间。”“不信咱打赌，输了晚饭两个鸡蛋，”刘欣赌气说。“你还想着吃呢？看早晚有一天让你胖得走不动，”赵伟不无嘲笑说。刘欣一捂嘴方知这下子又扯远了，便急忙从赵伟身边站起来边走边说：“我知道这个赌你不敢打，因为我经常赢。”说着洋洋自得地向自己的位置走去，走到方羽课桌旁时不小心碰掉了方羽的书，刘欣立即要弯下腰去捡时方羽抢了个先，一把抓住书说：“谢谢。”刘欣歉意地朝他扮了个鬼脸。

两天过去了，还不见邵静回来的迹象，倒不时地有同学抽空去医院，前几日方羽早已托刘欣把自己的祝愿带给邵静，无意中又听说刘欣明天早上给邵静送复习资料。为了确保此消息的真实可靠便偷偷问刘欣：“能帮个忙吗？”“什么事，我乐意为您效劳。”刘欣眼珠一转笑着极为爽快回答。方羽见她这么做的热情反倒有几分的尴尬，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其实，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

想拜托你给捎带点东西。对了，听说你明天早上到医院去，有这回事吗？”“啰啰嗦嗦，我当什么事呢？有啊，要捎东西是吗！是啊，光捎个吉利话哪够呀，得送点滋补品什么的，你比如牛奶啦，鸡蛋啦，等等等，你说我说得对吧，对了，捎好吃的得算我一份，不然一切免谈，你听清了没有。”刘欣摆起了架子教训开了方羽。一番话说得方羽一个劲地直点头，连声说道：“行，这你尽管放宽心，准有你的一份，明天早晨下课后我在校门口等你。”方羽认真地说。“好吧，看来只能如此了。”说着略微叹了口气显出一副无可奈何样子，答应了这举手之劳的美事。

第二天早晨下课后，方羽拎起暖瓶急匆匆下楼去。他要为邵静打一碗热豆浆以前他经常见唐芬和邵静在一块喝这种粥。方羽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可送的，一些这滋补品营养品自然少不了，自己再掏钱买上一宗也没什么价值并且还显不出自己特别地对她关心来，不如爆个小冷门，于是打了一暖瓶让刘欣捎给她。当刘欣看到他手中拎的东西时撅起了小嘴，很是令她大失所望，嘴里还不时地嘟哝着：

“我当是什么呢，又是这难喝的豆汁，已经有人让我捎一份了。”说着晃晃手中的保温瓶说：“我以为你要捎肉包子呢，路上也好吃上两个，今天可真霉透了。”刘欣一脸失望。

方羽看到了她手中的保温瓶，鲜艳的红色不用说那一定是唐芬的，他对这款暖瓶并不陌生，它曾经在学校的“严打”期间数经劫难而安然无恙要重回到他的主人手中。方羽看着那刺眼的红色愣了好一会神才吞吞吐吐地说：“那……那是别人的，这是我的，两码事嘛。”刘欣见她如此固执便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这人也真是的，好了，看来没办法了，我做好事索性就做到底吧，谁让我处处留心呢。”说完朝方羽嫣然一笑走了，方羽目送着刘欣走远了，也急忙转身一溜小跑地回饭场，说不定他的那几个饭友见他到时间没来又以为他出去打牙祭，把他那份饭菜给瓜分了。

等方羽吃完早饭回到教室，刘欣已坐在座位上拿着书作扇子呼啦啦扇个不停，一看到方羽便笑开了花说：“你猜怎么着，当我把豆汁给她时，她姐姐竟是一脸的惊讶，说她的这位妹妹在家里从不喝

这种东西，她的生活习惯变得这样很快令她始料不及。邵静只听满不在意她姐的唠叨，你说奇不奇怪。”说完指了指方羽的头又说道：“你这人可也真是的，别人不需要的东西你偏要送，以后你要搞清楚了，别让我再跟着你受难堪。”方羽听了一时间不知怎么是好，也不知道这话里是真是假，搔了搔头皮说：“怎么可能呢！别人不也是送的那东西吗？”

扇子扇累了，刘欣用作扇子扑打扑打桌面，双肘交叠放在桌面上，若有所思地说：“喂，我问你个问题，你的保温瓶是不是不保暖了。”“怎么可能呀，我刚换了不久”，方羽不假思索地说。“那她怎么要先喝你那一瓶，真搞不明白，你和唐芬的没什么两样呀。豆汁不是在一个地方买的，还是……，真是想不通，好了，又浪费了我五六分钟的宝贵时光，该做练习题，该做练习题了。”说着便把一边的方羽晾了起来，自顾把头伸到桌洞里找她的宝贵习题去了。她那肥胖的腰肢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好一阵扭动，在她把头再一次从那塞满了试题的桌洞里探出来时仍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如也。

茫然不知所措地四顾了一番，自寻纳闷道：“也真是出奇了，明明放在里面了怎么就没有呢？”转而求助于同桌，同桌说道：“你不是在下课的时候第一个交给老师了吗？你这人也真是怎么转身就忘了呢。”听了这话她用那肉墩墩的小手连击脑门数下连连说道：“对，对，你看我这记忆，看来是该补补脑子了。”

没有了习题的负担她又重新安静下来，用手绢抹了一下汗涔涔的额头，抄起一本书轻轻地扇将起来，这时她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上身做了一个以屁股为圆心画圆的动作，把脸又转给了方羽，她斜着眼睛朝方羽身后打探了一阵，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对方羽说：“你听说了吗？赵伟那口子今天要来呢！”方羽听了一愣，放下手中笔说道：“就你的信息灵，你又听说瞎掰的，不要乱造谣，要注意影响。”“你不信？”刘欣不满意了。“当然不是”，方羽心不在焉地重新拾起笔在手中玩弄起来。“那就对了，你等着吧，我敢打赌，你不久便会知道的。”刘欣说着那根圆柱又转回去了，她从后门看到了赵伟一晃而过的身影。

果然，当赵伟出现在前门门口时给方羽的视觉为这王亮的感觉。他的脸上着了一层浅浅的笑意，那是在人得意时不自觉地外露，头发梳得顺了也光亮了许多，真不知道在上楼之前是不是在自来水前往头上抹过水。衣服是新的，自从入夏以来身上的这件衣服只穿过两次，今天是第二次，纯棉质料，知情人说那是女朋友去年送的，一直舍不得穿。今天又破天荒地穿在身上，刘欣所言可能不假。

赵伟迈着轻快的步子，嘴里哼着歌，走到方羽身边时还特意打了个响子做招呼。

中午放学的时候，赵伟找到方羽借他房门的钥匙，方羽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故意问道："又要钥匙做什么用？"赵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粲然一笑，轻声说道："你未来的弟妹来了，我怕在我那里不太安全，像个狼窝。随时都可能有不速之客，你那里就好多了，幽静得像座寺院。可得记住了，你和定国不要再去打扰我了，不要搅了我的好事。"说完得意得一溜烟跑开了。

他女朋友来找他本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跟方羽借房子也有过几次了，可今天的到来有点让赵伟

格外的兴奋确实让方羽感到有点意外。好像一对久经磨难的恋人终结百年之好似的那种兴奋与喜悦。看来他的确挺在乎这份感情，如若不然他也不会如此。

一直等到下午放学也没见到赵伟的影子，看来还热乎得不轻呢！他们三人在散步还特意绕了个弯到住所门前想窥探一点里面的情形，并打算搞个预先设计好的恶作剧。令他们失望的是将军把门。他们便想，这对小情人可能出去散步去了，再说这么热的天闷在屋里只能生汗臭，田野多宽阔呀，有高高的树，清清的水，绿绿的草，孤男寡女绝对罗曼蒂克，绝对有情调。情况无法窥知，恶作剧更失去了主角，没戏了！方羽心里一个劲地埋怨赵伟，临走招呼也不打，最次把钥匙留在预先说定的地方也好，可赵伟像一时间失踪了似的不知去向。

等到吃完饭了还是没有赵伟的影子，方羽心中油然升起疑忌。以前的惯例，课外活动以前赵伟就已把女友送走，把钥匙归还，要不然就把钥匙随手藏在大门口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他们预先说定的地方，可在课外活动去那里时，在那个旮旯里并没

有，难道……。满心的疑惑和好奇促使他又一次回到住所，在大门口的砖垛角落里又仔细地摸索了一遍，确认钥匙的确没放在眼里，然后走到围墙边，一纵身蹿上墙头，翻墙而过。房间的门也是锁着的。赵伟今天的不同令方羽无法想通，但事已至此也没别的办法，只好等待。

晚自习上，方羽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下课。他一连写了好几张条子，商量放学后如何去找赵伟。赵伟不在于班里还是比较惹眼的，怎么说他是一班之长，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好在如今班里时逢多事之秋，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放学了，赵伟仍没有回来。到各自的住所看了看，漆黑一片，门都是锁着的。他俩漫无目的走在大街上，推想着赵伟可能去的地方。但最终还是理不出头绪，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远远地在昏暗的路灯下面，一个人晃晃荡荡地走过来，身形似乎有些黯然，他俩停下来静等了一会，那人的轮廓更加清晰了，没有穿上衣，上身赤裸着。杨洋用手朝前指了指说道："那不是他吗？"说着三步并作两步拉着方羽迎了上去。一股浓重的酒气向他们袭来，

杨洋调侃说：“好嘛，你们心情真好，竟然有工夫去喝酒，害得我们四处找。”他朝后面又看了看奇怪地问道：“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哪一位呢？”赵追赶站稳身把头像拨浪鼓似的摆了摆，然后又摇摇手，醉态十足地说：“走……走了，都他妈的屎壳郎搬家——滚蛋了。”

方羽想想中午他那得意的神态，又看看如今这副模样，心里明白了几分，便对杨洋说：“走吧，先扶他回去，看来他今天喝得真不错。”说着上前就去搀他，赵伟很麻利地躲开了，摆摆手说：“不……不，我没醉，你们才喝醉了呢？”说着便黑黑地傻笑开了，接着身体秋千一样剧烈地摇摆起来。杨洋眼疾手快一把把他拖住以防止他失去平衡。也不知怎么的，有了支柱他也不逞强了，就势一头扎到杨洋的怀里，身体像一根面筋不住地向下滑，方羽急忙从下面托住他的屁股，杨洋搂住他的腰，就这样连拉带扯把他弄到住所。

回到住所杨洋忙着为他倒水，一边洗着杯子一边笑着对方羽说：“我觉得人可真有意思，你就说刚才吧，他舌头打结打的话都说不成整个的，还硬

说自己没醉，我发现喝醉的人有趣。”“你喝多了不也是这副德性吗？”方羽调侃道。“说真的，到他这种境界的时候还真没有过，有时自己也想喝醉，可不知怎么地就是醉不了，这事真是奇了，”杨洋说。“人在精神郁闷的时候无酒三分醉，我觉得他喝了只七层，”方羽指了指里屋的赵伟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杨洋疑惑地问。方羽浅浅地一笑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随便说说。”

突然一声摧云裂月般的号啕大叫令他俩吃惊不已，面面相觑得不知所措，号啕过后便是撕心裂肺般的呜咽，赵伟今天到底怎么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一时间他俩都愣住了。

赵伟的酒量一般，但平时纵使醉后吐得满地都是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失态，今儿怎么无缘无故哭起来，说是在外面受了委屈这有点不大可能，班里都公认他是个响当当的铁汉子，对任何事情向来都能咬紧硬挺。两年多的班长已让他学会掩饰和忍耐，不轻易地把自己的另一面展露给别人。今天他这样如此的反常倒让他俩有点大惑不解了。这时，只听赵伟边哭边自言自语地说：“走吧，你走吧，别让

我再见到你。”接着歇斯底里地重复喊道：“别让我再见到你。”这下子方羽和杨洋都明白了，看来他们之间“黄了”。

明白了这位大班长的症结所在，也都晓得从何做起，如何去做了。他俩急步走进卧室打算去宽慰又一位情感上的受伤害者。杨洋走进卧室便直切正题说道：“算了，甭再想她了再有一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进行高考了，要先事业后爱情。”方羽也附和着说：“对，对，杨洋说得对，再说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天下好女孩也不就她一个，有什么了不起的。”赵伟带哭腔说：“你们懂什么，我们在初中就要好，真想不到我赵伟如今竟落到这步田地。你们倒是替我想想，我能好受吗？你们说，你们说啊，你们怎么不说啦，走吧走吧，都他妈的走。”说着又接着哭他的。这时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一把抓住方羽的手厉声说道：“你能给我作证，我对她是真心的，是不是，你是可以为我作证的。”方羽连连点头说“是，是，我作证，我发誓。”听他那样说和自己拙劣的表演，方羽感觉有点好笑，心想这都哪跟哪呀，不过他把持住自己没笑出来。赵

伟得到了发誓似乎满意了，放开方羽的手就势一仰，扑通一声挺在床上，眼睛突兀得像对牛眼，盯着房顶。像小孩大哭之后的余韵无声地抽泣着。杨洋端来水，然后把他拉起来，经过刚才的一阵折腾他可能是累了，表情呆滞，眼睛睁得很大，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或许他已沉浸在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中。

过了好大一会，赵伟才恢复了常态，叹了口气缓缓地说："该走的始终是要走的，无可挽留是不是。"说完用征询的眼神看着他俩，方羽看了他一眼把屁股从椅子上挪到床沿边，叹了口气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往事犹如过眼云烟。说真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卿卿我我的儿女私情。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人生的一次大的转变，这就像鲤鱼跳龙门，说什么我们都应该迈过这道坎。这一年以来让我领悟最深的就是不管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忘记学习，不能放弃努力。盲目地舍弃一切学习，放弃一切努力，迟早要为虚度这一段宝贵时光而抱憾终生。"

赵伟聆听着方羽的诉说，眼睛像凝固了一般盯

着吊灯，幽幽说道：“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又何尝不愿一味地学习，你也是知道的，这样的事一旦介入便无可自拔。我非常明白这段时期内的男女生感情是脆弱的，渺茫的，有点儿像儿时的过家家。但从心底讲我只希望它能维持得长久一些，我的感觉里，有这份情感的存在我的内心就会踏实一些，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如果用彼此相爱来讲，我们也算相守了四年，我真不明白。四年的情感相处竟是这样的脆弱，见不得哪怕一点点的波折，你是知道的，这四年里我是真真正正地付出了，现如今我算是看透了高中生们的所谓‘恋爱’。说着竟自个端起杯子呷了口水，润了润他燥得冒烟的喉咙接着讲他的。事情到了这种田地，做同学抑或朋友都不可能了，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说完长长吁了口气。

方羽仔细地听着，脑海里又浮现了年前他俩在一起讨论关于爱情的问题。那场正儿八经的讨论似乎刚刚发生在昨天，但实实在在的一晃半年多已经过去了。也许当初赵伟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对这段感情根本信心就不足。时至今日这条阵线算是彻底

地土崩瓦解了。那一场他们理论上自以为聪明的探求和阐释变得像个鬼脸尽情地嘲笑着他们。

其实，在高中校园像赵伟这样落幕的又何止他一人，有过高中经历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时期内这种感情顷刻间就会烟消云散，也许是彼此太年轻，太重于浪漫的幻想，像海市蜃楼像风花雪月，浅浅的情愫淡淡的哀愁幽幽地怨叹。

赵伟又重新躺下来出了一阵子神，又接着说："当我把我们的这种关系当作爱情关系来处理时这便走过了浪漫的时期，立刻暴露出了它的脆弱。我觉得倘若两个人能待在一起，是因为彼此的心灵是相通的，但这种纯粹的情感又怎能经得起考验呢？说实在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把那种异性间的正常交往给歪曲了。我们同龄人中有多少人能用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呢？又有多少人把别人的不经意间投来的一个笑脸当作了爱情。"当赵伟滔滔不绝地讲到这里时，弄得方羽心里挺不是滋味。心里想：好嘛，你这样的大彻大悟也不要把别人捎带上呀，真有他的。但他的头还是不住地像鸡啄米似的点着赵伟说得极是。

这时，赵伟像遭了魔障似的一把抓住方羽极为失态地说：“有你证明，我对她是真心的，是不是？我是真正地把她看作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每次给她写信都是用最好最漂亮的纸，用最好的墨水，你是知道的，她送我的那支钢笔也只有在给她写信时才用，你说是不是？我认认真真给她写回信，我的那种虔诚……。”他这番话越往下说越没底气，咕哝到最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松开方羽的手，重重地叹了口气。方羽听着，这里的赵伟真的让人无法分清他是真醉还是装出来的。时而清醒时而混沌的他是不是给气糊涂了。

夜已经深了，但他的谈兴似乎仍很浓，接着又说：“女孩子的心可真难琢磨。记得有一次我们结伴爬山，我在前面走，一只手拉着她手。她当时很受感动，说一辈子都让我这样拉着她。我当时拍了拍胸脯很大气地说没问题，并发誓，在有生之年你就是我唯一的选择。乖乖，你猜怎么着，我说这话时她眼里充满了泪花。想想这一幕也不过几个月前的事，想不到短短的几个月人竟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说着赵伟不由得苦笑了笑。被充说道：“今

天想起来觉得这一切真他妈的愚蠢可笑。”尔后痛苦地摇摇头又重新盯着电灯看。

方羽思来想去，一时也想不出安慰他的话来，再说，在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外界的帮助是徒劳的，自己伤在哪里只有自己清楚，也只能自己舔舐伤口，自己治疗。他这样想着脑子里却还是有句话要说：“我觉得你不应该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到后悔，可能在感情上彼此都已真正付出过。”“也许是吧，”赵伟长吁一口气截住了方羽的话，把心中机房的话吐出来了，他似乎感到舒服多了，杨洋又端过一杯冷水递给赵伟，笑着说道：“哟，这么快就好了？今儿喝的什么酒，一定是‘红太阳’，不然不会醒酒这么快。”方羽下意识地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针已指向十一点半了便起身说：“时间又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再坐一会吧，我们再聊聊，”赵伟挽留说。“不了，该回去了。”“再坐一会吧，我们再聊聊，”赵伟挽说。“不了，别忘了明天还有考试呢？”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哈欠又说：“精力不够是不选择，你们也赶紧睡吧。”然后看看方任睡的那张床上：“看来。今晚方任又在

外面过夜了。”说着就要走。赵伟一把拉住他说：“今晚的事希望你能给我保密。”说着又看了看杨洋，方羽笑了笑说：“当然，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很困，你说是吧，阿洋。”杨洋不住地点头答应着。方羽已走出了房间。

方羽走出院子，杨洋紧跟着去关大门，他对方羽说：“方任这家伙现在变得像猫头鹰，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和他们那些狐朋狗友打牌，眼看学校要组织填档案，得马上把他找回来。”是啊，按理说他自己也应该知道，方羽边走边说。杨洋在后面小声地说：“邵静现在怎么样了，前阵子我借她的钱现在还没来得及还她，真不好意思，应该抽空去看看她，对了，你去过了吗？”“还没有，这阵子太忙了，你不是又不知道，有机会再说吧。”方羽说着便走了。“咣当”一声大门插上了。

夏日的夜晚真够美的，温柔的风让你通体的清爽。你走动的时候便能感觉到风也在跟你走，它似乎要把你抚摸又像要和你有意嬉戏，真的让你确凿地感到你就是带着风走的。一弯新月挂在夜空，它很远很亮相一块白玉让那深邃的夜空更加广袤无

垠。没有星星敢与月帝争辉，树影婆娑映映地上斑斑点点。这是个美丽动人的夜晚，倘若有对情侣在这样的月光下散步相互倾诉对对方的爱慕之情，那将是一段瞬时的永恒，一道少有的浪漫风景，让你真真正正作为人很难体会的幸福。

方羽坐在灯下想着赵伟的事，不禁为赵伟的不幸深感遗憾，这很容易让他想到同病相怜。他明白，现在赵伟正试图用“爱”去解释这种朦胧状态的情感寄托，说什么也有过四年风雨历程的事实，但这漫长的四年可以解释这一切吗？

他俩不在一个学校但鸿雁传书却也浪漫。方羽见过几次那个女孩子的形体挺不错的，一双大眼睛给人许多的遐思，赵伟每次去约会便是整整一天，他很乐意把约会的情形告诉方羽。方羽便问他是怎么认识那个女孩子的，他津津乐道，开始自己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女孩子喜欢自己，他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张字条，上面用英语写出了三个字“I LOVE YOU！”收到这个字条时心里慌慌的，回到家里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设计了一幅画，在纸的中心画了一个大大的“心”，在“心”的当中是一个“爱”

字，“心”的上下左右都是“你我”两个字，可当时太笨了，图样设计好了，可那个“心”怎么也画不好，那个颇有艺术味道的心还是托人给画的。再后来学校有一次组织看电影，我的那些哥们存心起哄，硬是把座位调到一起，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们也就默认了。再往以后方羽就是不问赵伟也给她讲他们之间的一些细节，不过每次他讲完之后都有一个后缀，说什么这样的事他没给任何人都没讲过，要给他绝对保密，方羽当然是满口答应。心里想的东西多了便全无了睡意，他想起了邵静和唐芬，想到了和她俩和睦相处的那段日子。因为离家远的缘故，四个星期才有一次假期也放弃了回家，那时学生们差不多都不放过难得休息机会纷纷回家去了，有一次，班里他们三人竟意外地留下了，也就是那一次的交流，使得他们每次都不约而同地留下来在学校里度假，于是在每次放假前把保温瓶打满热水，怕热水不够用把其他同学的暖瓶也借来一个人储备的热水足够三天用的。然后方羽到住所洗完衣服再回到教室便看到她俩在那里斗嘴，方羽一坐下她们便把他也扯进来，这样一来方羽不知道该支持

哪一方好。最后不知怎的反而成了她俩的靶子，一张嘴对两张嘴把方羽辩得哑口无言，真是老嬷嬷吃炒面——糊着嘴了，只有原形毕露——傻傻地笑，大口大口地喝水。

晚饭要赶到学校去吃，她俩却又像在刻意等他似的，邀请他一起去，方羽推辞不过便也跟了去，第二天的早饭在晚饭的时候也约定了，现在想来喜欢喝豆浆的只有唐芬自己，方羽当时喝时也仅是出于她俩的盛情，而邵静呢？自然是迁就这位有点任性的小妹。唐芬这个傻姑娘还真以为邵静喜欢喝豆汁呢！

那时，邵静多像一位大姐姐啊！指挥着一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去干这干那。和她们融洽相处的那段日子是方羽过得最快活的，在那个环境里方羽忘记了学习上的劳累和烦恼，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大不小的男孩子，他们一起谈《读者》上的美文，评论一番，争执一番，假日的时光不知不觉就在教室里度过了，和她们相处而产生愉悦舒畅的心态足足能够保持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里方羽的学习效率最高，思维也最敏捷。往事如烟，那美好的日子不会

再有了，已成为过去，他只有把这一道最美的风景深深埋藏在记忆中。

也许事实过于残酷使得自己难以面对，几乎是不敢面对，也许他不该盲目超越那只应属于同学关系的樊篱，让大家都不敢面对也没能力面对这一事实，一段痛苦的波折，他从不敢彻底承认唐芬对自己的事实，以至于也不敢真正接受邵静对自己那种大姐般的关怀。是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也已发生了，正如杨洋所提醒的，应该去看看邵静，无论找一个怎样的借口都应该去看看她。想了这么多的事又让他失眠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的自习大家各自处理自己手头上的练习，这对方羽来说正是溜出去的好机会。他今天打算一个人偷偷去医院，又怕单独去会引起她姐姐的误会，一时间想不出消除误解的办法，快上课了自己还在走廊里踱步琢磨这事，正犹豫的时候刘欣突然从教室里出来，神色匆匆。方羽上前给她习惯地打了个招呼。这时他眼前猛然一亮，心中有了主意。他满脸堆笑地问刘欣：“怎么了，刘欣没练习题可做了吗？快上课了还往外

跑。”刘欣听了停住脚步说道：“还说呢，要不是中午加班把下午的赶出来，我才没这份闲心呢。”方羽一听顿时来了兴致。顺着追问下去：“今天有事啊。”刘欣抿嘴一笑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去趟医院，不过我事先声明，谁想让我捎东西，免谈。”说着把手一摆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拔腿就要走。方羽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心想天下竟有如此巧的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急忙说道：“这次我可得求你捎一样极为特殊的东西，这件东西任你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听方羽这么一煽动即尔表现出好奇的样子说：“什么东西？”方羽卖了个关子，慢悠悠地指了指自己。“什么呀！”刘欣有点不耐烦了。“你还不明白，人，想不到吧。”方羽笑得像春光一般灿烂看着刘欣，接着不失时机地说：“正好我也去医院，一块去吧。”“你……。”刘欣白了他一眼，叹了口气说：“我真够倒霉的。”

刘欣一进病房便嚷开了：“静静呀，是你说想我了吗？你不知道我现在忙吗？对了，姐姐呢？”说着在那间小病房里四下找起来，邵静看着她那憨

态可掬的模样笑吟吟地说："她有点事出去了，到晚上才能回来。""是吗？那太好了，"刘欣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高兴之余又猛地想起了什么似的急匆匆走出病房，向站在远处的方羽招了招手。邵静甚是感到奇怪问道："你在干什么，一来就神秘兮兮的，快过来给你个苹果。"刘欣得意地笑着转过身一把夺过苹果说道："你得感谢我，我给你带来个活宝。"说着自个张开大嘴笑起来，并煞有介事地倒背着手迈着方步在单人病房里慢慢地踱来踱去，等待着方羽。这下子邵静彻底地糊涂了，傻傻地看着刘欣干笑。

方羽小心谨慎地走进来，双眼像出洞的小耗子，一眼就看见刘欣身后半躺半卧在床上的邵静。邵静看见方羽一愣，她那么一晃便立刻明白了刚才刘欣所说的"活宝"指的是什么。太突然了，自己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的准备，说心里话，自从上次那瓶豆汁她还真觉得似乎还少点什么，今天方羽的出现知道自己内心到底缺少什么了，她真的希望方羽能在这个时候到医院来看看她，不苛求别的，有他出现一切都足够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个活物真就

活生生出现在面前，一点没有准备，有点手足无措了。

她平抑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吞吞吐吐地问："咦，你……你怎么来了。"方羽把头一低，轻声地说："我顺路来看看，你现在怎么样了，感觉还好吧。"这时刘欣把手中的苹果塞到方羽手里说："你看你，在我面前还瞎话连篇呢，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怎么能在这里。"一席话说得方羽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感激得连连点头。刘欣数落完方羽似乎忘记了什么转身问邵静："病怎么样了。"有了上句没有下句的邵静一直听刘欣表演，听到刘欣问她便苦笑着说："谁知道呢？我一直在等医院的诊断结果，可能就在这一两天，唉，事情都搅到一块了，也不知道血检怎么样了……。""快别说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定没事你放宽心就是了。"方羽竟然忘记了刘欣的存在动起情来。这种语气的话给房间的气氛增加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和谐，好在这样的话似乎都听得多了一些谁出没往心里去。"但愿如此！"邵静茫然地回答，头不由得扭向了窗外。

几片爬山虎的叶子在窗台上随风摆动，它的触角非常地柔嫩，面对风的吹拂有些吃力，那几片绿叶也是新生长起来的，绿绿的，它的叶脉都清晰可见，方羽看着那几片叶子说：“你看，这小爬山虎的意志多么坚强，它们能把两片叶子伸到你窗前一定费了很大的力气，可能来一阵大风便把它们的触角折断，让以前的努力都成为过去，但它们却不会因此而气馁，有勇气从头再来。说不定它们有今天这个样子，已经历遭劫难了呢？”邵静聆听着，微笑得不住地点头。

这样的氛围有点让刘欣不大适应，她咳嗽了一声出去了，并顺手带上了门。谁都没在意刘欣出去，方羽看看邵静，然后坐在离邵静很远的地方，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房间太小，一阵阵的热浪袭来有点让人坐立不安。邵静从床上站起来打算把窗子打开，方羽急忙走上前说：“你最好别动，我看还是由我来吧。”邵静莞尔一笑说道：“没事的，我还不至于这样娇贵。”说着话两人同把一扇窗子推开。方羽趁机看了一眼邵静清瘦的脸颊。他有想拥吻她的念头，他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为突然有

这种奇怪的念头而害臊起来，但这种念头随着再一次看她而不由得加强。待邵静重新坐在床上他也就势坐在床沿上，趁机一把拉住邵静的手，打算让她躺在自己怀里，邵静似乎早就有了防备，料到方羽会来这一手，很麻利地挣脱了，害羞地把头扭到一边，她不敢看方羽的眼睛，她能读懂他眼里有什么，怕看了方羽的眼睛便控制不了自己，但理性告诉她不能如此，她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这样。

她突然间明白了，这五六年以来方羽根本就不了解自己，而自己却是怎样地了解他呀，方羽呀，方羽，你也真是的，一个小顽童。

又一声门外的咳嗽，方羽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逃脱似的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刘欣很有分寸地推门进来了。坐定后便和邵静扯起了最近几日发生在班里的事，但谈话也是说说停停，好像在这样的氛围下谁都没有放开心情去说心里最想讲的东西，时间在这种气氛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临到最后刘欣说道：“姐姐要到那么晚才回来，我不能等她了，我有事得先走一会了。”说着朝方羽会意地笑了笑。邵静说道：“你待一会儿你们一起走吧。”“怎

么，担心我啊，没事的。”刘欣朝邵静眨眨眼睛。她们的这场对话让方羽颇感左右为难赶紧站起来做了个也要走的架势。刘欣推了他一把说：“你急什么，时间还早着呢，我一到学校便给你请假，保证安全可靠。”说着人已走出了房门。

刘欣走后他俩又长时间沉默，方羽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僵局，想来想去也找不到合适的由头，方羽有点窘迫的样子早被邵静看在了眼里，微微地一笑说道：“唐芬昨天来过了，我们待了一个下午，有时我觉得，以前是我对她不好。”“你是指什么，你没做错什么，”方羽听她提起唐芬便觉得气不太顺。邵静似乎意识到刚才那话说得有点唐突了，转了话题说道：“你觉得我这人在班里的人缘怎么样。”“还用说，大姐大。”方羽不假思索地说。邵静苦笑了一下说：“你呀，也只不过看了个表面现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想法，特别是自己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之后，你的善意到了他们那里便全都变了味道，认为你的所做有目的，有图谋。”邵静说着不由得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又说道：“特别是现

在，做到让每个人满意真是太难了。”方羽听着这似乎不着边际的话，自己也说不出不同的见解来，只好一味地听。

一个下午邵静像挺机关枪，喋喋不休，方羽听的时候多，说得少，他们谈了很多事，包括一些陈年旧事，要论叙旧他俩有许许多多的旧事可谈，但这并不是方羽来这儿的最终目的，他一则了却自己的心愿，二则带来别人的嘱托，还好这些话他都在谈话的过程中插进去了，包括杨洋等人对她的祝福。

放学的时间快到了，方羽抬腕看看表起身要走，临走邵静让他把保温瓶顺路带回学校，方羽出了医院急急往学校赶，他要在唐芬不在班里的时候神不知鬼不晓地把她的那只保温瓶放在位置上。

第十二章

高考前的日子是难熬的、焦虑、浮躁、好奇等各种感觉综合起来，构成了一种复杂不安的心绪。尽管老师百般给学生解释，力求把高考时的紧张情绪淡化到最低限度，同学们也都极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来。但那种紧张而忙乱的气氛一进教室便能立刻体味到。老师每天都在讲，平时要像高考，高考时要像平时，但这句早已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的话对他们的这帮学生早已无济于事，千说万说还是觉得平时就是平时，高考就是高考。在这个时候不要以为别人的日子好过，一句话：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本科能力的怕上不了名牌，有专科本事的期望考上个不错的本科。

班里人际关系趋向一种淡漠，大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彼此陌生了许多，谁也不在意谁如何如何了，似乎大家都默认了这种趋势，还有几天后一切都是一走了之。三年来的谨慎小心和努力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恣意地放纵起来。三年了，不，十一年了，憋

足一口气再奋战三天便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高考，你来吧，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袁成和王燕整天出双入对，对此他们已无所顾忌，教室俨然成了他们休闲的场所，他俩关系的发展没有像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样走向决裂，人家越是到紧要关头越是亲密无间，他们的关系让许多人失望极了，但还是有些人心不甘把自己无端的臆想延伸到毕业以后，不无幸灾乐祸地说什么，一到毕业便就劳燕分飞了。人可也真有意思，放着正事不干专为这些闲事瞎操心，并且是真上心，如果到最后他们还没散伙准会把那些下咒语的家伙气个半死，恨不得跳到他俩面前乞求，你们还是黄了吧，我真羡慕死你们了。

大家互赠照片的风潮更加猛烈，但这种猛烈怎么也无法掩饰那种关系的淡漠。尽管在面对任何一个人时，不管以前有没有裂隙，笑脸是灿烂的，但这种笑脸的背后是一种漠不关心。说伪装好，说无所谓也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还是念自己的经吧。方羽也是个喜跟风潮的主儿，在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里方羽煞有介事地送给定国一册精美的影集，无奈定国对这样的美事不屑一顾，他可能想到要礼尚往来吧，坚决拒收方羽赠给的礼品。方羽的此举招致定国的一番数落说他怨气冲天。弄得方羽哭笑不得，但经过这个小小的挫折他的确冷静多了，乱中取静不在后面跟什么所谓的风潮了。

邵静终于回来了，被确诊为疲劳过度，可也真是的，这么大的病竟然住院治疗一个多星期，在如今什么都讲求创收的年代里医院的这种做法真让人怀疑他们的工作能力，一个小小的疲劳过度竟然闹腾这么久。疲劳过度嘛对邵静来说无甚大碍的，经过在医院里精心调养，她的脸色又恢复了往日的红润。她的回来又为教室里热闹的色彩多多少少抹了一笔，这样一来班里终于凑成“全家福”了当然显得更热闹。但是自从邵静回来以后总躲着方羽，闲暇的时候方羽想找她聊聊天都成了极为困难的事，难道她也受到了班里那种淡漠氛围的传染了，而这种传染很明显地印证给方羽，还是因为医院里他亲昵的举动让她在反思之后而产生了对他深深的反感，他的回避令方羽怎么也想不通其中的缘由。

日子一天天过去，黑板报上的倒计时日历渐渐地由两位数向单数过渡。高考的日子可以屈指而算了。各种各样的考前所需填的表格也都陆续填写完毕，同学们仍都为这最后一搏拼命地复习着，但多多少少的浮躁和不安还是不经意中明显地显现出来，他们身上的这副担子有足够的沉重，以致让他们无法知道是否能够担负。高考啊！你释放了多少人的梦想，又折断了多少人的翅膀，你恐怕也不知道吧？你让那稚嫩的心灵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这些莘莘学子不能不对你说，对你又爱又恨。

此刻的方羽业已无暇多想闲杂诸事，以往对他来说很揪心很重要的事情突然间觉得无所谓了，如醍醐灌顶一般达观了许多，顿悟了许多，也许他是真切地感到了高考的压力使自己的心态迅速地变大，把精力完全倾注在这最后的一拼上。真不知道如今的全神贯注能够带给他多少实惠。方羽前排的刘欣似乎仍在为实现去西藏的梦想而执着地追求着，她的心中仍旧有蓝天白云、雪山高原，仍旧有如云的牛羊和辽阔的草原，不知道在她的心中有没有沙漠戈壁，有没有飞沙走砾沙丘搬家，也许没

有，她太向往西藏了，也许有，风沙苦寒怕什么，这也是一种浪漫嘛，她的小心里整个都是西藏。无怪不少人背里有人说她“西藏迷”呢。因着这个梦想她已没有工夫和方羽海侃神聊了，也许西藏对她来说太重要了以致忘却了身后这位昔日的聊友。这让方羽更显得落寞，往日邵静的私事多半是从她口中无意中得知的，这个消息源泉现已枯竭让方羽对邵静更加茫然无知。这难道也是高三现象所产生的效应?

有一次，方羽问定国如何选择将来的路时，他沉思了许久说自己的成绩允许的话想做一名教师，当问及他理由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如今世道太险恶了，而自感自己的性格太软弱，如果强力抗争准是惨败无归，倒不如选择教师这个清静的行业过一种书斋生活，是啊，他只想到了做教师的清静但并没有想到教育行业里也同样存在权利的争夺和尔虞我诈，职称，先进工作者，诸多的名誉想来也不会那样泰然对待，特别是这些光环统统戴在那些工作能力，业务素质远不如自己的人头上，而自己仍是孑然一身，自己仍能平心

静气处之？唉，这终是以后事想多了也无甚用处。也许有那么一天定国会为自己这种有失水准的话大跌眼镜。”

我们方任大哥，如今真正做了一回大哥，前几日捅了个大马蜂窝，也不知他怎么那么倒霉，在聚众看黄色录像并兼有不正常性行为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给逮了正着，也该遭他倒霉，以往这事不是也没有过可就在临近毕业偏偏就出事了。事情通报到学校让校领导大丢脸面。对方任用了扣发毕业证的最严厉处理，没有毕业证没太大关系，不是他有位颇有权力的老爸吗？但愿他那仁慈的老爹不会因此事气昏了头而不认他这位宝贵儿子。不过因这种事扣发毕业证的除了方任外从来还没有过，他总算又在毕业时又开了一回先河。如今高中毕业证虽然并不重要，二三百块钱就能从学校里搞到个货真价实的来，或是从大街上满街的办证的野广告上联系更是一件花钱容易办到的事，但这是名誉和影响问题，有时要比金钱重要得多。因为这件极丢脸面的事班里自然也从此失去了他的踪影，据他说高考他还是要参加的，由他老爸出马摆平了那码子事，前

途根本产生不了影响。但愿他的前途能从高考中衍生出来。

赵伟在他的那位女友提出分手之后便沉默下去了。此时此刻的他对班长的形象问题也不顾忌了。两年多的班长这一位置让他够累的了，应该放松下来轻松地休息休息。他把失恋的痛楚深埋于书堆里，自感高考压力越来越大的他晚上是难熬的，尽管睡时已是深夜时分但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好不容易入梦了，一次次梦到考场上的情形，被一道道不会解的题目而急醒，醒来浑身湿漉漉。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来回温习旧功课，一遍又一遍地背诵那早已熟悉的单词，一条条数学定理。清晨早早醒来，先打上一盆深井水从头倒下，冰凉的井水让他不由地打着冷战，精神为之振奋摩擦一下身子，借着院子里灯光背着历史题，这最后阶段的学习他几乎玩了命地拼上了，脸明显地消瘦下去，那因为长期的熬夜使得眼睛深凹，眼窝周围发青，形容甚是枯槁，这样一来他显得更加忧郁了。他每天都重复这样的事情让杨洋受不了，他这哪是考学呀，纯粹是玩命呀？不无担心地问赵伟：“你这样下去是办

法吗，小心把命给搭上。”赵伟嫣然一笑说道：“不碍事的，从前在高二时就是用这种法子使得我在班里的成绩一直保持得很好，你放心，我自有分寸。”他既然如此的坦然宽心杨洋再也说不上什么了，只是每天赵伟冲冷水的哗啦啦的流水声一直让他心惊肉跳。

杨洋第三次摸底成绩不错，达到了自己所预想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由此而向王茜发动爱情攻势，也许他看到成功的概率太低了吧！一直让他没胆量去厮杀一番。如今他要轻松许多，因为考大学显然阻力不大，在班上他要比其他人显得悠闲，这种悠闲是从内心生发出来做是肯定做不出来的。当方羽偷偷地告知他自己已决定为写小说而收集素材时，他显得异常得兴奋，为方羽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比如上面提到赵伟每天早晨都冲冷水澡的事就是杨洋特意告诉他的，并嘱咐方羽一定要把这个细节写进去，以告诉别人，高三的学生太累了，太不容易。方羽把一进高三所积累的素材一一组合起来准备写小说。杨洋给予他精神上鼓励和物质上力所能及的帮助令他感动不已，激情正慢

慢地爆发出来，一点点地接近写作状态。

每当方羽写到和邵静、唐芬之间的故事时便不由得愣神，发上一会儿感叹，是啊，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觉，由这种感觉派生出来的复杂心绪令他极为苦恼。在他心里有一种预感，这将是他最难写的一部分，他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关系的全部吗？此时的他的确应该真正地反思一番了。

他把和杨洋、方任、赵伟之间的关系也列入了思考范围之内，反思年前共同走过的一段日子是不是正确，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无可挽回，但它应该给予我们怎样的思索，相信之后杨洋和定国成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之趋势。

他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地思考与取舍，以期望在这次小试牛刀中写好一点，但受其知识和认识上的限制，难能写得更漂亮一些，他清楚地认识自己目前还不能准确把握人物中的对话，对人物的外貌特征的描写也有能力上的不足。但他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去写啊！浅尝了高三生活的种种滋味，要冷静下来全心全意去写自

己想写的东西。尽管现在他心里还没有底，还不能保准如何去真正地写，但他是以一种少有的热情去面对的。顾虑重重之下他开始构思他的前序，打算他前序打一个草稿，正文等到考试过后再去写。前序对小说是重要的，它应该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主题，让他未来的读者对自己的书有一个总体性的梗概了解，他也天真地想，那些未来的读者们看了梗概就会喜欢上它也难说。于是他极为虔诚地写下了前序。

这段日子以来，除了正常的学习外他一直都在抽空写一点关于高三时期所亲历的感受。我不能说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你所能看到的却是他自身的大部分写照。其中有个人的得失也有别人的得失。作为想把这些粗浅的感受引向小说的路上，无可避免地虚构了大部分。因为觉得存在了虚构方能展现它的部分艺术色彩。一些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和我周围的人，他都力图在做一些必要的处理后推向了前台，在一定程度遵循事实的基础上融入自我感受，并强行让“他们”接受这种感受。

自进入高三这一阶段以来，方羽一直就想写这

样的小说，来反映这一阶段客观现实生活，我自信它应该有别于现在流行的学生体的校园小说，在这里面讲的可能是一些真实古板的事实，但这些真实呆板之中隐藏着作者不同于别人的思考角度，作为作者，力戒写成青苹果园，努力展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世界。

如今的高中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高中生更像高中生，他们努力学习，他们视野开阔，目标明确，他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相比要成熟得多。当然，年轻人嘛，对人，对社会，对世界，有不可能超越现状的单纯，片面过激，但这些不足并不能让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出现绝对的理想色彩，社会的变革催发他们变得早熟，面对现实社会要比过去此阶段的人要冷静许多，社会的浸染让他们过早地建立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自己的人生观点，自己的处世规则，公允一点讲，我姑且称作一种进步。

开始写时它一直是以日记的形式进行着，也是写写停停，限于复习过程中的压力进度一直很慢。渐渐地这种日记体积累的素材多了，心中就有许多

东西想急切地说出来。其中有许多故事是早已被剪接好了的，但一遇到思路畅通时便横生许多新意来，对以往的那些东西很能够难以割舍，心痛，惋惜地经常出现便也觉得自然了，我不就是想力求能写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嘛？这就对了。

从五月二日集中收集素材到六月十九日阶段性地完成，整整一月零四天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他为他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角度而兴奋着，这种精神的亢奋经常让他睡不着觉，以致耽误了第二天的复习效果。写着写着进入死胡同而苦恼，像走在茫茫的沼泽地，找不到路在何方，因为这种苦恼他便不自觉地染上抽烟的劣习，一支烟接一支地抽，嘴里苦涩难耐，极度颓唐的觉得写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小说到头来可能会什么都不是，可转念一想又怎么轻易地把它放弃，不管怎么说它记录了我的一段人生历程，倘若有细心的读者能对我质疑，这将是我莫大的欣慰，我绝不会认为他阅历有问题。

写这样的故事也许会有一些人，特别是上辈人难能理解与苟同。也许正鉴于此我也才这样斗着胆子去写，以此借以告知他们，我们这代人想些什

么，希望什么，让前辈知道我们已不是孩子，我们想得很多，但无法避免的阅历的凸显而导致认识上的不足，这些又都是不足怪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而现在的高中生急需要得到正确理解……。

六月十九日晚九时许

方羽写完前序感觉舒服多了，那经历的一幕幕再一次在大脑中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看来今天这个夜晚他可以平静地睡去了，他习惯地燃着一根烟，悠悠地吞吐着，烟雾在灯晕中缭绕着升腾着，扩散着，片刻便不见了踪影重新猛吸一口，吐了，缭绕，升腾，扩散，不见了，烟很快在一明一暗中缩短了，转眼间便剩下了烟屁股，他掐灭烟，熄掉灯躺在床上，的确，他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早早地从梦中醒来，简单地洗漱赶到学校去做早操，到高考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学校秩序井然。高一高二的同学正紧张地复习以备期终考试。

早操做完了，身上已是汗涔涔的，带着这身臭汗大家陆陆续续回到教室，短暂地休憩，面对的还

是永无休止的练习题。现在除了老师讲解难题，学生做题，学生闲聊，再也找不出第三件可做的事来。

方羽这种人犹如塘底之蛇，生性好静不好动，他早就对班里这种枯燥乏味的环境感到厌倦了，那种心中提前离校的念头随着考期的临近变得越来越强烈，此刻他真希望自己是只脱笼之鹄去遨游天际。但是就是不知道班主任肯不肯放他走，前些日子班里已经有好几位同学因为不适应这种气氛而提前离校，他们都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一处清静的所在安心复习。据说这种复习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有榜样的示范更是令方羽蠢蠢欲动。方羽思前想后考虑了一下，想想已到这种时候已没什么值得让自己留恋的，倒不如也学了他们提早离校算了。

他先把这种油然而生的想法说给定国，定国听了自然是一脸的诧异，睁大眼睛惊问他是不是昏了头，方羽没理他这茬又找机会问杨洋，杨洋倒是来得爽快说方羽早该像其他人那样离校了。主意拿定后又问定国是否还向班主任请个假，定国见他铁了心，知道也无甚办法让他回心转意，考虑了一下

说：“我觉得最好还是去一趟，何苦呢？两年半都过来了，说上一句，到时候别的事情也好办。”方羽真就遵照定国的意见去了班主任那里，没想到“假”一到那里便很顺利地请了回来。

一切都办妥了，事不宜迟下午打包回家。

中午放学后他向几个饭友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吃饭时几个饭友破例买了几样好吃的菜，算是为他饯行。吃完午饭，他顺路打了些热水回去冲澡，在去住所的路上，杨洋和定国从后面跟了上来，定国边走边说：“真有你的，早晨冒出来的想法，下午就实施，我们政府的办事效率都如你一样那就好了，你真的想好没有，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有什么值得后悔的，我看回家复习要比在学校里的效果好，”杨洋不同意定国的说法，他似乎恨不得现在一口气把方羽吹回家去。方羽听着笑了笑没有说话，只顾低头走路，走到岔道口杨洋便去他的住所了，临走时杨洋握住方羽的手深情地说：“老兄，我就不送你了，看见还得伤心，你多保重吧。”说完转身便走了。

定国看着杨洋的背影笑了笑，方羽叹了口

气说：“真可惜，我这一走就没人陪你散步了。”“没什么，这你不用担心，不还是有杨洋嘛，”定国用手指了指杨洋的背影。方羽苦笑着摇摇头说：“他，但愿如此吧！”

不多时他俩便来到了住所，方羽打开门把热水放到院子里，定国还是去练他的毛笔字，因为房子租期还未到，方羽便把这个院落的钥匙交给定国来保管，这是出于对朋友的一种信任，更多的他还是为定国考虑，把钥匙给他，在以后的日子他尽可能地来这里休息，真就是在班里烦闷了这里是个不错的休闲去处。方羽把冷热水调兑均匀了，只穿了一个裤衩开始冲澡，大约过了三四分钟，方羽正冲得起兴的时候听见有人打门。为了防备女客突然造访，方羽没有答声而是急忙走进房间里去找定国，自己在屋里胡乱找件衣服准备着。定国故意磨磨蹭蹭地从屋里出来边走边问：“谁啊。”“我，快开门，”一个熟悉女孩子的声音，方羽一听大惊色，谁，这分明是邵静的声音，她，她怎么这时候来了，连招呼也未打，太突然了。他来不及多想一下子窜到里屋里去。

吱呀一声，定国把门径直打开了，听听邵静说：“大白天的还关门，怕人把你们偷走吗？”定国笑笑说：“什么时候关了，不就是虚掩着吗？你一推就开了。”邵静羞红了脸故作吃惊地说道：“是吗？我还真没注意。”说着眼不停地向院子里四下张望，又问定国：“就你一个人啊。”“啊，方羽在房间里睡觉呢？我刚想洗头发，这不巧就来了。”定国说着指了指脸盆。

定国在那里胡瞎说，不知怎么地邵静的脸更红了，眼神慌乱地移开了那个脸盆，扭过头说道：“你们男生就是爱干净，一个头，一天还要洗上几遍。”定国和邵静在院子里说话尽量引开邵静的注意力，为方羽争取更多的时间，房间里的方羽也真够急的，他四处找衣服，不是脚伸错了裤筒就是上衣穿反了，如此几遍才好不容易收拾好，刚一躺上喘了口气邵静和定国便一前一后进来了。方羽假装惺忪着眼睛歉意地一笑说：“我刚睡下你就把我给吵醒了。”“是吗？那我来得不是时候啦，这鬼地方我才不愿来呢？”邵静笑着说。方羽一脸的灿烂，眼角笑得起了褶子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误会了，误会了。”

邵静环顾了一下四周，找了一把破旧不堪的椅子坐下说：“中午我去照相馆取照片，照片没拿到，回来时校门却落了锁，校长、主任大人们都在传达室门口向外面虎视眈眈，吓得我远远地躲开了。想想要等到两点多开门，怎么才能熬过这几个钟头，这不来这里借你的风水宝地来避难来了呀。”方羽听她啰唆完故意长叹一口气说：“我还以为你是特意为我送别呢！”“什么？为你送别。”邵静吃惊地问。方羽虎着脸说：“你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我已给班主任请了假，今天我早打道回府，到高考那一天我再杀回来。”说着用一种探询的眼神扫视邵静。心想，我到底要看看她是怎样的一个反应，邵静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难以让人解读的复杂神色，默默地说：“中午吃饭时，大家议论你要走的事是真的。”方羽轻轻地点点头。在一旁聆听的定国嗅到了气氛变得不对味起来便说道：“方羽，你把洗发水放在哪里了，我洗洗头发，说完拿起方羽递过来的洗发水到院子里去了。心想，今天可真沾光了，早晨在宿舍里洗过一次，

中午又洗了一次，真不错，但愿对头发没什么副作用。”

没有了定国在场，邵静看了一眼方羽口气有点生硬地问：“你为什么要走，还有几天的时间，难道这几天你都熬不过了吗，再说要做就做个善始善终吗？”方羽不理解地看了好一会邵静，又向外面看看定国。叹了口气说：“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我觉得越来越不能适应班里那种沉闷的环境了，以前谁对我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我都不在意，但我总觉得班里的气氛越来越令人压抑。”“其实，你的这种感觉我也有过，但你要学会调节自己，”邵静换了一种语气劝解方羽，邵静说这句话时不时地注视着方羽，方羽躲开了她的眼神，生怕看久了而改变了主意。

为了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方羽换了话题说：“我非常感激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真的。”邵静浅浅一笑说：“这又有什么呢，不过同学之间的小事罢了，再说我也没做什么。”“什么，你……，”方羽不满意地看了一眼邵静，嘴里咕哝了好一阵子，但什么都没出来，重重地叹了口气，

停了好一会才又说：“我们真的就是同学之间的那种感情吗？”“不是同学关系，又是什么关系，”邵静嬉笑开了。“好，好，就算是吧，”方羽略显无奈地说。接着又生冷地冒出一句：“怨不得你对我时冷时热，原来是这样子，我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摆出一副无赖相向邵静苦笑了笑说：“看来我真是聪明过头了。”说完抽出一支烟燃着了，拼命地吞吐着。“你什么时候学会吸烟的，这对你有什么好处，”邵静生气地说。“小学三年级，你相信吗？我吸烟也在你关心之列吗？”方羽冷冷地说。“你……，”邵静这下子真生气了。这样的谈话很难再进行下去，邵静“嚯”得站起身说：“我走了，抽你的烟，睡你的午觉吧。”说着甩开椅子走了出去，方羽呆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猛拍自己的脑门，在后面喊：“你到哪里去，校门不是早已关了吗？”没有回音，方羽挪出房间愣在院子里，又狠抽所剩无几的那截烟。正满头泡沫的定国提醒道：“你还干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追呀。”经他这一提醒，方羽才缓过神来，噢了一声，急急追出大门。

邵静在前面急急地走着，方羽趿拉着拖鞋在后面追，相持走了好一段路方才在一个小池塘边的一棵大柳树下停下来，邵静气息微喘地站到树荫下看池中的片片荷叶，荷花还未开，打成的花苞被一根根碧绿柱子擎着，在荷叶间亭亭玉立，那些漂浮在水面的荷叶煞是好看，有的上面有几滴水珠像珍珠散落在玉盘，有的调皮的青蛙蹲在上面把它当作歇息的驿馆，在上面参禅打坐，方羽一过来惊吓了青蛙，那小东西来了个俯冲潜进水里，荡起水波万状。波纹影响了四周，上面的颗颗珍珠四下里滚作一团，汇成一颗大珠，脆弱的荷叶承受不住如此重量珍珠跌进水里不见了，空留波纹无序。

方羽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怎么，说你两句你就生气了。""谁生你气了，我才不生气呢！你都快走的人了，我气病了也没人看见，"邵静郁郁不平地说。方羽甜甜地笑了，一屁股坐在树荫下的草地上，舒服地蹬了蹬腿说道："这里挺凉快的，坐下来歇会吧。"邵静犹豫了一下，在离方羽很远的地方坐下来，眼睛盯着那随风轻漾的水面，希望那只小青蛙重新浮出水面，可惜那小东西感到此地还不安全径直

游远了，不见了。她一脸的沉静，似乎是对往事进行着回忆，又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随手不经意摘了一朵野花，在手中不停地摆弄。

方羽看了一眼邵静的表情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走得是不是时候，但我觉得似乎该走，在这里已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邵静似乎没有听见方羽说话，只是一味地摆弄她手中的那朵花。那是一朵淡黄色的伞形花，中间挺立着白色花蕊，像一轮金色的太阳，把它放在鼻子上，嗅着那淡淡的芳香，然后又捏在指间打转转，禁不住如此动荡有几片花瓣朵跌落下来，飘在地上。虽然第一句话没有得到邵静的回应，但他还是顺着自己的想法往下说：“可真快啊，一晃三年就这样过来了，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可人生又有几个三年可过啊。”邵静手中的那朵花在她的摧残下变得蔫了，垂下上金色的花盘，一扬手，那可怜的尤物已挣扎在水中了，任一层层细浪把它荡远了，这时她才从沉思中返醒过来，若有所思地说：“总觉得以前日子过得太慢，可到现在想留都留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天少去一天。”不知道她是对方羽那句话附和，还是此时

此刻就是这般心情，不管怎么说他们又找到共同语言了。

她突然责问方羽道：“你走怎么也不说一声。”方羽笑了笑说：“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嘛。”“如果这样，有人会为此而高兴呢！”邵静有点不严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方羽奇怪地问。邵静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她刚才的话说：“比如袁成，他能不高兴吗？”方羽一听这个名字，心里便隐隐作痛，冷冷地说：“他一直把我看作他的眼中钉，巴不得要拔去我。”邵静奇怪地看了看方羽，她不明白方羽的表情怎么变得这样快说道：“其实他所做的一切对唐芬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你应该学会去争取。”“你说应该是竞争才对。”方羽冷冷地说道：“其实，唐芬一直是喜欢你的，不过也仅仅是喜欢，”邵静认真地说。方羽狰狞地冷笑说：“我时至今日我算是明白了，这种感情是水中的月亮，可以欣赏而不实用。”“你可不能这样讲，说到底还不都是你的错，谁让你太较真了，她那样做还不是都为你好，人家不想让你朝三暮四地耽误了学习。在这种事上人家要比你聪明

得多，也冷静得多。我原以为你能了解女孩子的心呢？对这种事原来一窍不通，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说真的，她对你的有些举动，是想让你多为她用点心思，但她还希望你能在这件事上保持一个度，谁知你竟然喜欢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也不了解女孩子的苦心。以前我也跟你说过唐芬这种人注意平常小事，你只要平时多为她做点日常小事，她就会感激你的，你这样慢慢努力，你们之间的友情会逐渐地升温，等到你们毕业以后，再真正建立恋爱关系不是挺好，挺名正言顺吗？倘若你现在仍对她心存芥蒂，那么你错得就不可饶恕了，因为自始至终都是你在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

邵静一下子揭开了令方羽苦恼的谜底，看着方羽的反应。方羽满不在乎地说：“对我来说，这样做很难吧，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说这有什么用。”听完方羽决绝的话，邵静轻轻叹了口气，自觉又把话题扯远了，她不该又贸然地把旧事重提出来让方羽难受，唐芬给他的刺激过于深了，让他现在仍辨不清方向，愤愤不已。转念又一想，也许这种了结方式要比自己设想的那种方式要好，假如他们能在

以后建立恋爱关系，可谁又能保证以后怎么样呢？看来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好，虽然现在他还心存怨愤，但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在她今天走后便把这不愉快的往事丢置脑后。她这么一想，心里又宽慰多了。接着又说道："你就这么走了。""不这么走，我还有必要留下吗。"方羽感到邵静的这种问话太奇怪了，一点儿的逻辑性都没有，但又听邵静说："我也不知道你该不该继续留下来。"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袋。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说："这是我让照相馆加洗的，这张照片上的我是我照相以来最满意的一次，实在也没什么好送的，就再送一张照片给你吧。"说着掏出钢笔在背面写了"随缘"两个娟秀的正楷字，然后双手递给方羽。方羽接过小心地把它放在衣兜里，他不想现在看她那副模样，那样做似乎对她不尊重，留等以后再仔细欣赏吧，再说适度压抑自己的好奇心使事物更神秘。然后他抬腕看看表说："现在学校大门已开了，我们一起走吧，我也去上高三这最后一下午课。"邵静点点头没说什么，站起身和方羽并肩往回走。

临离去时的方羽再一次看了看学校那熟悉的模样，假山、水池、饭场和那三年来都在不停生长的一草一木，那留有自己足印的小路，那熟悉不能再熟悉的教室——高三·六班，他把这一切都极大地印在心底。

哦！相伴了三年的老师、同学，再见了！我深深地祝福你们。

哦！我所熟悉的一切，再见了！我盼望有一天有故地重游的机会。

再见了，我的高三那一年！

再见了，我的高中这三年！

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于济南无影山居第三稿

小启：九八年九月二十日憩园第一稿

九九年八月十日微山湖第二稿